

九华山，位于皖南青阳县南西十里，亦名九子山，上有九峰，如莲花削成。

断魂岭便在九华山中，山势绵互，终年云雾缭绕，如在虚无缥缈间。一眼望去，它高高的耸立在群峰之中，一柱擎天，直入云霄，气势极是雄伟。

一轮火红的旭日方从东方缓缓升起，就在这黎明将至的时刻，一如过去无数的日子一样，不分春夏秋冬，不论风雪晴雨，每当这时候，在那绝峰之上，便会不断出现一片刺目的寒光闪电。

既象划过夜空的流星，又似电光石火，乍现即逝，仿佛无法捉摸的幽灵鬼火。

那可一点没错，造成这奇异景象的，正是一个小伙子在勤练那绝世武功“幽灵十八扭”配合那天光闪烁变化，转得那样的起劲。

小伙子看来只有十六七岁，这么冷的天光着上身，一头披肩的长发，一张五官端正，永远带有几分稚气笑容的娃娃脸，给人的印象只是个未成熟的猴崽子，怎么看也不象练就了一身绝世武功。

免讲是别人看了不相信，就连他自己也在怀疑，既然武功已练成，为什么师父还不让他下山？为什么，为什么……

为了证实自己确已具备出师的实力，小伙近几个月，练得天昏地黑，将师傅传授的独门绝技“幽灵十八扭”，已练到了九层九以上的火候。

既使练到了九成九，距十全十美还是差那么一个点儿，所以他仍需加紧苦练。就象他师傅常说：“练任何一种武功，必须练到无懈可击。否则，一旦遇上真正的强手，细微的失误，就可能是自己的致命之伤！”

小伙子把这番话紧记在心，大唱忘不了……忘不了……。

这时，只见他挥剑连连刺出三招，矫健的身形突然腾空冲志，一口气十七八个飞旋，三尺青锋化作了一片森森剑气，发出“咻咻”之声，射向四周数丈处的苍松。

刹时间，松针纷落，如同一阵骤雨。

就顺这电光石火间，小伙子凌空又一个大飞旋，剑身贯注九成九真力，竟将纷纷坠落的松针悉数吸住，连一根都未遗漏。

哇噻！这一手，真他娘的可不是盖的！

小伙子身形落下，一脸洋洋自得，美得冒泡的神气，真力一收，吸附在剑身上的松针便落了一地。

便在他自以为做了个很帅的动作，将剑打了连串的花圈归剑入鞘。

正在心里暗爽的时候，遥见一条娇小身影疾奔而来。

这时候，这地方，除了他那小师妹玲我和之外，没有人会吃得那么饱的跑来，包括他那终年躺在石床上的师父龙驼子在内。

师父曾一再叮嘱玲儿：“你师哥练功时，绝不可以去打扰他！”奔来的

果然是玲儿。

这小姑娘才十三四岁，眉目清秀，尤其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水汪汪，仿佛会说话似的。

现在就可看出，她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过两年长大了，不知要迷死多少人呐！

正在这时，急听附近发出一声轻叹。

小伙子耳朵可尖得很，闻声立刻跳了起来，喝问道：“什么人？”

眼光一扫，只见数丈外的崖石旁，一条人影疾掠而去。

小伙子大喝一声：“站住！”

身形暴射，抓剑急起直追。

可是那人身法之快。简直快得不可思议，小伙子虽施展绝顶轻功拦截，仍然无法追及。仅只几个起落，转眼之间，已不见那人影踪。

小伙子气得痛骂一声：“你娘咧！”由于耽心小师妹，不能一路追寻下去只得赶回峰顶。

小伙子走回去对玲儿道：“奇怪，咱们这里十几年来连个鬼影子也没见到，今天怎么会有人来啊？”

玲儿急道：“一定是刚才去见师父的那人！”

小伙子猛眨了眨眼。歪头问道：“你见过他？”

玲儿点了点头道：“我只顾着说我自己的事，可忘了这档子事。刚才我经过师父的洞口，听见有人在里面说话，以为是师父和你。那知一到洞口，就听出是个陌生人的声音，正在跟师父谈到师哥……”

小伙子左眉一挑，“哦？”了一声，迫不急待问道：“那家伙跟师父说我什么？”

玲儿想了想，道：“他和师父好象已经谈了很久，我只听到师父说：‘不行啊，帅儿这孙子命犯桃花……’，对了，师哥，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命犯桃花’？”

“当然……不知道。”

小伙子摇摇头道：“我懂的也没比你多多少……这个以后再讨论，他们还说了什么？”

玲儿摇头道：“当时我急于找师哥，没注意听，好象看见那人拿了幅画交给师父，我就急急赶到这儿来了。”

小伙子搔搔鼻尖，问道：“他交给师父的是什么画？”

玲儿摇了摇头道：“不知道啊！”

敲了敲脑袋，小伙子道：“要知道还不简单，找师父问去！”

玲儿叮嘱道：“师哥，你可不许告诉师父我流血的事喔，否则我就不理你了！”

小伙子笑眯眯地道：“好啦，我的嘴巴没那么大哪！”

于是，小师兄妹俩便手牵手，直朝另座山峰奔去。

没多久已来至悬崖峭壁间，一处极隐蔽的山洞。

洞内的石床上，盘坐着个花白长须的灰袍老人，只见他浓眉如帚，眼如铜铃，双目启合间，精光四射，足见他的功力深厚惊人。

小师兄妹俩一进洞，立即双双趋前跪下，规规矩矩，正经八百地恭谨道：“帅儿、玲儿叩见师父，替您老人家请安哪。”

灰袍老人便是龙驼子，他微微一笑道：“娃儿们免礼起来吧！”

小师兄妹俩齐声恭应，双双起身恭立石床前。

在师父面前，机灵的小伙子乖得跟孙子一样哪！

现在，就见他灵活的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瞄了玲儿一眼，样子很乖地道：“听说，方才有客人……”

玲儿要阻止已来不及了，只好瞪了他一眼。

龙驼子和颜悦色道：“玲儿，原来你在洞外偷听哪，听到了什么？”

又瞪了小伙子一个白果眼，玲儿忙分辩道：“师父，我可不是存心偷听的哦，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来过，我怎么知道突然会有客人来嘛。我……我本来是要来向师父请安的，才到洞口，就听见有人在跟师父说话，我怕打扰你们，赶快就走开了，真的什么也没听见……”

小伙子也不想小师妹太漏气，斜了她一眼道：“是真的，师妹什么也没说，只告诉我说师父有客人。师父，来的客人是谁啊？”

龙驼子笑道：“不用多问，以后你会知道的。”

随手拿起身旁一个画轴，递给小伙子道：“帅儿，把这个带回你自己的洞里去，仔仔细细地看，一个时辰之后，来告诉我看出画中有什么玄机。”

小伙子接过画，眨眼道：“是！”

玲儿好奇地道：“师父，我可不可以……”

她也想插一脚。

龙驼子正色道：“不可以打扰你师哥，让他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才能悟出其中玄机。”

“哦，这样啊。”

玲儿很失望，只好看着小伙子拿了画轴出洞。

小伙子住的山洞，距离龙驼子的山洞不过七八丈，洞里也是简单简单，谈不上陈设。不过他比师父好些，石床上至少还有棉被和枕头，不象龙驼子一无所有，干干净净。

怀着好奇的心，一回洞内，他就迫不及待地展开画轴，本想大概不是文字便是山水，哪知画中竟是个赤裸裸，一丝不挂的艳丽女子！

哇噻！这真伤脑筋的是怎么回事？

龙驼子虽不喜欢成天板起脸，故作“严师”状，但也不至于跟弟子开这种玩笑嘛。

究竟这是搞啥飞机？！

小伙子实在莫名其妙，不过觉得有这种机会，不看的是呆子，惹笑的看

着画。

他强忍了一下，身子打了一个颤赶紧提了画轴，把它挂在石壁挂衣物的钉子上。

然后退后几步，睁大眼向画上看去，只见画中裸女的尺寸与真人相似，栩栩如生，极是美艳动人。披肩的秀发，由高举屈向脑后的双臂挽起，摆出个撩人的姿态，称得上风情万种。

一张瓜子脸，两道细细上挑的柳眉，配上一对勾魂摄魄的单凤眼。悬胆似的鼻子，樱桃小口，还有一双迷人的小酒窝，简直美的冒泡……不！比冒泡还美，都美呆啦！

师父既说明画中暗藏玄机，应该不是青菜（随便）讲讲，那么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一个时辰之后，师父等着他的答案，到时候他可不能说只看到一个脱得光光的女人吧？非得瞧出个所以然不可！

小伙子全神贯注，用心地端详着那幅裸女画。

他这时才看出，裸女身后画的并非风影，而是以密密麻麻小字组合成的图案，走近细看之下，尽是一些古里古怪的句子，横七竖八地排列着，既象符咒，又似佛家偈语，教人看得莫我其妙。

莫非所谓的玄机，并非画中裸女，而是在这密密麻麻的小字中？

一般人展开画轴，必被画中裸女所吸引，那会注意那些小字。小伙子不禁笑了起来，心想：“哈哈，我可真是天才，果然看出玄机，这可难不倒我了，一定能找出答案来！”

这下就象大家乐迷求得了明牌哇！小伙子心里爽得要死，心想自己天纵奇才，聪明绝顶，当然能发现画中的秘密了。自我陶醉了好半天他才又走近些，几乎把眼睛凑近到画上，以便能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看个仔细。

眼睛和鼻子都长在脸的同一直线上，既然要用眼睛仔细看那些小字，鼻子自然也凑近了画。

只见一股异香扑鼻，沁人心肺，想是画上喷了不少香料吧。小伙子对画中裸女可望不可及，心里痒得很，却看得见摸不到，只好对字句下手，全神贯注地看着。

可惜看了老半天，仍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看着，看着，他已看出了神……

突然间，他似听到一声轻笑。

“谁？”小伙子回头急看，却不见一个人影。

嘿！铁定是小师妹禁不住好奇，悄悄跟来在洞外偷看。

小伙子出其不意地冲出洞外，眼光四下一扫射，却未发现玲儿踪影，不禁歪了歪嘴道：“你娘咧！我的耳朵一向最尖，怎么会听错！”

虽然对自己的耳力是“信心一百”，但没人就是没人。

既然一无所见，他只好回进洞内。

你娘咧！要不是眼睛看花了，就是见鬼啦，画中裸女竟冲着他嫣然一笑
呐！

小伙子急忙双手用力揉揉眼睛，再定神一看，画中裸女正秋波微转，绽
出慑人心魂的光芒。

朱唇轻启，露出编见皓齿，可不正是在向他笑吗？

“你娘咧！邪门儿……”

话犹未了，画中裸女竟走了出来。

真是活见鬼了，胆子再大的人也会变成胆小鬼！

小伙子顿时惊得魂飞天外，胆都给吓没了！大叫一声：“妈妈嘍啊！……”
掉头就要逃出洞去：

那知一头撞上个物体，竟把他弹得倒退两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定神一看，竟是撞上了画中走出的裸女身上！

小伙子坐在地上，眼珠子骨碌碌直转，心想：“则才她分明在我身后，
怎么一眨眼到了我前面？唔……这女子从画中走出，不是妖魔就是鬼怪！”

仗着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他立刻长出胆子，喝问道：“你娘咧！你究
竟是人是鬼？”

裸女笑而不答，扭腰摆臂，烟视媚行地向他逼近。

这女人想干什么啊？

小伙子来不及跳起，连连挪动屁股向后直退，一面警告道：“你别过来
哦！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裸女根本不理他，突然向前一扑，扑在了小伙子身上。

玉体入怀，但觉她全身散发芳香，可使他这个“在室男”、“童子鸡”
不知该怎么表现才好，情急叫道：“喂喂喂，快起来，你要干嘛？……”

哪知裸女可真是热情如火，低下头去，抱住他就狂吻不已。

小伙子神志还算是清醒的，猛然想到，这裸女是从画中走出的，非妖即
怪，并非是活生生的真人，可不能着魔啊！

这一猛然想起，顿觉灵台清明，急忙运足真力，猛向压在身上的裸女推
去。

但说也奇怪，他这双手猛推之力，足可推动千斤巨石，却推不动这裸女。

两手推去竟虚若无物，根本毫无着力之处。

可真是邪门啦！

小伙子本想推开她，才发觉力不从心，双手居然推不动这裸女……也不
想推啦！

突然间，小伙子想开啦，不玩白不玩，双臂一把紧紧抱住了裸女。那知
她在吊足小伙子的胃口后，竟用力将他一推，霍地撑身而起，急向画中逃去。

小伙子已被她搞得心痒，那容她逃走，跳起身就拦在画前，干笑道：“你
娘咧！你存心吊我胃口？”

裸女“嘍”一笑，回身就向洞口逃去。

小伙子一个箭步射去，将裸女抱了个正着。

裸女奋力挣脱，又向画中逃去。

小伙子已快狂了，扑上去一把将画扯下，撕了个粉碎，邪笑道：“看你往那里逃！”

画轴已毁，裸女眼见逃不回去，只得回身再往洞口逃去。却被小伙子扑来，一把紧紧抱住。

只听她情急大叫道：“放开我！放开我……”

原来她不是哑巴？！

只听她哭叫道：“师哥，别这样嘛……”

师哥？师哥！

小伙子一听，差点儿没昏倒，急忙将她放开，小伙子窘红着脸，笑得甚瘠：“师妹，怎么，怎么是你……”

玲儿似乎受了很大的委屈，哭道：“不是我还有谁？”

“嗯……”小伙子张大了嘴，却实在是说出口。

他急忙回头一看，那幅画已被他撕得支离破碎，纸片散落了一地。

回想起刚才火辣辣的情景，他不仅感到莫名其妙，更觉脸热热地，干笑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玲儿嗔道：“谁知道你发什么疯！师父看一个时辰快到了，要我来叫你，一进洞就被你抱住……哼！看我待会儿非告诉师父不可！”

小伙子猛搔头发，干窘直笑：“师妹，千万不能告诉师父，我，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啊！”

玲儿愤声道：“哼！你以为是谁？”

小伙子心知这事太玄妙了，说出来她也不会相信，铁定说自己乱盖，一时不知如何解释，露出苦脸窘笑：“那，那幅画……”

玲儿眼光一扫，这才发现满地碎纸，不由地惊问道：“师哥，你把那幅画撕了？”

小伙子抽着嘴角道：“唉！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算啦，咱们去见师父吧。”

玲儿却好奇道：“师哥，你说给我听听嘛。”

小伙子偏头想了一下，觉得说也无妨，叹笑：“那幅画是个不穿衣服的女人，那裸女竟从画中走出来……”

不等他说完，玲儿果然娇斥道：“活见你的大头鬼！”

小伙子笑得甚逗人，道：“我说吧，你不会相信的。”

虽然不相信，玲儿还是追问道：“后来呢？”

小伙子哪好意思把刚才那种限制级的场面说出来啊？妨碍风化嘛！只好讪言地道：“后来……后来……后来你就来了。”

玲儿对这回答很不满意，小鼻子一皱道：“好！你不说，我去告诉师父你欺侮我！”说完转身就冲出洞去。

小伙子哭丧着脸：“师妹！师蛛……”

追出洞外，玲儿早已一溜烟逃远。

反正追不到了，小伙子只好苦笑不已，硬着头皮去见师父。进入洞内，只见玲儿已站在龙驼子身旁。

一见师父脸上并无怒容，心知小师妹只是故意吓唬他，没有当真打小报告，把她刚才在洞内，被强吻的事说出。

龙驼子作个手势道：“玲儿你出去一下，我有事情要跟你师哥谈。”

玲儿恭应一声，向小伙子扮个鬼脸，才偷笑着出洞而去。

不等龙驼子开口，小伙子就上前道：“师父，那幅画好奇怪噢……”

龙驼子笑道：“我知道，你看出画中的玄机了吗？”

小伙子吐吐舌头，笑得甚：“我，我把它撕了……”

不料龙驼子非但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道：“好！好！撕得好！不过，那幅画可花了你师叔不少心血啊！”

小伙子张大眼睛，奇怪地道：“今儿早上来的是师叔？”

龙驼子微微点了下头道：“你师叔就是为了你师兄妹而来，特别是为了你。”

小伙子揉了揉鼻子，笑嘻嘻地道：“师父，这位师叔一定很喜欢开玩笑吧，否则怎么会带了那幅画来……”

龙驼子正色道：“不许胡说！你师叔人称神算子，精通易理及紫微斗数，根据你的生辰八字推算，你一生命犯桃花……”

小伙子眨眼呵呵笑起来：“师父，什么叫命犯桃花？”

龙驼子道：“唔……简单的说：就是你一生中会遭遇到很多女人，为情所困，也会为你带来不少麻烦……”

小伙子这才抽着嘴角道：“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龙驼子接下去道：“你师叔为了要试试你，看你是否能冲破它，所以带了那幅画来。想不到你不为所惑，将它撕毁，足见定力已够。否则，还得等三年之后，为师才能让你下山去。”

小伙子讪邪：“我是不让那娘们逃回画中去，才不得不将画撕毁啊！”但他嘴上却说得很逗人：“不！弟子不要下山，我要永远跟在师父身边。”

他没别的本事，就会“假仙”！

龙驼子欣慰地笑道：“傻孩子，别说傻话了。虽然你的孝心可嘉，但你仍要到江湖上去打破你的身世之谜。”

小伙子歪着头道：“师父，你老人家不是告诉弟子，是在山中无意间拾到的弃儿，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不知发现了什么线索，有什么和我的身世有关呢？”

龙驼子郑重道：“那是不愿让你太早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免影响你练武啊。”

小伙子顿时快笑裂了嘴，道：“那师父早就知道弟子的姓氏喽？”

龙驼子微微点头道：“你叫杜小帅。”

小伙子摇头晃脑地重复念了两声：“杜小帅……杜小帅……嗯，还满象个名字……”又问道：“师父怎会知道的？”

龙驼子道：“十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山边听见婴儿啼哭声，循声在深草丛中发现了你，当时你受了很重的伤，我就把你带回山洞救治，所幸你命大，几天后就渐渐好了起来，在你身上留有血书，上面只有你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另有一块玉佩，和一面令符。”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当时你身上只发现这几样东西，无法知道你的身世，为什么被弃在山中。后来你师叔来了，我托他设法去查明。根据那面令符，他各处明查暗访，终于获知那是‘阎王令主’的令符。据江湖中传闻，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阎王堡内闯入一批黑衣蒙面人，个个武功不凡，一时杀声四起，使堡内的人被攻了个措手不及，包括堡主在内无一幸免，但事后却未发现夫人及少堡主尸体。阎王令主姓杜，你身上又有那面令符，而且以你的年龄判断，那就铁定是他唯一的幼子没错了。”

杜小帅听得眼泪和鼻涕齐下，道：“那，那我娘也没死，为什么丢下我不管了呢？”

龙驼子叹了口气道：“那就不清楚了，你师叔曾经花了不少时间去查，可惜查不出一点头目。后来风闻为师的两个对头，正在各处找我，就不敢再来这儿，以免被他们发现了会跟踪……”

杜小帅别的本事没有，表情变化最快，他立刻收起哭容，满脸好奇地问道：“师父的对头又是什么人？”

龙驼子的神色突然凝重起来，恨声道：“就是让为师在石床上躺了这么多年的那两个人，杨小邪和小小君！”

杜小帅立刻破口大骂道：“你娘咧！听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个玩意儿什么杨小邪，小小君，那象正人君子，去他娘的个球！”

龙驼子听了笑道：“帅儿，真让你给说对了，他们正是江湖上出了名的两个大混混！”

杜小帅揉了揉鼻子，捉弄谑笑：“哼！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要真敢找来，凭师父的武功，再加上弟子和玲儿，不教他们吃不完兜着走才怪！”

龙驼子摇摇头，沮然道：“这你就知道了，那杨小邪人如其名，满身邪气，从来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之外，还外带拐、骗、讹、诈。凡是歪门邪道的玩艺儿样样精通，坏事做绝。但他确实有两把刷子，据说武功来自大漠，一手飞刀已出神入化，天下能躲过的大概没几个。尤其是他的‘跑功’，更教人不得不服……”

杜小帅听得满头雾水，忍不住问道：“师父，‘跑功’是什么东西？”

龙驼子脸上露出怪异的表情，轻蔑道：“哼！那门功夫谁都会，就是遇上打不过的人，掉头撒腿就跑，只是他跑的特别快，没人能抓得住而已。”

杜小帅不可一世地笑：“最好他别遇上我，否则我用‘幽灵十八扭’，看他往那里跑！”

龙驼子含笑道：“会有这一天的！”

杜小帅又问道：“师父，还有那个什么小小君呢？”

龙驼子拿起身旁的小茶壶，啜了两口，润润喉咙始道：“小小君一生拿钱替人办事，武功相当高，尤其是那‘摘星手’和‘天人十八闪’，号称武林二绝。这两人表面上行侠仗义，其实一肚子坏水，狼狈为奸。为师十几年前就看穿了他们是欺世盗名，正好有件事与为师有关，便约了他们到亡魂谷作一了断。没想到两个混球不顾江湖道义，竟联手合攻为师。他奶奶的！幸好为师功力深厚，十招之内让他们各捱了一掌。杨小邪一看打不过我，掉头撒子就跑。为师那容他逃走，立即施展‘幽灵十八扭’急起直追，眼看就要手到擒来。他奶奶的，真是，就在那节骨眼上，‘格巴’一声，竟然，竟然……”忽见他老脸一红，竟说不下去了。

杜小帅正听得津津有味，差点没鼓掌叫好，立刻追问道：“‘格巴’一声以后怎样了？”

龙驼子很丑地道：“那时为师已扭到了十七扭，正要扭出十八扭，偏偏这一扭……‘格巴’一声闪了腰啦！”

杜小帅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一看师父满脸通红，急忙强自忍住了。

谁都知道忍笑是最苦的，但为了不让师父出丑，再苦也得忍着！

龙驼子干咳了两声，借以的掩饰自己的窘态，然后接下去愤愤地道：“小小君那王八羔子，一见为师闪了腰，竟趁人之危，‘摘星手’闪电般出手，点中了我的笑腰穴。两个小贼这下可乐了，哈哈大笑不顾而去把为师一个人丢在山谷里。可怜为师一个人象发神经似的，在亡魂谷中笑了整整三天三夜，最后总算运足真力，冲开了穴道。一出山谷，为师就想去找他们算帐，偏偏……唉！真是啊，笑了三天三夜，腰杆子竟已僵硬不听使唤了。无可奈何，为师只好决定先回九华山来养伤，那夜经过山边，正好听见婴儿哭声……说来也算你命大，要不是我回来养伤，再拖延一天你就活不成了，这大概是冥冥中的安排吧。唉！谁又会想到，为师在石床上，一躺就躺了十几年……”

杜小帅忙跪下道：“弟子日后下山，一定要去找那两个王八羔子讨回公道，以报师父的救命及养育之恩！”

龙驼子欣慰笑道：“起来，起来……”

等杜小帅站了起来，始接道：“本来为师要等你满了二十岁，艺成下山时，才告知你一切的。但今晨你师叔特地赶来，据他推算，五百年始出现一次的‘钱塘江血龙’，今年中秋将在江南出现……”

杜小帅搔了搔头发，道：“钱塘江血龙？！”

这是啥玩意儿？

龙驼子微微点头道：“不错，为师也曾听过有关它的传说，据说它已活了两千多年，每五百年出现一次，吸取日月精华，然后静伏海底。它的血具有起死回生神效，而它的内丹，更是稀世珍品，练武的人若能取得服下，立时运功，将它纳入百穴与真力混合一体。不但能脱胎换骨，更能增加数十年

功力。

如今江湖中已风风雨雨，准备届时各显身手，看谁能有此幸运。帅儿，为师已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你所差的只是火候与功力。这两样都不是一蹴而成的，必须借以时日，纵然再留你三年五载，进境仍是有限。

你师叔今日特地赶来与我相商，便是认为这是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好良机，希望你能提前下山，去一趟江南，也许……”

“也许可以死得很难看！”

杜小帅忍不住叫道：“爱说笑！天下那么多高手，那能轮到弟子……”

龙驼子斥道：“帅儿！你怎可如此没有志气，难道你不想报那血海深仇了？”

杜小帅这才想起来，糗笑：“是！弟子一定去江南，全力为师获取回龙血和它的内丹。”

龙驼子笑道：“傻孩子，为师已是风烛残年，要那个干吗，还想争霸武林不成，那全是为你啊！”

听了这话，杜小帅知道得表示一下，忙跪下道：“多谢师父成全！”

龙驼子道：“起来……”

等他站起来后，轻叹一声道：“这只是我和你师叔的美梦，至于能不能实现，那就得看你自己的机遇和造化了。”

杜小帅别的没有，信心最多，他信心十足道：“弟子一定全力以赴，绝不辜负师父师叔的期望！”

龙驼子欣然笑道：“好！很好！”便拿起身旁一只长方形木匣。递向前道：“这匣内有你当年身上留置的血书，玉佩和令符，以及为师替你准备的一柄匕首，作为防身之器，还有少许碎银，带在身边作为盘缠，省着点用。”

杜小帅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打开匣盖一看，只见匣内折叠的一块白绢，象是从衣裙上撕下的，用血写的字迹经过十几年岁月，已变成暗朱色。

拿出展开来，果见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和生辰八字。

小伙子不由热泪盈眶，再取出那块血红色玉佩，只见上面雕了一条栩栩如生的龙，一看就知不是凡品。

另一面掌心大小的黑色令符，沉甸甸的，看不出是铁或木制成，正面只雕着一个骷髅，既无文字，亦未见其他任何标记。

最后拿出的，却是把毫不起眼的古旧匕首。

忽听龙驼子着重其事道：“帅儿，这柄匕首你可别小看了它，如果用为师针对小小君和杨小邪，所创出的‘君邪手’，配合这把匕首的话，它便能发出剑罡，百步之内伤人于无形，霸道无比。神兵利器，有德者居之，如用之伤天害理，则必遭天谴。帅儿，望你凡事必循天道而行，切记！切记！”

杜小帅当然只能答道：“是！弟子不会忘记的啦。”

龙驼子叮咛道：“这几件东西，你要妥善藏在身上，不可轻易显露。”见杜小帅将各物一一藏在身上，又道：“对了，还有一件事，你此去江南，

可顺道去姑苏城外天残寺，求见一位法号天残子的老和尚，唯有他才能解开玲儿的身世之谜。”

杜小帅摇了摇头道：“师妹也跟弟子一样，身负血海深仇吗？”

龙驼子摇了摇头道：“这就不太清楚了，当年他是把玲儿托付给你师叔的，你师叔终年行踪不定，无法收养一个女娃儿，才抱来交给了我，当时亦不清楚她的身世。”

杜小帅想到师妹的“症状”，虽然答应不说的，但不说行吗？使道：“师父，有件事弟子本来答应师妹，不告诉你老人家的，可是弟子如今要下山了……”

龙驼子笑道：“不用耽心，女孩子长大了，那只是生理上的自然现象罢了。”

杜小帅歪着头，诧异地道：“师父怎会知道的？”

龙驼子道：“你拿了画回洞去看时，为师就发现她的脸色不对，问她那儿不舒服，她又不肯说。最后我故意装作很生气，她才吞吞吐吐地，把真相说出来。玲儿的事不用耽心，为师会照顾她的，你安心去江南吧，在外一定自己多保重！”

杜小帅这才放心，含泪辞别师父而去。

杜小帅刚下了山峰,就听庙后传来玲儿急促的呼唤声:“师哥!师哥……”猛然转眼一看,玲儿正急如星火地追来。

龙驼子揉了揉鼻头,咕哝:“勾勾甜(纠缠不清)的来了!”

玲儿气急败坏地奔来,嗔责道:“好哇!小师哥,你要下山连说都不说一声就溜了啦!”

杜小帅心中正盘算如何摆脱她,干笑道:“我,我……”

玲儿冷哼一声,很生气地道:“放心,不是我来追你,是师父忘了这个,要我追来交给你!”

把手一伸,掌心上托着个小小锦囊。

“这样啊,多谢啦!”

杜小帅正伸手去接,她却把手缩回道:“等一等;师父要我告诉你,这个锦囊要好好藏在身上,在遇见杨小邪和小小君时才可以拆开,不能给其他人看哦。”

杜小帅俏皮地立正,故作正经道:“是!”

玲儿刚把手伸出,又缩了回来,问道:“你对我没话交待?”

“交待?”杜小帅咕哝着道:“又不是要死了,还遗言呢!”

“小师哥,你说什么?”玲儿没有听清楚。

杜小帅笑瘪着嘴:“师妹,我不在时你多保重……”

玲儿道:“这个我自己知道,用不着你当鸡婆!”

机灵的杜小帅马上又道:“师父请你多……”

不等她说完,玲儿已接道:“放心,我会照顾他老人家的!”

杜小帅连碰她两个软钉子,心想:“她是吃错了药,还是那根筋不对劲?”

想了想,啊哈!总算给他想到了,邪笑:“哦噢,对了,待会儿你回去告诉师父,等我回山时,要重重赏我。”

玲儿道:“你还向师父讨赏?”

杜小帅故意道:“当然哪!这次我是去打拼的也,弄个不好连小命都难保。如果能一切顺利,成功回来,难道师傅不该重重犒赏我?”

玲儿问道:“你想要师傅赏什么?”

心中偷笑,杜小帅故作一本正经道:“把你赏给我呀!”

玲儿怔怔地道:“把我……”随即会意出是什么意思,嗔声斥道:“少来!我才不愿意呐!”

杜小帅耸耸潇洒地道:“不愿意就算了,反正江南出美女,我自己带几个回来好啦!”

玲儿气得把眼一瞪道:“师哥:你……”

杜小帅黠笑道:“我是真心真意想娶你,可是你又不愿意,总不能要我出家当和尚吧?”

玲儿面红耳赤道：“不跟你说了，拿去！”

随即把锦囊向前一递。

杜小帅怕她又耍花样，急忙伸手接了过去。

揣入怀中，笑得甚是逗人：“谢谢你啦！”

玲儿不依道：“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一声谢谢就把我打发了？”

杜小帅呵呵地笑：“那你要我怎么谢？”

玲儿犹豫了一下，才羞红着娇靥，伸手指指自己嘴唇。杜小帅故意装糊涂道：“你嘴唇怎么了，也肿啦？”

玲儿嗔声道：“你少装蒜！刚才在山洞里，抱着人家……”

杜小帅装出这才恍然大悟道：“哦噢，是不是要我亲亲你？”

玲儿微微点了下头道：“唔……”

杜小帅笑瘪想道：“小师妹居然食随知味，被我一吻，上了瘾啦！”

他笑声不绝：“这可是你自愿让我亲的喔！”

玲儿又羞又喜，闭上眼睛，仰起脸来，噘起小嘴，摆出等等亲吻的姿势。

你娘咧！现在不走，要拖到什么时候！

杜小帅横下心来，趁机一转身，施展轻功疾掠而云。

玲儿不见他采取行动，正暗觉诧异，突闻衣袂带风声响，情知有异，急忙睁眼一看，杜小帅的人影已在数十丈外，追之不及，气得小姑娘一蹬脚，哭了起来。

杜小帅既听不见，也看不到——半故意的。

他连头都不敢回，一路施展轻功，疾奔如飞地出了九华山，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

一旦离开九华山，杜小帅可有点六神短路。

他在山外向樵夫问明路径，便宜向南行。

由于从未出过门，路径不熟，竟舍直取弯，走上岔路，绕向了铜山。

正觉得走的路不太对，想找个人再问问路，突闻远远传来一阵喝叱喊杀声。

小伙子吃饱撑着，循声赶去，尚在十余丈外，便见七八个壮汉，正在合力围攻一个鹑衣百结的小叫化。

这些壮汉武功不俗，个个都有两把刷子。而小叫化看上去只不过十五六岁，却是身手伶俐，使他们一时奈何他不得。双方打得可真热闹，既精彩又刺激，现代人的那些肢体语言可都是这样学来的！

壮汉们见久战不下，似已打出火气来，为首的那个一打暗号，便见其他人纷纷发出暗器，齐向小中化招呼去。

小叫化虽滑得象条泥鳅，但仍然顾此失彼，一个不留神，被一支暗器射中大腿，痛得大叫一声：“哇！……”便不支倒在地上。

壮汉们见状大喜，一拥而上，正举刀要将小叫化大卸八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闻一声大喝：“等一等！”

随着喝声，一条人影如大鹏般飞掠而至，正是那好管闲事看不过去的杜小帅。

小伙子人到掌发，一出手就震飞了两名壮汉砍下的钢刀，使得其他人为之一惊，全傻了眼。

为首的壮汉不禁惊怒交加，怒视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小伙子，恶狠狠道：“小子！你不想活了，敢架梁子？”

杜小帅眼光一扫，呵呵干笑道：“你娘咧！你们这么多人，欺侮人家一个小娃儿，你们娘是不是忘了长脸给你们啊？”

小叫化一听，坐在地上鼓掌喝采道：“对，没有错，不要脸。骂得好！”

为首壮汉怒喝道：“好你妈个屁！两个一起杀，大家上！”

七八名壮汉齐声呐喊，一拥而上，各自挥刀砍杀。

杜小帅揉了揉鼻子，笑得甚捉狭：“哇噻！看样子是玩真的啦？”

小叫化已忍住腿上的伤痛，霍地跳起，接道：“没错，他们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怕事就快溜吧。”

杜小帅笑瘪着嘴道：“爱说笑！……”

眼看两把亮晃晃的钢刀迎面砍来，哪容他迟疑，身形一晃，出手如电，使两名壮汉连看都未看清楚，持中钢刀已被他夺下。

小叫化这下可乐了，用川语赞道：“格老子的，硬是要得！”同时伸手在杜小帅肩头上用力一拍。

杜小帅毫无实际应敌经验，突觉肩上被人重重一拍，一时分不出是敌是友，一把抓住小叫化尚未及撤回的手腕，竟将他来个“过肩摔”，把他给摔了出去。

小叫化身不由己，飞身摔出，惊得大叫：“啊……”

眼看为首的壮汉正抡刀砍来，小叫化情急之下，凌空身形一扭，双脚齐蹬，才使整个身子偏开，硬硬避开突来的一刀。

仅仅只差半尺，他就被钢刀劈成了两片！

“叭”地一声，小叫化重重摔跌在地，气得冲着杜小帅大骂：“有没有搞错啊？你到底在帮谁？”

杜小帅露出了苦脸窘笑着，眼见为首壮汉已抡刀砍来，干脆以行动表示啦。

只见他双掌一翻，“君邪手”已出手。

为首壮汉一刀砍下，只听得“叮叮当当”数响，一把钢刀已断成了好几节。手上仅握着短短的刀柄。

他吓得傻了眼，几乎不敢相信，甚至怀疑这把刀是不是钢铁打造的？也许是木片做的仿冒品吧！

还呆呆的站着，杜小帅又飞起一脚，踹了他跌个狗吃屎。好死不死地，他也跌坐在小叫化身旁，两个好象在那里促膝长谈，又似在玩“排排坐”。

小叫化趁壮汉还呆滞得可以时，身子往后一翻，补上一脚，踹得他连翻

带滚，跌出了一丈开外。

其他四五名壮汉正扑向杜小帅，纷纷以暗器出手。

小叫化一眼瞥见，惊叫道：“当心暗青子！……”

嘿！哪用他当鸡婆，人家小伙子的剑早已出鞘，一个大幅度的飞旋，便将射来的十几件暗器，悉数吸在了剑身上，一件也未遗漏。

小叫化不由地又大声喝采：“有够赞！”

可怜那几个壮汉，却已惊得目瞪口呆，看傻罗！

这简直太玄乎了嘛！

为首壮汉刚好跳起身来，见状也傻了眼，心知遇上了扎手货色，凭他们这几块料，实在不够瞧的。只好忍了口气，双手一抱拳道：“这位小兄弟真高竿，恕咱们弟兄照子不亮……”

杜小帅真力一收，吸在剑上的暗器落了一地，随即归剑入鞘，眼皮一翻，说道：“你娘咧！少说废话，你们究竟还打不打了？”

为首壮汉倒也干脆，皮笑肉不笑地道：“嘿嘿，打不过还打个‘熊’，自然不打啦！”

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呐！

杜小帅洋洋得意谑笑：“那就快滚吧！”

为首壮汉恨声道：“小子，你少暇拜（神气），有种就留下名号来，咱们日后好有所回报！”

杜小帅笑声迎人道：“不必客气，我揍了你们，还要向我回报，那多不好意思……”

小叫化听得一呆，差点没当场昏倒！

没想到他武功如此之高，竟然是个二愣子，忙趋前道：“喂！你有没有搞错？他说回报的意思，就是要找机会打还你啊！”

杜小帅这才明白，干窘直笑：“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脸色立刻调整为凶恶，向那为首壮汉喝问道：“你是这个意思吗？”

为首壮汉冷声道：“不错，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有种就留下你的名号来！”

杜小帅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种，淡淡笑道：“我叫杜小帅！”

为首壮汉怒哼一声道：“好！咱们记住了，后会有期！”一施眼色，便领着那些狼狈不堪的壮汉逃去。

小叫化上前大拇指一竖道：“杜小帅，你好棒！”

杜小帅呆呆地问道：“小兄弟，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

小叫化夸张的做个要昏倒的姿势，翻白眼道：“唉哟我的妈！你还真不够驴的，刚才不是你自己告诉他们的吧，我又不是聋子！”

杜小帅揉了揉鼻子，笑得有够瘪地道：“说的也是……”一眼发现他腿上在流血，忙问道：“你受伤了？”

小叫化一脸毫不在乎地笑道：“烧款代志（小意思）一点皮肉之伤，算

不了什么。走，我请你喝酒去。”

杜小帅窘红着脸：“不用客气，我不会喝酒啦……”

小叫化道：“走走走，不会喝看我喝，你光吃菜就行了。”不由分说，一把拖了他就走。

杜小帅一把甩开他的手道：“不要啦，我又不认识你……”

小叫化白眼一翻笑骂道：“唉哟我的妈啊！你这人还真不是普通的‘逊’，现在咱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杜小帅伸手轻弹耳朵，歪着头道：“嗯，你已经知道我叫杜小帅，可是我却……”

小叫化接道：“你就叫我小杨好了。”

杜小帅眼珠子一转，惹笑道：“你姓杨，还是名字叫小羊？”

小杨斥笑道：“我还有小牛小以呐！我是木易杨，不是牛羊的羊。”

杜小帅微微点头故作正经地拱手道：“原来是杨兄弟。”

小杨一拍他的肩头，道：“别他妈酸溜溜，又不要做酸辣汤。什么洋兄弟，土兄弟，叫我小杨就对啦！”

杜小帅笑眯眯地点头道：“是是是，小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些家伙为什么七八个人打你一个，而且还想送你回老家？”

小杨笑问道：“你真想知道！”

杜小帅抽翘嘴角：“废话！我不想知道，干嘛要问你。”

小杨黠笑道：“没问题，咱们边吃边聊，走吧！”又一把拖了他就走。

为了满足好奇心，杜小帅只好任由小杨拖着他向前走去。走出两三里，才勉强看见一个小小的村镇。

小杨伸手一指道：“前面就是‘十里铺’，别看它只有三两百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镇上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连赌场都有哦！”

杜小帅不知赌为何物，很呆地问道：“赌场？”

小杨边走边说道：“是啊，你喜不喜欢赌？”

杜小帅死气憋裂地笑道：“我连赌是什么鬼东西都不明白，怎么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小杨笑骂道：“真逊！”

两个迈开了脚步，不一会儿，已进入小镇。

小杨象是识途老马，带着杜小帅，走进一个搭建在屋前的简陋草棚。

这里只有几张桌子，是专为过路的商旅所设，附近的樵夫猎户也常在这里歇歇脚，喝上两杯。

由于价廉物美，生意倒是挺不赖的。

他们进入棚内，并未引起其他人注意，找了张空桌坐下。棚内只有个掌柜的老头，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店小二，正在忙得不亦乐乎，没有马上过来招呼他们。

小杨可不高兴了，用力一拍桌面，大声叫道：“伙计！伙计！”

店小二这才走过来，不屑地望望他道：“客官，我又没有耳背，用不着那么大嗓门啊！”

小杨瞪他一眼道：“好你一定是睁眼瞎子，否则怎会看不见有客人进来！”

店小二正待发作，杜小帅笑眯眯地对小杨道：“小杨，算了算了，人家不是已经过来招呼了吗。”

小杨冷哼一声道：“嘿，要是遇上我那天才老爹，不把桌子掀了，棚子拆了才怪！”

店小二只好忍了口气，心不甘情不愿地问道：“二位客官要吃些什么？”

小杨大刺咧咧道：“唔……先来十斤白干，切些卤味，要快！”

店小二愣了愣道：“两位喝得了十斤？”

小杨眼上一翻挑衅地道：“你敢不敢赌上一赌？”

店小二小敢道：“好！你们能喝下十斤白干，醉倒了不算，酒菜钱全算我的，分文不收。可是，如果你们喝不下呢？”

小杨毫不犹豫道：“酒菜钱加倍……不，加十倍！”

店小二这下可乐了，振声道：“各位官官……”

等所有目光转向了他，才继续道：“请大家作个见语，这两位小客官要跟我打赌，他们如果能喝完十斤白干而不醉倒，酒菜钱就算我请客，否则照十部付帐。”说完就急忙准备酒菜去了。

大家这才以好奇的眼光，斜瞄起他们来。

只见一个是小叫化，一个是身穿白色布衣，长发披肩，活象“土著”的愣小子。心想：“这两个小混混，分明是想白吃！”

有的却在暗笑，认为他们这个赌是输定了，但不知拿什么付十倍的酒菜钱。

更有人在幸灾乐祸，等着看热闹。

杜小帅看在眼里，可瘪在心里，轻声道：“小杨，我从来没喝过酒，十斤酒你得一个人……”

小杨黠笑：“小意思，十斤还不够我喝一口！”

杜小帅心想道：“这小叫化真会臭弹（乱吹），小小年纪，一个人能喝十斤酒？八成那些人合力围攻他，就是他臭弹惹来的祸……”

念犹未了，店小二已端上一大盘卤味，摆下碗筷酒杯。掌柜的跟在后面，亲自捧来两只小酒坛，一坛足有五斤重。

掌柜的将酒坛放在桌上，笑道：“两位小兄弟，酒来啦，请开始喝吧。”

小杨站起来道：“没问题！”

这时棚内的十几个客人，都停止了吃喝，不约而同地把眼光移向这桌来，要看小叫化如何个喝法。

店小二更是乐歪了嘴，在等着赚这笔外快，收取十倍的酒菜钱。

小杨一脚站在地上，一脚提起放在长凳上，活象个小瘪三。自己动手折开坛封，双手捧起来闻了闻，黠笑：“唔……这酒还不错，可惜不是储藏在

地窖里，否则酒味会更带劲儿。”

掌柜的暗自一怔，不由地赞道：“小兄弟果然是行家，这儿地势低，下雨地窖怕淹水，所以酒都搬出放在后屋里……”

小杨笑道：“我这个人不太讲究，是酒能入口就行了，如果遇上我那位天才老爹……嘿嘿，他铁定会说：‘他奶奶的，这酒能喝吗？简直象马尿嘛！’”

他不但憋起嗓门模仿，还外带表情，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店小二已迫不及待道：“小兄弟，你别光说不练，快喝呀！”

小杨眼皮朝他翻了翻，也不用酒杯，拿起小碗就伸入坛口去舀酒，舀起一碗张口就喝。

其实不能算喝，根本是用倒的。脖子一仰，举碗向口中一倒，一碗酒就下了肚。

店小二不禁一怔，他在这里已打工好几年了，每天见过不少各式各样的客人，可就从没有见过这样喝酒的。

小杨一脸邪气地笑，又舀起一碗酒，仍然是举起碗来，脖子一仰，倒入口中。

就这样一碗接一碗，那要花多少时间，五斤装的一小坛已见了底，剩下的一点点，他干脆双手捧起小坛来倒，把一旁的店小二看傻了眼，都呆住啦！

小杨放下空坛，用衣袖朝嘴上一抹，讪笑：“用碗太逊了，不过瘾！”随即双手捧起另一坛，仰起脖子，对准张开的口就倒。”

酒便从倾斜的坛口流出，如同一道酒泉，源源不断地直接流入小杨口中。

整个草棚里的酒客，全都起身围了过来，观看他这种得一见的喝酒法。

掌柜的和店小二看在眼里，已是面有菜色摇摇欲附——快昏倒啦！恨不得小叫化突然中风，两眼一瞪，两腿一伸，一头栽倒地上起不来，才能赢得这一场打赌，否则只好让这两个小子白吃白喝了。

可惜小叫化年纪太轻，又并非脑满肠甩，不太可能中风。

没有多久，一坛酒又见了底，喝得精光，一滴不剩。

顿时，草棚里响起一阵掌声和喝采。

店小二赌输啦！

小杨放下空酒坛，面不改色地坐了下来，比个手势道：“再来十斤！”

店小二惊问道：“小兄弟，你还要打赌？”

小杨黠笑道：“我已经赢了，干嘛还要赌。现在是白吃白喝，反正不要付钱，不喝白不喝。快去拿酒，多炒几个下酒的好菜！”

店小二一脸“逊”色，望望掌柜，只好又去取酒了。

酒客们没热闹可瞧了，也只得各自回座，继续吃喝起来。

杜小帅这才松了口气，憋笑道：“哇噻！想不到人真能把十斤酒喝光，真不是盖的！”

小杨轻描淡写却掩饰不了高兴样，道：“小场面，算不得什么。来来来，你不会喝酒，菜总会吃吧。反正不花钱，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开动！”

杜小帅筷子尚未拿起，他已伸手抓起几片卤牛肉，全部塞进嘴里大嚼起来。

叫化子就是叫化子，吃相真他妈的难看！

杜小帅反而吃得人模人样的，斯斯文文地夹起片牛肉，放入口中细嚼慢咽。

他和玲儿从小由龙驼子抚养，虽然从未与外界接触，师父平时也不拘小节，但教导有方，倒是挺有规矩的，不似这小叫化子放荡不羁，根本不知啥叫礼貌。

小杨连连猛吃了好几大口卤味，才注意到杜小帅，不禁笑骂道：“唉哟我的妈啊！小帅，你怎么吃东西象绣花似的。又不是个娘儿们！”

杜小帅翻个白眼，嘲讽：“又不急着赶去投胎，吃那么快干嘛？”

小杨眨了眨眼，点点头道：“说的也是……？”

正好店小二愁眉苦脸地，又送来两小坛酒，往旧上一放，扭头就走，大概心里在想：“今天真衰，遇上这么个小酒鬼，这一顿吃喝下来，掌柜的扣我工钱，一个月算是白干啦！”

小杨开了坛封，用碗舀出一碗酒，再取了只小酒杯斟满，递向杜小帅道：“你不会用小杯，我用碗，干！”

说完就端起碗来，一饮而尽。

杜小帅虽然从未喝过酒，但人家比他年纪小，两坛酒早已下肚，现在又用的是碗，他要连这一小杯都不喝，未免也太逊了，不用叫小帅，干脆改名小逊算啦！

为了不甘示弱，他端起酒杯道：“喝就喝，谁怕谁啊？！”一张口，酒已倒入口中。

那知酒一入口，呛得他差点喷了出来。

急忙闭紧嘴，勉强把一口酒吞下，顿使他胀得满脸通红，几乎被一口气憋住。

半晌，他才张开口，连连直吐大气，苦笑道：“你娘咧！这玩意儿真象马尿……”

小杨笑问道：“你喝过马尿？”

杜小帅回他一句：“你才喝过马尿！”

小杨笑了笑：“我没喝过，所以不觉得象马尿。来，我敬你一杯马尿！”

杜小帅一见他又要斟酒，忙把小酒杯拿开，干笑着：“不不不，这玩意实在是够难喝的，你自己一个人慢慢享受吧，我可不奉陪了。”

小杨道：“一个人喝多乏味啊，你不是要听我说那批家伙的事吧，咱们边喝边聊才有意思呀。”

杜小帅想想也对，只好把小酒杯推向前，让他斟酒。

小杨满意地笑道：“这才上路！”

眼光一扫，示意杜小帅坐近些，才低声道：“那批家伙是职业杀手，属

于一个秘密组织，头儿是个武功极高的神秘人物。我正在调查他们的底细，谁知我连门儿都还没摸到，他们却已经摸清了我，三番两次派人狙杀，都被我溜掉。今天又被他们堵上，幸好遇上了你，否则准要扛龟不可！”

杜小帅又不懂了，干窘直笑道：“什么叫扛龟？”

小杨笑骂道：“唉哟我的妈啊！你还真不是普通的逊，连扛龟都不懂？告诉你吧，扛龟的意思，就是全部完蛋，这总该懂了吧！”

杜小帅抽翘嘴角道：“完蛋我当然懂，谁叫你说什么龟不龟的。”

小杨端起碗道：“来，喝酒！”

杜小帅举起酒杯瞪了半天，才干了一小杯。

小杨再把酒斟满，笑道：“现在说说你自己吧。”

杜小帅习惯性地弹了弹耳朵，道：“我是奉命去江南办点事，顺便要查访几个人……”

小杨好奇地问道：“办什么事？能不能告诉我，也许我能帮得上忙呐。”

杜小帅又弹弹耳朵，迟疑地道：“这……”

小杨耸耸肩道：“不说拉倒。不过，你要找人的话，我可是江湖通哦，只要有名有姓，保证我能知道他在那里。”

杜小帅歪头想了半天，才下定决心，道：“这两个人，据师父说在江湖上很出名。但都是表面上行侠仗义，实际上一肚子坏水，坏事做绝，在我师父躺了十几年……”

小杨瞄眼：“那你找他们，是想替你师父报仇？”

杜小帅猛点头道：“嗯！只要找到他们，就算要不了他们的命，我也得让他们躺上一辈子！”

小杨追问道：“你知道他们的名号吗？”

杜小帅揉着鼻子道：“一个叫杨小邪……”

小杨刚啜了口酒，尚未咽下，一听“杨小邪”三字，竟“吓”地一声，把一口酒喷出，喷得杜小帅没得没脸的。

杜小帅被这出其不意的一喷，弄得莫名其妙地道：“你怎么啦？”

小杨忙掩饰道：“对不起，对不起，我听你说话听出了神，不小心被一口酒呛住了……”

杜小帅眨了眨眼，随手用衣袖拭干满脸的酒汁。

忽听小杨道：“我猜另一个是小小君吧？”

杜小帅可惊讶了：“你怎会知道的？”

小杨道：“杨小邪和小小君，他们经常搅和在一起，两个人是死党，你要的两个人，既已说出一个是杨小邪，另一个自然就是小小君了。”

杜小帅咬牙切齿：“不错，害我师父不能行动，在石床上躺了十几年的，正是这两个人！小杨，你刚才不是说你是江湖通吗，能不能帮我找到他们？”

小杨眼珠子贼兮兮地一阵乱转，要说不说：“这……唔……我会替你打听出他们下落的。来！咱们先喝酒。”

刚好店小二端上两盘热腾腾的炒菜，两个便大吃大喝起来。

杜小帅接连几杯下肚，反而不觉那象马尿，渐渐喝出了味道。

仗着几分酒意，小伙子忘了师父的叮咛，竟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全抖了出来。

小杨反而成了闷葫芦，只是一碗接一碗地猛倒酒，似乎有什么心事，想借酒浇愁。

不知什么时候，小帅已伏在桌上呼呼大睡，小杨也已喝得醉薰薰，还在大声嚷道：“伙计，拿酒来！”

店小二来到桌前，翻着眼皮道：“小兄弟，酒菜虽然不必付帐，小命还是很值钱的，醉死了可划不来啊！”

小杨醉态毕露道：“说的也是，留得小命在，中怕没酒喝！哈哈……”

店小二讥道：“我今天是走衰运，以后你们再想白吃白喝，恐怕就不容易了。”

小杨瞄眼：“你妈的！谁白吃白喝？”随即从怀里掏出个银锭，重重往桌上一放道：“拿去！”

店小二意外地一怔，忙道：“我打赌输了，酒菜钱全算我的，你们不必付……”

小杨把眼一瞪道：“谁说我要付酒菜钱？这是赏你的小费！”

店小二喜出望外，这锭银子足有五两，付酒菜钱绰绰有余，忙不迭鞠躬哈腰，连连称谢道：“多谢小客官，多谢小客官，以后欢迎常来……”

哇噻！这样的客人到那儿不受欢迎？

小杨理都不理他，站起来拍拍杜小帅道：“喂！哥们，咱们该走啦！”

杜小帅迷迷糊糊地起身道：“走，走……”

两人就这样勾肩搭背，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夜色正浓。

十里铺镇外，山脚下一处竹林里。

杜小帅和小杨拥卧在草丛里，仿佛两只醉猫。

两人正在沉睡……

小伙子的梦中，正在跟那画中裸女纠缠，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

小伙了那见过这等阵仗，不禁意乱情迷，魂都没啦。爽！爽！爽！爽得他飘飘欲仙……

爽得他灵魂儿出了出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

他已忘了我是谁，紧紧抱住裸女狂吻不已……

“放开我！放开我！……”

这可奇啦！怀中搂抱着的裸女，怎会突然变成了小师妹玲儿？

他形同抓狂，如同饿虎扑羊，扑压在小师妹身上狂吻不已……

又是“啪啪”两耳光，好不容易才使小伙子从梦中惊醒，定神一看，扑住的小师妹竟是个小叫化！

小杨怒斥道：“真他妈的！你发什么疯？”双手猛一推，把小伙子推得翻跌开去。

杜小帅已完全清醒，赶快翻身坐起，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在做梦……”

小杨更怒道：“不知你梦见了什么骚女人，居然把我当作……”顿了顿，愤色道：“算啦，算啦，算我倒楣，真衰！”

杜小帅干窘直笑道：“小杨，别生气嘛……”

小杨嘟着嘴道：“那你得从实招来，梦见了什么女人？”

杜小帅瘪笑道：“如果我说出来，你又要说我在乱吹了，还是别说吧。”

小杨不依道：“不行，你非说不可！”

小帅无可奈何，只得把师叔带去那幅裸女画的事说出，最终还加了一句：“你说是不是邪门儿？”

小杨居然没有指他乱吹，沉思了一下道：“唔……你那位师叔，一定是位江湖异人奇士，所谓的画中暗藏玄机，就是以你的幻觉，试试你经不得起女色诱惑。不过，你师父却是个老糊涂！”

杜小帅可不高兴了：“你怎么骂起我师父来了？”

小杨讪笑道：“哼！你分明是色不迷人自边，他还认迷你经得起考验，放心让你下山，那不是老糊涂是什么！”

杜小帅苦脸窘笑：“那是因为我告诉他老人家，把那幅画撕毁了啊。”

小杨追问道：“那你刚才梦见的，就是画中的女人喽？”

杜小帅弹了弹耳朵，只好点点头，四处一望，傻笑道：“咦，咱们不是在喝酒吗，怎么会在这里睡觉？”

小杨茫然道：“我只记得，好象咱们两个都喝醉了，然后嘛，走出了那卖酒的草棚，至于怎么会睡在这里，我就记不起来了。”

杜小帅抬头一看，只见满天星斗，眨眼道：“哇噻！都已经是深夜了，咱们这一觉可睡了不少时候喔。”

小杨脸上一红，嗔道：“哼！要不是被你……这一觉我可以睡到天亮呐！”

杜小帅笑得甚逗人：“听师父说，要有五百年的缘份，才能同榻而眠。咱们虽然睡的是地不是榻，打个对拆，也有两百五十年的缘份啊。”

小杨捉谑道：“唉哟我的妈啊，那咱们不是成了二百五的缘份！”

杜小帅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小杨瞄眼：“说到缘份，咱们结拜好吗？”

杜小帅想都没想地，讪笑道：“好哇！以后咱们一起闯江湖，就用二百五兄弟这个名号！”

小杨嘟着嘴斥笑：“这才是二百五！”

杜小帅搔搔耳后。弄笑：“好啦，就算我是二百五吧，你今年几岁？”

小杨道：“我十六，你呢？”

杜小帅很神气地道：“哈，我比你大一岁，以后你可得对我尊敬些。”

小杨想了想道：“那我就叫你帅哥，好不好？”

杜小帅象个二百五，当然高兴地道：“好，我就叫你杨弟。”

两人当即并肩跪地，撮土为香，齐声道：“苍大在上，黄土在下，我二人诚心诚意结为异姓兄弟，此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违背，天诛地灭！”对夜空拜了八拜，又相对一拜，礼成。

杜小帅兴奋地跳起身来道：“啊哈！我有个杨弟了！”

小杨也高兴地道：“我有个帅哥了！”

杜小帅摩拳擦掌，道：“从今以后，谁要再敢欺侮你，嘿嘿，就要他吃不完兜着走！”

小杨道：“对！咱们以后要有酒同醉……”

杜小帅憋笑：“有觉同睡！”

小杨白眼一翻，嗔斥道：“去你的！谁要跟你同睡……”

正在这时，突闻远处传来一阵兵器撞击声，使他们不由地为之一愕。

小杨似有唯恐天下不乱的个性，跳起身来，一把拖了杜小帅道：“走！快去看热闹。”

杜小帅笑嘻嘻道：“唉啊天这么黑，我们……”

话还未说完，已被小杨死拖活拉地，强行拖了就走。

二人疾掠如飞，几个起落，便已来至山后。

储备色朦胧下，遥见好几十个黑衣蒙面人，团团围住了一顶轿子——全部漆成血红色的宫轿！

小杨不禁失声惊呼道：“血轿！”

身形顿时一收，拖住了杜小帅。

杜小帅是江湖土包子，不知道“血轿”是什么东西，这时也没时间追问小杨，只是好奇地向前看去。

只见轿旁站了四个表情冷漠，手持利剑的中年人，他们分别穿着黄、绿、蓝、紫四色劲装。

其中身着绿色劲装的中年人，腰部显然已受伤，鲜血染红了一大片。但他毫无痛苦的表情，连眉头都未皱，真他娘的有种，算得上是条硬朗的汉子。

另有八名宫装婢女，则比不上这四人沉得住气，她们有些紧张兮兮，每人手中各提一盏特制血红宫灯，似乎那就是她们的兵器。大概双方已交过手，众黑衣蒙面人被她们逼退，也有几人受了轻伤，正在准备再度发动猛攻。

这场面看在杜小帅眼里，可真是让他大开眼界，忙转头轻声问道：“小杨……”

小杨急以手指在唇上一竖，要他嘴巴闭紧点。

杜小帅只好止口，揉了揉鼻头，再转过头看时，众蒙面人正在蠢蠢欲动，场中情势愈来愈紧张了。

突闻一声暴喝，众蒙面人立即群来愈紧张了。

突闻一声暴喝，众蒙面人立时群起而攻。

八名提着血红宫灯宠的宫装婢女，如同走马灯似的，绕着血轿快速走动起来。

蒙面人一攻近，便被灯笼喷出的强烈火焰逼退。

十余丈外，藉崖石旁老榕树掩住身形的两个小子，这才看出灯笼暗藏的玄机，果然除了照明之外，另有妙用。

不但可当兵器，还可喷火烧人，好比一鱼三吃。

从未涉足江湖的杜小帅，可觉得大开眼界，鲜透啦！

众蒙面人仗着人多势众一个个奋不顾身，卯起来于，攻势一波又一波地发动，使那八名宫装婢女虽全力护住那顶“血轿”，但走动的范围却逐渐缩小。

四名护轿中年人眼见她们速度减慢，已有些抵挡不住，立即出手支援。

杜小帅看在眼里，叹笑：“哇噻！这些人不知是干什么的，每个人的武功都好高哦！只是蒙面人方面人多势众，占了绝对优势。虽然双方一时相持不下，时间一长，只怕守护‘血轿’的这些男女，就要挺不住罗。”

果然不出他所料，才支持不到一盏热茶时间，四名护轿中年人已满头大汗，呼吸局促，身手也不如刚开始利落，逐渐迟滞缓慢下来。

八名宫装婢女更是娇喘吁吁，灯笼喷出的火焰也微弱了，而且个个嘴角流出了血，显然消耗内力过巨，力拼之下已受了内伤。

再看那批蒙面人，虽有七八个被火焰烧伤，但攻势却愈来愈猛，一个个都是拼命三郎的架势。

这批家伙用的兵器各自不同，有使剑的，也有用钢刀的，更有使板斧或用钩剑的。但每人腰间，都缠着一条钢丝鞭，到目前为止尚未派上场。

突闻一声令下：“蛇鞭阵！”

只听“嗖嗖嗖”之声大起，众蒙面人已解下腰间钢丝软鞭。

刹时“呼呼”之声不绝于耳，便见数十条软鞭，如同飞蛇般从四面八方攻近。

可怜那八名宫装婢女，全力奋战过久，又受了内伤，已是强弩之末，被他们一发动猛攻，那还能招架得住。

“叭哒，叭哒”声中，被攻近的软鞭，抽得她们衣开肉绽，鲜血飞溅，一时惊呼惨叫之声不绝。

四外中年人虽奋力以剑抵挡软鞭，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片刻之间，已有两把剑被卷飞。

宫装婢女已是衣不蔽体，狼狈不堪。顾不得被众蒙面人出言嘲笑，仍在负隅顽抗。

情势已是危急万分……

杜小帅实在是看不过去，气纳丹田一声狂喝，小杨一把来不及拖住，他已身形暴起，如流矢般射去。

众蒙面人间声齐齐一怔，尚未看清来的是何方神圣，已有好几个莫名其妙地躺下了。

这一来，他们只得暂停向“血轿”攻击，全力准备应变，对付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守护“血轿”的十二名男女，趁机喘了口气，定神一看，来人只不过是小孩子而已。

为首的蒙面人注视着杜小帅，向他从头到脚打量着，喃喃道：“长发披肩，身穿白色布衣……”

突然若有所悟，喝问道：“你是不是姓杜？”

杜小帅笑得甚是逗人：“你管不着！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为首蒙面人怒哼一声道：“果然又是你这小杂碎！”

杜小帅一听，心知这批黑衣蒙面人，可能跟围攻小杨的那批壮汉有关。否则，他离开九华山之后，一路上可乖得很，并未惹事生非，更没有招惹谁，怎会有人认识他，而且还能叫出他的姓名。

小伙子这下毛了心，也捉弄谑笑道：“原来是你们这些大杂碎！”

为首蒙面人嘿嘿冷笑道：“好！好！你这小子好象是存心跟咱们作对的，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老子就成全你吧，上！”

一声令下，众蒙面人正待一拥而上，突闻一声冷喝：“慢着！”

这声音是从“血轿”中发出，冷森森的，仿佛发自夜空中的幽灵，令人不寒而栗。

只听护轿的十二名男女齐声恭谨道：“恭迎轿主！”

哇噻！正点子终于露面了。

众蒙面人不约而同，齐向那顶“血轿”看去，只见从轿门开处。从容不

迫地走出个女子。

这女子身穿深红绸衫，下着血红百折长裙，外罩紫缎金边无袖长襦，腰间系着紫金丝蛮带，脸上却戴着个血红色的魔鬼面具。

她，正是“血轿”的主人。

一个近来才出现江湖，却令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女魔头！

冷！一股肃杀之气散布全场。

静！静的听不出丝毫声息，仿佛天地万物突然静止。

众蒙面人似被这女子震慑住了，没有人敢贸然轻举妄动，只是凝神屏息地注视着她。

杜小帅也大出意料之外，他可没有想动，自己一时冲动，鸡婆打算相助的，竟会是这样一个人物。

只见那女子站在轿前，以命令的口气冷声道：“小兄弟，这儿没你的事，你可以走了！”

杜小帅伸手弹了弹耳朵，呵呵弄笑道：“要走我自己会走，不要你管。”

一名护轿中年人斥道：“放肆！……”

轿主以手势制止了那人，仍然冷森森道：“我再说一遍，这儿的事与你无关，你可以走了！”

杜小帅真是糗大啦！自以为是见义勇为，想挺身助他们一臂之力，结果表错了情，竟被人家撵走，真是瘪透了心：“你娘咧！算我鸡婆，多管闲事，走就走……”

不料为首蒙面人身形一晃，拦住去路，狞声道：“走？她要你走，可得问问咱们让不让你走呐！”

杜小帅笑憋着嘴，讪邪：“哦？看样子我要走，还得经过你老兄批准才行喽？”

为首蒙面人沉声道：“不错，你们谁也别想走，全得把命留下！”

杜小帅抽翘嘴角，道：“没错！只要你老兄……”

他的话尚未说完，为首蒙面人已扑来，出手如电，手中钢丝软鞭“呼”地一声卷到面前。

快！快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这个“快”字并非形容为首的蒙面人，也不是指杜小帅，而是那“血轿”主人。

只见人影一闪，她已掠身而至。根本着不清她是怎样出手的，便听那蒙面人惨叫一声，口中狂喷血箭，顿时倒地不起，一命呜呼。众蒙面人全惊得目瞪口呆，谁还敢轻举妄动。

杜小帅也傻了眼，瘥想：“真见鬼啦！这是什么邪门武功？那个蒙面人看来也不是简单人物，竟然一出手就完蛋，‘幽灵十八扭’恐怕也不及……”

忽听那女子冷声道：“小兄弟，我说第三遍了，也是最后一遍了，你可以走了！”

杜小帅碰了这么大个钉子，实在是糗大了，干笑道：“走就走，这个二百五！”说完哼了一声，拍拍屁股一摇三摆的走了。

这回没人敢拦他了。

他一离去，那女子已杀机大起，冷森森向众蒙面人道：“你们还不自行了断，非要我亲自动手？”

众蒙面人心知这女子既已现身，他们逃也逃不了，只有奋力一拼。

齐声狂喝中，几十人一拥而上。向那女子攻去。

这批杀手都是玩命的，尤其此刻是情急拼命，个个奋不顾身，攻势有如排山倒海，威力倒也不可轻视。

那知“血轿”主人冷冷一哼，突然身形飞旋疾掠，双掌连连翻飞，刹时掌影如山，仿佛起向虚无，遨游太极，充塞于天地宇宙之间，令人无所遁隐。

只听一片惨叫声不绝，数十名黑衣蒙面人，竟在片刻之间，已纷纷倒地不起。

好一个惨烈的场面，简直是幅活生生的“地猝罗刹图”！

当一切归于平静时，那大开杀戒的女子已掠回轿前，若无其事地进入轿内，冷声喝令道：“起轿！”

四名护轿中年人齐声恭应，抬起了轿子，仍由那负伤的八名宫装婢女在前开道，如幽灵出没般，很快消失在夜色苍茫中。

杜小帅已晃回小杨身旁，目睹了这惨绝人的一幕。

忽听小杨叹笑道：“哇噻！总算结束了，难怪我那天才老爹警告我，见了‘血轿’，最好是敬鬼神而远之，走得愈远愈好，真他妈妈的惹不起她……”

杜小帅也看呆了，半天才能回过神来，似笑非笑：“小杨，你知道那女子是什么人？”

小杨点点头道：“据说那顶‘血轿’是近年才出现江湖的，凡是遇上它的人，都象那些蒙面人一样，几乎没有人能活命。不过，据江湖中传闻，她是专跟黑道上人物作对，愈是厉害的角色，愈难逃她毒手？”

杜小帅睁大眼睛，甚为惹人道：“这么说，她是在替天行道喽？”

小杨道：“没那么好听啦！武林中不少成名的正义之士，听说也被她干掉了……别去管她了，咱们先去找地方，喝上几杯压压惊吧。”

杜小帅瞄眼道：“还要喝？”

小杨耸了耸肩，无奈何地道：“莫法度，受了我那天才老爹的遗传，有其父必有其……”

几乎说漏了嘴，忙改口道：“这叫虎父无犬子啊！”

杜小帅谑笑不已：“小酒鬼！可是，深更半夜，上那里去找酒喝呢？”

小想了想，兴奋道：“走！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杜小帅还在考虑时，已被他不由分说，拖了就走。

两个施展轻功，一阵疾奔，又回到了十里铺。

全镇已是一片鸦鸦黑，大家早就进入了梦乡去罗。

小杨却是识途老马，居然带着杜小帅，来到一处门前挂着两只大灯笼，写着斗大的“香肉”两字的木屋。

哇噻！一走进门，就闻到阵阵特殊的肉香，让人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眼光一扫，里面还真热闹，七人入张旧木桌，早已高朋满座几乎都没有空位。

小杨见已无空桌，只好选中一桌只有两人相对而酌的，走过去打个招呼道：“对不起，挤一挤……”

两个酒客眼皮朝他翻了翻，未加理会，只顾划拳喝酒，一面猛吃香肉。

小杨也不在意，要杜小帅入座，两个老实不客气地各据一方坐了下来。

伙计过来招呼道：“二位喝什么酒？”

通常伙计都先问客人点什么菜，但他们这里只卖香肉（狗肉），除了香肉还是香肉，所以也不会无聊到问客人要点什么菜。只问喝什么酒，喝多少就行了。

而且，这里的规矩也与众不同，须得先付银子，吃喝完了不必结帐，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人啦。

小杨曾经光顾过，自然知道这里的规矩，伸手向怀中一摸，才想起仅剩下一锭银子，已经赏给那店小二了，不禁眉头一皱，很小声地问道：“帅哥，你身上有没有带银子？”

杜小帅猛点头道：“有，有……”忙从身上摸出几块碎银，总共不到二两，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当。

因为龙驼子一生对名利淡薄，又无生息，这些年来维护生活的，全靠当年为人走镖，赚了点银子存下。

虽然山中有钱也无处花，毕竟把两个弃儿从小抚养到大，穿的吃的，多少总得有些花费。

十几年下来，所剩已无几，此番杜小帅下山，龙驼子仅留下一两多银子，其余的全给了他。

小杨看他摸出的只有几块银子，实在感到很失望地问道：“就只有这些？”

杜小帅从来也没有用过银子，哪里知道它的价值，点点头道：“嗯，全在这里了。”

小杨便向伙计问道：“一盘卤香肉，两碗带汤的，再加十斤白干要多少银子？”

伙计算了算道：“一共二两五钱。”

小杨抿了抿嘴，留下一块碎银，把其余的向前一推道：“就这么多，你看着办吧。”

伙计拿起碎银掂了掂道：“一盘卤香肉，两碗带汤的，剩下的只够五斤白干了。”

小杨无奈道：“行，就五斤吧。”

伙计一走开，小杨不禁干笑道：“真逊，糗大了！”

杜小帅弹了弹耳朵，露出苦脸窘笑：“杨弟，真抱歉，我只有这点银子，不能让你喝个过瘾……”

小杨弄笑：“没关系，待会儿咱们找银子去，有了银子再来喝它个痛快！”

杜小帅眨眼道：“找银子？上那去找？”

小杨拿起留下的一小块碎银，托在掌心上道：“就凭这块碎银，我能使他一变十，十变百……”

同桌的两个酒店，其中一人听了转过头来，笑道：“哦？你倒是变变看哪！”

小杨眼皮一翻道：“你敢跟我打赌吗？”

那酒客已有几分醉意，问道：“怎么赌法？”

小杨把双手伸出道：“你能猜中这块碎银在那只手中，它就是你的，否则你就输我一块碎银。”

那酒客不加思索道：“好！”

小杨暗爽，便将那块碎银在两手上换来换去，然后握成拳头，伸向前道：“猜吧！”

那酒客犹豫了一下，突然按住他右拳道：“这只！”

小杨可呆了，一张脸涨得跟包子一样的将右拳松开，那块碎银果然托在掌心上。

那酒客用两个指头，夹起碎银笑道：“谢啦！虽然不够一斤酒钱，总是个好彩头。哈哈……”

小杨气得干瞪眼，忽向伙计招呼道：“喂！伙计，来一下！”

伙计应声而至，问道：“还要什么？”

小杨瘪笑道：“不要什么，酒不喝啦！把银子退给我。”

伙计瞪了他二眼，很不情愿地走去柜台，取了银子回来，不屑地丢在桌上前：“五斤酒，退你一两银子！”

小杨没时间跟他计较，拿起银子，又向那酒客挑衅道：“来，咱们再赌一赌！”

那酒客好象尝到了甜头，毫不犹豫道：“好哇！”

小杨心想：“肉呆！我不让你输得当裤子才怪！”当即又将碎银握在手中，一阵换来换去，然后伸出两拳道：“猜吧！”

那酒客装模作样，指指他左拳，又指指右拳，最后按住他右拳道：“还是这一只！”

小杨的脸顿时变成了苦瓜，缓缓把拳松开。他娘咧，又被这家伙猜中了！

那酒客取了银子笑道：“这回可以多喝五斤酒了，谢啦！哈哈……”

小杨气得大叫道：“伙计！”

伙计已端了两碗炖香肉，及一盘切成薄片的卤香肉送来，往桌上一放，先发制人道：“酒不喝可以退，这个起了锅可不退的！”

小杨脸色一变，正要发作，那酒客却向伙计笑道：“放着，放着，没你的事了，忙你的去吧。”

伙计白了小杨一眼，一脸不屑地迳自退去。

那酒客又笑道：“小兄弟，你大概没银子可赌了吧，没关系，我就用这一两银子，跟你叫的两碗炖香肉和一盘卤香肉赌如何？”

小杨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道：“那，那你不是吃亏了？”

那酒客哈哈一笑道：“反正银子是我赢来的，吃点亏算得了什么。不过，这回要换你来猜。”

小杨老气横秋地道：“我猜就我猜，谁怕谁！”

那酒客笑了笑，便捡了块碎银抓在手上，也象小杨一样换来换去，然后伸出两拳道：“猜吧！”

小杨连考虑都不考虑，就指着他左拳道：“这只！”

那酒客并不松出左拳，却张开了右拳笑道：“错了，在这一只！”

小杨顿时傻了眼，真瘪透了心：“他妈的！”二话不说，霍地站起身，拖了杜小帅就走。

那酒客目送他们气冲冲地出了店外，才笑着把左掌张开，原来他两手均各握了一块碎银。

另一酒客不禁笑道：“这小叫化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居然敢在咱们鼎鼎大名的‘魔手阿七’面前班门弄斧，真是不知死活！”

那酒客哈哈大笑道：“我不过跟他开个小玩笑罢了，来，趁热吃吧。”

两人相对一笑，继续吃喝起来。

杜小帅和小杨出了香肉店，一言不发地默默走着。

小杨愈想愈瘪，心里直骂：“真衰到姥姥家了，今夜怎么会阴沟里翻船，栽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大筋斗？”

杜小帅见他唉声叹气，实在憋不住了，逗笑道：“杨弟，反正咱们还不太饿，一顿酒不喝不会死的啦……”

小杨唉声叹气地道：“师哥，你还要去江南办事，身边总不能没银子吧！”

杜小帅很潇洒地含笑道：“等天亮了，咱们到山里去狩猎，可以拿去卖些银子。”

小杨叹气道：“那多苦呀！如果能有点赌本……”

杜小帅哭笑不得地：“杨弟，你还要赌？”

小杨耸耸肩道：“没办法，这是遗传……”

突然眼光一亮，兴奋地道：“肉呆！我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把现在的一条财路都忘啦！”

杜小帅来不及问，已被他的拖了就走。

二人出了小镇，直向山后飞奔而去。

杜小帅发现是奔回“血轿”出现的地点，可觉得奇怪了：“杨弟，又回

到这里来干吗？”

小杨笑而不答，来至山边，只见遍地尽是黑衣蒙面人的尸体，好不惨烈，令人不忍卒睹！

杜小帅忍不住苦笑不已：杨弟，你究竟要干嘛？”

小杨指着那些尸体道：“他们身上一定带有银子，反正人都死了，银子又不能带到阴曹地府去花，不如借来作赌本，赢了买纸钱烧给他们，大家都有好处啊。”

杜小帅笑得甚弄人：“连死人的钱你也要，小杨，我实在服了你！”

小杨自鸣得意道：“帅哥，我的点子多的是，以后包你是‘十项全能’！”

杜小帅搔搔头发，干笑着：“什么叫‘十项全能’？”

小杨笑着解释道：“那就是：吃、喝、嫖、赌、骗、拐、诈……”

不等他说完，杜小帅已快昏了：“不敢领教！怪事，好象你们姓杨的，都有这个毛病？”

小杨一时未能会意过来，茫然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姓杨的招谁惹谁啦！”

杜小帅道：“听我师父说，你刚才说的什么‘十项全能’，那杨小邪就样样精通……”

小杨不由地一怔，忙把话岔开道：“天时不早，咱们快动手吧，等天亮就没搞头啦。”

杜小帅双手乱挥，道：“不！搜死人身上的银子，这事我不干，要搜你去搜！”

小杨央求道：“师哥，咱们不是说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吗！”

杜小帅可是原则第一的，仍然坚持道：“少来这套，这事我是绝不干的！”

小杨无可奈何道：“你那别走开，留在这儿替我壮壮胆总可以吧？”

杜小帅风凉笑着：“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原来也怕鬼啊！”

小杨不服道：“谁说我怕了？爱说笑！”

为了表示不怕鬼，他一挺胸便走向遍地尸体间，开始搜索起来。

实在是举世无双的衰！人走运城墙都挡不住，背起来喝凉水都会塞牙。地上的几十具尸体，竟然搜不出一分银子，简直是衰到了姥姥家！

这种倒楣事，简直可以列入金氏世界纪录啦！

不过，别急，小杨有的是歪点子，他居然发现其中几个镶了金牙，干脆把它一一敲落下来，金子也可派上用场，至少不至空手啊。小杨将金牙掂了掂，几颗加起来有个一钱多吧，唯恐被杜小帅糗他，赶紧藏在了身上，走回来道：“帅哥，咱们走吧！”

杜小帅睨眼斜笑道：“收获如何？”

小杨憋笑道：“够咱们混上几天，吃喝之外，赌本也有啦！”

杜小帅弹了弹耳朵，便偕同小杨离开后山，又奔回了十里铺。

小杨不好意思再去那家香肉店，转来转去，偏偏做通宵生意的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别的地方早就打烊了。

正在发愁，突然闻到一阵香味随风飘来。

小杨嗅觉特别灵敏，一闻就闻出是炖狗肉，不由地精神一振，拖了杜小帅就直奔香味来处而去。

来到一处破庙后，只见几个乞丐正围着一堆火，火上放着只瓦坛，阵阵肉香便是从坛中散发出来。

狗肉大概尚未炖好，几个乞丐正围在火堆旁等着，不时加上枯枝。炖狗肉讲究的是火候，火大了小了都不成，必须随时守着照拂。

另外几个小乞丐，则蹲在一旁掷骰子赌着。

赌，狗肉，这两样真是莫大的诱惑，如同小杨的第二生命，忙不迭趋前招呼道：“哟！你们都没睡呀？”

废话！睡了还会坐在这里？

几个乞丐眼向上翻了翻，没人理他。

小杨装模作样地嗅了嗅道：“唔……好香……我敢打赌，坛子里炖的一定是狗肉，而且是条大黑狗！”

仍然没人甩他，使小杨觉得很没趣，又绕到几个小乞丐旁，搭讪道：“哇噻！这儿好热闹……”

几个小乞丐正赌得起劲，当他是透明的看不见。

小杨站近些一看，只见几个小乞丐赌的倒很来劲，但赌的却不是钱，而是一堆堆的小石子。

这他妈的赌个屁！

嘿！小杨一见赌就技痒难禁，连赌石子也有兴趣，赶紧去附近找了些小石子，双手捧着回来，一屁股坐在一块较大的乞丐旁，捉笑：“我加入一个！”

小乞丐看看他放下的一堆小石子，不屑道：“妈的，谁跟你赌石子！”

小杨奇怪地道：“你们赌的不也是这个吗？”

小乞丐道：“咱们是赌坛子里的狗肉！”

小杨莫名其妙道：“赌狗肉？”

小乞丐贼笑道：“待会儿狗肉炖好了，咱们每人只有一碗，赢得愈多吃得愈多，输光了就没了吃了！哈哈……”

原来他面前的石子最多，显然是大赢家，难怪笑的这么开心。

有两个垂头丧气的，面前只剩下了三两颗小石子，眼看今夜连狗肉汤都快“泡汤”了。

其中一个干脆孤注一掷，把三颗小石子全押下，催促道：“他奶奶的，快掷呀！”

当庄的小乞丐翻个白眼道：“急什么，反正狗肉是没你的份儿，待会儿我喝不完的汤，剩点给你喝就是啦。哈哈……”

那乞丐气得脸都绿了，不断地搓着双手，直嚷着：“掷啊，掷啊，快掷呀……”

当庄的小乞丐不慌不忙，从破了个缺口的海碗里，伸手抓起三粒骰子，握成拳头用口吹了口气，才向碗中掷去。

其他人全都哄嚷着：“么二三！么二三……”只有他自己叫道：“四五六！四五六……”

三粒骰子不停地在碗中转动，碰撞……”

几个小乞丐目不转睛，盯着三粒骰子，一个个都神情紧张，声嘶力竭地吆喝着。

三粒骰子一阵快速转动，碰撞，终于停止。

哇噻！竟是两个“么”，一个“六”的六点，大家全傻了眼，只有庄家一脸得意。

六点不好赶，除非是掷出“四五六”或“暴子”才能赢庄家，一个个脸都绿了。

那乞丐叹了口气，正待伸手去抓起碗中的三粒骰子，小杨突然凑过去，在他身旁蹲下道：“我来替你掷一把！”

“你替我掷？”那乞丐瞄了他一眼，见他也是个小叫化，却不知是那里冒出来的，把眼一瞪道：“他奶奶的！我狗肉没的吃了，掷两把过过干瘾也好，干嘛要让你替我掷？去去去！”

小杨邪笑：“你敢不敢跟我打赌，如果你自己掷，铁定是么二三，我嘛……？”

那乞丐接道：“准是三二么！”

其他几个乞丐顿时哄然大笑，笑得小杨瘪透啦！

那乞丐抓起三粒骰子，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土地公公请显灵……”

手一撒，三粒骰子掷入碗中，一阵“叮叮当当”……

三粒骰子只跳了几跳就停止，果然是“么二三”！

那乞丐气白了脸，冲着小杨骂道：“他奶奶的，都是你这乌邪嘴！”

下一家却道：“喂！你替我掷如何？”

小杨大喜道：“好，看我的……”

刚伸手抓起碗中三粒骰子，那人忙把他手抓住道：“慢点掷，咱们可得把话先说明，如果你掷不出‘四五六’或‘暴子’，那又该怎么说？”

杨偏头想了想，从怀中摸出一只金牙，用两根手指捏着，在他面前一扬道：“掷输了这个就归你！”

那人凑近了一看，顿时一个眼睛瞪成两个大，惊诧叫道：“金牙！”

一听“金牙”两字，所有的眼光都集中过来，连围在火堆旁的几个叫化子，也不约而同地转过了头来。

火光照耀下，果见小杨用两个手指，捏着一只金光闪闪的金牙。

这群臭要饭的，可能一辈子尚未见过金子的长相，虽然只不过是只金牙，总算开了眼界。

如果以后有人问他们见过金子没有，至少也可以乱吹一通，总也见过世面啦！

便见火堆旁的一个乞丐站起，走过来道：“让我瞧瞧是不是真的。”那神情和语气，就好象他是鉴定专家似的。

小杨很大方，把金牙递了给他。

那乞丐拿在手中左看右看，又凑近火光仔细观察一番，最后还用舌尖舐了舐，才点点头，郑重宣布他的鉴定结果道：“唔……带点甜味，这只金牙是真的，假不了！”

所有乞丐发出一声轻呼：“啊！……”

小杨得意的不得了，伸手取回金牙，弄笑道：“现在我可以代掷了吗？”

对他不太信任的那乞丐忙道：“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其实心里恨不得小杨掷输，金牙就归他了。

小杨抓起三粒骰子，随手往碗中一掷，只跳了几跳，便停止不动。

大家伸长了脖子，定神一看，哇噻！赫然是红通通的四点“暴子”！

这可真绝了！掷赢了庄家，居然没有人欢呼？

尤其是请小杨代掷的那乞丐，竟然一股失望道：“你赢啦……”

小杨笑声迎人，问道：“谁还要我代掷的？”

其他几人异口同声道：“请代我掷吧！”

小杨却拿起桥来，故意道：“抱歉，我不掷了。”

说完站了起来。当庄的乞丐急道：“慢着，我跟你单独赌！”

小杨故作不屑地道：“用这只金牙，赌你面前那堆石子！”

当庄的乞丐道：“这堆石子，可是三四碗狗肉呐！”

小杨正中下怀，蹲了下来道：“好，咱们赌了！”

当庄的乞丐大喜，即道：“你赢了，三四碗狗肉全归你吃，输了嘛……”

小杨笑接道：“金牙就是你的！”

当庄的乞丐乐歪了嘴，当即伸手抓起碗中三粒骰子，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土地公公来显灵……”

突向握紧的拳头吹了口气，叫道：“走啦！”

手一撒，三粒骰子掷入碗中，一阵飞快旋转，碰撞出“叮叮当当”之声，甚是悦耳。

杜小帅被晾在一边，小杨一闻么狗肉香，再见到赌就更没命了，似乎已忘了他的存在。

他对赌是一窍不通，只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很无聊，不自觉地也走了过来看热闹。

刚走到小杨身后，就听几个小乞丐齐声惊叫道：“啊！么二三！……”

没错，碗中三粒骰子已停止，果然是么二三。

当庄的乞丐脸都绿了，么二三小杨赶都不用赶，庄家已经输了，狗肉也全泡汤啦！

小杨笑得甚甜：“谢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庄家气得都说不出话来，站起来走了开去。

小杨眼光一扫，笑问道：“谁还要跟我赌的？”

几个乞丐面面相觑，个个都想赢他那只金牙，可惜没有赌本跟他赌。

这群乞丐中，以鉴定金牙的那个年纪较大，看上去已四十出头，显然是他们叫化子头儿。

忽听他振声道：“我来跟你赌！”

只要是赌，小杨是来者不拒，邪笑：“怎么赌？”

乞丐头儿道：“咱们没银子，就用整坛狗肉，赌你那只金牙，三掷两胜！如何？”

小杨笑嘻嘻地道：“好！谁怕谁呀。”

乞丐头儿蹲下来，作个手势道：“你先请！”

小杨也不客气，抓起三粒骰子随手就掷出。

“叮叮当当”一阵响声中，三粒骰子碗内跳了几跳，翻滚两下便停止，掷出的是两个六，一个么，只不过一点而已。

“么点”只能赢“么二三”，对手不会这么背吧？！

乞丐头儿乐在心头，口也笑开。伸手抓起碗中三粒骰子，也是随便一掷，便掷出个“两点”，正好赢了小杨。

其他大小乞丐齐声欢呼，为他们的头儿高兴。

乞丐头儿一脸得意地笑道：“侥幸，侥幸。小兄弟，你输了一把，还是由你先掷。”

小杨一点也不气馁，又抓起碗中三粒骰子，仍然是随手掷出。

哇噻！这回掷出的竟然是“四五六”！

“四五六”没的赶，小杨赢定了，只听大小叫化子们发出一片叹息声。

小杨笑了笑，也学乞丐间儿刚才的口气，捉狎地道：“侥幸，侥幸。老兄弟，你也输了一把，这回该欠先掷啦。”

乞丐头儿脸上肌肉抽搐了几下，无暇笑话，伸手一把抓起了碗中三粒骰子。

双方已各胜一把，成了平手的局面，最后一掷定输赢，使得气氛十分紧张起来。

所有人都凝神屏息，连大气都不敢出。

乞丐头儿也很紧张，他把握紧的右拳虚空晃了两下，口中疾喝道：“走！”手一撒，将三粒骰子掷向碗中。

所有人的眼珠子，都跟着快速旋转的三粒骰子转动起来……

“叮叮当当”之声，似乎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旋转、跳动、碰撞、翻滚……

三粒骰子终于停止。哇噻！竟然是两个“么”夹个“六”，六点啦！

只听得一片欢呼，好象乞丐头儿已经赢定了。

乞丐头儿一脸得意，笑问道：“小兄弟，你还要不要赶？”

小杨笑眯眯地也不说话，将骰子握在手里，口中念念有词起来：“天灵灵，地灵灵，土地公公帮帮忙，赢你请你吃狗肉，你吃肉来我喝汤……走啦！”手一扬，五指齐张，三粒骰子已掷向碗中。

他这回掷的手法还真妙，只见两粒骰子如同落地生根似的，一落入碗中，便一动也不动，一个“么点”，一个“两点”，已摆出了“么二三”的架势。

另一粒骰子，却快速地旋转不停。

但无论再出现“么”“二”“三”，他都输定了。即使出现“四”“五”“六”，充其量是重掷，绝不可能有赢的机会。

除了杜小帅根本不懂之外，每个人都有暗笑，似乎已胜利在望，金牙稳可到手了。

就在大家心花怒放之际，怪事突然出现，只见仍在旋转的那粒骰子，在花要停下时，轻轻一碰那料“两点”，使它一翻，变成了“么点”，与原来的“么”成了一对。

而最后那粒停下来，竟又是个“么”，成了三个“么点”的“暴子”！

足足静了好几秒，才听乞丐头怒骂道：“他奶奶的，邪门儿！”

小杨笑歪了嘴：“老兄弟，是不是算我赢了？”

乞丐头儿倒很干脆，站起来道：“那火上的坛狗肉归你了。”

随即向众乞丐愤声道：“咱们走！”

小杨不慌不忙地道：“慢着！”

乞丐头儿怒问道：“还想干嘛？”

小杨很可爱地笑道：“咱们只有两个人，一大坛香肉那吃得完，所以想请大伙儿帮个忙啊。”

乞丐头儿意外地一怔，诧异道：“你是说……”

小杨很大方地道：“狗肉既然是我赢来的，那就算我请客，大家一伙儿吃吧！”

大小乞丐一听，顿时欢呼起来。

乞丐头儿也高兴地道：“小兄弟，你还真上路。大家去拿碗，拿出酒来，准备开动！”

又一阵欢呼、各人忙着去准备了。

杜小帅也在小杨身旁坐下，拍着他肩膀笑道：“杨弟，虽然你是个‘怪胎’，可是我发现你实在很可爱，愈来愈喜欢你了。”

小杨脸上一红，窘着脸：“少来！我……”

正好乞丐头儿拿了个大酒葫芦来，迳自在他们对面席地而坐，问道：“小兄弟，我好象从未见过你，请问你是那个‘堂口’的？”

小杨呵呵弄笑：“我那个堂口也不是，不过我有位老哥哥，提起来你们应该知道，他的外号叫‘醉龙丐’……”

不等他说完，乞丐头儿已大大地一震。

原来小杨提的这位“醉龙丐”，姓李名黑，有别于酒仙李白。这位老哥一生游戏人间，放荡不羁，生平唯一嗜好便是杯中物。在丐帮中身份极高，已是九袋长老，地位仅次于帮主。

乞丐头儿只是丐帮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在十里铺带了这群大小叫化子混口饭吃而已。

一听小杨居然跟李长老称兄道弟，马上身子一正，双手一拱道：“失敬失敬，不知阁下是李长老的兄弟，实在……”

小杨不在意的逗笑道：“别客气啦，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对了，你们最近可听到我那老哥哥的消息？”

乞丐头儿道：“真巧，你可问对了人，前几天他老人家还经过此地，好象听他说要去太平县，也许还要去黄山……”

正说之间，已听火旁守候的一名乞丐招呼道：“狗肉炖好啦！”

于是……

火堆上添加了枯枝，燃烧起熊熊的火光。

香喷喷的炖狗肉，大口大口地吃。

酒葫芦里装的虽非佳酿，但很强烈够劲儿，大口大口地猛喝，另有一番滋味和情趣。

一个个狼吞虎咽，整只大瓦坛的狗肉已清洁溜溜，吃喝得精光，连一滴汤都不剩。

那只酒葫芦也倒不出一滴酒了，大部分是灌进了小杨的肠胃里去。

狗肉是吃饱了，酒却意犹未尽。

小杨酒兴大发，掏出一只金牙，交给乞丐头儿道：“这个拿去换了银子，再买些酒来。”

乞丐头儿面有难色道：“这得到金铺里去换银子，现在这么晚了……”

杜小帅看看天色，推了他一把，道：“杨弟，天就快亮了，你就别再喝了吧。”

小杨打了个饱嗝，道：“好吧，听你的。”

乞丐头儿忙把金牙交还道：“这个请收回……”

小杨却很大方道：“甭啦！我把你们的酒全喝光了，留着换银子买酒吧。”

乞丐头儿喜出望外，连声称谢，若获至宝地把金牙收了起来。

杜小帅笑咪咪地忍不住又道：“杨弟，我真的觉得你愈来愈可爱了……”

小杨言外有意地道：“也许有一天，你会发觉我很讨厌的，甚至会恨我！”

杜小帅双手一阵乱摇，讷言：“不会的，绝对不会！”

小杨轻叹一声道：“但愿如此！帅哥，这儿没戏唱了，咱们走吧。”

杜小帅点点头。

两人便起身告辞。

由大小乞丐恭送至大街上。

夜深人静，二人走了一会儿，杜小帅伸了个懒腰，问道：“杨弟，咱们

现在去哪里呢？”

小杨嘴角微翘：“走，去太平县。”

杜小帅奉师命提前下山，主要是增多些江湖阅历，既然距中秋尚早，且小杨似乎对江湖上的事很了解，跟着他走自然错不了。

不过他已想到，小杨此去太平县，那里恐怕就不会太平啦！

四

太平县城，可比十里铺有模有样，也大多了。

整齐宽直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潮，把整个城里点缀得十分繁华热闹。

从未见过这种大场面的杜小帅，简直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得他眼花缭乱。

幸好有小杨结伴同行，否则他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啦。

小杨来到一家金铺前，惹笑道：“帅哥，你在外边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出来。”

杜小帅知道他是要以金牙换银子，便点了点头，站在金铺外守候。

一会儿，小杨已春风满面地出来，拍拍腰间笑道：“走，咱们找地方去好好赌一场。”

杜小帅翻个大白眼，道：“你又要赌？”

小杨眨了眨眼，好象很无奈地道：“莫法度啦，几只金牙才换了二三十两银子，花不了几天就没罗。用它当赌本，捞上一笔，那多带劲呀！”

杜小帅揉了揉鼻头，道：“这……”

小杨怂恿道：“帅哥，你不是要闯荡江湖吧，要连赌都不会，那还闯个屁的江湖。”

杜小帅睁大眼睛道：“闯江湖一定要会赌？”

小杨正经八百地道：“不但是赌，五花八门的玩艺儿，样样都是懂，否则就被人当成了土包子。”

杜小帅又习惯性的弹着耳朵，道：“师父怎么没教我这些？”

小杨笑道：“你师父已经十几年未出江湖，早就跟不上潮流，这些年头什么都变了，江湖上早已不是十几年前的样子啦。”

杜小帅瘪想：“这话好象也有道理，咱们师徒三个，住在深山绝峰的山洞里，连其他任何人都从未见过。如同井底之蛙，只知道头顶上有一片天空，那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仅仅下山几天，就遇上那批壮汉围杀杨弟，还有那‘血轿’主人大开杀戒……”

小杨见他沉思不语，捉谗道：“杨弟，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又想起画中的娘们了？”

杜小帅糗糗地道：“不是哪……我只是在想，你好象什么都懂，我却除了会点武功，啥都不懂，乱糗！”

小杨自告奋勇道：“没问题，我教你！”

杜小帅呆呆地道：“你，你教我？我……”

小杨可不等他废话完，拖了他就走。

二人东转西转，来到一条小街上，由小杨买了副骰子和牌九，找了家客栈，要了个跨院里清静的房间。又向伙计借了个海碗，关上房门，便开始“恶补”教起赌技来。

杜小帅对赌一窍不通，但看小杨兴致勃勃，不想扫了他的兴，只好把耳朵洗干净（洗耳恭听），耐着性子听他大谈赌经。

小杨对赌真有一套，先说明五花八门的赌法，以及各种赌法的窍门，然后开始教杜小帅掷骰子的技巧和手法。

他一面教，一面示范，并且强调道：“一般赌徒，虽然懂得技巧和手法，但不能绝对稳操胜券。如果以深厚真力暗中配合，那就万无一失了。”

杜小帅双眉一扬，邪笑道：“哦？掷骰子还要用武功？这么说，昨夜那一坛狗肉……”

小杨黠笑道：“那只不过是个小场面，那用得到武功，那是凭我的真本事呐。比起江湖上那些诈赌，玩灌铅假骰子的下三滥角色，我可高级多啦。”

杜小帅捉弄谑笑：“那你在香肉店里，怎么打赌输给了同桌的那个家伙？”

小杨很糗地笑了笑，突然若有所思地开骂道：“唉吶我的妈啊，我真逊啊，真他妈的不是普通的逊！”

杜小帅莫名其妙道：“怎么了？”

小杨瘪着脸：“当时我气昏了头，站起来拖了你就走，怎么会忘了看看他另一只手，这还不逊吗！”

杜小帅搔搔头发，道：“是你自己猜错了嘛，银子分明在另一只手上……”

小杨接道：“我猜的那只手，他却没有张开给我看，如果那只手里也握着一块碎银呢？”

杜小帅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他两手都握着碎银，无论你猜那一只，他都张开另一只！算了，算了，不提这码事，咱们继续上课吧！”

杜小帅被硬赶鸭子上架，一脸无奈地坐在桌旁，继续接受他的“恶补”。

小伙子天生聪明绝顶，小杨教了几遍，他已悟出掷骰子手法的窍门，虽然尚不能随心所欲，至少已抓住了诀窍。

无论学什么，就象学武功一样，只要一入门，就会对它发生兴趣。从来也不认识，更甭说见过骰子的小帅，在“名师”教导之下，一晚上下来，已经有了心得。

既有心得，自然也发生了兴趣。

两个随便叫了碗面，送到房里来吃了，又继续练习，直到深更半夜，小杨才要伙计在隔壁另开一个房间，迳自去休息了。

杜小帅居然来了兴头，一个人在房里埋头苦练，天都亮了，才精疲力尽地上床呼呼大睡。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开始练习，整天关在房里，除了三餐之外，几乎没有片刻停止。

一天下来，杜小帅已能得心应手，心里想掷什么，掷出来的点子就八九不离十，只是偶尔失手而已。

小杨对这初学乍练的成绩相当满意，第三天开始教杜小帅“听功”，也

就是赌“单双”“大小”的法宝，教他如何听“宝缸”中骰子的跳动和翻滚，判断骰子组合的点数。

这玩意更新鲜，而且与武功中的“听音辩位”相似，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引起了小伙子的浓厚兴趣。

杜小帅的琥功已有相当基础，练这玩意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只花了半天时间，已经有门儿了。听了十次，至少有七八次可以猜中。

第四天起，小杨开始教他赌牌九，以及五花八门的赌技，各种窍门和手法，由浅入深，一样样悉心传授……

他们在客栈里，足不出户，整整呆了七天。

这天晚上，小杨提议道：“帅哥，这几天你辛苦了，今晚带你去轻松一下。”

杜小帅眼珠子一转，问道：“上那里去？”

小杨故作神秘地逗笑道：“哪我走就是了嘛！”

二人出了客栈，来到大街上，只见行人熙熙攘攘，还真不是普通的热闹！正东逛西晃，小杨突然瞥见人潮里一个老乞丐，急忙一扯杜小帅衣袖，轻声道：“帅哥，快帮我抓住那个老叫化，别让他溜掉！”

两个正悄悄掩近，不料老乞丐已发现他们，暗自一惊，掉头拔脚就逃。

小杨急叫道：“快追！”

杜小帅也不知那老乞丐是谁，糊里糊涂地就跟着小杨急起直追。行人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有纷纷让路。

老乞丐虽已近逾花甲，跑功还真不含糊，一溜烟已逃进一条小巷。

小杨向小巷瞄了一眼，即向杜小帅道：“帅哥，你进巷子去追，我赶到那一头去堵！”说完就从小街绕去。

杜小帅追进小巷，发现老乞丐正欲纵身上屋，那能让他如愿，突然施展“幽灵十八扭”，身如流矢疾射，正好一把抓住身形刚起的老乞丐脚脖子！

老乞丐身形向下一坠，摔了个大筋斗。

杜小帅几乎被拖倒，一个拧身，上前将他扑个正着。

老乞丐哇哇大叫道：“快放开我，放开我……”

杜小帅那里甩他，将他按压在地上。

小杨已从小巷另一端奔来，见状赞道：“帅哥，干得好！”

老乞丐心知逃不掉了，暗自叫苦道：“难怪今天一早起来，乌鸦就冲着我直叫，我就知道要走衰运……”

只听小杨冷冷笑道：“大嘿嘿，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老乞丐仰起头来，哭丧着脸道：“小祖宗，你就饶了老叫化吧，上回被你拔掉的胡子，一直还没有长出来……”

杜小帅闻言，向老乞丐下巴一看，果然只剩下稀稀落落几根花白山羊胡子，那样子可真是十分可笑。

小杨却睨眼斜笑道：“那好呀，这样看起来年轻多了，说不定被那个小

妞看中，你就不用做老光棍啦。”

老乞丐笑得更苦道：“小祖宗，老叫化这把年纪了，实在经不起折腾，你就高抬贵手吧。”

小杨嘟着嘴道：“谁教你每次一见我就开溜，好象见了凶神恶煞似的，难道我真是这么可怕？”

老乞丐心里瘥想：“凶神恶煞我倒不在乎，就是怕了你。见了你要不赶快脚底抹油开溜，那我不成了‘秀斗’！”

但他嘴上可不敢这么说，装出一副可怜兮兮地道：“怎么会呢，老叫化见了你，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开溜。误会，误会，真是天大的误会啊！”

小杨明知他口里心非，也不揭穿，故意道：“原来你老哥哥这么喜欢见我啊，真让我感动……”

忙上前把他扶起道：“好久没见了，咱们应该好好聚一聚，正好我有事要找你。”

老乞丐那敢和她“聚”啊，忙道：“照我看不必了，有什么事尽管交待老叫化就是啦。”

小杨翻脸比翻眼还快，立刻脸色一沉道：“哼！你是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吗？”

老乞丐忙道：“不不不，小祖宗无论是敬酒或罚酒，老叫化都不敢不喝。”

小杨笑道：“那就走吧！”

老乞丐无奈道：“是，走啦！”

小杨也不替杜小帅介绍，三人出了小巷，便掉头走向大街上去。

老乞丐问道：“小祖宗要去那儿？”

小杨不知在他耳旁，轻声说了句什么。

老乞丐与惊诧道：“爱说笑！小祖宗，你……”

小杨瞄了杜小帅一眼，忙喝阻道：“少说废话，快带路！”

老乞丐对他除了伤脑筋，还是伤脑筋，只好瘥道：“是是是……”

别看他在小杨面前，一副“菜鸟”的糗相，其实在丐帮里的地位，仅仅次于帮主而已。

原来，他正是丐帮的九袋长老，外号“醉龙丐”的李黑啊！

他又为什么见了小杨，就如同老鼠见了猫呢？

只因小杨她娘，便是帮主的亲妹妹，这倒没什么可怕的，问题是帮主对这喜欢女扮男装，成天打扮成小叫化，在外胡闹的外甥女十分宠爱。唯恐她闯祸出事，特地送给她一块“狗头令牌”，那是帮主的信符，见牌如见人，具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帮中不分老少尊卑，皆须听令行事。

帮主是为了她的完全，必要时可以号令丐帮弟子支援。

没有想到她竟仗这块令牌，硬把李黑这位九袋长老的胡子几乎拔光，见了她能不头大？

小姑娘居然要逛妓院，这未免胡闹得太离谱啦！

但李黑不得不依她，否则，非但仅剩的几根稀落胡子保不住，恐怕连满头白发和眉毛都要遭殃了。

这位小祖宗，可是没什么绝事做不出的，就象她老子一样。

她的老子又是谁呢？嘿嘿，就是那鼎鼎大名的杨小邪！

李黑在太平县城里是识途老马，带着她们来到一家四合院，只见大门挑着两盏绿色灯笼，表示是“绿灯户”，门上的一方横匾，黑底描金写着“留香院”三字。

杜小帅对这些事是一窍不通，忍不住轻声问道：“杨弟，这是什么地方？”

小杨神秘地一笑，尚未答话，门口迎客的龟奴已向李黑笑脸相迎，殷勤招呼道：“老爷子，您好，欢迎欢迎！”

李黑漫不经心应道：“呃，呃……”

小杨伸手在他肩上用力一拍，谑笑道：“唉哟我的妈啊！原来你也不老实，常来这种地方？真是老不羞！”

李黑一脸尴尬，窘笑道：“老叫化是为了……为了办事，不得不……”

小杨笑嘻嘻地道：“不必解释了，愈描愈黑！”

龟奴这时已拉开了嗓门，向里面吆喝道：“客来哪……姑娘们接客啦！”

老少三人刚走进院中，便见从大厅走出个身材臃肿，却打扮得花枝招展，活象刘媒似的中年女人，身后跟着几个浓妆艳抹，妖形怪状的年轻姑娘，春风满面地迎了出来。

好在这地方并不以貌取人，只要不是白嫖，到时付得出银子，穿得再破旧也照样欢迎，来者不拒嘛。

老鸨笑得象朵花，迎财神似地，把老少三人迎入大厅，再引进一间门上挂着布帘的小花厅内。

厅内设有一张大圆桌，铺着大红桌布，周围摆着一张张特制大型太师椅，一张足可坐下两个大胖子。

老鸨招呼他们坐定，便向李黑象招呼老主顾似地笑问道：“老爷子，今儿个要点那几位姑娘？”

李黑那敢擅自作主哪，把眼光瞥向了小杨。

小杨笑得甚逗人：“找你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来，要六个，咱们每人两个！”说时做了个左拥右抱的姿势。

老鸨应道：“是是是，这位老爷子来过，知道咱们这儿的姑娘，个个年轻漂亮……”

小杨挥手不耐烦地道：“那就别罗嗦了，快去叫来吧。还有，菜要配好些，先来二十斤酒！”

老鸨连声恭应而去，留下两位姑娘侍候茶水。

杜小帅俯身表情古怪：“杨弟，要二十斤干嘛？太多了吧！”

小杨笑道：“二十斤还不够这位老哥哥一个人喝的呐……嘿，对了，你们还不认识吧？”

废话！他们以前连面都未见过，怎么会认识。

杜小帅很潇洒的一笑，自我介绍道：“我叫杜小帅。”

李黑也微微欠身道：“老叫化姓李名黑，不知道这位杜老弟……”

小杨接道：“他是我刚结拜的干哥哥，以后你们丐帮的人，可要对他多多照顾喔。”

李黑连声恭应道：“是是是……”

杜小帅眼珠子一阵乱转，黠笑：“听我师父说，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耳目众多，我想打听两个人……”

小杨来不及阻止，李黑已问道：“不知杜老弟要打听的是那两位？”

杜小帅瞄眼道：“杨小邪和小小君！”

李黑不由地一怔，目光转向小杨，可不晓得该怎么回答才好！小杨忙向他暗施了一下眼色，干笑：“是这样的，帅哥跟他们两位有点误会……”

杜小帅忙否认道：“不！不是误会，他们不顾江湖道义，联手对付我师父一人，害他老人家形同残废，在石床上躺了十几年，我非向他们讨回公道不可！”

李黑忙问道：“不知尊师是那位高人？”

杜小帅弹了弹耳朵，窘笑：“他老人家的真实姓名，我也不太清楚，据他老人家说，人家都叫他龙驼子。”

李黑眉毛一扬，神情极是惊讶，又偷偷瞥了小杨一眼，才郑重道：“关于尊师和那两个人，当年在亡魂谷相约决斗的事，老叫化也有所风闻。但起因却是为了一件公案，说不定双方都是中了别人的离间之计，我看……这事最好能先查明真相，不宜轻举妄动，不知杜老弟认为老叫化的话对不对？”

杜小帅揉了揉鼻头，道：“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先打到杨小邪和小小君这两个人。”

李黑只好无奈地道：“找人嘛，老叫化也许能帮上忙。敝帮耳目众多，他们两位又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找起来不会太难，一有消息，老叫化就会设法通知杜老弟的。”

杜小帅听得心爽，双手一拱，有板有眼地道：“那就多谢李老前辈了！”

李黑连忙抱拳答礼道：“不敢当，不敢当，杜老弟只须叫老叫化……”

小杨弄笑：“帅哥，你象我一样，叫他一声老哥哥就行啦。”

杜小帅滑溜得很，立刻改口道：“是，多谢老哥哥了。”

便在这时，老鸨领了一批娘子军，浩浩荡荡进来。

紧随在她身后的，是六个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年轻姑娘，后面又跟着几个丫环，双手各捧着酒菜。

杜小帅一见这等派场，露出苦脸窘笑，急向身旁的小杨轻声道：“杨弟，这是干嘛？要花多少银子……”

小杨邪笑：“不用担心，我那老哥哥吃得开的很，银子不够可以挂帐，他身上有‘信用卡’！”

杜小帅呆莫宰咩了，道：“什么叫‘信用卡’？”

小杨来不及解释，老鸨已上前笑容可掬道：“老爷子，两位公子，这几位姑娘中意吗？”

只见六个花枝招展的姑娘，一个个扭腰摆臀，烟视媚行地走近，搔首弄姿，摆出撩人的姿态，供这一老二少品头论足。

小杨自己是个女娃儿，又没有“同性恋”的毛病，那会突然想到来这种地方？

她之所以如此，原来小姑娘已对杜小帅看对了眼，存心要拖他下水，改变这小子的形象。

这话怎么说呢？

免说你也知道，杨小邪是“邪”出了名的，如果有一天老丈人要相女婿，本本份份，老老实实，守规守矩的人绝对看不上眼，非得带些邪气不可！

至于怎样化解双方的“误会”，目前小杨尚未想出，反正那是以后的事，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必想得太多，那么早就去伤脑筋。

他眼光一扫，转过脸问道：“帅哥，你看怎样？”

杜小帅可嫩得很，已是满脸通红，小声羞羞窘窘笑：“我，我……”

小杨见他那副糗相，笑得甚弄人：“好吧，就要她们几个好了，照单全收。”

老鸨趋前道：“公子，这位老爷来过，知道咱们这儿的行性，姑娘陪酒是每节一两银子，也就是半个时辰，如果脱衣陪酒要加倍，‘全套’另加五两银子啊。”

小杨居然也有不懂的，呆呆地问道：“什么‘全套’？”

老鸨笑道：“公子真爱说笑，这个还要问吧，就是陪公子上床啊。”

小杨也脸上一红，窘道：“先来半套好啦！”

此言一出，几个姑娘忍俊不禁，全笑出了声来。

老鸨忍住笑，又问道：“要不要脱？”

小杨歪头想了想，斜睨了杜小帅一眼，贼笑道：“脱就脱吧！”

老鸨一施眼色，几个姑娘的动作还真快，仿佛受过军事训练似的，三下五除二，全身已是清洁溜溜。

哇噻！六个姑娘顿时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啦！

杜小帅看得猛吞口水，差点没坐稳，跌坐到地上去。

他只见过画中的裸女，事后才知那是幻觉。而现在站在面前的，却是活生生的真人，而且是一排六个！

不待老鸨吩咐，她们已走了过来，各自选定目标，分别坐在一老二少的两旁。

老鸨笑着招呼道：“三位慢慢喝，失陪了……”

正等出厅，突见一个小丫环闯入，在她耳旁轻声嘀咕了几句。

只见老鸨眉头一皱道：“就这么巧，叫别的姑娘不行吗？”

那丫环直摇头道：“不行啊，他非要翠红姑娘去陪不可……”

老鸨斥道：“死丫头，你不会告诉他们，翠红已经有客人，正在‘当番’吗？”

那丫环苦着脸道：“婢子那会不说，可是，他们说陪天王老子也不行，非去陪他们不可。”

小杨正好听见，没好气地喝道：“喂！你们烦不烦，叽叽咕咕地叫个什么劲儿！”

老鸨只好回身上前道：“公子，翠红姑娘要转个台，换个姑娘来……”暗向小杨身旁的姑娘施了个眼色。

翠红会意地微微点了下头，歉然道：“公子，我去转下台……”说着便要起身。

不料被小杨一把按住，喝道：“坐下！”

翠红大吃一惊，吓得那还敢吭气。

老鸨忙道：“公子，翠红去应付一下就回来……”

小杨可不是好说话的，瞄眼：“他妈的！这姑娘好好在这里陪酒，为什么要换人？”

老鸨面有难色道：“是这样的，来了位翠红的熟客，他指定要翠红去陪酒，不要别的姑娘……”

小杨扭上了，心里很不爽：“我也要她，不要别人陪！”

老鸨急得不知所措道：“这，这……”

小杨右手一挥，赶人：“快出去，烦死人了！”

老鸨无可奈何，只好带着那丫环匆匆出厅。

小杨骂了声：“什么东西！”

向老叫化作个手势道：“来，咱们喝咱们的酒！”

一老一少又继续拼起酒来，一碗接一碗地猛喝。

突然间，门帘一掀，闯进来个华服少年，身后跟着八名彪形大汉。

所有姑娘和丫环们，顿时大吃一惊。

尤其是翠红，更是吓得芳容失色，噤若寒蝉。

小杨抬眼一看，只见这人年方弱冠，算得上是位俊逸的公子哥儿，但眉目之间有一股邪气。

那八个彪形大汉，则是一个个虎背熊腰，颇有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架势，令人看了就不顺眼。

华服少年眼光一闪，不屑道：“哼！我还以为是来了什么王孙公子，或是三头六臂的人物，原来是几个臭要饭的！”

随即向翠红喝令道：“翠红，站起来！”

翠红正待站起，却被小杨喝叫道：“坐着！”

可怜的翠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急得几乎哭了出来。

华服少年再喝令道：“站起来！”

小杨冷声道：“坐着！”

华服少年不由地怒道：“他妈的！你这臭要饭的存心想找碴儿？”

小杨回骂道：“他妈的！咱们在这里喝酒，招谁惹谁了，你这王八羔子闯进来又吼又叫。当这里是动物园，究竟是谁存心找碴儿！”

一名大汉挺身上前，盛气凌人道：“臭要饭的，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

小杨不屑地眼皮一翻道：“不知道！你要告诉我啊？”

那大汉道：“你们最好坐稳了，小心吓得跌到地上去。”然后提足丹田之气，振声道：“听好，咱们公子乃是西门世家……”

华服少年喝阻道：“不必亮出本公子的名号，他们不配！”

那大汉恭应一声，气焰万丈道：“好了，你们快滚吧，别扫了我家公子的酒兴！”

小杨撇了撇嘴，转头迳向老叫化道：“来，老哥哥，咱们喝咱们的酒，别管那些疯狗乱叫。”端起大碗就喝，当他们是死人。

那大汉勃然大怒，狂喝声中，人已冲上来，一脚想把桌子踢翻，吓得姑娘们失声惊呼起来。

突见小杨口一张，一道酒箭疾射而出，喷射了那大汉一脸。

大汉身不由自主向后一退，抬起的一脚便踢了个空。由于用力过猛，单足着地失去平衡，竟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痛得他哇哇大叫。

其他七名大汉见状，不禁惊怒交加，正待一拥而上，却被那华服少年以手势制止，嘿然冷笑道：“好一手喷酒成箭的内家真力，不简单，不简单！”

小杨洋洋得意地报以冷笑道：“你倒很识货！要不要也来一碗？”

华服少年一脸狂妄道：“臭要饭的，你的功夫可能不错，可惜遇上了本公子，恐怕就没戏唱了。”

小杨“哦？”了一声，问道：“你想试试？”

华服少年道：“这里地方太小，咱们到大院去！”

小杨一向唯恐天下不乱，没事就想惹事，如今麻烦惹到他，岂有放过之理！把身边两个姑娘轻轻一推，毛了心地道：“去大院就去大院，谁怕谁？哼！”

华服少年冷笑，转身就走出花厅。那七名大汉那敢怠慢，忙不迭扶起坐在地上大汉，急急跟了出去。

杜小帅趁机推起怀中两个姑娘，淡笑道：“杨弟，这家伙可能有两把刷子，让我来对他。”

李黑也站起来道：“我看他眼神中带有异光，只怕有些歪门邪道的功夫，还是让老叫化……”

小杨瞄眼道：“唉哟我的妈啊！你们都想跟我抢生意？不行，不行，他是向我叫阵，你们只须在一旁替我喊加油就成了。”说完就走了出去。

李黑忙抱起只酒坛道：“带了酒去看热闹，那才不会打瞌睡啊！”

杜小帅不由摇头憨想：“人家要拼命，你这老哥哥还要边喝酒边看热闹，

实在也有够绝的！”

一老一少赶紧跟出来，来到大院，只见早已惊动了不少人，纷纷赶来看热闹了。

小杨才一到大院中，华服少年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先发制人，连连出手抢攻。

这小子果然有两把刷子，出手既狠又快，竟使小杨一上来就被攻了个手忙脚乱，逼得她毫无反击的机会。

小杨又惊又怒，只好连连闪避，心里气得快吐血啦！

华服少年却是愈攻愈快，根本不容她喘过气来。

尤其那八名大汉，在一旁呐喊助威，更使华服少年意气风发，以为天下无敌啦！

实际上，小杨的武功是比他差了一大截，全靠身法灵活，才能左闪右避。但已险象环生，狼狈不堪。

李黑一见小杨情势危急，再不出手相助，大事就不妙了。就在这时，杜小帅已冲了出去，大声叫道：“住手！”

八名大汉一见他要上阵，立即一拥而上。

杜小帅眼见小杨已招架不住，情急之下，出手毫不留情，拳打带脚踢，七手八脚的，连他用的是什么怪招都无法看清，八名大汉已纷纷跌了开去。

他的身表却未停止，直向那华服少年。

小伙子从大喝一声“住手”，出手击倒八名大汉，再扑向华服少年，有如一气呵成。施展的正是“幽灵十八扭”，配合“君邪手”，所以快得不可思议。

华服少年正一掌攻向小杨，欲向他下毒手，不料杜小帅已扑来，只得把发出的掌力改变方向。

“轰”地一声巨响，华服少年与杜小帅硬对上一掌。

小杨趁机闪避了开去，定神一看，只见华服少年已被震退三大步，而杜小帅却是纹丝不动，显然内力胜过对手一筹。

华服少年怔了一怔，冷森森道：“好小子，功夫倒不错，值得本公子好好超渡你！”

小杨方才差一点就死翘翘的，此刻一见杜小帅占了上风，竟掉了疮疤忘了痛，一旁嘲讽：“我看你就省点力气吧，不必丢人现眼啦！”

华服少年未加理会，缓缓提起双手，那样子好象在练太极拳。但他推向前的两拳，掌心中竟隐隐泛起一丝红光，周围皆呈碧绿，煞是好看。

杜小帅和小杨都好奇地盯着他，好象在看变戏法，不知这小子要搞啥飞机。

躲在远远看热闹的人，更是凝神屏息，看得一个眼睛两个大，连大气都不敢出。

片刻之间，华服少年掌心的光芒大盛，且发出一股腥臭之气，站在数丈

外的人闻了都想吐。

突闻李黑惊呼道：“当心，这是‘血红碧绿掌’！”

杜小帅毫无反应，呆呆地道：“血红碧绿掌？”

小杨却瘪嘴道：“他奶奶的！红配绿——狗臭屁！”

华服少年一脸狂妄道：“哈哈，想不到你们这几个臭要饭的，居然还能识出本公子的‘血红碧绿掌’。怕了吗？怕就乖乖地跪下磕三个响头，本公子饶你们不死！”

杜小帅惹笑着弹弹耳朵道：“没问题，磕三个响头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不知道你叩我还是我拜你！”

华服少年狠声道：“好，你小子既然活得不耐烦，本公子定然成全你，教你全身溃烂而死！”

杜小帅毫不在乎，一派潇洒的一揉鼻头道：“真的还假的？少盖啦！”

李黑唯恐小伙子不知厉害，忙出声警告道：“杜老弟，小心他掌上有毒！”

杜小帅笑嘻嘻地道：“老哥哥放心，我是从小吸毒长大的……”

话尚未说完，华服少年已欺身攻来。

两股强劲掌力，带着极难闻的腥臭迎面而至，使杜小帅不敢冒然硬接，身形一晃，急使“幽灵十八扭”师门绝技，使华服少年连连扑了几个空。

华服少年见杜小帅不敢轻撻其锋，心中不免有了轻敌之意，攻势更猛，存心炫耀他的身手。

杜小帅在摸清对方的路数后，看出这小子武功并不怎样高明，只不过是仗着那邪门歪道的毒功，以一对毒掌取胜而已。

这时腥臭之气愈来愈浓，向四周散发开来，薰得那些看热闹的男女，无不掩鼻逃开。

杜小帅心知不能耗得太久，必须来个速战速决，否则就算不被毒掌所伤，只怕也会被腥臭薰昏哦。

只听他狂喝一声，“君邪手”突然威力大发，配合“幽灵十八扭”，连连一阵猛攻。

华服少年仗恃一双毒掌，并不知难而退，好象情急拼命似的，完全采取玩命的打法。根本豁出去了，不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伊娘咧，这小子倒真够委喔！

小杨看得干着急，恨不得冲上去助杜小帅一臂之力，但这节骨眼上，她那里插得上手。

李黑似已看出她蠢蠢欲动，忙赶到她身旁，伸手抓住她胳膊，轻声道：“小祖宗，拜托你安份点啦！”

小杨急得直扭身子，道：“老哥哥，帅哥一个人恐怕……”话犹未了，场中两人已互相发出了至命的一击。

“啊！……”小杨失声惊呼起来。

场中两人一合即分，各自退后两大步，凝视着对方，一时也看不出谁胜

谁负。

片刻后，忽见华服少年一脸惊恐，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怒声问道：

“你……你破了我的练功‘罩门’？”

语气中充满惊异与不信。

杜小帅微微点头，满不在乎地道：“嗯……大概是吧。”

华服少年又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练功的‘罩门’是在‘气海穴’上？”

杜小帅眨了眨眼故作无辜地道：“我不知道啊，只不过是误打误撞而已。也许是你作恶多端，上天有眼，借我之手惩罚你吧！”

华服少年怒哼一声道：“你少乱盖！那有这么巧……你既要废我武功，何不干脆杀了我？”

杜小帅猛摇头，一副很认真的样子，道：“你又没有抢了我老婆，只不过为了争一个姑娘陪酒，传到江湖上去，说我为了争风吃醋杀人，实在很有损我的形象，将来在江湖上就混不下去了。”

华服少年咬牙切齿道：“好！今夜你不杀我西门小郎，你会后悔的。如果有种，就留下你的名号！”

小伙子才不怕他，讪笑：“记住罗，我叫杜小帅！”

华服少年沮然叹道：“杜小帅？从来没听过！想不到我西门小郎，竟败在一个无名小卒手里……”

凄然一声苦笑，真气顿泻，人终于缓缓倒了下去。

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这小子已经受了重伤。

八大好汉大惊，正待扑向杜小帅，却被华服少年喝阻道：“不必送死了，快扶我回去！”

他们那还敢轻举妄动，忙不迭上前扶起华服少年，狼狈地急急夺门而出。

小杨一时冲动，冲上去抱住杜小帅，高兴得直跳，嚷嚷道：“帅哥，你好棒啊！”

杜小帅轻弹他的耳朵，叹笑：“唉！杨弟，我真取了你了，为了个姑娘陪酒，搞出这种飞机，真无聊。刚才让那姑娘去陪他们，不就没事了吗。”

小杨不服道：“爱说笑！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江湖上争的就是一个理子。什么事都有个先来后到，那姑娘既已陪咱们在喝酒，凭什么他来了就要去陪他？他奶奶去他妈的他又不是皇帝！就算是，我也……”

杜小帅挥了挥手，捉笑：“算了，算了，兴致都没了，咱们能走了吧？”

小杨不依道：“不行，我酒还没喝够呐。”

杜小帅干笑道：“你还要喝？”

小杨黠笑道：“当然要喝，说不定待会儿一高兴，还他奶奶的来个‘全套’呐！”

杜小帅不由大翻个白眼，又被他软硬兼施，拖回大厅去。

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结束，没戏可看了，看热闹的人也各自散去，该干什么的就继续什么。

回到花厅，一老二少刚归座，老鸨就慌慌张张跟进来，好象死了爹娘似的哭丧着脸道：“两位公子，你们这个麻烦可惹大了，他们今夜吃了亏，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啊！”

小杨问道：“你知道那小子是什么来头？”

老鸨道：“听他们自己说，是黄山什么西门世家的人，那位公子最近常来，出手大方得很，每次都得花上百两银子上，姑娘们一赏就是十两！”

小杨耸耸肩道：“那今夜倒是挡了你们的财路，去把刚才那几个姑娘叫回来陪酒，本少爷待会儿照样有赏！”

老鸨强装笑容，心想：“你们能把酒帐结清，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还想得你们什么赏，赏又能赏多少？哼！”

但表面上却不敢怠慢他们，只得漫应着转身出去。

忽听李黑道：“老叫化最近去黄山，就是为了一查一个秘密组织的活动，查了好些天，尚未查出一点眉目，说不定跟这西门世家有关呐！”

小杨睁大了眼，嘲惹道：“哦？老哥哥，你在查什么？”

李黑正色道：“那是江湖中近年出现的一个庞大的秘密组织，目前虽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已有不少武林人物遭了他们毒手。我得知到消息，听说他们之中，有很多是酒色之徒，所以……”

小杨逗笑：“所以你就常来这种地方？”

李黑点点头道：“否则我这么大把年纪，还跑到这种地方来‘花’，那真成了老不羞啦！”

杜小帅揉揉鼻头，问道：“老哥哥，刚才我跟那小子动手时，听你好象知道那是‘血红碧绿掌’？”

李黑点了点头，神色凝重道：“不错，据说那是一种极歹毒的功夫，也是一种走捷径的速成武功，练功之人，只须武功稍有根基，再经大约一年的特殊吐纳练习。然后开始练功，每日不但要将双手，浸在一种特别配制的毒水中两个时辰，且须活吞‘五毒’，只须苦练三年，便可出手即致人于死。象刚才那小子，练的时间至少已有五年以上！”

顿了一顿，老叫化继续说道：“不过，一旦练了这门毒功，三天不服‘五毒’，那就活不成了。而且，练功的人平时与常人无异，体内毒性一作怪就糟了，非得杀人不可，所以江湖中很少有人愿意练它，几乎早已失传。想不到西门世家的子孙，竟然会去练成这种歹毒功夫！”

小杨咋舌道：“哇噻！刚才那小子，要是一出手就用这种毒功，我的小命就完蛋啦！”

杜小帅却好奇地追问道：“西门世家又是什么东西？”

小杨捉狎道：“那还用问吧，一定是西门庆的后代，说不定是潘金莲的私生子！”

李黑干笑：“你想到哪儿去了，这西门世家，在武林中也算得上小有名气，早年曾出好几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象是九天飞狐西门彩华，金色夜叉西

门姣，阴阳书生西门云，都曾在江湖中叱咤风云一时。

自多二十多年前，西门彩华死后，西门世家的人就不再出现江湖。照年龄推算，那西门小郎，应该是西门菜华的孙子辈。”

小杨眼珠子一转，弄笑：“帅哥，你怎么知道那小子练功的‘罩门’，是在‘气海穴’上？”

杜小帅风凉笑着：“我那里知道，只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活该那小子倒楣。”

小杨道：“那小子武功被你废了，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一定是回黄山去搬救兵了。”

杜小帅摇头晃脑，苦笑道：“唉！这江湖上的是是非非真多，我才下山不到半个月，就……”

正说之间，老鸨带着两名小丫环掀帘而入，愁眉苦脸道：“真抱歉，姑娘们都吓坏了，怕西门公子回去带人来报复，都不敢再来陪酒……”

小杨很生气地一拍桌面，正要破口大骂，杜小帅忙捂住他的嘴，斥笑道：“杨弟，不用姑娘们陪，咱们不是可以喝得痛快些吗？”

李黑也附和道：“对，种们自己喝！”

小杨扒开杜小帅的手，把手一挥道：“好啦，好啦，你们都出去吧，咱们自己喝。”

老鸨如释重负，连声应着，带了两个小丫环赶紧匆匆溜啦！一老二少，便开怀畅饮起来。

小杨似乎突然想到什么烦恼的事，显得心事重重，一个劲儿地猛灌酒，好象在借酒浇愁，一直喝到酩酊大醉。

“醉龙丐”果然名不虚传，把他们原先叫的酒喝完，又加了二十斤，居然毫无醉意。

杜小帅其实只喝了一斤多点，就已经东倒西歪，感到了飘飘然，快乐似神仙啦！

李黑结了帐，左手搂着小杨，右手扶着杜小帅，一老二少出了“留香院”，一路摇摇晃晃，又哼又唱地回到了客栈。

另外又开了个房间，李黑先把小杨和杜小帅扶上床去睡了，他才回房去睡。

第二天一早，杜小帅尚大呼呼大睡，被人从梦中踹醒，睁眼一看，站在床边的是老叫化。

杜小帅霍地坐起，以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急问道：“老哥哥，什么事？”

李黑道：“小杨走啦！”

杜小帅一呆，还不太清醒：“走了，他上哪里去了？”

李黑正色道：“她天还没亮就去房里把我叫醒，说要赶回大漠去一趟，要我转告你，很快会赶到江南去找你的……”

杜小帅大声抱怨道：“老哥哥，你为什么不早叫醒我，现在才来告诉我呀！”

李黑苦笑道：“她关照我这么做，我能不听她的吗？对了，她还留了点东西给你……”说着便将手中的几锭银子，及一块令牌递了过去。

杜小帅接在手中看了看，一头雾水：“这是干嘛？”

李黑道：“她知道你身无分文，留下这二三十两银子给你做盘缠，要我转告你，银子不够用时，可以用她教你的赌技，到赌场里去碰碰运气。”

杜小帅想到小杨的“赌”性坚强，不由摇头苦笑，拿着令牌问道：“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李黑神情肃然道：“这是敝帮帮主的‘狗头令牌’，见牌如见人，全帮弟子都得听命。她留下要我转交给你，万一遇上任何麻烦，可以要丐帮弟子全力协助。”

杜小帅心里一爽，想不到小杨对他设想如此周到，不禁深深叹了口气，眼珠子一转，问道：“老哥哥，杨弟究竟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有贵帮帮主的令牌？”

李黑瘪着一张脸：“这……杜老弟，她关照我不许说的，怨老叫化不便……”

杜小帅见李黑那逼表情，讪笑不已：“没关系，以后我总会知道的。老哥哥，你打算去哪里？”

李黑道：“老叫化尚呆继续查那秘密组织，这里的帐已经结过了，就此告辞，咱们后会有期。”说守双后一拱，便迳自出房而去。

杜小帅跟到房门口，目送老叫化走出跨院，突觉怅然若失起来。

五

风光明媚的江南。

杜小帅独自来到苏州，这十几天的路程，一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安安静静的。大概是由于喜欢若事生非的小杨不在身边吧？！

想起小杨，杜小帅心里倒是挺相信这个捣蛋鬼的。

毕竟，小杨是他下山以来，第一个结交的朋友，而且已经是死忠兼换帖的啊！可是，杜小帅除了知道他叫小杨，其他的是莫弄寒（不知道），而且，总觉得他有些怪怪的，怪在哪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杜小帅正朝苏州城走去，突然前面不远处，传来一阵阵凄厉惨叫声，仿佛在杀猪似的。

小伙子也被传染了爱管闲事的毛病，“蹭”地一个箭步赶了去。

跑近一看，只见距道旁数丈处的树上，悬空倒吊着一个老头子，正被三个壮汉在毒打，全身被皮鞭抽得皮开肉，鲜血直流。

三名壮汉一律身穿蓝色劲装，胸前绣着一朵鲜明醒目的桃花，似乎是一种特殊标志。

他们眼见老头子已奄奄一息，仍不罢手，其中一人厉声道：“死老头！快说你那宝贝儿子躲在那里，否则，活活把你抽死了！”

老头子哭求道：“我，我真的不知道啊……三位太爷，我儿子已被那妖女，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三位高抬贵手，放过他吧……”

一名壮汉勃然大怒道：“他奶奶的！教主看上你儿子，是他的造化。不知你祖上积了什么德，庙里烧了多少香，才修得这样的福。气，你还人在福中不知福！”

另一壮汉道：“抽！看这老王八能挺多久！”

三条皮鞭一扬，又向老头子身上抽去。

杜小帅看得毛了心，大叫：“住手！”

喝声中，身形一掠，已来至大树前。

三名壮汉齐齐一怔，其中一人喝问道：“小子！你是在跟咱们说话吗？”

杜小帅双手叉腰，大声道：“废话！又不是这位老人家在打你们，我总不会叫他住手！”

三名壮汉互望一眼，突发狂笑起来。

杜小帅莫名其妙地道：“我的话有什么好笑？”

壮汉笑声突止，沉声道：“你这小子不知是打那儿冒出来的，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咱们说话，好象自以为是咱们的顶头上司，你说可笑不可笑？哈哈……”说罢又狂笑起来。

其他两个不能让他唱独脚戏，也齐大笑起来，表示三人是一伙的。

杜小帅瞄眼道：“你娘咧！起笑（发疯）够了没有？”

壮汉们没听懂他话中含意，止住了狂笑道：“笑够了又怎样呢？”

杜小帅伸手一指树上，道：“如果笑够了，那就快把这位老人家放下来！”

壮汉两眼一瞪，好比两只铜铃，怒道：“好小子，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让咱们先秤秤你有多少斤两，看看你够不够份量说大话吧！”

“呼”地一声，手中皮鞭已抽来。

杜小帅不闪不避，伸手一反掌，一把将抽来的鞭头抓个正着，猛力往回一夺，壮汉便身不由己，踉踉跄跄向他冲来。

小伙子身形一闪避开，以免撞个满怀。接着旋身飞起一脚，踹得壮汉跌了个狗吃屎。

其他两人惊怒交加，齐声暴喝，双双抡鞭抽打过来。杜小帅仍然不闪不避，打算重施故技，仍以待手将两条皮鞭夺下。

那知这两个家伙这回学乖了，眼看鞭头将被小伙子抓住，突将手腕一抖，软鞭急速向下一沉，随着他们欺身跟进的身形，鞭头向上一弹跳，竟向他足头卷去。

杜小帅身形一拔而起，凌空双脚齐踢，踹中两个壮汉的脑袋瓜子。

只听他们痛得哇哇大，双双跌了开去。

三人果然是共进退，有志一同，各捱了狠狠一脚。

杜小帅身形一落，弹弹耳朵，笑嘻嘻地问道：“三位老兄，不知我踹的够不够份量？”

三名壮汉气得脸都绿了，各自跳起身来，皮鞭也不要啦，霍地抽出腰间佩带的鬼头刀，以“品”字形围住了小伙子。

其中一人怒不可遏道：“他妈的，看不出你这小鬼，居然还有点门道。今天要不把你剁成肉酱，咱们就誓不为人！上！”三人一扔而上，抡刀就砍。

别看他们单打独斗不怎么样，三人联手创出的一套“三元阵”，在江湖上还小有名气，不是乱盖的。

杜小帅瞄了那快翘辫子的老头子一眼，唯恐距离大树太宾，使他遭到池鱼之殃，急以“幽灵十八扭”，连连扭避开两把刀的左右夹攻，身形一个飞窜，早已射出数丈之外。

一名壮汉疾喝道：“那里逃！”

三人掠身追去，仍以“品”字形将他围住。

杜小帅根本不是想逃，而是担心误伤那老头子。到了这里，已不必再有顾忌，可以放手修理这三个家伙了。

只听“铮”地一声，剑已出鞘，振起一片森森寒光。

疾喝声中，寒光有如一道光束爆炸开来，洒向四面八方，逼得刚刚攻近的三柄鬼头刀，急急向后退去。

杜小帅身随剑走，看似人剑合一，在“三元阵”中几个穿梭，已使三名壮汉皆阵脚大乱。

但见剑光闪动，人影翻飞，接着惊呼连起，三人只觉手腕一冷，鬼头刀

已脱手坠落。

他们还以为手腕已遭利剑斩断，吓得魂飞天外，急忙定神一看，好加在！手掌跟前臂还好端端地连着，并未分家。这又是怎么回事？

甬说啦，当然是杜小帅手下留情，用剑身平击啦！

三名壮汉都是老江湖，那会不知道人家小伙子是高抬贵手，忙把双手一抱拳，齐声道：“多谢手下留情！”

杜小帅归剑入鞘，非常潇洒地逗笑道：“烧款代志（小意思），三只手暂时交由你们自行保管，下次再遇上我，就得本带利，六只手一齐收回了！”

他们虽然败在人家手下，却不得不交待几名场面上的话，否则就太模了。其中一名壮汉振声道：“没问题，如果阁长下有胆量，就到桃花教来取！”

好家伙，把“桃花教”的招牌抬出来啦！”

杜小帅这才明白，他们胸前绣有那图案，原来是“桃花教”的标志，揉了揉鼻头，捉笑：“好！把时间地点告诉我，我一定专程拜访！”

那壮汉道：“很好，今夜初更，城西三十里处，恭候大驾，告辞了！”

说完，一施眼色，三名壮汉连鬼头刀也不好意思去捡起，便疾掠而去。

杜小帅扮了个鬼脸，赶紧回到大树前，纵上横出的树桠，解开绳结，将老头子小心翼翼地放下地。

纵身下来，一面为他松开足颈上的粗绳，一面问道：“老伯，你还好吧？”

老头子已奄奄一息快没命啦，怎么会好呢！

杜小帅看他快回老家了，急忙将老头子扶坐起来，盘坐在他背后，单掌紧贴在他后心，急忙气运丹田，将本身真力由掌心缓缓输送过去。

老头子突觉一股热流传到体内，护住了他的心脉，而且源源不断散发至全身。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时间，他才吁了口长气，弱声道：“多谢小侠救命之恩……”

接着深深叹了口气，黯然泪下道：“其实，老纳死了倒也干脆，免得他们以后再来折磨我，只是，只是我那可怜的儿子……”

杜小帅搔搔头发，关心地问道：“他们把令郎怎么了？”

老头子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道：“老朽就那么一个儿子，还指望他养老送终，却被那女妖抓去，折磨得已不成人形，好不容易逃了回来，他们竟不放过他……”

杜小帅看他这么可怜，一时善心大发：“老伯，你不要太伤心，快带我去看看令郎，我略通岐黄，也许能使他复元。”

老头子已如惊弓之鸟，心存恐惧道：“小侠，你，你该不会是……”下面的话却说出口了。

杜小帅可聪明得很，已听出他的疑虑，心中乱瘥一把的，抿嘴道：“老伯，你是在担心，怕我是跟他们串通的，用这诡计骗你说出令郎藏在何处对吗？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必做鸡婆了。”

老头子忙道：“不不不，小侠请原谅，老朽实在是怕了他们，不得不小心……现在就请小侠随老朽同去吧。”

杜小帅扶起了老头子，一老一少便走上大道，同向山坡走去。

来至半山腰，只见有几间砖墙瓦屋，静悄悄地毫无声息，进了屋里不见一个人影。

杜小帅左看右望瞄不到人，干笑道：“你儿子呢？”

老头子苦笑道：“他躲在密室里，才逃过桃花教那些人的搜查，我这就去叫他出来……”

杜小帅跟着老头子进入耳房，只见他蹲在床边，在床下的地板上连续敲三下，停下又敲两下，再连续敲三下，似在以暗号通知下面。

倏而，果见床下面的地板顶起，露出个狭窄洞口，爬出个灰头土脸，形容憔悴却是眉清目秀的俊逸年轻小伙子。

小伙子脸色花白，犹有余悸地望着杜小帅，似对这陌生人怀有惊恐和疑惧。

老头子忙安慰道：“康儿，不要怕，这位小侠是为父的救命恩人，他是来帮助咱们的。”

小伙子这才从床下爬出，也不用站起了，就势向杜小帅连连叩首道：“多谢小侠，多谢小侠……”

杜小帅最怕的就是来这套，把他扶起来：“别这样啦，你快坐下，让我替你把一把脉。”

小伙子微微点头，在床边坐了下来，把手伸出。

杜小帅替他把了把脉，眼睛眨了眨，道：“这位大哥，你只是消耗真元过多，精虚元衰而已，没啥了不起，只要服上几副补药，多休息，静养些时日就可复元了。”

老头子听了大喜道：“真的，那可太好了……”

但随即忧形于色道：“可是，万一桃花教的人再找上门来……”

杜小帅一拍胸膛，一副石敢当的模样，惹笑：“老伯不用担心，今夜我去找他们，以后就不再有桃花教了！”

他已决心消灭这个邪教，而且充满自信，很有把握的神气。

老头子忙把他请至桌旁坐下，取了笔墨纸砚来，好让他开药方。

杜小帅摇头杜小帅摇头晃脑想了半天，取了笔墨纸砚来，开了张药方，还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交给老头道：“这些药材可能很贵，可惜我身旁带的银子不多，你先抓一两付回来服用，过两天我再送些银子来。”

老头子感激得差点流鼻血，“嗝”地一声跪小道：“多谢小侠大恩大德，小老儿父子承蒙再造之恩，有生之日，必定……”

杜小帅最怕这种场面，揪着包子脸道：“老伯快起来，不要叫我折寿啦……”

老头子用衣袖拭着满脸泪痕道：“小侠可否将尊姓大名赐示，好让小老

儿立下长生牌位，早晚焚香膜拜……”

杜小帅斥笑：“老伯，来这套太落伍啦！快去替令郎抓药吧，我在这里守护着他等你回来了再走。”

老头子连应声着，带了药方和银子匆匆而去。

等他出了门，杜小帅不禁好奇地问道：“这位大哥，桃花教究竟是个啥玩意儿？”

年轻人叹道：“唉！小侠有所不知，桃花教是个淫乱的邪教，教主简直是个妖女，她仗着武功高强，手下人多势众。只要被她看中的年轻男子，便强行掳回去，供她淫乐，直到油干灯尽。所以凡是被掳去的人，就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的运气比较好，昨天不知来了一批什么人，好象来头很大，教主忙着接待他们，被我趁人不备逃了出来……”

顿了一顿，他继续接下去道：“教主大概昨夜陪那些人喝了一野酒，没有回她的房里去，今晨才发觉我逃走了，派了她的手下来逼家父把我交出，他老人家骗他们说我没有回家过，他们不信，就押了家父出去找我……”

以后的情形，杜小帅已亲眼见到，想起来就火大，邪笑：“你娘咧，今夜我就要这桃花教，从此成为历史名词了！”

年轻人担心道：“小侠，他们人多势众，尤其教主的武功极高，你一个人恐怕对付不了他们……”

杜小帅自信满满，嚣张道：“爱说笑！不管他们有多厉害，今夜定要他们一个个屁滚尿流！”

年轻人看他的臭屁样，觉得担心得很哪！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老头子才满头大汗的回来，不但提了几包药，还买了些酒菜。

杜小帅原想等老头子一回来就告辞的，但被他父子二人诚心诚意挽留，盛情难却之下，只好留了下来。

买回的是卤味，尚有包子馒头，不须再下厨忙活，现成的上桌就可以吃喝。

宾主三人边吃便聊，杜小帅才知老头子姓丁，曾做过一任浦江县的父母官。由于有人垂涎这个职位，花钱在朝中活动，不但捏造罪名让他丢了乌纱帽，还坐了几牢。更惨的是老妻忧虑成疾，终于一病不起，撒手归西。

老间子出狱后，万念俱灰，不愿唯一的儿子文康再涉仕途，父子两相依为命，宁愿远来此地，过着淡薄名利，与世无争的乡居生活。

丁文良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为了顺从老父平时常持字画到城里去卖，维持父子俩生活。不料半月前祸从天降，竟被那妖女掳去，差点小命就没了。

谈谈说说，不觉天色已逐渐昏暗了下来。

由于此去桃花教，尚有三十来里路程，杜小帅算算时间差不多了，便向丁文康问清路径，起身告辞。

父子俩再三叮咛他小心，一直目送他去远了，才赶紧回屋去关上门。为了以防万一，丁文康仍然躲进了密室。

今天的夜色，似乎跟往常不太一样，也许是心理作用吧。夜空乌云掩月，不见星光，更听不到风声。

静的出奇，静的可怕！

杜小帅来到苏州城外三十里处，只见谜蒙的浓雾弥漫，四周一片死寂，笼罩在恐怖而带有神秘的气息下。

偶而几声夜鸟怪啼，划破了令人窒息的沉寂。

眼前一片片阴森森的密林，右侧一条峡谷，整个地如同是鬼域一般，使人不寒而栗。

杜小帅已感觉出这地方很不对劲，似乎随时都会有危机出现，说不定会突如其来的，蹦出几个青面獠牙的厉鬼来！

他暗自运足功力，行遍奇经八脉，直上九重，保持最高警觉，和最佳的体能状态，随时都可出手。

既然并无显著目标，他便站定在那里，手按剑柄，目光扫向四周，全神贯注地等待着。

静！静！静！

蓦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似有似无的乐曲声，隐隐约约，忽远忽近，令人难以捉摸。

杜小帅力持镇定，咕哝道：“嘿嘿，他娘咧，终于来了！”

尽管艺高胆大，仍不免有些紧张，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否则他就成了木头人啦！

当他眼光四扫时，突见两道惨绿的光芒一闪而逝，仿佛是鬼火明灭，又像是怪兽的眼睛。

哇噻！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就在感到很奇怪的时候，那绿色的光芒又现，这回它不再消失，而是冲着杜小帅缓缓而来，愈来愈近，愈来愈近……

惨绿的光芒终于停止前进，距离他不及一丈，恶恨恨地瞪着他。

杜小帅眼睛睁得大大的直瞪着那玩意儿，觉出手心直冒汗，按住剑柄上的手不由地一紧。

惨绿的光芒又移动了，飘飘忽忽地来到眼前，距离只有五尺……三尺……二尺……停止。

杜小帅定睛一看，竟是两点“鬼火”，还有张冥纸哪！

藉着“鬼火”的绿光，发现冥纸上赫然有字现出，写着“你果然来了，请随火光行进！”

杜小帅冷笑一笑，弹了弹耳朵，道：“他娘咧！何必装神弄鬼，搞这种飞机？嘿嘿，带路吧，无聊的人！”

哇噻！“鬼火”居然懂话，当真在前面带路，向狭谷里飘去。

杜小帅没得犹豫，紧随在后，保持丈许距离，似乎很懂“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的道理。

“鬼火”在前飘飘所忽，摇摇晃晃引导，进入谷内数十丈，便转向山壁，逐渐上升，终于来到一年天然形成的拱形山洞前，突然间消失。

杜小帅走近一看，只见洞口抑着两幅招魂幡，右边上写“踏入鬼门关”，右写“生死安天命”，在迎风飘展，看上去有些鬼里鬼气。

小伙子仗着艺高胆大，干咳两声，清扫喉咙后，大声叫道：“杜小帅来啦！”

静寂无声，看来不会有人出迎了。

“你娘咧，这么不懂礼貌，还要本少侠自己进去！”杜小帅发顿牢骚，走入洞口。

洞内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虽然运走夜视目力，也无法看清四周的景象。

突然间，洞内光芒大盛，使他一时难以适应，几乎睁不开眼睛，本能的反应，是“铮”地一声，拔剑在手。

眼光一扫，没想到这山洞竟象个葫芦形，洞口虽小，毫不起眼，洞内却如此宽敞，足可容下好几百人。

张大眼睛一瞧，哇噻！真个是风光旖旎，春色无边！除了三名壮汉，是毒打姓丁的老翁，被杜小帅放了一马的之外，其他二十个女子一字排开，皆是青春貌美的大姑娘。

只见她们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衣裳，竟然薄若蝉翼，玲珑的曲线一览无遗，穿跟没穿简直没差，根本就是在表演“穿帮秀”嘛！

尽管小伙子在太平县城的“留香院”，连脱衣陪酒的洋荤都开过了，见了眼前的场面，也不禁心神旌然，为之动容，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啦！

一名壮汉仗着人多势众，又是在自己家门里，可不象日间那副窝囊相了。

他向前踏出一步，昂然道：“杜小帅，你的胆子倒不小，居然真敢找上门来！”

杜小帅冷冷地哼了一声，懒得理他。

那壮汉更神气活现道：“日间咱们忘了自我介绍，老子姓申名良，是桃花教‘阴堂’堂主，我身后左边这位是‘阳堂’堂主陈雄，右边这位是‘合堂’堂主丘维仁。最好记清楚，免得阎王爷问你是怎么死的，到时候一问三不知！”

杜小帅揉揉鼻头，截口讪笑道：“我是要记清楚，否则我杀了些什么龟孙子，自己都不知道！”

陈雄也上前一步道：“申堂主，把咱们的名号也告诉这小鬼吧！”

申良把头一点道：“对！小子，你站稳了，别吓得摔倒，裤底一把。江湖中人称‘桃花咕雄’，那就是咱们这三块料！”

杜小帅故作惊讶道：“哦，失敬失敬，原来你们就是那三块料——肥料

啊！”

陈雄居然未听出“肥料”是骂他们，自鸣得意道：“嘿嘿，你小子还算有点见识。”

杜小帅翻个大白眼，憋笑道：“臭美！”

丘维仁已按捺不住，上前道：“何必跟这小子浪费口舌，上吧！”

三人互望一眼，正待出手，忽听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喝阻道：“不得无礼！”

一听喝声，那一二十名少女，立即分向两旁站好，齐声高呼道：“恭迎教主！”

三位堂主也忙不迭退立一旁，齐声道：“教主万福，寿与天齐！”

杜小帅见到这种排场，瞄眼：“你娘咧！这位教主好威风，看来一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吧？”

睨眼望去，从洞内黑暗处走出的女魔头，想不到竟是个风华绝代大美人！

看上去她只不过二十四五岁，貌似桃李，肤白赛霜，身披一袭黑色薄纱，使全身曲线毕露，动人的玉体若隐若现，让人见了实在是够心痒的。

这样仙女般的绝代佳人，竟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说什么杜小帅也不敢相信！

教主烟视媚行地走近，风情万种地娇然一笑道：“小兄弟，为何这样看着我，看得奴家怪不好意思的。”

杜小帅确实看呆了，听她一说，才回过神来，赶快收敛心神胡说道：“我要看清楚，待会儿一剑刺你什么地方，才不致破坏外表的完美！”

教主笑道：“谢谢，你想的真周到，不知你打算刺我哪里？”说完，竟将两边分开的薄纱一撩起。

哇噻！这女人的作风真大胆，当着手下这么多男女，竟然毫无顾忌。薄纱一撩起，赤裸裸的胴体便呈现眼前，任由小伙子览无遗，让他看也不要紧！

杜小帅本来的打算，是双方一照面，就势必展开一场狠拼恶斗，打得天昏地暗，那知竟是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场面。

这时真让他一剑刺去，还真不知该刺这女人何处，何况也下不了手啊。

教主见小伙子直发愣，又妩媚地笑问道：“怎么啦，舍不得杀我吗？”

杜小帅故作冷静的挺挺胸，道：“我既找上门来，自然要杀你，但不是这样杀法，你快亮出兵器吧。只要能胜过我手上的剑，你也照样可以杀我！”

教主嗔声嗔气道：“不要这样吧，开口闭口就是杀，人家听了会害怕的啊。”

语气就象个撒娇的小女孩，真是有够恶心的，肉麻当有趣！

杜小帅的反应奇差，根本不把她当一回事，嘲讽地道：“少在那里装腔作势，咱们刀剑之下见生死！”

教主一脸无辜道：“小兄弟，你当真郎心如铁，非置我于死地不可？”

杜小帅开始挽袖子了：“不错！我今夜来这里，就是这个打算，免得你

们再害人！除非……”

教主一听尚有转圜余地，急问道：“除非怎样？”

杜小帅大刺刺地道：“如果你立即解散桃花教，保证从此不再出现江湖，我就放你一马。”

教主未置可否，笑问道：“否则呢？”

杜小帅一挥手中剑，神气一百地道：“那就怪不得我要大开杀戒了！”

教主蹙了蹙眉，又沉吟一下，嗔声道：“既然小兄弟心意如此坚决，奴家也只好……不过，奴家倒有个更好的主意，免得动刀动剑……”

杜小帅弹了弹耳朵，瞄眼：“你有什么馊主意，先说来听听。”

教主道：“奴家布个阵，你只要破得了，那奴家就依你立即解散桃花教，从此不出江湖，小兄弟认为如何？”

杜小帅呆呆地也不问是什么阵，毫不犹豫地道：“可以，你布阵吧！”

教主暗爽在心，一施眼色，三位掌主忙不迭退下，隐身到黑暗处去。

只听她一声喝令，“布‘桃花阵’！”人也向后一退，隐没在黑暗中，只留下那一二十名少女。

杜小帅不知她们搞啥飞机，眼光一扫，已暗自数清她们共有十八人，便注视着她们的一举一动。

分列两旁的十八名少女开始布阵了，只见她们一阵快速移动，形成一个大圆圈，将杜小帅围在核心。

就在这时，黑暗处响起了乐曲弹奏志的，十分悦耳动听。便那十八名少女，闻乐翩翩起舞。

洞壁上插的无数松油火把，也在这时火光大盛。

少女们身上五颜六色，薄若蝉翼的轻纱，随着她们曼妙的舞姿飘动，煞是好看。

杜小帅看在眼里，谑笑：“你娘咧！这哪是布什么阵，分明是在‘牛肉场’的表演嘛！”

少女们似乎也不急着发动攻势，仍然以静制动——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动！

乐曲忽强忽弱，少女们的舞动也随之忽快忽慢，洞壁上更是出无数舞动的影子，形成一幅鬼形幢幢，若虚似幻的奇异景象。

倏地，乐曲声由快转慢，由强转弱，几乎已变成隐隐约约，似有似无的音律。

少女们的舞姿也随之一变，各自以缓慢的动作，搔首弄姿，摆出各种撩人的情态。那种充满挑逗的动作，真让人看得心痒痒的，恨不得……

杜小帅急忙收敛心神，原地坐了下来，就地打坐运功，以抗拒她们的诱惑。但他不敢闭上眼睛，来个眼不见为净，还非看她们不可。

否则，她们趁机突袭，小伙子就措手不及，稳死啦！

“桃花阵”顾名思义，是以色为攻势，并非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

小伙子能否破阵过关，全看他的定力够不够深厚，一个把持不住，那就没皮调啦。

可惜小伙子太嫩，毫无江湖经验，以为凭自己的武功，管你布什么阵，他也照闯不误。

如果早知“桃花阵”是搞这种飞机，就不会潇洒地答应那教主了。

干脆，大家不必罗嗦，武功分胜负，剑下判生死，那多干净利落。

但他既已一口答应，等于自愿上了贼船，那还有什么讨价还价，只好硬着头皮接下啦。

这时眼光一扫，少女们个个春情荡漾，秋波频送，巧笑倩兮，配合那愈来愈放浪的动态，简直令人意乱情迷，情难自禁。

就算是四大皆空的和尚坐在这里，也禁不住要大动凡心，说不会大叫：“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佛慈悲啊！唉唉唉，罢了罢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老和尚情愿下十九层地狱了……”

小伙子还真能沉得住气，居然视若未睹，无动于衷，就当有看没有见！乐曲声突然增强加快，仿佛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天上地下，声声侵入心神，摄人魂魄。

小伙子那知厉害，仍在奋力抗拒。

如果是见多识广的李黑在这里，就会告诉他，愈是全力抗拒这魔音，情况就愈糟，死得就愈难看！

若干年前，它的原名叫“桃花守宫阵”，由六六三十六名妙龄绝色裸女组成，任何武功再高，定力再深的男人陷入此阵，最终必在意乱情为中，竭尽元阳，终至虚脱而死。

就连百年前少林掌门无空大师，那等功力深厚的一代宗师，陷入阵内，尚且被魔音所摄，克制不住泻了元阳，虽然保住性命，却落得成了废人。

本来少林为了颜面关系，密而不宣，但纸包不住火，消息仍然外泻，不逞而走，引起天下武林极大震撼。因而犯了众怒，由各大门派联手围剿邪教。

“桃花守宫阵”从此未见出现江湖，那知事隔百年之后，它竟又重现了。

虽然它已改名为“桃花阵”，人数也减为十八名少女，但它的威和，较之当年的“桃花守宫阵”，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时间一久，杜小帅已渐感压力愈来愈强大，使他不得有奋起全力抗拒魔音的侵袭。

而那十八名少女，却象是吃了“红中”“白板”迷幻药似的，一个个全都抓狂，满地乱滚，声嘶力竭地又喊又叫，将身上的薄纱全部撕去。

小伙子哪见过这等阵仗，心神为之一荡，魔音竟趁虚而入。等到他惊觉不妙，急欲收敛心神，可惜已来不及了。

杜小帅血气方刚，又是个生理正常，毫无缺陷，且精力充沛的年轻力壮小伙子。“防线”一被魔音突破，顿时血脉贲张，欲火陡升，在体内作起怪来。

魔音大盛，如万马奔腾，似排山倒海，汹涌澎湃而来……

杜小帅情急之下，犹图强自运中功力抗拒，但发自丹田的一股欲火，已流窜向全身，熊熊地燃烧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突然，小伙子只觉血气翻涌，心头一恶，口一张，一道血箭喷射而出。

小伙子身子一挺，霍地弹跳起来，但同时口中又连连喷出两大口鲜血。

只见他身子摇晃几下，眼前一黑，终于倒了下去。

魔音突止。

所有少女也停止了侵袭。

黑暗处走出了那艳丽的教主，一直走到杜小帅身边，见他已昏迷不醒，不由地惊叹道：“这小子好深厚的定力，年纪轻轻，居然能支持这么久！唔……可惜他功力差些，如果再过些时日，这‘桃花阵’也奈何他不得了。”

三名堂主也从黑暗处走出。

申良上前恭声道：“教主，这小子是个大麻烦，千万留他不得，不如由属下动手……”

桃花教主瞪他一眼，迳向那些少女吩咐道：“把他清洗干净，送到我的寝宫来！”

众少女齐声恭应道：“是！”

申良企图劝阻，教主已向黑暗处走去。

三位堂主不禁面面相觑，个个叹气。

六

桃花教主唐云萍，年纪已将近四十郎当，但她外表看起来，只不过象个二十来岁的少妇。

那不仅是她得天独厚，先天的细皮白肉，加上丽质天生。更重要的是她懂得保养自己，又精于阴阳采补之道，与交合过的男子，无不是元阳被采尽，油干灯尽而死，她却容光焕发，青春常驻，愈来愈年轻。

凡是被掳来的男子，见了她如花似玉的容貌，和那魔鬼般的身材，也会情不自禁，甘愿死在牡丹花下，做个风流鬼了。

何况不知不觉中，服下了“阴阳和合散”，不想死都不行哦。

要知“阴阳和合散”药力之强，天下媚药都没得比，纵然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服了，保证也会意情迷“历史”恐怕就得改写，不能老用他老哥的名字，形容对女人不感举的男人啦。

虽然是在山洞内，教主的寝宫居然美轮美奂，满室生香，春意盎然。

只见宫内一片粉红色，粉红色的精致家俱，粉红色的长毛地毯，在红色的宫灯照耀下，仿佛是新人的洞房。待在这里，要想心无二念慢慢等吧。

这时，躺在粉红色大床上的不是唐云萍，而是杜小帅。

他已洗得干干净净，象个香喷喷的乖宝宝，并且由唐云萍喂他服下了“桃花大还丹”，但仍昏迷不醒。

小伙子光溜溜的，身上盖着薄丝被，仿佛熟睡的婴儿般可爱，只是脸色显得十分苍白。

唐云萍已换了一身宫装，宛如一位风华绝代的贵妇，那象个邪教的教主。

她在一张粉红色的八仙桌前坐着，默默检视从杜小帅身上搜出的那些东西，包括一块玉佩，一方血书，一柄毫不起眼的短匕，一个小小锦带，丐帮的狗头令牌及少许碎银。

血书已摊开，只有杜小帅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唐云萍正待打开小锦囊，突见一个少女闯了进来，容貌竟长得跟她一模一样，如同是一对孪生姐妹。

只是这少女更为娇妩可爱，脸上没有那份妖艳的荡意，却多了份纯真之情。

她一进来，就亲昵地叫了声：“娘！”

啊哈！原来她们不是姐妹，竟然是母女。

唐云萍笑问道：“诗诗，你跑来这儿干嘛？”

诗诗向床上的杜小帅一瞥，走近母亲身旁道：“女儿听说娘抓住一个很厉害的敌人，所以来看看……娘，就是床上那个人吗？”

唐云萍微微点了下头道：“就是他！”

诗诗再向床上瞥了一眼，美目一眨，奇怪地问道：“娘，这个人既是敌人，怎么让他睡在您床上？”

唐云萍被问得一怔，随即正色道：“他可能很有点来历，娘要等他醒来，有话问他。”

诗诗“哦”了一声，又问道：“娘，他是不是受了很重的伤啊？”

唐云萍点点头道：“我已让他服下‘桃花大还丹’，暂时将伤势稳住，至于能不能活命，那就很难说了，要等他清醒后才知道。”

诗诗走过去，站在床边，看了杜小帅老半天，意外地道：“这么年轻？看来比我大不了多少，竟然……娘，他的武功是不是很高？”

唐云萍沉吟道：“大概是吧，否则申良他们三个人，怎会用‘三元阵’都对付不了他。”

诗诗突然转回身，要求道：“娘，不要杀他，把他留下来陪女儿玩好不好嘛？”

唐云萍面有难色道：“这……”

诗诗过来依偎在母亲身边，撒娇道：“娘，您每天都在忙，这里又没有一个人跟女儿谈得来，玩得来，我好寂寞，好无聊。娘，他年纪跟我差不多，长得也不讨厌，就答应女儿好不好嘛？”

唐云萍心想：“这小子功力极深，年纪又轻，看样子还是只‘童子鸡’，对我大有助益，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补品’。我若用他采阳补阴，不但能增强功力，至少可保持十年青春，放弃了多可惜……”

但诗诗是她唯一的女儿，视如心肝宝贝宠爱，凡是女儿希望得到的东西，好怕是天上的星星也要想法子摘下来给她，从不忍让她失望。

只是这件事，确实有些为难。

继而一想，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好的机会吧！

便点头微笑道：“乖女儿，你既说了，娘不依你成吗？”

诗诗心花怒放，抱着她又亲又吻，高兴得娇声道：“女儿就知道，娘最疼我了！”

唐云萍道：“不过，他活不活得了，答不答应留下来陪你，娘可不能保证啊。”

诗诗笑容可掬地道：“只要娘全力救他，他一定能把命保住的。至于他答不答应留下，让女儿来跟他说好了。”

唐云萍沉吟一下道：“好吧，娘去查查医书，看有什么更有效的法子救他。你有这里守着，他一醒就赶快去叫我。”

诗诗应道：“是！”

唐云萍起身出了房。

诗诗使坐在床边去，目不转睛地看着昏迷不醒的杜小帅。

这少女一片天真无邪，对一个年龄相仿的大男孩，自有一种亲切感。正如同差不多大的獐对年龄有差距的大人毫无兴趣，怎么玩也玩不在一起，只有对獐才有吸引力，认为是最佳玩伴。

她对床上的小伙子，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可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哦！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杜小帅其貌不扬，诗诗自然也不会要求母亲了。

偏偏小伙子那张五官清秀的娃娃脸，带着几分俏皮与稚气，让她一见就喜欢，也许是缘份吧？！

就在她默默沉思时，杜小帅缓缓醒了过来。

他无力地睁开眼睛，目光首先接触的，是头顶上的粉红色天花板，眼珠子一转，发现触目皆是一片粉红，显然是置身女儿家的闺房。

突然闻到一股幽得，使她猛一转头，发觉床边侧身坐着的诗诗。

由于母女两十分酷似，且杜小帅是在火光中见过那妖艳的教主，根本无法看仔细。乍见坐在床边的诗诗，竟将她误认成是唐云萍了。

小伙子大吃一惊，急欲撑身而起，却是力不从心。

诗诗急忙劝阻道：“别乱动，你的伤很重……”

杜小帅双眉一挑，恶狠狠地道：“哼！既然我的伤很重，你为什么不趁机杀我，难道还要我感谢你手下留情？贱人！”

诗诗抿了抿嘴，委委屈屈地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又没招你惹你，怎么睁开眼睛就乱骂人！”

杜小帅大白眼一翻，道：“你还要怎样，才算招我惹我了？”

诗诗若有所思道：“噢，你把我当成了教主？”

杜小帅闻言一呆，双眼猛眨，道：“难道你不是？！”

诗诗笑道：“教主是我娘，我叫唐诗诗。”

杜小帅张大了眼睛望着她，跟个大白痴一样：“这……这怎么可能，你分明是……”

诗诗笑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和我娘长的一模一样？”

杜小帅露出呆脸糗笑：“是呀，她的年纪……她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女儿！”

诗诗“扑嗤”一笑，一派天真地道：“我娘驻颜有术，保养得好，所以看起来年轻，其实……”

一想年龄是女人的秘密，可是不能说的哪！

杜小帅心里却在想：“哼！什么驻颜有术，保养得好。狗屁！她是把年轻力壮的男子掳来，供她采阳补阴！”

但他看了诗诗天真无邪的脸，懒得出口伤人，捉笑道：“那你多大了？该不会已经七老八十，也驻颜有术，保养得好吧？”

诗诗掩嘴嫣笑道：“爱说笑！人家才十六岁呐！”

杜小帅故意唉声叹气地道：“那我比你老，我已经七十倒过来了。”

诗诗一时未听懂，斥笑：“少乱盖！”

杜小帅见她这么蠢……纯……只好解释道：“我说的是七十倒过来，那就是十七，怎会是乱吹呢？”

诗诗稚气地轻轻打他一下道：“不来了，你好坏！”

杜小帅到目前为止，尚不知这对母女在搞啥飞机。

但他知道，自己受的内伤极重，这时候绝不能翻脸，只得强做俊杰——只能时务一点，和她打屁的问道：“这是你的闺房吧？”

诗诗摇摇头道：“不对，这儿是娘的寝宫。”

杜小帅半讽刺地道：“寝宫？那你娘一定是皇后娘娘喽？”

诗诗又摇头道：“我娘是教主。”

杜小帅见她实在是太天真了，只好叹笑：“那我是被你娘抓住了，为什么不把我杀了或关起来，却睡在她的寝宫里？”

诗诗笑道：“你放心，我娘不会杀你的。娘见你内伤很重，已经给你服了‘桃花大还丹’，而且答应我……对了，如果等你伤势好了，你愿不愿意留下来？”

杜小帅揉揉鼻头，道：“留下来？我留下来干嘛！”

诗诗嘟着小嘴道：“留下来陪我玩嘛！”

杜小帅不禁啼笑皆非，憋想：“桃花教主那女魔头，怎会生出这样个天真无邪的女儿，好象连她娘的胡作非为，专干伤天害理的勾当毫不知情。呆丫头，我要真愿留下来，只怕轮不到陪你玩，得先陪你娘上床去‘玩’啦！”

诗诗见他不上回答，又追问道：“留下来陪我玩好不好嘛？”

杜小帅弹弹耳朵，干笑着：“这，这个嘛……”

正在这时，唐云萍手持一个薄薄秘本回房来，一进门就笑着接着道：“这个当然可以！”

随即向诗诗安抚道：“诗诗，他会答应留下来的，你先出去一下，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谈一谈。”

诗诗仍不放心，看看杜小帅，又瞄瞄母亲，问道：“真的吗？”

唐云萍笑道：“娘会骗你吗？乖女儿，你既想他留下陪你，那就得让娘快把他的伤治好，对不对？”

诗诗连连点着头，又看看杜小帅，才出房而去。

杜小帅自从唐云萍进房，根本懒得废话，贼得贼脑打量这对母女，确实好似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象得不能再象了。

同时看唐云萍说话的语气和神情，充满着慈祥的母爱，使他大感意外，想不到一个淫荡的女魔头，竟也懂得亲情，有着善良的另一面。

唐云萍走近床前，笑道：“多谢你了。”

杜小帅斜眼瞄她道：“谢我什么？”

唐云萍道：“刚才我说你会愿意留下，但这是绝不可能的，而你却没有吭气。冲着这一点，我不该谢你吗？”

杜小帅撇了撇嘴角，不屑地道：“我只是不忍让她失望，并不是要帮你骗她！我一看就知道，对你的所作所为，她可是连一点点都不知道吧？”

唐云萍深深一叹道：“诗诗这孩子太纯真，我不忍伤害她……”

杜小帅摇头弄笑道：“你已经伤害她了！你以为能隐瞒她多久，总有一天她会知道真相，了解你的真面目！”

唐云萍皱起眉头，无奈道：“我知道，但我已不能自拔，因为我练的是‘阴阳合功’，唯有继续不断地练，才能维持我的生命，保有我的青春和功力，否则我很快就会衰老而死。”

杜小帅猛弹耳朵问道：“你练的是‘阴阳合功’啊？”

唐云萍诧异道：“哦？你这么小年纪，也知道这种鲜为人知的功夫？”

唐云萍轻敲额头道：“我曾经听师父提起过，‘阴阳合功’是所有歪门邪道功夫中，最你娘咧淫邪的一种。练功的人，必须采补别人的真元，以增加自己的内力，练至第八层，使可返老还童，功力日增。不过，练至十三层，则心性大变，变得残酷，凶暴，甚至失去人性。我说的可对？”

唐云萍沮然点了点头道：“不错，因为练这种功，本就是要吸取别人的元阳，不能不狠下心肠……”

杜小帅东看西瞄了她半天，道：“你大概已练至八层以上了吧？”

唐云萍一怔，惊异道：“你怎会知道的？”

杜小帅憋笑道：“这么说，我又说对喽。”

唐云萍深深叹了口气，沉思不语起来。

杜小帅摇摇头道：“唉！那你已是无药可救了，我真替你那可爱的女儿难过啊！”

唐云萍激动道：“你少在那里说风凉话，故意刺激我，为了诗诗，难道我不想救自己？可惜……”

杜小帅截口讪笑道：“爱说笑！你已练至八层以上，根本不可能停止，况且，你早已上了‘瘾’，能戒得了这个‘毛病’？鬼才相信！”

唐云萍认真道：“你当然不会相信，事实上，近两年我加紧练功，就是为了要使自己解脱这个桎梏啊！”

杜小帅睨眼斜笑道：“哦？你娘咧，你简直愈说愈玄了，没听说谁为了戒酒，就拼命地去猛喝！”

唐云萍又叹了口气，沮然道：“你有所不知，如果要想停止练这种功，就必须脱胎换骨，将体内的邪功全部排除，否则我就会衰老而死。而唯一可以脱胎换骨的方法，必须靠一样极难得到的稀有之物。但这稀有之物想得到的人太多了，纵然我近两年功力不断增加，能得到它的希望也极渺茫，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诗诗。至于能不能做到，只好尽人事听天命了。”

杜小帅歪着头，充满好奇地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那稀有之物是什么？”

唐云萍迟疑一下，始道：“那就是‘钱塘江血龙’的血！”

杜小帅听得干笑不已：“钱塘江血龙！”

唐云萍诧异道：“你也听过关于它的传说？”

杜小帅惹笑道：“嗯！听说它五百年才出现一次，今年中秋正是它出现的日期。”

唐云萍叹了口气，道：“我总算生逢其时，只可惜志在必得的人太多了，

比我武功高的人更不计其数，怎么可能轮得到我啊！”

杜小帅沉吟一下，然后正经八百地道：“咱们谈个条件如何？”

唐云萍笑问道：“什么条件？”

杜小帅笑得甚甜道：“如果你答应我，从现在不再干这伤天害理的勾当，并且解攻桃花教，我负责替你取‘钱塘江血龙’的血！”

唐云萍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心想：“你这小子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连我都不敢奢望，凭你居然敢夸这个海口，未免也太不自量力了！”

但人家是一番好意，她不得不笑问道：“你有这个把握？”

杜小帅邪笑道：“不瞒你说，到江南来，这便是我要办的几件大事之一。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我一定尽力而为，拼了命也要为你取回龙血！”

唐云萍深受感动道：“小兄弟，无论你能不能取到龙血，有这份心意，我就已经很感激你了。”

杜小帅呵呵笑起道：“那你是答应我喽？”

唐云萍犹豫了一下，终于微微点头道：“好，我答应你！”

杜小帅高兴得拍手道：“好极了！好极了！”

唐云萍忽道：“不过，我也希望你能告诉我你的来历。还有关于你身上那些东西……”

杜小帅这才猛然想起，身上藏有阎王堡的令符，有关自己身世的血书，玉佩，师父赠的匕首，以及小杨交给他的狗头令牌……

急向身上一摸，竟然一丝不挂。

他不由尴尬地道：“我身上那些东西呢？”

唐云萍笑道：“别紧张，东西都在，但其中我只认出丐帮的狗头令牌，其他的东西都不知道是啥，还有个小锦囊没来得及打开……”

杜小帅一听小锦囊，眼睛睁大地道：“你不可以打开！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唐云萍故意道：“那你得先告诉我，小锦囊里装的是什么，否则我就自己打开来看。”

杜小帅猛摇头，瘪苦道：“不！不！你不可以……”

急欲撑起身来，不料猛一用力，震动内腑，胸口一股闷气上冲。“哇！”地一声，喷射出一大口鲜血，当即又昏了过去。

唐云萍大惊，忙伏下身去连连轻摇着他，急叫道：“小兄弟！小兄弟……”

诗诗并未离去，一直守在房外，闻声急忙冲进来，见状吃惊道：“娘，他怎么啦？他怎么……”

唐云萍未加理会，伸手一把小伙子的脉膊，神色凝重道：“恐怕救不了他了……”

诗诗一听，急得哭了起来，忙道：“娘，女儿知道您很厉害，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救救他啊……”

唐云萍面有难色道：“要救他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可是，可是……”

诗诗双膝一屈“嗵”地一声跪了下去，哀求道：“娘！无论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救治他，不能让他死，女儿以后会永远感激您，永远孝顺您，永远做个乖女儿。娘，求求您，求求您……”

唐云萍犹豫了片刻，终于下定决心道：“除此之外，已别无选择了。诗诗，你去房外为我护法，不许任何人惊扰，为娘为了你，只好……”

不等她说完，诗诗已忙不迭起身，急急出房而去。

唐云萍深深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邪功足以害人，却也能救人。这笔帐，究竟应该怎么个算法呢？”

她连自己都无法相信，过去这几年来，不知有多少武林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曾苦口婆心规劝她改邪归正，都遭她断然拒绝，弄个不好还反目成仇。如今却被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孩子，三言两语说说动，毅然决然地答应解散桃花教。

更妙的是，这些年来为了采阳补阴，保持她的青春，和增加功力，不知使多少年轻力壮的男子，落得真元泻尽而丧命。

现在她却要以“阴阳合功”消耗自己本身大量元气和功力，去救这小子一命。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也没别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她的宝贝女儿。

唉！天下父母心啊！

唐云萍走到门口听了听，确定诗诗在房外护法，才走向床前，凝视了床上昏迷不醒的杜小帅片刻，又深深叹了口气道：“唉！也罢，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

于是，她卸下了身上的宫装，直到全身赤裸……

唐云萍将杜小帅扶起坐姿，双掌压在杜小帅胸前片刻。只见杜小帅慢慢转醒。

唐云萍衰竭无力，虚弱得连眼皮都无法睁开，但却欣慰地含笑弱声道：“小……兄……弟，你没……没事了就好……”

杜小帅道：“这是怎么回事？”

唐云萍强自振作一下道：“现在不要多问，赶快……赶快自行运功一周天，把，把，把入你体内的真气，吸为己有，否则……否则我就白费心机了……”

杜小帅有点明白，急忙在床上打起坐来，运功一周天，果觉方才冲入两处大穴的热流，与自己本身的真元混合为一，迅速运行，散发至奇经八脉。

如此一来，他灵台顿清，更逐渐感到体内真力陡增，汹涌澎湃，而内伤却已毫无感觉，就象从未受伤一样。

小伙子大感惊奇，终于明白，是唐云萍不惜以她本身的功力助他复元！

他可真是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你……你干嘛要这样？”

唐云萍勉强睁一双秀目，欣慰地笑道：“只要你没事了就好……”

唐云萍忙阻止道：“小兄弟，请扶我起来，帮我把衣服穿上，你也穿上衣服，别让诗诗闯进来，撞见了不大好啊！”

杜小帅赶快将她扶起，取来她脱下的宫装，为她从里到外一件件穿上，却找不到自己的衣服。

唐云萍坐在床边笑道：“噢，我忘了，你的衣服上全是血，已经拿去丢掉了。你光睡进被窝里去，待会儿我教人送衣服来给你。”

杜小帅也觉得光着身子不象话，只得躺在床上，盖上薄丝被，模笑道：“对不起，刚才我真的不知道……”

唐云萍笑道：“如果换了是我，我也会生气的，说不定一怒之下，就一掌毙了你呐！”

杜小帅揉揉鼻头，道：“教主，你为了救我一命，至少牺牲了一二十年的功力，实在教我感到得差点流鼻血！”

唐云萍道：“小兄弟，你毕竟年纪太轻，功力不够深，如果我能助你一二十年的功力，将来取得龙血的希望，不是就更大吗？所以说，我救你，也是为了救我自己啊。”

杜小帅觉得好感动：“教主！……”

唐云萍接道：“你不是希望我解散桃花教吗，怎么还称我教主。”

杜小帅干窘直笑：“那，那我应该如何称呼你？”

唐云萍笑了笑：“虽然你年龄跟我女儿差不多，但桥归桥，路归路，目前你就叫我一声大姐吧！”

言下之意，表示只是目前，还有以后呐。

杜小帅高兴地道：“是，我就叫你大姐好了。”

唐云萍又笑了笑，忽然正色道：“小兄弟，大姐刚才只是为了保住你的命，别无选择，非用‘阴阳合功’不可，绝非趁你之危，作出你不愿的事。这事最好你我都从此忘记，就当从未发生过一样，更不要让诗诗知道。”

杜小帅聪明的邪笑：“是，我明白大姐的意思。”

唐云萍果然功力举动厚，略事调息，已无大碍，转身笑道：“这才是乖小弟！”

说完便轻轻在他额前一吻，真象大姐疼爱小弟一般。

那知杜小帅却出其不意地，双臂一张，将她紧紧抱住。

唐云萍惊诧道：“小兄弟，你……”

杜小帅实在是情不自禁，不让她说话，拥入怀中，低下头就吻。

唐云萍心知小伙子是初经“人道”，尝到了甜头，有点食随知味，不忍扫了他兴，便任由他吻个过瘾。

他突然情难自禁，捧着唐云萍的脸，热情如火：“大姐，我，我好想……”

唐云萍暗自一惊，猛然推开他，一个翻身下了地，玻色道：“小兄弟，千万不可以，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那是为了救你一命，情非得已，我们必须从此把它忘掉！”

杜小帅满脸通红，干窘地点了点头，心里却不太爽。

唐云萍妩媚地一笑，转身走出房外，见诗诗正等得焦灼不安，在外面走来走去。

诗诗一见她出来，忙上前道：“娘，我刚才好象听见房里又哼又叫，没听您召唤，不敢惊动……”

唐云萍慈祥地笑道：“他没事了，娘要去休息一下，你可以进去了。”

诗诗喜出望外，抱着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忙不迭冲进房去。

唐云萍见状，不禁摇头轻叹，似已觉出女大不中留啊！

一连三天，杜小帅在诗诗的悉心照顾下，身体已完全复元，且感觉出内力充沛，增强了不少。

他们年龄相仿，成天嘻嘻哈哈，有说有笑，颇有两情相悦的味道。

只是这三日中，始终未见唐云萍露面，她把寝宫让给了杜小帅，自己却跟女儿挤，教小伙子很过意不去，不过不这样做，总不成叫杜小帅和她女儿睡吧！

这天午后，唐云萍终于来到房里。

她仍是一袭宫装，但脸上洗尽铅华未施脂粉，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依然掩不住她的天生丽质。

杜小帅七手八脚的站起身来，急趋前惹笑：“大姐，怎么这几天都见不到你，诗诗说你破病（生病）了？”

唐云萍轻笑道：“没事，我只是须要养息养息，同时忙着处理一些事情。小兄弟，你完全好了吧？”

杜小帅笑眯眯地道：“谢谢大姐，我不但全好了，而且……”

诗诗一旁插嘴道：“帅哥哥，你叫我娘大姐，我又叫你帅哥哥，这笔帐怎么算呀？”

杜小帅摸摸她的头发，逗笑：“大姐说过了，桥归桥，路归路。”

诗诗天真地问道：“那我是桥呢，还是路？”

唐云萍笑了笑：“诗诗，别胡缠不清了，我有话要和你帅哥哥谈，你去准备点酒菜来。”

诗诗应了一声，蹦蹦跳跳地走了。

杜小帅见诗诗不在，马上情圣似的，热情地道：“大姐，我好想你！”

唐云萍居然脸上一红，更添娇艳，忙把话岔开道：“小兄弟，你还没有告诉我，关于你的身世，师门，及你身上那些东西的来历啊！”

说完迳自坐了下来。

杜小帅对这位大姐已没得顾忌，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便将一切毫不保留地说了一遍。

唐云萍在听他述说时，神情不时在变，直等他说完，沉吟了了下，才正色道：“小兄弟，你说的杨小邪和小小君，这两个都是武林中响叮当的人物。而尊师龙驼子，很可能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神驼子。他们都是侠义中人，似

乎不太可能结下深仇大恨。依我看，其中必有什么误会，你最好设法先查明真相，再回九华山去跟尊师从长计议，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啊！”

杜小帅弹着耳朵，微微点头道：“谢谢大姐关心，这事我当然会查明的。如果杨小邪和小小君问心无愧，自然也不怕见我，会向我当面解释的。大姐，你说对不对？”

唐云萍不以为然道：“我认为你不必急着见他们，最好先设法查明事情真相，以免见了面发生冲突。不是大姐小看了你，以你目前的武功和功力，实在不是他们的对手。”

杜小帅歪着头，不置可否地道：“这个嘛……”

杜小帅郑重其事道：“小兄弟，听大姐的话不会错，目前非但要把尊师的这档子事暂时丢开，连你自己的身世，也不用急着去查明。当务之急，是那‘钱塘江血龙’……小兄弟，这可不是为我，而是为你自己。如能得到龙血，最好是取得内丹，你的功力就可陡增好几十年。这样一来，无论尊师或你双亲，纵有任何血海深仇，尽管仇家再厉害，你也就有足够的力量去寻仇了。”

杜小帅眼珠子一阵乱转，道：“大姐说的对，这番金玉良言，我一定会记住的。”

唐云萍欣慰地笑了笑，随即从怀中取出个檀木小方盒，递向他道：“小兄弟，这盒内装的‘壁水珠’，乃是桃花教的镇山之宝，我本是准备亲自带着它，去对付那‘钱塘江血龙’的，如今……我自知功力不济，却也无望，不如交给你带着，到时候也许用着它。”

杜小帅虽然心中很想要，但还是假讪地道：“大姐，它既然是贵教的镇山之宝，怎么可以交给我，还是不要啦！”

唐云萍道：“小兄弟，别忘了，我也希望你能带回龙血啊！”

杜小帅笑嘻嘻地道：“你不怕我跑了？”

唐云萍正色道：“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如果你真跑了，我也不会怪你，只怪自己看走了眼。”

杜小帅毫不犹豫，顺水推舟地接过木盒道：“好！冲大姐这么说，我非替你带回龙血不可！”

唐云萍娇笑道：“这才是我的乖小弟，值得大姐让你亲一下。”说完便仰起脸来，等他来吻。

杜小帅猛吞两口口水，上前正把头低下，不料诗诗一头闯了进来，见状不由地怔住。

小伙子可机灵得很，故意向唐云萍眼中吹了两下，嘲惹：“大姐，沙子吹出来没有？”

唐云萍一搭一唱道：“好了，吹出来了。”

两人演的戏还真象，好象她眼里真进了沙，要杜小帅替她吹出来呐。

诗诗呆呆地信以为真，这才趋前道：“娘，我已经交待准备酒菜了，一

会儿就送到房里来。”

唐云萍起身道：“我去换身便服，诗诗，你帅哥哥今天就要走了，咱们待会儿就算替他饯行。”

诗诗一听，急道：“帅哥哥，你怎么突然说走就要走啦？”

其实杜小帅也不想今天就走，不知唐云萍是什么用意，突然催他离开，难道担心这段“忘年之爱”出麻烦？

既然她已说出口，杜小帅耸了耸肩，只好干笑道：“我要赶着去办点重要的事，但中秋节以后，我就会再来。”

诗诗不依道：“娘，你留帅哥哥再多住些时日嘛！”

唐云萍道：“诗诗，你帅哥哥有重要的事，不能耽误，他答应你中秋过后再来，一定会来的。娘去换衣服，你先陪他聊一会儿吧！”

说完，向杜小帅暗施了个眼色，便出房而去。

诗诗眼圈红红的，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道：“帅哥哥，你的不能多留些时日吗？”

杜小帅摇了摇头，一脸无夺道：“我已经耽搁了好几天……”

诗诗接道：“你少乱盖真有重要的急事，怎么这两三天，从来没中听你提过，突然说走就走？唔……一定是我娘……”

杜小帅可惊呆了，讪邪道：“你娘？！”

诗诗道：“嗯！一定是娘刚才得罪了你，所以你一气就要走了，对不对？”

杜小帅这才松了口气，眼珠子转了一圈，道：“说起来嘛，这事还真与大姐有关……”

说着将拿在手中的小木盒，递向她面前问道：“诗诗，你知道这里装的是什么吗？”

诗诗一见木盒就认了出来，诧异道：“这不是娘的‘辟水珠’吗！怎会在你这里？”

杜小帅故意胡诌道：“嘘！这是被我偷来的！”

诗诗这姑娘真是天真得可爱，居然信以为真，轻声道：“帅哥哥，你真喜欢它的话，不必用偷的，让我去跟娘说，娘最疼我了，一定会答应送给你的。”

杜小帅忍不住笑了起来，轻轻拍了拍她的头道：“傻丫头，我是瞎掰的啦，这‘辟水珠’是你娘交给我的，要我去办一件事，可能用得着它呵！”

诗诗追问道：“办什么事？”

杜小帅一点她的俏鼻子，道：“取‘钱塘江血龙’的血！”

诗诗道：“我这听娘说过，娘说要自己去的，怎么突然要你去了？”

杜小帅当然不会傻傻的告诉她实话，笑得甚惹人：“你娘放心不下你，同时知道我也为了这事来江南，所以……”

不等他说完，诗诗已接道：“那是中秋的事，距离现在还早，急什么嘛！”

杜小帅眨眼斥笑：“咱们不急，人家可急，早已有人在各处勘查地表，

研判血龙出现的地点了，你说不急行吗？”

诗诗想了想，沮然道：“那你一定要走喽？”

杜小帅点点头道：“我保证，取到龙血就尽快赶回来！”

诗诗伸出右手小指道：“打勾勾！”

杜小帅只好也伸出右手小指，跟她勾了勾道：“现在你别再一副苦瓜了，可以笑一笑了吧？”

诗诗骂了声：“讨厌！”终于绽出笑容，笑得好甜。

杜小帅总算如释重负，松了口气。

唐云萍似乎是故意制造机会，好让女儿与杜小帅单独话别，直到几个婢女将酒菜送来了寝宫，她才姐才换了一身白衫姗姗而来。

见女儿跟杜小帅谈笑自若，笑得很开心，做娘的心里也就放心了。

这一顿虽不是大开宴席，满桌山珍海味，却吃喝十分爽。直到最后，才被离情别绪，冲淡了欢乐气氛。

杜小帅突然将面前酒杯斟酒，举杯道：“大姐，诗诗，干了这杯我就上路了。”

唐云萍也举杯道：“小兄弟，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们等着你回来！”

不料诗诗霍地站起，掩面泣着奔出房去。

杜小帅忙放下酒杯，站起来才想追出去，唐云萍却阻止道：“不用管她了，来，咱们干！”

小伙子也不坐下，站着举杯一饮而尽。

唐云萍饮毕起身，命婢女取来方才为准备好的行囊，亲自送出洞口，一路不见诗诗的人影。

杜小帅出了洞外，叹笑道：“大姐，诗诗那里……”

唐云萍微微一笑道：“离情别绪，这是难免的，过两天就没事了。她不来送你也好，免得依依不舍。”

杜小帅耸了耸肩，一派潇洒，与唐云萍互道珍重而去。

那知走至谷口，诗诗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杜小帅跑过去道：“诗诗，你快回洞去，免得你娘担心啊！”

诗诗小嘴一噘，泪光闪动道：“人家送你一程不行吗？”

杜小帅苦笑道：“你快回去啦，万一你娘以为我把你拐跑了，那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喽。”

诗诗眨着美目，兴奋地道：“哇噻！这个点子倒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那你就把我拐跑好啦！”

杜小帅可真不知该笑还是该哭好，忙哄孩子似憨笑：“诗诗乖，听帅哥哥的话，中秋以后我一定回来，而且保证带件你最喜欢的礼物给你。”

诗诗问道：“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啥吗？”

杜小帅歪头想了一想，才好笑地道：“我怎么会知道，你自己说好了，

我铁定替你带回来，保证绝不黄牛。”

诗诗不依道：“不行，也许你根本就没打算再回这里来，除非……除非你给我个保证。”

诗诗无限窘羞地仰起脸，闭上眼睛，指指噘起的小嘴！

这情形，使杜小帅想起了小师妹玲儿，在山下送行时，不也正是象诗诗一样！

小伙子当时却趁机开溜，逃之夭夭！

现在，他却不忍对诗诗如此，毫不犹豫地一脚上前低下头，吻上了她的小嘴。

诗诗仿佛触电似地一惊，突然回身飞奔而去。

杜小帅意外地一呆，目送这少女一溜烟逃回山洞，他才干笑几声，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出山谷。

七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

杜小帅全身焕然一新，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穿的都是唐云萍命手下教女，连夜为他赶制的。

这时一身华服，象个富家公子哥儿。

他独自出了山谷，一路直奔苏州城，打算去天残寺，向天残子打听玲儿的身世。

一路上，回想着近日的遭遇，深深觉出这江湖还真麻烦，似乎处处都有陷阱，一个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而且，你不招惹人家，人家会招惹你，想不惹事非都不行哦。

难怪龙驼子要他出来见识见识，吸取江湖阅历，否则小伙子真成了井底之蛙喽！

想起桃花教里的三日，不禁回味无穷，尤其是跟唐云萍的那段“老少配”“忘年之爱”，实在有够赞的……

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前面“乒乒乓乓”的兵器撞击声，夹杂着喝叱叫骂，显然有人在那里干上了。

你娘咧，又遇上啦！

小伙子天生好奇，又专爱做鸡婆管闲事，循声赶至一片树林外，只见十几个黑衣蒙面人，正合力围攻老叫化，双方打的好不热闹。

仔细一观来，唉哟的妈啊！老叫化不是别人，竟是“醉龙丐”李黑老哥哥！

李黑虽老当益壮，手中打狗棒挥动得出神入化，仿佛仪队领队在表演指挥棒。

但他毕竟年岁大了，又是力敌十几个如狼似虎的恶汉，以致久战不下。不免满身大汗，气喘呼呼，如同强弩之末，已渐渐吃不消啦。

杜小帅眼见老叫化已呈不支之象，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三步亦作二步地喝喝大叫：“住手！”人已飞身掠去。

李黑一见来的是他，不由地精神大振，哈哈大笑道：“小兄弟来的正好，老叫化快罩不住啦！”

杜小帅双掌齐飞，逼退三四蒙面人，睨眼斜笑地问道：“老哥哥，你没事吧？”

李黑笑道：“目前大概还没事，小兄弟晚来一步，那可说不定了……”

为首的蒙面人见这突如其来的小子，连兵器都未用，一出手就逼退几个同伴，想必有两把刷子，不是省油灯。

当即怒喝道：“他奶奶的！要闲话家常，待会儿在黄泉路上慢慢聊，先报上你小子的名来，咱们刀下不杀无名之辈！”

杜小帅笑得跟二百五一样，道：“你小爷爷有名有姓，杜小帅是也啦！”

只见其中一人，忙至为首的蒙面人身旁，附耳嘀咕两句。

为首的微微一怔，悻然大怒道：“奶奶个熊！又是你这小子，上！死活不论，赏银五百！”

杜小帅听他说“又是你”，想必是以前遇上过。心里瘪想道：“下山后先后遇过几批人，首先那些围攻小杨的家伙，后来遇上几十个蒙面人围攻‘血轿’打扮跟眼前这批人差不多。而且又是找老叫化的麻烦，大概他们对叫化子看不顺眼，或是专跟丐帮的人过不去吧？”

想到这里，便笑眯眯捉谗：“啊哈！你们既然认识我，想必是老朋友了。何不拿掉脸上的‘裹脚布’，让我欣赏欣赏各位的尊容呢？”

蒙面人喝道：“谁跟你小子是老朋友，你不配！大家上！”一声令下，十几个蒙面人便一拥而上，个个穷凶极恶，卯起来干，似已决心非一家伙干掉这一老一少不可。

李黑见杜小帅仍欲徒手迎敌，瘪苦：“小兄弟，他们可是玩真的，快亮家伙吧！”

杜小帅一派潇洒地弹弹耳朵道：“玩真的就玩真的，谁怕谁？！”

“幽灵十八扭”一施展出来，就见小伙子身形飘忽，快如闪电般左进右退，在众蒙面人猛攻中穿梭自如，如同穿花蝴蝶似的。

老叫化也精神一振，使出丐帮的招牌功夫“打狗棒法”，以“沾衣十八跌”身法配合，更见威力，似要跟小伙子比比苗头。

一老一少显身法之际，众蒙面人也不甘示弱，个个奋不顾身，拿出了他们的玩命作风。

尤其是为首的家伙，简直象拼命三郎，似对老叫化特别感到兴趣，手中钢刀连连向他招呼。

老叫化童心未泯，一心想玩“帅”，也不想想自己这一大把年纪，又是奋战了很久，已是欲振乏力，力不从心那能跟小伙子比。

一个失神，被为首的蒙面人看出破绽，欺身暴进，“呼”地一刀横劈而至。

李黑欲退不及，虽然急忙错步横跨一大步，左臂上仍被刀锋划破，带起一道血箭。

杜小帅苦笑不已，大声瘪叫：“老哥哥当心！……”

可惜已来不及了，只见李黑一个踉跄，抱臂跌了开去。

为首的家伙心狠手辣，趁机赶上两步，正举刀欲下，杜小帅已飞身而至。

小伙子眼见老叫化受伤，顿时惊怒交加，狂喝声中“君邪手”已攻出。

为首的家伙欺他赤手空拳，钢刀就势一偏，猛朝小伙子肩头上斜斜砍去。

这一刀势猛力沉，如果被砍中，整条胳膊都难保，说不定刀锋一偏，连脑袋瓜都要搬家了。

杜小帅以“幽灵十八扭”，扭开雷霆万钧的一刀，身形一个急旋，出手中电，重重一掌击中那家伙背后的“灵台穴”部位。

只听一声凄厉惨叫：“哇！……”那为首的家伙已口喷鲜血，冲跌出两丈开外，扑倒地上不动了。

其他蒙面人惊得魂不附体，齐声狂喝，扑杀过来。

小伙子脾气不好已动肝火，“君邪手”连连攻出，只见掌影翻飞，重重叠叠，有如千层波浪，汹涌澎湃向前推动。

众蒙面人便在惊乱中，惨叫连起，好象大家在比赛喷血似的，你一口，我一口，鲜血狂喷，一个个分向四面八方跌开，纷纷倒地不起。

就在这片刻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就结束啦。

李黑右手抱着左臂，鲜血仍从指缝间流出，但他已忘了伤痛，眼光一扫地上那些黑衣蒙面人的尸体，风凉笑着：“哇噻！小兄弟，老叫化真看走了眼，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喔！快告诉老哥哥，这一手叫什么功夫？”

杜小帅也没想到，唐云萍注入他体内的一二十年功力，一出手威力竟然如此之大，呆呆地搔搔头发道：“这，这叫‘君邪手’……”

李黑从未听过这门武功，诧异道：“君邪手？我记得上回在太平县城的‘留香院’，你对付西门小郎那小子，好象也是用的这种武功，但没有这样厉害呀！”

杜小帅眼珠子一转，道：“那是西门小郎跟我无怨无仇，我只用了三四成真力，可是刚才一看老哥哥捱了一刀，我火一大，就全力出手啦！”

李黑动容道：“小兄弟，老哥哥倒低估了你啊！”

杜小帅眨眼弄笑：“将来找到杨小邪和小小君，老哥哥最好在场，看我怎么修理他们！”

李黑老眼一翻，忙把话岔开道：“走走走，老叫化打累了，酒瘾也犯了，咱们进城喝酒去！”

杜小帅正有事要问老叫化，便点了点头，向那些尸体瞄了一眼，随着李黑向苏州城奔去。

“醉老六”这声招牌，是苏州城内酒馆中很出名的。

几乎不分任何时候，只要它一开门做买卖，上门的顾客就络绎不绝，旧遇新知不断来捧场，更有慕名而来的客人。

其实，这酒馆已十分老旧，老板又舍不得花钱重新装潢布置一番，加上吵杂，喧哗，纷乱，置身其中，如同进了“龙发堂”。

但是，凡是光顾这儿的客人，偏偏就爱这个调儿，要不是具有这种“特色”，反而失去它的吸引力了。

况且，这儿的酒好，无论是各式卤味和炒出来的菜，保证色，香，味俱全，令人赞不绝口。

这时正值华灯初上，“醉老六”酒馆里好不热闹，高朋满座，几乎座无虚设。

李黑偕同杜小帅，一老一少走了进来。

正在忙活的伙计，一转身差点跟李黑撞了个满怀，见他是个老叫化，刚

要开口骂人。

却见同来的杜小帅穿得时髦得很，好象富家公子哥儿。

眼睛一亮，忙不迭收起怒容，改成一副笑脸招呼道：“两位请里面坐，外边已经没座头啦……”说着便在前而领路，带着一老一少向里面走去。

这里的座头，虽已靠近厨房，显得十分燥热，但上菜很方便，也没有外面那么吵闹，说话比较方便。

老叫化对吃喝很在行，坐下来点了几个江南口味的名菜，又要了十斤酒，并且交待伙计：“酒先上！”

伙计恭应而去。

杜小帅便迫不及待问道：“老哥哥，你怎么也来苏州了？”

李黑眼光一扫，才所身子挪近些，轻声道：“小兄弟，老叫化总算不虚黄山之行，已查出些眉。

西门小郎那小子，果然跟秘密组织有勾结，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只是‘挂勾’而已，算不得是正式加入。那组织极为庞大，除了本身人多势众，高手如云之外，各门各派中，暗自跟它‘挂勾’的人也不少，各地都有他们的势力潜伏。而他们的大本营设在江南，很可能就在苏杭一带……”

杜小帅揉着鼻头惹笑：“所以老哥哥赶到苏州来了？”

李黑微点头道：“这秘密组织的野心不小，号称‘一统帮’，顾名思义，是想一统天下武林，唯我独尊。正式入帮的至少有千人之上，大部分是职业杀手。帮中设有正、副帮主，四大护法，六堂，十二分舵，其中一个舵就设在城内的小北街上，以客栈为排斥，便于连络各地来的帮众。我本想住进去一探虚实，不料被他们识破，赶紧溜之大吉。今天在城外被他们的人兜住，决心想杀我灭口，幸好遇上小兄弟，否则老叫化就‘挂’啦！”

杜小帅捉笑：“老哥哥你有没有查出，那‘一统帮’帮主是谁？”

李黑翻个白眼道：“如果查明了，老叫化何必还要冒险，住进那鬼地方去呀！”

杜小帅憋笑道：“没关系，今夜咱们再去！对了，老哥哥可知道，城外有个‘天残寺’在什么地方？”

李黑想了想道：“唔……‘天残寺’这庙名，好象没听说过。不过，出城南四五里，山下有卒破庙，据说是专门收容残障之人的，至于是不是你说的‘天残寺’，那就不太清楚了。怎么，小兄弟，你要去‘天残寺’找谁？”

杜小帅眨眼道：“找一个叫天残子的老和尚，打听我小师妹的……”

正说之间，伙计已端上一盘卤味，外带一整坛酒，当场开了封口，笑道：“二位请先吃喝，炒菜已经下锅，一会儿就上。”随即退去。

杜小帅迳自从桌上的筷筒里，取了两付竹筷，置于两人面前，并且翻起覆着的酒杯，睨眼斜笑道：“老哥哥，用酒杯不过瘾吧？”

李黑笑道：“知我者，小兄弟也！不过，这会儿天时尚早，咱们晚一些才能去办事，可以慢慢喝。”

杜小帅笑了笑，用舀酒的和勺，从坛内舀了酒为两人杯中注满一举杯道：“来，我先敬老哥哥一杯！”

李黑端起杯来，跟杜小帅杯到酒尽，自我解嘲道：“这一杯连塞牙缝都不够，先让肚子上的酒虫闻点酒味再说。哈哈……”

杜小帅又将空杯斟满，瞄见李黑的伤，问道：“老哥哥，你臂上的代办处要紧吗？”

李黑毫不在乎道：“酒一喝就没事啦！”

杜小帅已憋了老半天，终于忍不住问道：“老哥哥，可有杨弟的消息？”

李黑迟疑一下，始道：“她回大漠去了，不可能这么快就赶来江南。”

杜小帅心知小杨已关照过老叫化，不许泄露他的身份，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好耸耸肩，改变话题道：“老哥哥，关于‘钱塘江血龙’，将于中秋出现，江湖上可听到什么风声？”

李黑逢自干了杯酒，正色道：“江湖中早已风风雨雨，志在必得的大有人在，好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有把握，嘿嘿，到时候可有热闹瞧了……小兄弟，你突然问这个干吗，是不是也想凑个热闹？”

杜小帅滑溜贼样：“有热闹可瞧，机会难得嘛，总得去瞧热闹啊！”

李黑逢自舀了酒，又干了一杯，忽道：“小兄弟，瞧你这身打，好象花花公子，是不是签中了‘六合彩’，抖起来啦？”

杜小帅不便说出桃花教的事，笑嘻嘻地道：“杨弟教了我几手赌技，我跑到赌场去试试运气，还真他娘的管用呐！”

李黑信以为真道：“有你的：小兄弟，老哥最近手头也很紧，‘血’不多了。咱们快些吃，吃完到赌场去转一趟。”

杜小帅原是不想说桃花教的事，随口打屁两句，不想意弄巧成拙，挑起了老叫化的赌兴。

虽然小杨花了好几天时间，教会了他不少赌的窍门和技巧，以及各种手法。但那毕竟只是纸上谈兵，从未下场真赌过，到时候岂不要出洋相？

他不禁脸色苦瓜一样，干笑着：“这，这……”

李黑笑道：“没赌本？老哥哥身边还剩下二三十两，小玩玩够了。”

杜小帅想起自己身边，也还剩下几两，便取下背着的行囊，打开一看，两人的眼珠子，差点没给掉出来！

哇噻！行囊里除了他自己的东西外，竟然放进四只黄澄澄的金元宝，一只足有十两重！

李黑惊诧道：“小兄弟，你要不是干了一票，就铁定是签中了‘六合彩’！快告诉老哥哥，你是不是有‘明牌’？”

杜小帅茫然道：“什么‘明牌’？……”

李黑捉笑：“小兄弟，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那杨弟临走时，告诉我说你身无分文，才留下那点银子要我转交给你。这十几天来，再怎么省吃俭用，路上也不够的，早就该花光了。再你现在却有四只金元宝，四十两黄金，要

合上四千两以上的银子，你从哪里来的？

杜小帅实在没想到，唐云萍会在他的行囊里，藏了四只金元宝，这份心意，真令他为之深受感动。

小伙子甜在心中口难开，道：“我不是告诉老哥哥了吧，这是从赌场里赢的呀！”

当即取出两只金元宝，置于老叫化面前道：“我也用不了这么多，老哥哥既是手头紧，就拿两只去花吧！”

李黑断然拒绝道：“不行！老叫化怎么可以……”

杜小帅笑咪咪地道：“老哥哥不必见外，收下吧，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啦！”

李黑想了想道：“这样吧，就算老哥哥向你借的，那它当赌本，待会儿去赌场赢了就还给你。”

杜小帅就怕他提这档事，苦笑：“不用还了，老哥哥留在身边喝酒吧。待会儿咱们去办正事，赌场也不必去了……”

不料李黑却坚持道：“不！老叫化生平从不接受任何人施舍，这酒也不必喝了，咱们说走就走！”

他也不管杜小帅苦着一张脸，拖起他就去柜台会了帐，匆匆而去，好象一刻也等不及了。

真是赌鬼本色！

杜小帅无可亲何，只好跟着他走。心里却暗自叫苦，跑到赌场去，万一赌技不灵输个精光，不但很糗，也辜负了唐云萍一番心意啊！

老叫化却是心花怒放，兴致勃勃，一路眉开眼笑道：“不怕小兄弟见笑，老叫化年轻时，可也是个富家子弟，只可惜是个败家子，吃喝嫖赌样样来，偏偏赌又不精，落得家破人亡，沦落到沿街乞讨。幸好遇上位丐帮长老收留，传了我一身武功，几十年来，混上个九袋长老。如今年事已高，除了吃吃喝喝，嫖嘛，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行哪。赌嘛，曾经要求你那小祖宗教我几手，她却说什么也不答应。想不到她却教了你，小兄弟，她可真是对你另眼相待，不容易啊！”

杜小帅苦笑道：“我才不想学，是他硬逼我的啦，不学都不行呀！”

李黑幸灾乐祸道：“唉！她跟她老子一样，天生是个怪胎，以后你小兄弟……”

正说之间，一抬眼，见前面不远，一个很气派的大宅子，门前挑着两盏特大号红色灯笼，大门上方一个横匾，黑底描金的“如意赌坊”四个醒目大字。

只见男男女女的赌客，络绎不绝地进入门里，门外站有四个彪形大汉，注视着所有进出的人。

这些“看门狗”可真是势利眼，见杜小帅一身华服，个个笑脸相迎，对衣衫破破烂烂的李黑，却象撵狗似地喝斥道：“去去去，讨饭别讨到这儿

来……”

老叫化并不生气，这种场面他见多啦，故意掏出两只金元宝，问杜小帅道：“小兄弟，这儿大概赌银不赌金，咱们换一家吧！”

其中一名大汉眼睛一亮，忙不迭改变一副嘴脸笑道：“老人家想玩玩，金子可以向帐房换银子啊。请！请！请！”

他奶奶的！见钱眼开，翻脸比翻书还快！一连三个“请”字，外带鞠躬哈腰，巴结得要死！”

老叫化这下得意了，偕同小伙子大摇大摆走进了大门。

这儿跟“留香院”倒很相似，一进大门，也是个大院子。

只是门口没有龟奴职业性的吆喝声：亦未见老鸨带着姑娘们出来迎客，完全是自由出入。

来到大院中，就见大厅内灯火通明，传出阵阵吆喝声，比赶庙会还热闹。

老少二人进入大厅，只见一堆堆的人，围着一张张的大赌桌，在作各种不同的豪赌。男男女女，有志一同，赌得大昏地暗，场面真够热闹激烈，紧张刺激，只差没有香艳火辣而已！

李黑偕同杜小帅，向“卫场”的壮汉问明帐房在那里，便走过去在高高的柜台前，将两只金元宝递上去：大模大样道：“喂！替我换成银子！”

那年头，一两黄金值一百两银子，两只金元宝可换足足两千两，那可多重呀。

管帐的忙连声恭应，先鉴定了金地宝不假，才递出一些银子和银票，笑容可掬道：“这儿是两百两现银，其他给您银票，您老方便携带，也好下注，神您老玩得尽兴，财运亨通，谢谢！”

李黑从盘中取了银子和银票，当场分出一半给杜小帅道：“咱们样兄弟明算帐，各赌各的，我用不了这么多，一千两作赌本就足够啦！”

杜小帅只好收下，揣进了怀里，憋笑道：“希望一本万利，老哥哥多赢些银子，好留着慢慢买酒喝。”

李黑黠笑：“说不定托你老弟的福，老哥哥今晚连棺材本都有了呐！哈哈……”

两个相对一阵傻笑，便向赌桌走去。

这一张桌子赌的是牌九，李黑似乎不太感兴趣，两个如同走马看花似的，到处巡视一遍，最后选定押宝赌单双的这桌，挤近了桌前。

老叫化并不急于下注，连看了几把，转过头去，向小伙子轻声问道：“小兄弟，你那杨弟教过你听骰子没有？”

杜小帅微微点了下头。

李黑又问道：“刚才连开了两个‘单’，这一次你听听看，该押单还是双？”

杜小帅又点了下头，习惯性地伸手轻弹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

庄家双手捧着“宝缸”，其实就是下面一只小碟，上面盖个罩杯，举在

空中上下摇动着。盖在里面的两粒骰子，便发出“叮叮，叮叮”清脆悦耳的声响。

这声音要多迷人就有多迷人！

这声音不知使多少人入迷，多少人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但是，仍然有那么多人人为它着迷，喜欢听它的声响。

庄家边摇边吆喝着：“下呀，下呀，要下的快下，押大赔大，押小赔小，下哪，下哪……”

围在桌边的男女赌客，有的早已下好注，有的尚在犹豫，更有的原已押了“单”的，突然心血来潮，又改押在“双”上。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期盼与紧张……

当庄家将“宝缸”放下时，杜小帅突然眯眼道：“双！”

李黑的动作极快，喷手丢出一锭十两银子，押在“双”上，使庄家不禁暗自眉头一皱。

只听庄家一声：“开啦！”

盖杯一揭开，便听赌客有的欢呼，有的摇头叹息。

几十双眼睛盯住小碟中的两粒骰子，只见一对“么屁股”，果然是“双”。

庄家毫无表情地又吆喝起来：“双！吃单赔双哪……”自有站在两边的助手，用“丁字扒”将桌面上，押单的银子全部扒回，押双的则如数一一照赔，动作干净利落，十分纯熟，不愧是吃这行饭的。

李黑收回二十两银子，转脸向身边的杜小帅笑道：“小兄弟，真不是吹的啊！”

庄家又盖上了盖杯，双手捧起“宝缸”，念经似地继续吆喝起来：“打铁趁热，快下呀，下呀……”

李黑这回不再发问，只是向杜小帅施个眼色。

杜小帅会意地微微点头，猛弹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叮叮，叮叮”，那迷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庄家从早到晚，从夜里到天亮，纵然庄家经常换手，口中吆喝的永远是那几句，一成不变：“要下的快下，押大赔大，押小赔小，下哪，下哪……”

老叫化一连押中三宝，对杜小帅已信心十足，立即将赌注加大。

听小伙子轻呼一声：“单！”便毫不迟疑，将手中的一面两，连同刚赢得的三十两全部押下。

庄家在放下“宝缸”时，不但脸色大变，连手都在发抖了，口中却不得不吆喝着：“各位请离手……”

就在他手按盖杯，还没来得及叫出“开啦！”时，杜小帅目泛异光，样子甚贼：“双！”

老叫化不但反应快，动作更快，及时将押在“单”的一百三十两，改押在了“双”上。

庄家脸都绿了，怒视着老叫化道：“喂！你已经押了‘单’，怎么临时

又改？”

李黑这老江湖可不是混假的，眼皮一翻道：“嘿嘿，我老人家跑赌场的时候，你还没有转世投胎，赌桌上的规矩我懂，开宝之前，我老人家爱怎么改就怎么改，你少在那里唬我！”

就听众赌客附和道：“对对对，说的对！”

更有人在催促：“开呀！开呀……”

庄家无可奈何，只得吆喝一声：“开啦！……”

哇噻！盖杯一揭，真他妈的是“双！”

又是一阵兴奋的欢呼，和失望的叹息交织。

庄家垂头丧气，但得照常吆喝：“双！吃单赔双……”但这回是吃进的少，赔出的多，光赔老叫化这一注，就得赔出一百三十两啦！

庄家实际是做了手脚，在“宝缸”将要放下时，一见老叫化的大注押中“单”，便将小碗稍斜轻碰桌面一下，使里面的骰子爱震动翻滚，由“单”变成了“双”。

那知小伙子“明察秋毫”，及时叫出一声“双”，而老叫化更以极快的动作配合，临时改了注。

庄家再要动手脚已来不及，只好吃了个哑巴亏。

这一来，庄家已罩不住了，心知遇上了行家，急向桌旁的“卫场”一施眼色，暗示他去求援。

赌场的行动也够快，一得悉这桌发生情况，便在庄家故意拖延时间，慢慢摇动“宝缸”时，赶来个瘦高中年人。

他脸上毫无表情，来到庄家身旁道：“老郑，你累了，去歇歇手吧！”

庄家对他十分恭敬，恭应一声，便将“宝缸”放下，如释重负地拭着额上冷汗，赶快退了开去。

瘦高中年人挤出一丝笑容，捧起“宝缸”道：“换把手，由在下来陪各位玩玩，请多捧场，继续下注吧，下呀，下呀……”

随即双手捧起“宝缸”，却连摇都不摇就放下。

杜小帅可被他搞得没辙了，瘪想：“你娘咧！你没摇教我怎么听？”

其他的赌客却更莫名其妙，庄家的“宝缸”既不摇动，骰子就原样不变，那不是存心放水呀！”

于是，所有的赌注，全部都押在了“双”上。

这种机会难得，可遇而不可求，连一直在看热闹未下注的人，也纷纷掏出银子来下注了。

除非是“驴”，没有人会押“单”，偏偏李黑这只老“驴”就不信邪，不等杜小帅出声，他已连本带利，将两百六十两银子押上了“单”。

这倒不是他存心跟自己过不去，而是他这老江湖，完全赌的心理战术。既然原来的庄家罩不住了，换了手，自然有两把刷子，否则又何必换人。

换上这瘦高中年人，自然更不是“驴”，那会故意放水，除非他跟赌场

老板有仇，跟银子过不去，存心倒庄！

基于这种心理，押“单”还错得了吗？

常跑赌场的人，多少都懂些赌的门道，甚至自认为是赌精，否则就不会将大把银子往这种地方送了。

尤其是这老叫化每押必中，早已有人以他马首是瞻，跟屁虫似地跟着他下注了。这时一见他不押“双”，反而连本带利全押了“单”，不禁大出意料之外。

莫非老叫化有“明牌”？

于是，押“双”的赌客们，信心不免动摇起来。

瘦高中年人继续在叱喝着：“下哪，下哪，没人下了就请离手……”

突然间，有人沉不住气了，将押在“双”上的五两银子，迅速改押在“单”上。

一见有人改押“单”，其他人更不会闲着，纷纷争先恐后地跟进，全部都改押了“单”。

这一来，押“双”的一个也没有了。

杜小帅正要叫“双”却已来不及了，瘦高中年人已报喝一声：“开啦！”伸手揭开了盖杯。

有够逊的！果然两粒骰子纹风未动，仍是原来的一个“么”和一个“五”，六点“双”！

只听一片惊呼和叹息，全部扛，个个垂头丧气，不由地以怒目瞪着这老叫化，使他顿时成众矢之的。

李黑向庄家竖起大拇指，道：“高竿！老叫化输得心服口服，没皮调！”

瘦高中年人毫无表情道：“在下上来头一把，存心让大家乐一乐，偏偏没人领情！”

你娘咧！得了便宜还卖乖，真令人为之气结！

李黑转过脸，要向杜小帅表示歉意，那知这一眨眼功夫，小伙子不见啦！

小伙子生气了？

其实不是，原来他正在暗自寻思，这换上来的瘦高中年人，究竟在玩什么手法？突觉肩膀上有什么玩意顶着，又好象是故意在磨蹭，定神一看，竟是年轻女子的肉峰！

小伙子赶紧让开些，年轻女子却偏又跟着挤近。

那肉峰既丰满挺关，而且热呼呼地极富弹性，顶得小伙子心痒痒的好难受……其实是太好受了……

不料年轻女子冲他嫣然一笑，突然转身挤出人堆，急急离去，使小伙子可觉得奇怪啦。

伸手一摸，怀中刚换的银子和银票，以及两只金元宝竟然没长翅膀却飞了！

再“逊”的人，也会想到是那年轻女子，施展“妙手空空”绝技，来了

个“探囊取物”，何况小伙子并不“逊”，那会不知道遇上了“三只手”。来不及招呼老叫化，他就急忙挤出了人堆。

一眼瞥见那女子，正匆匆向里面走去，杜小帅立即急起直追，勇往直前。年轻女子似对赌场里极熟，转进一道拱门，等杜小帅追入时，已不见她的踪影。

放眼看去，这是一条长长的走道，两边各有四五个房间，门上均垂挂着乡有如意图案的大红布帘，传出阵阵放浪形骸的淫笑声。走道的尽头已无通路，年轻女子无路可逃，必是躲在其中一间房间内。

杜小帅一搓鼻头讪笑：“哼！这等于坛子里捉乌龟，看你往那跑？”

小伙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心逐个房间搜索。

到得最后一间，另一间却是空着的。

小伙子一眼就瞥见矮榻的靠背后，藏着一个人，心中不禁暗喜，故意揶揄：“你娘咧！一转眼功夫，小扭儿跑到那里去了？”说完转身就出了房。

过了片刻，那女子听外面已毫无动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急忙出房。那知一出房门口，却见小伙子好整以暇地靠在门旁，对着她龇牙咧嘴地一笑，吓得她惊呼一声：“啊！……”急忙退了回去。

杜小帅掀帘走进房，见那女子惊慌失措，不禁笑道：“嘻嘻，咱们又见面了。”

那女子年龄至多不赶过二十，高挑的身材，双峰特别丰满，好象常服“通乳丸”。脸蛋儿甜甜的，很惹人喜爱，偏偏是个女扒手，实在叫人意想不到。

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啊！

她心知无法夺门逃出，干脆来个恶人先告状，反咬小伙子一口道：“你这小子真不要脸，盯关我想打什么歪主意？！”

杜小帅把手一伸，流里流气地道：“拿来吧！”

那女子装糊涂道：“什么拿来？”

杜小帅白眼一翻，道：“来这套，别反穿皮马褂一装佯啦！”

那女子愤声道：“我不懂你的意思！”随即脸色一缓，似乎恍然大悟道：“噢……我懂了，你想‘那个’是吗？”

杜小帅这下可莫名其妙地道：“什么这个那个的？我只要……”

那女子嫣然一笑道：“你要，那还不简单，这儿跟别家赌场不同，特别备了这些房间，免费供赌客休息。有女赌客输光了，吊上‘凯子’，价码你们自己谈，跟赌场无关。如果赌客想玩玩，赌场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姑娘，还有‘幼齿’，保证是高级享受，普通消费……”

杜小帅搓搓下巴，斥笑：“你少跟我臭弹了，我还有事，没时间听你这些，快交出来吧，否则我可要自己动手搜啦！”

“搜？”那女子怔了怔，怒道：“搜什么？我为什么要让你搜！”

杜小帅比拟扒手的手势，手伸入怀中伸了伸，谑笑道：“明白了吗？”

那女子指指自己胸脯道：“你要搜我这里？”

杜小帅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狠样，凶霸霸：“除非你自己交出来，否则我全身都要搜！”

那女子不屑道：“噢，我明白了，你是故意找个藉口搜身，存心想吃我豆腐哦？”脸色突然一板道：“哼！谅你不敢！”

杜小帅这下可毛了心，瞄眼：“不敢？”

眼光一扫，见小几上放着一只花瓶，走过去拿起来一搓，花瓶顿时被摔成一堆碎瑟，落了一地。

那女子见状，不禁吓得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杜小帅翻了翻眼皮，讪邪：“你看我敢吗？”

那女子怒哼一声，来个相应不理。

杜小帅一生气，也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的，上前就对那女人乱吼：“你是真的要我自己来，是不是？嗯！”

那女子把心一横道：“哼！搜就搜，谁怕谁！”

杜小帅一挽袖子正要动手，那女子又道：“慢着！咱们把话先说清楚，如果你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呢？”

小伙子眼珠子一转，惹笑：“我向你道歉总可以吧！”

那女子道，“没那么便宜的事，我要一百两银子遮羞费！”

杜小帅这下可不懂了，茫然道：“遮羞费？”

那女子理直气壮道：“平白无故，被你这小子全身乱摸，不该要遮羞费？！那已经便宜你了！否则拖你进衙门，告你性骚扰，告你非礼，告你强暴，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杜小帅轻弹耳朵，横下心来：“好！搜不出，你就看着办吧！”

那女子毫不在乎，双臂向两旁平伸道：“来搜吧！”

杜小帅走到她面前，干瞪着眼，一时倒不知从何搜起了。那女子反而催促道：“搜呀？怎么不搜啦？”

杜小帅还真不太好意思，脸部热热地：“姑娘我看你还是自己……”

不等他说完，那女子已应道：“好！”

她可一点也不含糊，当即自行宽衣解带，把身上的衣衫，一件件脱下，直到全身只剩下条粉红色小肚兜，笑问道：“这个还要脱吗？”

杜小帅小生羞羞不敢正视，将她脱下的衣衫，一件件搜过，却连个蹦子儿也没有。

杜小帅甩开手，一把将她推倒在地上，道：“快穿上衣服，带我去找你爹！”

那女子已没有皮调，只好拾起衣衫，一件件穿回身上，拭去脸上泪痕，被小伙子押着出房。

刚走出那道拱门，就见李黑象只没头苍蝇似地，正急得满头大汗在到处找人。

杜小帅忙大声招呼道：“老哥哥！构在这里……”

不料这一分钟，被那女子奋力挣脱他的手，直朝庙外冲去。杜小帅才要追出，偏偏被老叫化赶来一把拖住，受这一阻，那女子已夺门而出。

李黑尚不知情况，气急败坏道：“小兄弟，你……”

杜小帅无暇说明，拖着李黑就追出厅外。

那知追出大门，已不见那女子踪影。

杜小帅急向门口的壮汉问道：“这位大哥，刚才逃出来的一个年轻女子，你们可看见她往那头逃去了？”

壮汉向右边一指，杜小帅放开老叫化，就急起追。

追了一程，连个人影也不见。

李黑也追了上来，诧然问道：“小兄弟，追‘马子’那有你这样追法的？”

杜小帅可真的不知该大笑三声，还是大哭三声好，不知从何说起。伤透了心，困窘：“老哥哥，你怎么不赌了？”

李黑垂头丧气道：“他奶奶的，找龟啦！”

杜小帅差点没听昏：“输光了？”

李黑微点了下头，唉声叹气地道：“好家伙确实高段，连押几宝，没有一次押中，我毛的心，把身上的银票全押下了，结果……唉！我想找人来捞本，却不见你的人影啦。谁知你老弟这么‘花’，竟跑去追‘马子’了。”

杜小帅苦笑道：“老哥哥，我比你更灾情惨重，遇上个女扒手，身上的两只金元宝，银票，银子……”

李黑惊道：“刚才逃走的是女扒手？”

杜小帅一脸糗相道：“老哥哥，你真以为我在追‘马子’？”

李黑叹了口气，怪笑：“他奶奶的，衰成这样。走，咱们去找‘一统帮’出气！”

杜小帅能说什么呢？

一老一少，便直奔城北而去。

二更时分。

城北的小北街已是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行人。

倏地，出现两条人影，直奔“大成客栈”而来，迅速到了西跨院围墙外。这一老一少，正是李黑与杜小帅。

他们略一迟疑，双双飞身上了墙头，居高临下一看，院内静悄悄的。一排四五个房间均未点灯，到处一片漆黑，更没有丝毫动静。

真有点邪门，这么早就全睡了？

李黑虽觉事有蹊跷，但仗着艺高胆大，又有杜小帅同来，挥手打个招呼，便先行纵落院中。

杜小帅更不慢，也跟着飘身而下。

一老一少刚落足院中，便见黑暗中人影晃动，连连现身闪出十几名黑衣壮汉，将他们二人团团围住。

就听其中一人振声道：“何方朋友深夜光临，失迎失迎！”

李黑与杜小帅可真呆了，也不答话，只是全神贯注四周的动静，严阵以待着。

这时又从屋里走出个中年文士，手持羽扇，一派潇洒闲逸地走向老少二人面前，定神一看，认出了老叫化，不由地冷冷一哼，怒道：“又是你这臭要饭的老叫化，昨夜算你命大，被你逃脱了，今夜又来啦！”

李黑笑了笑：“没法子，老叫化走遍了苏州城，没有一家客栈中意的，刚好又来了位小老弟，只好把他也带来了。”

杜小帅也帮着，没腔滑调捉狎：“对，听说这儿招待特别周到，果然名不虚传，咱们一到，就有这么多人迎接啊！”

中年文士怒问道：“你这小子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小伙子自我介绍道：“在下杜小帅……”

中年文士一听，不等他说完，就怒道：“他奶奶的，又是你这小杂碎！”

李黑笑问道：“小兄弟，你好象很出名嘛？”

杜小帅黠笑道：“哪里，哪里，都怪我名字起的不好，带个‘帅’字，大家都以为长的很帅罢了。”

中年文士斥道：“你少臭美！小杂碎，老叫化，你们今夜死定了！还不快说，是谁指使你们来的，究竟想干嘛？”

杜小帅低头拨弄着指甲，毫不在乎捉谗：“既然咱们死定了，你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嘛。干脆告诉咱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样阎王爷问起来，咱们也好知道是怎么死的，免得做个糊涂鬼啊。”

李黑却表情逼真道：“不！老叫化可不想死，还想多活几年。也许他们这儿有什么好处，说不定我还想讨个差事干干呐。”

中年文士怒哼一声，盛气凌人道：“老叫化，小杂碎，你们两个站稳了。听好，咱们就是‘一统帮’的苏州分舵！至于好处嘛，对你们是没有，对咱们却好处多多，无论杀了你们那一个，就连升三级，赏银两千！”

杜小帅故意耍宝道：“哇噻！老哥哥，想不到咱们两个这样值钱，干脆咱们自己杀自己，然后去领赏如何？”

老叫化也真能演戏，笑声不绝：“恐怕不行吧，咱们自己杀了自己，人都死了，怎能去领赏呢？”

杜小帅很有默契地道：“说的也是，我竟没想到这一点……这样吧，咱们那就杀了这些家伙去领赏！”

老叫化哈哈大笑道：“好主意，就这么办！”

中年文士心知被一老一少消遣，气的脸都绿了，狂喝一声：“上！”自己却退向了暗处。

十几名黑衣壮汉，听说这老少二人身价极高，无论杀了那一个，都连升三级，赏银千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时间个个争先恐后，恨不得两个都由他一人来杀。

顿时，只见刀光剑影，排山倒海而至，向老少二人攻去。“铮”地一声，杜小帅的剑已出鞘。

喊杀声中，人影翻飞，小伙子施展“幽灵十八扭”身法，剑走轻灵，左挑右刺，仿佛整个人都裹在层层剑幕中，杀得壮汉们东倒西歪黑也不甘示弱，手中打狗棒舞得“呼呼”直响，配合“沾衣十八跌”身法，威力相当惊人。

这老少二人，今晚一个在赌桌上扛龟，一个遇上女扒手，实在够憋心的，都想将气出在这批倒霉蛋身上，出手毫不留情。壮汉们平时仗人多势众，专门打群架，这会儿遇上扎手货，那就非吃瘪不可了。

只听连声惨叫，已有好几个倒地不起，不知是捱了打狗棒，还是被剑刺中。

退在黑暗处督阵的中年文士，一见自己这边的人罩不住了，只得再度现身走出，疾喝道：“你们都退下，让我来！”

壮汉们虽一心贪图重赏，但命都没了，还要银子干嘛？闻声立即分向四周纵退。

杜小帅见中年文士轻摇羽扇上前，讪笑道：“喂！老兄，你好象忘了什么吧？”

中年文士一怔，问道：“我忘了什么？”

杜小帅转了转手中长剑，道：“去拿兵器呀！”

中年文士斥道：“不必你做鸡婆，对付你们两个，我手中这个就行啦！”说时用力摇动两下羽扇。

杜小帅黠笑道：“我还以为你拿着赶蚊子呐！”

中年文士冷哼一声，突然欺身上前，手中羽扇顺手向前一递。

只听李黑急叫道：“小兄弟，当心他扇中有鬼，上回我就差点着了他的道儿！”

杜小帅一搓鼻头，应了声：“我知道了！”手中剑一挑，划起一道寒虹，硬生生将中年文士逼退三大步。

要知他这把羽扇，称作“孔明扇”，扇中暗藏玄机，藏于机括中的“散功粉”随时可射出，霸道无比，但必须近攻。

很多人未将这把羽扇看在眼里，以为纵然被它击中，也不痛不痒，结果连命都送掉。老叫化昨夜就差点吃了大亏，所以知道它的厉害。

一般练家子，使用的兵器愈重，愈表示他孔武有力，占有先声夺人的优势。其实，兵器愈轻愈难使，必须内家功力极深，否则根本不敢用它。

老叫化江湖经验极丰，哪会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昨夜来探，一上手就险些着了羽扇的道儿，因而误以为这个中年文士，只不过是仗着扇中所藏的“散功粉”逞能，其实毫无真材实学。一时不察，那会想到这家伙居然有两把刷子。

中年文士被逼退三大步，随即一提真气，揉身再上。

只见他手中羽扇连连挥动，竟然无声无风，仿佛手上无物，可见功力相当深厚。

李黑看得一阵瘁心，急向小伙子警告道：“小兄弟，当心不要让这家伙近身！”

杜小帅充满自信，暇拜（爱现）地道：“放心啦，他近不了……”

那知中年文士的身法怪异已极，分明是正面揉身欺近，小伙子迎面一剑挥出，他却一步演跨，旋身欺向了右侧，顺势挥扇横扫。

杜小帅虽急忙闪开，肩头仍被羽扇扫过，如同一把利刃，将他肩上划出一道血槽，带起一片血雨飞洒。

小伙子见血后，都快“抓狂”了，不顾肩上伤痛，施展“幽灵十八扭”，连连抢截中年文士的退路，左掌突以“君邪手”攻出。羽扇不仅能发射“散功粉”，且扇上淬有剧毒，所以中年文士一见得手，心知小伙子已完蛋了，不必再趁势追击，打算回身去对付老叫化。

不料小伙子竟不顾伤痛，反而强截他的退路（其实他是退为进，攻向老叫化），倒大出意料之外。

这小子已经“抓狂”了，豁出动了，根本是不要命的冲向中年文士。

那见过这种玩命的打法！

中年文士自认为他的命很值钱，可不愿拼命，只得放弃攻击老叫化，急忙挥扇自保。

但他只封住小伙子一掌，第二掌来势快逾电光石火，以根本不可能的方位和角度，突破他的重重扇影封锁，被当胸一掌击中。这一掌真够瞧的，震得他五脏离位，口喷血前。

中年文士踉跄倒退了几大步，强自挺住，以惊怒而不相信的眼光，狠毒地瞪着小伙子。

刚叫出一声：“你……”又喷出一大口鲜血，人便缓缓倒下。

众壮汉一拥而上，正待全力抢救，突见黑暗中一人掠身而至。

杜小帅和李黑一个头八个大，不知又来了个什么不怕死的人物。

只听众壮汉齐声震喝道：“恭迎舵主！”

老少二人可呆了，原以为中年文士就是这分舵主，不想舵主竟另有其人。

这舵主也是一身黑色劲装，年纪至少已在七十以上，双目精光内敛，两耳上太阳穴高高隆起，一看就知道是位功力深厚的内家高手。

他连看都不看老少二人一眼，迳自走近倒地不起的中年文士旁，用脚轻拨两下，见中年文士已死，才转过身来，沉声道：“小侠好掌力！”

杜小帅最怕人家褒他，想谢又假谦虚：“没有啦，是你不甘嫌……”

不料李黑已认出这位舵主，惊诧叫道：“东方明！怎么会是你啊？”

东方明冷哼一声，没有搭腔。

李黑状至不屑道：“哼！你不是早就宣告退出江湖了，怎会自甘作贱，跑来这里干个小小的舵主？”

东方明脸上一红，沮然叹道：“唉！老酒鬼，人各有志啊……”

李黑接道：“不！老叫化绝不相信，你一定有着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否则，凭当年的‘铁拳’东方明，绝不会晚节不保，甘心受人驱使，而且是加入一个杀手组织！”

东方明又叹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一名黑衣壮汉见他们竟话起家常来了，已按捺不住，挺身上前道：“舵主，这两人杀了毛师父，还跟他们罗索些什么，快杀了他们，好向帮主去覆命领赏咄！”

东方明脸色一沉，怒问道：“这里谁是分舵主？”

那壮汉居然有恃无恐道：“你虽是舵主，但咱们奉了帮主之命……”

话犹未了，东方明已出手如电，当胸给了他一拳。

哇噻！铁拳真不是吹的，就这一下，便听那壮汉惨叫一声，口喷鲜血，倒地而亡。

其他壮汉见状大惊，齐声叫道：“舵主反啦！……”

东方明横下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身扑向那些壮汉，攻了他们个措手不及。

变生肘腋，那些壮汉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只听得惨叫声连连，都已经呜呼哀哉啦！

老少二人更是大出意料，不禁相顾愕然，以为见鬼啦！

杜小帅笑得甚惹人：“老前辈，你是不是吃错了药，那是你们自己人呀！”

东方明回身走过来，沉声道：“老夫一生作事，向来有自己的原则，你小子还不配过问！”

杜小帅毛了心，瞄眼道：“你娘咧，我问了又怎样？”

东方明冷冷地道：“哼！你并没有胜我，等你能击败我再问不迟！”

李黑不禁摇头喟道：“唉！二十年不见，东方兄的老毛病还是改不了，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杜小帅眨了眨眼，抽翘嘴角：“老哥哥，他有什么毛病？”

李黑翻眼捉笑道：“有个外号叫‘金口难开’，不分敌友，凡是有事要问他，就得胜过他，否则牛牛，卡万供为（免开尊口）！”

杜小帅弄笑：“原来如此！老哥哥，咱们须不须要问他什么？”

李黑微微点头道：“当然要问，否则今夜咱们来这里干嘛？又不是吃太

饱了。而且，他身为‘一统帮’的苏州分舵主，知道的一定不少啊！”

杜小帅开始挽衣袖，道：“那这一架是非打不可了。老前辈，就请赐招吧！”

东方明振声道：“好，小心了！”

身形一晃，已欺身来到面前，身法快得出奇。

杜小帅肩上还滴滴答答地流着血，这下可不敢大意，急忙施展“幽灵十八扭”，迅速扭了开去。

东方明身形又是一晃，哪影随形而至，出手如电地攻出了一掌。

杜小帅顿觉一股强大压力袭来，他本不肯示弱，运足真力一掌迎去。

“轰”地一声巨响，如山崩地裂，双方各被震退一大步，似乎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吃亏，当然也未占到便宜。

东方明微微一怔，放声大笑道：“很好，看不出你小小年纪，已有如此深厚功力。刚才是试试你，现在可要玩真的了。小兄弟，有多少斤两全抖出来，千万别保留哪！”

杜小帅皱皱俏鼻子，逗笑：“我知道啦，你自己多保重倒是真的！”

只见东方明面色凝重，脸泛红光，头顶上升起丝丝雾气，功力已提至十二成。

突然，狂喝声中，双掌齐发，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出。这一出手，果然先声夺人，使杜小帅有点小生怕怕，急忙也以双掌推出，显然是要硬拼。

小伙子年轻气盛，当然想爱拼才会赢，一旁的李黑不禁暗自叫苦，瘥想：“铁拳东方明成名时，你这小娃儿还不知道在那里，竟敢跟他以真力相拼，也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唉！看这情势……”念犹未了，双方的掌力已相交。

石破天惊的巨响中，双方均又各被震退丈许，连一旁掠阵的老叫化，都被震的心神荡然。

李黑心中大骇，急向力拼的两人看去，只见杜小帅已背贴在院墙上，以支持着摇晃的身子。

老叫化大惊失色，掠身赶去扶住小伙子，急问道：“小兄弟，你没事吧？”

杜小帅只是体内稍觉气血翻腾，略事运功调息，已无大碍，只是肩上的伤口大量流血不止。

小伙子好强得很，没事人般地笑道：“扶代志（没事），小场面，算不了什么！”

李黑这才放心，再看东方明，却是面如淡金，蓬头散发，似已强忍了很久，终于憋不住一张口，一道血箭喷射出四五尺远。

老叫化又赶忙掠去，扶住老友问道：“东方兄，你伤的很重？”

东方明惨笑道：“是的，想不到你那位小友的功力，大大超出我的估计，如果李兄这会儿补上一掌，大概我是接不下了。”

李黑气得快吐血，怒声道：“他奶奶扔，你把我老叫化看成了什么人？！会干那种趁人之危的……”

东方明接道：“两看不相交，如果还顾这种江湖道义，那就是妇人之仁了！”

李黑冷冷一哼道：“嘿嘿，想不列当年的铁拳东方明，不但自甘作贱，加入‘一统帮’当个小舵主，连性情也大变，豪气尽失！”

东方明又强自一笑道：“不管怎么说，我东方明说出的话还是作数。那位小兄弟已胜了我，想问什么就问吧！”

杜小帅一听，忙走近好奇地问道：“我只想知道，老前辈刚才为什么窝里反，突然向你们自己人下手？”

东方明道：“因为我等这机会，已经等了一年多！”

杜小帅搔搔头发，干笑道：“这就奇怪啦，凭老前辈的武功，随时都可以把他们干掉，为什么非等到今夜，是不是要咱们在场看到，替你作个见证？”

东方明正色道：“那倒不是！但他们奉了帮主之命，随时随地都在暗中监视我，想要把他们一举歼灭，实在很不容易，只要有一个漏网之鱼就糟了。今夜所有的人都在院中，而且注意力是你们，而不是我，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好机会，我若不把他们一网打尽，还等什么！”

李黑若有所思道：“东方兄，听你这么说，并非心甘情愿加入‘一统帮’的喽？”

东方明微微点了下头，笑得甚苦：“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不瞒李兄说，我在二十年前就已决心退出江湖了，可是去年突然来了个蒙面老者，自称奉‘一统帮’帮主之命，邀我加入他们，我还是那句话，能胜过我再说。结果……唉！真糗啊，只不过一招，我就躺下了，不加入‘一统帮’行吗？”

杜小帅张大了嘴，一脸呆样：“哇噻！一招就把老前辈撂倒，那他的武功，岂不是天下无敌啦？”

东方明苦笑道：“至少他自认为是的。”

李黑急问道：“他究竟是谁？”

东方明道：“事后我才知道，他只不过是四大护法之一，武功就远在我之上，帮主的武功之高就更甭说啦！”

杜小帅揪着脸道：“那就没人能奈何他们喽？”

东方明调息一下，郑重道：“那倒也不见得，象近年来江湖上出现的‘血轿’主人还办不到，除非九大门派联手，再找出些退隐的奇人异士，譬如象杨小邪，小小君……”

杜小帅一听这两人，立刻就有反应，火气大：“我会找出他们的，但不是请他们对付‘一统帮’！”

李黑忙把话岔开道：“这事以后再说吧，反正……对了，东方兄，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告诉我们，‘一统帮’帮主究竟是谁，不愿意就算啦。”

东方明干涩地羞窘直笑：“我很愿意，可惜我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

李黑很失望，无奈道：“老叫化只好继续再查了，东方兄，你今后作何打算？”

东方明道：“我自有安排，但恕我不便明告，只是今夜的这笔帐，只怕‘一统帮’要记在你们二位的头上了，后会有期！”

说完，身形一掠，已飞越出院墙外。

杜小帅揉着鼻头茫然问道：“老哥哥，他说这笔帐记在咱们头上，为什么啊？”

李黑笑道：“大概是让‘一统帮’知道，以为这些人是咱们干掉的吧。”

杜小帅嘲惹道：“那我杜小帅就更出名啦！”

老少二人不禁相对苦笑起来。

苏州城外，一座无名旧庙。

之所以称它为庙，因为里面住的全是和尚，不出家的也得剃个大光头，只是没有烧戒疤而已。

况且，这儿也照样是晨钟暮鼓，敲木鱼，诵经之声不绝，但终日吵闹声更大，更热闹。

天色早已大亮，晨雾渐散。

阳光普照大地，休息的生命已苏醒，万物又开始新的一天。该辛劳的开始辛劳，该享福的开始享福，该受难的受难……

一切早在冥冥中有安排：命啊！

杜小帅由李黑带路，来到寺前，只见大门上已是斑斑剥剥，好象“大麻疯”病患的脸，令人感到一阵凄凉与没落。

大门虚掩着，杜小帅上前在门上敲了两下，大声叫道：“有人在吗？”

倏地，大门突然打开，跳出个蓬头垢面的小和尚，一式“金鸡独立”，手指杜小帅喝道：呔！大胆狂徒，竟敢擅闯少林寺，大侠我——杨小邪在此，还不快报上名来，免你一死！”

杜小帅猛眨眼，哭笑不得道：“请大侠通报五……”

小和尚怒斥道：“放肆！他奶奶个熊，本大侠又不是门房，竟敢教我通报，不能免你一死了，看招！”

刚一举手，“招”尚未出，被赴出来的独臂中年和尚，从后面一把将他手腕抓住，喝道：“快滚进去扫地！”

小和尚回头一看，忙应道：“得令！”

独臂和尚这才撒手，让小和尚一溜烟逃进庙里去，摇头轻叹了一声，始走出庙门道：“对不起，寒寺这位小弟子，头脑有些‘秀斗’，成天做白日梦，自以为是杨小邪……不知二位施主有何赐教？”

杜小帅双手一拱，人模人样地道：“打扰了，我想求见踪寺天残子大师，不知道他在不在啊？”

独臂和尚怔了怔，问道：“不知二位是？……”

杜小帅一副很拽的样子，大刺刺地道：“在下杜小帅。”

他自以为在江湖上已很出多，那知人家听都未听过，不由地把眉头一皱，好象有说！“杜小帅又是谁？”

李黑忙上前道：“老叫化姓李黑，匪号叫‘醉龙丐’，天残子大师可能知道我这么个人。”

独臂和尚果然微微点头道：“原来是李长老，失敬失敬。”

杜小帅伤透了心，大拇指一竖道：“还是你行，罩得住！”

李黑很拉风地笑了笑，向那和尚问道：“这位师父，可否为咱们引见？”

独臂和尚未置可否道：“寒寺一向不收香火，敝住持也已多年不见外客，贫僧须得请示……”

随即单掌举胸道：“二位施主请进吧。”

老少二人随着和尚入内，只见几十个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和尚正在打坐，难怪如此安静。

仔细一看，他们无不是断了胳膊，或缺了腿的，再不就是聋子，哑巴或瞎子，总之没有一个不残缺。

难怪！这庙叫“天残寺”啊！

和尚领着他们穿过正殿，来到后院一间禅房，招呼道：“二位施主请坐，贫僧这就去请示。”

单手打个问讯，便迳自出房而去。

杜小帅好奇的东张西望，憋问：“老哥哥，你知道天残子这个人是谁吗？”

李黑道：“据说天残子有一双通天眼，精通易经，能知过去未来，可惜天生没有腿，从小走路就靠两手撑地，身子倒竖起来倒着走。唉！上天也太不公平了。”

杜小帅好奇道：“哦？这倒新鲜！那他会不会武功？”

李黑正色道：“他不但会武功，而且武功极高，几乎已高深莫测。但他从未在江湖中出现过，也从来没人跟他动过手……”

杜小帅才不相信，憋笑道：“这更新鲜了，既然从来没人跟他动过手，怎么知道他的武功高深莫测？老哥哥，别臭弹了啦！”

李黑正经八百道：“江湖上都这么传说，我想不是假的，只是没想到，他会在这么个破庙当住持，而且还收容了这么多……”

正说之间，那和尚已去而复返，走进房来，单手打个问讯道：“敝住持有请，二位施主请随贫僧来吧。”

老少二人大喜，忙随和尚出房。

九

穿过院子，来至一间禅房外，那和尚又单掌举胸稽首道：“二位施主请进，贫僧告退！”

杜小帅谢了一声，便偕李墨入禅房。

禅榻上，只见一个老和尚双目闭着，象是在打坐，已经入定了。但仔细一看，他果然没有腿，难怪他起了天残子这怪名号，倒真是名符其实呐！

天残子等老少二人一走近，才双目微睁道：“老衲不善于行，恕不起身相迎，二位施主请坐。”

杜小帅被他师父龙驼子训练得很好，忙上前要待跪行大礼，不料天残子伸手虚空一托，他的身子便象被一股无形之力托住，硬是脆不下去，心中可真是好佩服：“哇噻！老哥哥真不是乱吹，这老和尚好深厚的功力喔！”

天残子口中说道：“小施主不必多礼。”

杜小帅困窘地一笑，糗道：“我想多礼也不行啊！”

天残子哈哈一笑道：“失礼，失礼，老衲现丑了。不知小施主突然光临寒寺。有何贵事？”

杜小帅童心突起，邪笑：“听说大师有双通天眼，精通易经，能知过去未来。当然不必问，就知道我的来意喽。”

天残子沉吟道：“小施主大概是为了你师妹的身世而来吧？”

杜小帅大感惊奇，笑憋着嘴：“你娘咧！简直‘神’了，真不是乱盖的呀！”

天残子微微一笑道：“小施主请坐下好说话。”

杜小帅红着脸，忙向老叫化交换一下眼色，双双坐了下来。

天残子问道：“令师还好吧？”

杜小帅笑得有够瘪：“家师很好，只是被那杨小邪、小小君两个狗养的所害，躺了十几年……”

李黑干咳两声，想把他的话打断，杜小帅却会错了意，关心地问道：“老哥哥，你是不是昨夜睡在山里着了凉，感冒咳嗽啦？”

老叫化苦笑道：“没关系，没关系，不必管我，快问你师妹的身世吧！”

杜小帅点了点头，转向天残子道：“大师……”

天残子接道：“你师妹玲儿，她母亲就是芙蓉玉女柳苔青……”

李黑忍不住惊异道：“昔日江湖中的三大美女之一？！”

天残子微微点头道：“不错，正是她。柳苔青原住在云岭雪山，她所创的‘飘花宫’内。她被公认为江湖三大美女之一，却受了美名之累，那年突然闯去一个戴着面具，武功出奇之高的人，强行要柳苔青跟他走被拒，愤而大开杀戒，片刻之间，将‘飘花宫’男女近百人，来了个赶尽杀绝，鸡犬不留。柳苔青在惊乱中，负伤抢救出未满周岁的玲儿，仓皇跳崖逃出了仙霞岭。东躲西藏了多日，最后逃到这儿附近，已感体力不支，只得抱了玲儿来求我

收留，老衲尚未置可否，她已匆匆离去……”

杜小帅忍不住问道：“那她爹是谁？”

天残子道：“那就不清楚了……”

杜小帅眼珠一转，笑步步道：“大师不是能知过去未来，方才晚辈没说明身份，就知道晚辈的来意了吗？”

天残子呵呵一笑，说道：“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天机，说穿了并不值得惊奇。当年你师叔来此，就已告知令师收留你之事。老内因寺中不便收养女婴，便托他将玲儿带去交给令师，将来你们师兄妹也好有个伴儿。当年柳苔青曾要求老衲，铄将玲儿的身世向任何人泻露，以免被那戴面具的人找上门来，不但会杀玲儿泻恨，更会使天残寺遭殃，所以老衲并未向你师叔说明玲儿的来历。事隔十几年，你们均已长大了，小施主突然找上门来，以年龄判断，正合令师当年收留的男孩。而老衲多年来不与外间接触，不可能有这种年纪的小施主要见我。把所有事情连串起来，不就想到小施主的身份和来意了吧。”

杜小帅听得频频点头，不由地一拍额头，不得不佩服道：“大师果然高明，晚辈心服口服，有够赞！”

天残子又笑了笑，“至于说到天机，老衲不妨告知小施主，钱塘江之行，千万要好自为知，成功将关系未来整个武林命运。好了，老衲言尽于此，恕不相送了。”说完，双目闭上，不再言语。”

这已等于下了逐客令。

老少二人只好站起来，深深一揖，相偕走出禅房。

出了天残寺，二人走了两里来路，在一株大树下坐了下來。

老叫化取下背着的酒葫芦，拔一木塞猛灌两大口，递向前道：“小兄弟，你也喝两口。”等他接过酒葫芦，接着问道：“如今你打算去那里？”

杜小帅歪着头无聊道：“我也不知道呢，反正离中秋还有些时日，也许去找杨……”

李黑就怕他提杨小邪，忙把话岔开道：“你不去钱塘江看看？”

杜小帅习惯性的轻弹耳朵，道：“那条龙又不会提早出现……”

突见从树上掉落下一人，虽然是“掉”下来，落在地上却站得很稳，顿使老少二人出其不意地一惊。

那人是个灰袍老者，相貌十分凶恶，手指着他们怒道：“你们说的可是那‘钱塘江血龙’？”

杜小帅眼皮一翻瘪嘴道：“是与不是，关你屁事！”

灰袍老者怒道：“哼！最好不是，否则你们就替我好好听着，那条龙是我的，谁要是敢跟我争，那就死定了！”

老叫化果然见多识广，向那老者打量两眼，忽问道：“阁下可是那‘宇内恶魔’？”

灰袍老者果然正是“宇内恶魔”，狂妄道：“老叫化，想不到你还很有

见识。答对了，有奖！”

李黑不禁暗惊，心知“宇内恶魔”必定形影不离，任何一人出现，其他三人必在附近，急向小伙子一施眼色道：“小兄弟，这儿空气污染，咱们到别处去歇歇脚。”

两人刚起身，宇内恶魔厉喝道：“慢着！我刚才问的话，你们还没有回答！”

杜小帅黠笑道：“你猜猜看呢？”

宇内恶魔断然道：“我猜你们一定在打那条龙的歪主意！”

杜小帅也学他刚才的口气道：“答对了，有奖！”

宇内恶魔气得哇哇大叫道：“好小子！‘答对了，有奖’这话是我的专利，你竟敢学了去，我非告你仿冒不可！”

杜小帅当他是个屁，笑得甚惹人：“你大吼大叫，制造噪音，我要告你妨碍安宁！”

宇内恶魔一怔，似乎不太相信地瞪着小伙子道：“奇怪，我平时只要一大吼大叫，准会把人吓得屁滚尿流，魂不附体。你小子非但不怕，还比我嗓门更大，是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杜小帅鼓掌道：“答对了，有奖！”

宇内恶魔怒喝道：“你又学我了，找死！”

暴喝声中，扑向前就伸出钢钩般的右手，猛向小伙子当面一把抓来。

杜小帅身形一闪避开，紧跟着一个回旋腿，飞起一脚，踹中恶魔屁股，直向老叫化扑跌过去。

老叫化很绝，故意装出好心上前去扶的样子，口中还叫道：“当心啊！……”

等宇内恶魔双臂伸出，他却装作失手未接住，让恶魔抓了个空，“叭”地一声，重重扑跌在地上。

李黑还抱怨道：“叫你当心吧。这么大年纪经不起摔啊！”

宇内恶魔心肺都快气炸了，霍地挺身跳起，抽出独门兵器“魔手爪”，怒不可遏道：“你们这两个老王八、小乌龟，今天非给你死！”

“嗖”地一声，已递爪直取老叫化。

李黑急施“沾衣十八跌”，象喝醉酒似地，左一歪，右一偏，堪堪避开恶魔的凌厉攻势。

宇内恶魔狂喝声中，“魔鬼爪”又向前一指，一式“神仙指路”，猛向老叫化胸膛攻去。

他这独门兵器以精钢打造，柄有两尺，前端钢爪能屈能伸，由柄上机括控制，活动自如。

眼看钢爪已攻近，不料恶魔竟是声东击西，一按柄上机括，前钢爪竟脱离了钢柄。

只见恶魔将柄向上一挑，钢爪即倒飞而出，带着一条极细刚索，出其不

意地攻向杜小帅。

小伙子那会料到有这么一着，顿时被攻了个措手不及，被飞来的钢爪当胸抓个正着。

这一爪，足可将人开膛剖腹，把心肺活生生抓出！

但小伙子命大，被怀中那把匕首一挡，保住了小命，整个胸襟却被撕开。

你娘咧！这身华服，是唐云萍婢女连夜赶着缝制的，穿上身才不过两天，就被钢爪抓撕成一个大窟窿，教小伙子心痛死了，也毛了心啦！

暴喝声中，顺手抽出匕首，运起“君邪手”手法，直向宇内恶魔扑去。

只见一道寒光疾射，如闪电、似流星，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快速，直奔恶魔。

宇内恶魔只惊呼了一声：“剑罡！……”

寒光已至，疾无比地划过他颈间。

他似乎并未受伤，因为既未见伤口，也未流血。只是一脸惊恐，僵立不动了。

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好象至死都不相信，眼前的小伙子，只不过十六七岁而已，居然能以“剑罡”杀人，而被杀的正是他自己！

倏地，恶魔突然倒下，脑袋瓜与脖子分了家，滚向丈许外。

同时，一蓬鲜血，从头上碗大的伤口喷出。

杜小帅可真被自己给吓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匕首尚未攻近恶魔，发出的剑罡已把人家脑袋瓜砍下！

老叫化也看傻了眼，半晌才回过神来，惊问道：“小兄弟，你，你竟然练成了‘剑罡’？”

杜小帅露出笑脸嘲惹：“没有练成呵，好象是我一运功贯注这把刀上，它就自行发出的，好奇怪哦！”

老叫化忙趋前道：“让我看看这把匕首。”

杜小帅毫不迟疑，将手中匕首递了过去。

老叫化接在手上，只见不过是柄古旧匕首，毫不起眼，既无光芒，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仔细端详之下，发现柄上刻有极小两个石篆，急道：“小兄弟，老哥哥眼睛不行，你快看看这刀柄上刻的两个是什么字？”

杜小帅看了看又歪头想了想，道：“好象是‘心匕’两个字……”

李黑一听，顿时失声惊呼道：“啊！是‘心匕’，竟然会是‘心匕’！”

龙驼子把短匕首交给小伙子时，只说给他作为防身之用，并未详述它的来历。

杜小帅看老叫化一脸惊异，顿时快笑裂了嘴：“老哥哥，这把匕首很有名是不是？”

李黑点点头，正色道：“这把匕首称作‘心匕’，是汉朝张道陵之物。据传闻，它已通灵性，能随便使用之人心意而动。您怒它就怒，你狠他也跟着狠，因而得‘心匕’之名。刚才你心里一定想杀那老儿，所以你以真力一

催动发出‘剑罡’，它就杀了那老儿！”

杜小帅双手一拍，笑声不绝：“哇噻！我还不知道，它有这么厉害！老哥哥，张道陵又是谁啊？”

李黑道：“张道陵字辅汉，是张良的八世孙，也就是后世家喻户晓的张天师。”

杜小帅揉揉鼻头，道：“张天师我听师父说过，好象会施法术，能捉妖魔鬼怪，对不对？”

李黑点了点头道：“据传说，他身長九尺三寸，浓眉大眼，红顶绿眼，鼻子高挺，是所谓的通天鼻，天生一付异相。而且垂手过膝，龙行虎步，看上去极威武。更有传说，他娘因梦见巨人，自称是魁星下降凡间，由此感应而得孕。比张道陵诞生那天，屋顶上空有黄云笼罩，紫气弥漫整个庭院，房内更是光华有如日月照耀，满室生香，竟月不散。最妙的是，传说他一出生，便怀抱一把匕首，也就是这把‘心匕’！”

杜小帅听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半晌才抽翘着嘴角道：“哇噻！这，这简直太玄妙了嘛！”

李黑将匕首交还他，郑重其事道：“小兄弟，神兵利器，有德之人居之，望你好好保有它，并善用它，而且千万不可轻易展露，须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

杜小帅摇头晃脑，照有介事逗笑：“多谢老哥哥指点，我一定记住的。”

李黑欣然笑道：“那就好，咱们快走吧。”

突见三人飞掠而至，挡在他们去路。

其中一人喝道：“想走，可没那么容易！”

甬说啦，一见他们的样子，就知准是“宇内恶魔”中的另三个魔头了。

他们已见到身首异处的“宇内恶魔”，不禁惊怒交加，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老者，怪声喝问道：“小三可是被你们所杀？”

杜小帅耸耸肩捉狎地道：“如果你说的小三子，就是地上那个没脑袋的人，那就——答对了，有奖！”

另一个老者哇哇怪叫道：“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连小三子的‘答对了，有奖’，都被这小子学去了，不是他杀的是谁？！”

先说话的老者怒道：“没关系，咱们就杀两个，一个替小三子垫背，一个放在上面暖棺材盖！”

其他两人齐声道：“对！就这么办！”

在他们又喊叫时，老叫化已轻声警告小伙子道：“除了已死的‘宇内恶魔’，其他三个是‘宇内鬼魔’，‘宇内怪魔’和‘宇内毒魔’，合称‘宇内四魔’，武功不见得怎样高明，但兵器上花招很多，而且个个心狠手辣，千万要注意他们的兵器！”

杜小帅微微点了下头，瞄眼道：“喂，你们四人一桌麻将刚好，一个已经先去了，让他一缺三多不好意思，快点去赴死啦！”

宇内怪魔哇哇怪叫道：“小杂碎，看老子先撕烂你这张贫嘴，再拿人去替小三子垫背！”

狂喝声中，只见他欺身直扑过来，并未亮出兵器，出掌就向小伙子猛攻。杜小帅不闪不避，翻掌就迎上去硬接。

两股真力相撞，只听轰然一直响，破风带啸，声势好不骇人。小伙子竟然纹丝未动，如山岳屹立。

宇内怪魔却被震得暴退丈许，要不是身后其他两人及时上前扶住，非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不可。

这一来，已明显地看出，老者的功力不及小伙子。

拼真力不行，那只有另打歪主意了。

三个老者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已有了默契，霍地各自亮出了独门兵器，以“品”字开各据一方。

他们的兵器还真特别，连见多识广的老叫化，也不禁啧啧称奇，从未见识过。

只见宇内毒魔从斜背在肩上的布袋里，取出个铁骷髅。宇内怪魔亮出的，居然是两只钢制脚丫子，宇内鬼魔则是一对招魂铃。

老叫化不知这些古怪兵器中，暗藏什么玄机，不能袖手旁观，让小伙子一挑三，只好决心并肩作战。

三个魔头突然齐声暴喝，发动了攻势。

由于“心匕”太霸道，杜小帅不敢再轻易用它，“铮”地一声轻响，剑已出鞘。

李黑反手一探，斜插腰后的打狗棒也紧握在手。

宇内毒魔的“铁骷髅”上，共有眼、鼻、口、耳七个孔洞，只见他以手指入孔洞中抓紧，如同一只铅球，若被它砸中脑袋，不被砸个稀烂才怪。

宇内怪魔双手各执一只怪脚，好比两柄茶刀，舞得虎虎风生，颇具声势夺人的效果。

宇内鬼魔则是不住地摇晃一对招魂铃，“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真他奶奶的听了教人觉得有够烦的。三个魔头连连逼近，显然兵器中的玄机，必须近身才能施展出来。

老少二人那会看不出他们的企图，一个使出“沾衣十八跌”，一个施展“幽灵十八扭”。

这两种身法皆以灵巧多变见长，使对方纵然能近身，也来不及出手，一老一少的方位早已变换。

李黑的打狗棒，已接连两次抢攻，被宇内毒魔的铁骷髅荡开，震得老叫化虎口发麻，显然这魔头的内力相当深厚，远在他之上。

杜小帅的剑也封住两只怪脚的进攻，同时回剑逼退两只招魂铃的攻势，但一时之间，尚无法看出三件特殊兵器的玄机。

突然间，招魂铃声大作，“叮铃铃，叮铃铃”响个不停，本来已经很烦，

听了就更烦啦！

就在三个魔头暴退之际，宇内毒魔的铁骷髅已脱手飞出，飞旋急转而至。

老少二人同时腾身而起，剑棒双双击来，欲将铁骷髅击落。不料飞旋急转的铁骷髅，竟七个洞孔同时射出一蓬蓬，细如牛毛的毒针，如同满天针雨飞射，射向四面八方。

任凭这一老一少身法再快，也无法躲闭这片针雨。

老叫化毕竟年事已高，又是首当其冲，身上中了无数毒针，一头栽倒在地。

杜小帅虽以剑身贯注真力，吸住了迎面射至的一蓬毒针，但他一见李黑中针倒栽，不禁破口大骂道：“你娘咧！……”这一分神，真力立泻，也被另一蓬毒针射中满身。

就在这老少二人情势危急，千钧一发之际，突见一条红影疾掠而至。

几乎是同时，三魔头正一拥而上，要待趁机向老少二人下毒手的一刹那，就听一声疾喝：“住手！”

三魔头不由地一怔，只见来的是个红衣蒙面女子。

毒针的毒性真霸道，老少二人刚见到红影来到面前，便已双双昏了过去。

宇内毒魔见来的只是个女子，顿生轻敌之意，嘿然冷笑道：“小妞儿，这儿没你的事。咱们都是老头子，力不从心，要吊‘凯子’别处去吧！”

红衣蒙面女子淡淡道：“是吗？”

声音竟似黄莺出谷，乳燕归巢，听了真教人爽。

宇内怪魔淫笑道：“如果你喜欢年纪大的，我老人家也只好勉为其难，陪你玩玩喽！哈哈……”

红衣蒙面女子似乎很老练，对这老不羞的轻薄之言毫不在乎，笑了笑道：“凭你一个老不死不够瞧的，三个一齐上吧！”

宇内怪魔生性好淫，一听可来劲了，放浪形骸地大笑道：“哦？你上下只能应付两个，三个一齐上，你忙得过来吗？”

红衣蒙面女子冷声道：“你们试试就知道了！”

宇内怪魔淫念大动，招呼道：“这小妞真够劲儿，正合我老人家的口味，我要抗个先了！哈哈……”

狂笑声中，他已欺身上前。

不料红衣蒙面女子疾喝一声：“找死！”突然双手一翻，幻出一片重重掌影，直向宇内怪魔罩去。

这老怪见多识广，惊呼道：“兰花手！……”

下面的话根本来不及出口，掌影已到了面前。

情急之下，两只怪脚刚向前一递，尚未来得及制动机括，整个人已被掌影吞没。

只听他发出一声凄厉惨叫：“哇！……”一张脸已血肉模糊，整个身子象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数丈之外。

其他二魔见状，惊得傻了眼。

“兰花手”是武林不传之秘，出手之时，看不出任何征兆和异状，直到劲力解体，才轰然迸发，是一种极阴柔霸道的绝世武功。但要练成“兰花手”，却是难上加难，近百年来，武林中仅出现过一二人而已，真好比凤毛麟角。

因为练这种绝技，必须是武功已有相当基础的女子，且属太阴绝脉之人，苦练三五载，只不过才入门，连小有成就都谈不上。

像红衣蒙面女子的出手，至少也得数十年功力，不然是不可能的！试想，青春就是女人的第二生命，谁愿花上数十年光阴，去练这玩意儿？

正因如此，“兰花手”绝技，在武林中几乎已成了绝响，后继无人，势必会失传了。

剩下的两个魔头，心知遇上这女子，已绝无生路。两人交换一下眼色，有了默契，突然双双发难，情急拼命起来。

红衣蒙面女子根本不容他们近身，“兰花手”早已出手，刹时掌影重重，排山倒海般向两个魔头推去。

连声惨叫，两个魔头双双倒地，抱头满地乱滚，也不知他们究竟伤了那儿。

红衣蒙面人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一手提起杜小帅，一手抓起老叫化，竟然毫不吃力，朝西方疾奔而去。

四个老魔头，四件奇形怪状的兵器，正包围着身负重伤的杜小帅……

突然，四魔头齐声狂喝，四件兵器同时当头击下。

“啊……”

杜小帅从噩梦中惊醒，霍地挺身而起，只觉全身直冒冷汗。定了下神，心有余悸地眼光一扫，发现是置身在一间整洁简朴的雅房里。

他梦中的惊呼，似已惊动了房外的人。

只见房门轻轻推开，走进一个中年女子，来到床边，轻启朱唇问道：“你醒哪？”

杜小帅不知她是谁，小心谨慎增长嘴，只是微微点了下头。但当她仔细这么一看，不由地“咦？”了一声，心忖道：“奇哉，怪哉，这女子怎会跟小师妹如此的象？”

那女子见他直发愣，轻笑道：“不用怀疑，那日正好我经过苏州城外，见你和一个老叫化，被宇内四魔的毒针所伤，昏迷不醒，把你们救了回来而已。”

杜小帅忙抱拳眨眼道：“多谢这位……这位大姐救命之恩！请问大姐，我那位老哥哥呢？”

那女子笑道：“他比你幸运，只是中了满身毒针，我将毒针替他吸出，再用药内服外敷，昨天就清醒没事了。你却比较麻烦，除了毒针之外，肩上的伤口中了另一种慢性剧毒，但不知道它的毒性，无法对症下药。直到问了老叫化，才知你中的是‘散功星’。中了这种毒不会当即发作，直到将你全

身功力渐渐散尽，始精竭力衰而死。”

杜小帅张大眼睛，瘪骂：“你娘咧！那王八羔子……算啦，他已经死了，骂他也没用。这位大姐，你救了我和我那位老哥哥，那几个魔头呢？”

那女子学他的口气道：“你骂他们也没用了。”

杜小帅眼珠子一转，道：“你干掉他们啦？”

那女子微微点头道：“不用管他们了，你现在觉得怎样？”

杜小帅站下床，活动一下四肢，又试着运功，笑得甚甜：“好象没事了嘛！”

那女子欣慰道：“那就好，再迟一天，你的功力已散尽，救活了也活着没什么意思了。”

杜小帅又连忙双手一拱，笑嘻嘻地道：“多谢大姐，尚未请教这位大姐……”

那女子笑道：“咱们到外面去聊吧，再不出去，你那位老哥哥快把酒喝完了。”

杜小帅只好随着那女子出房，外面便是间小厅，只见老叫化正在桌旁大吃大喝。

一见他随那女子走出，忙放下酒杯，迎上前道：“小兄弟，你已经昏睡了三天三夜，可睡够啦！”

杜小帅一拍额头，笑：“哦？我昏睡了三天三夜？”

李黑道：“那可不！小兄弟，还不快向宫主叩头致谢，宫主为了救你，可费了不少功夫啊！”

杜小帅一向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个性，惹笑道：“多谢宫主救命之恩……”人已当真跪了下去。

那女子忙扶起他道：“快别这样，快别这样。”

杜小帅歪头想了忠，道：“师父说过，大恩不言谢。我记在心里。以后一定报答宫主的！”

那女子笑道：“你有这份心意就好了，来，坐下喝两杯暖暖胃，待会儿再进食。”

三人各据一方坐了下来。

李黑一面举壶斟酒，一面说道：“刚才老叫化正跟宫主谈话，听到房里惊叫声，宫主就赶快进房去，把咱们的谈话打断了。宫主，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宫？”

那女子轻啜一声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可能江湖中早已忘了，不提也罢。我只是习惯了，至今仍以‘宫主’自居，过过于瘾罢了，请别见笑。”

李黑笑道：“再怎么说明，老叫化的年纪总比宫主大，近几十年来，江湖中有那些出名的人物，那些轰动的大事，那些有名的堡、宫、帮派等等，相信老叫化都还记得啊。”

那女子迟疑一下，忽问道：“你记得‘飘花宫’吗？”老少二人猛眨眼，

相顾愕然。

杜小帅笑憋着嘴：“飘花宫！那宫主是……”

那女子淡淡地道：“我叫柳苔青。”

老少二人去天残寺，已获知玲儿的身世，怎会想到眼前这女子，竟然正是飘花宫主柳苔青！

杜小帅这下子可省不了啦，忙不迭起身离座，双膝一屈脆下，大礼相见道：“晚辈杜小帅，拜见伯母？”

柳苔青莫名其妙道：“你叫我伯母？”

杜小帅搔搔头发，道：“玲儿是晚辈的师妹……”

不等他说完，柳苔青已急忙将他扶起，诧异道：“玲儿是你师妹？快坐下，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杜小帅坐回椅子，便将奉师命下山，以及当年师叔如何将玲儿送往九华山，交由龙驼子抚养长大。目前与李黑同赴天残寺，听得天残子相告的那番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柳苔青静静地听毕，不禁泪光闪动道：“谢天谢地，我总算知道玲儿的下落了……不瞒你们说，日前我正是要去天残寺，问天残子玲儿的去向，不想遇见你们被那四个魔头……唉！这真是天意，真是天意！”

杜小帅也不由笑得甚逗人：“这次回山，师妹知道我找到了你老人家，一定会高兴得乱跳的！”

柳苔青拭去泪痕，也欣慰道：“尊师龙驼子，一定就是神驼子。小帅，玲儿跟你拜的是同一个师父，她的武功想必也不错喽？”

杜小帅扮了个鬼脸，嗤嗤笑道：“不瞒你老人家，师妹目前是比我差一点点罗，不过她聪明伶俐得很，再过两年，武功一定比我厉害啦！”

柳苔青笑道：“小帅，你不用谦虚了，其实以你的武功，要不是肩上的伤，中了‘散功星’功力正在逐渐散去，对付那四个魔头应该没有问题的。对了，你们怎会跟那四个魔头干上了？”

杜小帅干笑道：“你娘咧！我跟老哥呆离开天残寺，准备回苏州城，半路上歇歇脚，坐在树下聊起‘钱塘江蛟龙’，树上突然掉下个老家伙……”顿了顿，便将双方冲突，大打出手的经过说了一遍。

柳苔青听毕叹道：“你这孩子，当时若用‘心匕’，他们再多四个也不是你对手啦！”

杜小帅露出苦脸窘笑着道：“如果我用‘心匕’杀了他们，就遇不上你老人家了，所以这是天意！”

柳苔青听得忍不住笑起来，伸手执起他的手道：“你这傻孩子，真傻得可爱！”凝视了他片刻，忽问道：“这些年来，玲儿跟你处得怎样？”

杜小帅嫩脸一红，弄笑道：“还，还不错啦……她，她只是喜欢调皮捣蛋，我实在搞不过她。”

柳苔青轻轻拍着他手背，安抚道：“以后我见了她，一定好好骂她一顿，

替你出气。”

杜小帅翻个白眼，惹笑：“别骂她啊，否则她准和我没完没了啦！”

柳苔青捉笑：“好，看你的面子，我饶了她吧。”

杜小帅无聊地搔搔耳后，忽然想道：“伯母，当年闯进‘飘花宫’的那人，查出他是谁了吗？”

柳苔青沮然摇摇头道：“这事以后再说，来，咱们先喝酒！”

突然之间，她似被惨痛的往事，勾起了无限的恨意，一杯接一杯地猛喝起酒来。

灯已掌上，酒将尽，人也有了几分醉意。

醉的程度不同，醉态也各有千秋。老叫化是两日不知酒味，不花钱的酒卯起来喝，几坛酒下肚，喝得差不多了。

杜小帅的酒量只有一点点，但他无意中遇上了柳苔青，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心里一爽，多喝了几杯，不免醉态毕露，好象喝的比老叫化还多呢。

借酒浇愁愁更愁，多喝几杯，柳苔青两颊已泛起了红晕，仿佛两朵彩云，平添无限娇艳和妩媚。

她仗着几分酒意，开始述说着自己当年的伤心往事……雪山“飘花宫”，等于是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

圣手书生陈逸能，在江南富甲一方，无意中邂逅了号称江湖三大美人之一的柳苔青，两人一见钟情，爱得死脱，以闪电式的速度就牵手啦。

柳苔青受了盛名之累，不愿再跟江湖中人打交道，丈夫为了爱妻，便放弃江南的庞大家业，选了几十名男女仆从，远赴云岭雪山，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世外宫殿，命名为“飘花宫”，从此过着神仙眷侣般的日子。

不久，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生下了个可爱的女儿取名叫玲儿。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突然闯来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武功之高，简直不可思议，居然神不知鬼不觉，闯进寝宫，惊醒床上一时相拥而卧的年轻夫妇。

黑衣人根本不把陈逸能看在眼里，理都不理他，直截了当向柳苔青表明来意道：“听说你是江湖三大美人之一，果然名不虚传，乖乖地跟我走吧！”

圣手书生陈逸能听得差点没脑充血，怒斥道：“大胆狂徒，还不快滚，免得死得很难看！”

黑衣人当他是放屁，直接向柳苔青逼近道：“我再说一遍，乖乖地跟我走，否则，嘿嘿，我就要血洗‘飘花宫’，杀他个鸡犬不留……”

话尚未说完，愤怒的陈逸能已出手，直向黑衣人疾扑而来，以他仗以成名的“闪电手”攻出。

那知黑衣人竟不闪不避，直到陈逸能攻近，才反手一掌，击得这为护妻的狂怒丈夫，整个身子如风断了线的风筝“砰”地一声撞破格窗，跌到了窗外。

尚在床上的柳苔青惊怒交加，双后一撑，身子象箭似地射出，两脚猛向黑衣人头部踢去。

黑衣人闪身一让，顺势出手快逾闪电，将她拦腰一把夹抱住，同时点了她的“章门穴”，使这位大美人全身一麻，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飘花宫”的近百名男女仆从，由他们夫妇亲自调教训练，个个都会武功，这时早已惊动，纷纷赶到了寝宫外，但没有主人的命令，不敢贸然闯入。

陈逸能这一下摔得不轻，为了担心爱妻的安危，霍地挺身跳起，仍由震碎的窗口纵身而入，只见柳苔青已被那厮制住，顿时大吃一惊。

投鼠忌器，他不敢贸然出手，只得怒喝道：“快把她放下，否则我要你的命！”

黑衣人嘿嘿冷笑道：“就凭你？真是爱说笑！”

陈逸能嘴上硬，倒还真不了轻举妄动，怒问道：“你究竟是谁？想干什么？”

黑衣人狞声道：“我刚才一来就说明了，如果你故意装蒜，我不妨再说一遍。因为你老婆太美了，我看中了她，今夜要把她带走，就这么简单！现在明白了吧？”

柳苔青穴道受制，不能挣扎，急得哭叫道：“陈郎，快来求我！快救我……”

陈逸能坚持镇定道：“你武功虽高，我拼了命也不会让你把她带走，除非你能先打死我！”

黑衣人冷森森道：“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会成全你的。不仅是你，谁要想拦阻。谁就互定了！”

陈逸能道：“飘花宫有将近百人，现在已包围了，你能赶尽杀绝？”

黑衣人充满自信道：“我会的！如果……”

陈逸能趁他说话分神，突然不顾一切扑去。

不料黑衣人身形一晃，已闪避开去，怒喝道：“你再敢走近一步，我就先杀你老婆！”

陈逸能一怔，呆呆地站在原地，动也不敢动一下。

黑衣人歪头头，忽道：“姓陈的，凭你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文才武学，更重要的是你富甲一方，以这样的条件，天下什么样的美女娶不到，何必为了一个柳苔青，把命送了可划不来啊！”

陈逸能怒道：“天下美女多的是，你又为什么偏要夺人之妻，看中一个有夫之妇？”

黑衣人狞笑道：“因为她号称江湖三大美女之一，而我已下定决心，非把三大美女都占为己有不可！”

陈逸能斥道：“你的野心倒不小！”

黑衣人道：“我把话已经说的够明白了，天时不早，我也该走啦！”

陈逸能方才因变生肘腋，仓卒间不及摘取挂在壁上的剑，这时一听黑衣人要把他爱妻掳走。情急之下，霍地掠身摘剑，挡住了房门口。

“铮”地拔剑出鞘，振声喝道：“快把她放下！”

黑衣人毫不在乎地耸肩道：“你要为她拼命？”

陈逸能真是快被气死了，愤声道：“你也总算明白了！”

柳苔青急叫道：“陈郎，他的武功太高，你不是他的对手，让他把我带走好了。但你放心，妾身已决心一死，也绝不会让他得逞的！”

陈逸能一时心痛如绞，仗剑当门而立，两眼狠狠瞪着那黑衣人，眼中几乎冒出火来。

黑衣人有恃无恐，挟着柳苔青，大步向房门口走去。

柳苔青心知丈夫绝非黑衣人对手，情急叫道：“陈郎，快退开，不要拦阻……”

可惜迟了，陈逸能已不顾一切，挺剑刺出。

黑衣人左手扶持柳苔青，右手单掌疾推，一股强劲无比的掌力，挟雷霆万钧之势，猛向陈逸能轰去。

“轰！”如同一声闷雷，陈逸能被那股强劲掌力击中，顿时口中鲜血狂喷，身子摇摇晃晃起来。

黑衣人趁机冲上前，再当头一掌臂下，只听陈逸能一声惨叫，已被劈得脑袋开化，脑浆鲜血迸射。

柳苔青惊声惨呼：“啊！陈郎……”

黑衣人夺门而出，只见几名年轻女婢，已一字排开，仗剑挡住了去路。

柳苔青眼见丈夫惨死在此人掌下，已是悲痛欲绝，正待自行咬断舌根，追随陈郎去九泉之下，突闻一阵婴儿啼声传来，猛使她想起了襁褓中的幼女玲儿。

黑衣人这时大喝道：“一群不怕死的，来再多也死不够！”

柳苔青忽叫道：“慢着！我丈夫已死在你掌下，你还要怎样？”

黑衣人狞笑道：“这样岂不更好，你就无牵无挂，可以乖乖跟我走了！”女婴的啼哭声不断传来，使柳苔青一时心痛如绞。

黑衣人似有所悟，冷酷道：“噢，你还放心不下那小杂种？没问题，我替你解决，让你死了这条心！”

说完便循啼声走去。

柳苔青差点没急昏过去：“你，你不可以……”

几名女婢眼见女主人受挟持，突然奋不顾身扑来，企图全力抢救。

不料刚一扑近，被黑衣人连连发掌，以那强劲的惊人掌力，轰得纷纷跌开，一个个四脚朝天，八成是追随男主人去了。

黑衣人冷笑道：“哼！再来就让你们死了了（死光）！”脚步突然加快，冲向走道。

循声冲至一间房门口，见房门关着，啼声便从房内不断发出。

黑衣人一掌将房门震开，只见一个中年裸母，正紧紧抱着个女婴在哄，偏偏女婴惊哭不停。

一见黑衣人闯入，褙母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两腿一软，跪在地上哭求道：“饶命啊！饶命……”

黑衣人走上前，伸手要夺大婴，褙母惊得急忙逃开。

柳苔青急叫道：“不许伤我女儿！”

黑衣人威胁道：“如果你乖乖跟我走，我就饶她一条生命，否则，嘿嘿……”

柳苔青美目一转，沮然道：“好，我答应跟你走，但要让我再抱一抱女儿，最后喂她一次奶，否则我宁死也不会让你得逞！”

黑衣人沉吟一下，才勉为其难地道：“好吧，谅你也逃不走！”随即将柳苔青放下，拍开了她的穴道。

柳苔青跳起身，直向褙母扑去，从那妇人手中接过婴儿，紧紧抱在怀里，一面轻拍，一面流着泪哄道：“乖女儿，不要怕，妈妈在这里……”

婴儿似了惊吓，又象是饿了，卯起劲哭，而且愈哭愈来劲儿。

那年头尚无奶粉，非得吃母乳，而飘花宫的男女仆从，绝大多数是打光棍的，纵有几对中年夫妇，那有这么巧，正好生了孩子赶上当奶妈，所以柳苔青非亲自喂奶不可。

玲儿从出世就养成了良好习惯，夜里吃饱了奶，一觉睡到大天亮，柳苔青才去褙母房里喂她。

万一夜里醒了哭闹，反正只相隔一条走道，做母亲的随时可赶来探班，通常都是褙母哄哄就没事了。

柳苔青这时心痛如绞，怀抱着爱女，忍不住泪如而下。她已顾不得黑衣人站在一旁，解开了胸襟，掏出奶来，将奶头塞进婴儿口中。

婴儿这才停止啼器，小嘴用力吸吮着母亲的奶头，将那维持小生命的乳汁，连续不断一口口地猛吸着。

柳苔青原想以死殉夫的，但想到了玲儿使她不得不改变主意。若是为了爱女，忍辱偷生，委屈求全跟这黑衣人走，这孩子又叫谁养？

虽然再过一两个月，婴儿已可以断奶了，但……

柳苔青突然把心一横，运足真力，猛以臂肘照准黑衣人两跨间，命根子的部位狠狠撞去。”

黑衣人措手不及，被撞个正着，痛得哇哇怪叫，双手急捧小腹之下，踉跄倒退了几步。

柳苔青见机不可失，抱着爱女就夺门而出。

黑衣人大怒，负痛欲追，被那裸母奋不顾身阻挡。

一气之下，黑衣人飞起一脚，踹得那裸母全身飞起，一头撞上屋梁，“嘣”地一声，顿时脑袋开花，脑浆与鲜血迸射。接着“叭”地掉下，当场没命。

黑衣人追出寝宫，便见众男女一扔而上，掩护柳苔青怀抱婴儿逃出。

这一来，黑衣人杀机顿起，出手毫不留情，双掌齐发，狂飚怒卷，只听惨叫声不绝于耳。

柳苔青已顾不得他们了，紧紧抱着受惊啼哭的婴儿，直朝峪外狂奔而去。

耳听黑衣人一路叫骂追来，更使柳苔青慌不择路，不知不觉奔上峰顶，才发觉前面已临绝峰边缘，无路可逃。

后面的叫骂声愈来愈近：“臭婊子！贱货！老子看你往那里逃……”

柳苔青心知被黑衣人抓住，不但自己将受尽凌辱，爱女的小命也绝难保，不禁心乱如麻，紧紧抱着啼哭的婴儿泣道：“苦命的孩子，娘跟你死在一起吧！”

心一横，紧抱爱女便向绝峰外跳了下去。

这万太高崖，下面深不见底，终年被云雾所封，掉下去必然粉身碎骨，那还能活命。

那知这对母女还真命大，跌落至一半，竟被伸出崖壁的一株大树托住，救了她们的命。

柳苔青早已吓昏，不知过了多久才醒转，发现怀中仍然紧紧抱着爱女。大概也吓坏了竟然未再啼哭。

看到爱女还好好的，柳苔青的求生意念顿时大增，小心翼翼地顺着树枝，缓缓爬向崖壁，希望能安全落地，再找路逃生。

那知这株大树，竟是生长在一个极隐蔽的崖洞口外，形成天然屏障。若不是跌落在这株大树上，向崖壁爬近。无论在崖上或崖底，即使站在近处，也绝难发现它。

顾不得这洞内，可能藏有毒蛇猛兽了，先下树落了地再说。不料才进洞口，就见地上两具骷髅，以打坐的姿势相对而坐，居然未曾倒下。

柳苔青壮起胆子，走近一看，两具骷髅生前身上穿的衣服，早已风化

了一堆灰，显然已经死了不知几百年啦。而他们看上去，极有可能是一男一女。

在骷髅的面前，却各放着一个羊皮小本子，或许是什么武功秘笈吧？

柳苔青一时禁不住好奇，走近两具骷髅旁蹲下，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将两个羊皮小本子取到，定神一看，一本的封皮上赫然是“兰花手”三字，另一本则是“玄天三剑”！

这两种绝世武学，武林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且已失传多年，想不到练功秘笈竟在这洞内发现。

柳苔青顿时欣喜若狂，心想：“只要能练成其中任何一种武功，我就可报杀夫之仇……”

刚想到这里，婴儿突然哭了起来。

柳苔青这才回过神来，心知爱女可能饿了，忙掏出奶来，塞进婴儿的口中。

想起今夜的飞来横祸，她不禁悲痛欲绝，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不断掉落在婴儿那张可爱的小脸上……

婴儿吸饱了母乳，满足而安详地熟睡了。

柳苔青仍然把她紧紧抱在怀中，趁机拿起“玄天三剑”秘笈，翻开第一页，便见注明此功属刚阳剑术，属男子所练，女子不宜。她不禁轻叹一声，自语道：“看来这秘笈对我毫无用处，如是陈郎……”想起丈夫的惨死，不由地悲从中来，又伤心欲绝地痛哭了一阵。

逐渐收敛起哭泣，再看那“兰花手”，翻开第一页也有几行小字注明，这门绝世武功，只宜女子练它，且必须是太阴绝脉之人，否则终针走火入魔。

柳苔青正属太阴绝脉，不禁大喜，暗忖道：“这莫非是天意，要助我报杀夫之仇？！”

正达时，突见峰顶上火光冲天，想是黑衣人已将“飘花宫”的人赶尽杀绝，尚不能解恨，干脆放把火，将它烧个一干二净。

想起跟丈夫辛辛苦苦，建造的这世外桃源，竟然毁于一夕之间，柳苔青又伤心又生气，几乎没吐血！

她担心黑衣人犹不死心，仍在崖底下搜寻，不敢离开崖洞，足足捱了三天三夜。自己虽能忍耐饥渴，但三天未进食，奶水已不足，且婴儿屎尿无法更换，母女两都狼狈不堪，身上都发臭了。没法子啦，她只有决心冒险觅路下崖。

她向两具骷髅跪下拜了三拜，然后将衣裙撕开，结成长条，把爱女紧紧捆牢在背上，将两本武功秘笈藏妥怀中，才出了崖洞。

仗着一身卓越轻功，手脚并用，象只壁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上了悬崖。

她的估计，黑衣人既放火烧了“飘花宫”，就绝不会仍守着一片焦土不走。纵然要搜寻，也必是在崖底，况且已过了三天三夜，所以往上来比较安

全。

回到“飘花宫”，只见断垣残壁中，到处是尸体，大部分都已烧焦，令人惨不忍睹。

近百名男女尸体中，那一个是陈逸能，她已无法辨认，使她悲愤痛恨不已，矢志非报此仇不可！

所幸在瓦砾堆中，辨出寝宫卧室的位置，寻获埋藏在地下的“万宝盒”，盒内的金银珠宝，及珍贵首饰均安然无恙，足够她再重建一座“飘花宫”。

柳苔青安葬丈夫及所有尸体，只得背着爱女，带着“万宝盒”，怅然离开了峰顶……

由于黑衣人认识她，她可没见黑衣人的真面目，所以逃出了雪山，一路仍提心吊胆，如同惊弓之鸟，必须躲躲藏藏，见任何陌生人都怕。

好不容易在一个小镇上，添购了一些衣物和用品，这才象个人样，否则那副狼狈真见不得人哦。

为了怕被人认出，她稍加改装易容，直奔江南。

毕竟，江南是陈郎的老家，在那里找个地方安身下来，一面抚养爱女，一面再勤练“兰花手”，以便日后查明黑衣人，为夫报仇。

那知来到苏州城外，竟发现一路有陌生人跟踪，柳苔青心中暗惊，正好发现不远处有座旧庙，情急之下，闯了进去见到天残子，哭求代为收留玲儿，以防万一自己难逃黑衣人毒手，至少为陈家保留一个遗孤。

她只说明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不待天残子表示可否，即留下一批金银珠宝匆匆而去。

而她留下的金银珠宝，这些年来，却养活了不少残缺的人。否则，这破旧的大残寺既无香火，又无生息，大家又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啊！

这十几年来，柳苔青已秘密重建了“飘花宫”，只是人数有限，不过二三十人而已，且从不在江湖中露面，一心一意勤练武功而已。

她曾多次去见天残子，可惜老和尚已将玲儿，转托给杜小帅的师叔，而他老兄又一直未再来过，所以无法知道当年那女婴的下落。

柳苔青无时无刻不悬念差女，日前又打算去天残寺，竟遇上一老一少，正身陷危境……

她一口气说到这里，已有几分醉意的杜小帅弄笑道：“这下可好了，你们不但很快就可以团圆，还可以报仇，到时候可得把晚辈也算上啊！”

柳苔青欣慰地笑了笑，美目一转，问道：“你的剑术如何？”

杜小帅揉了揉鼻头，逗笑道：“马马虎虎，还过得去啦……”

柳苔青正色道：“小帅，我打算要你练‘玄天三剑’，你愿意学吗？”

杜小帅面有难色眨着大眼睛道：“我已经有了师父，不能再拜别人为师啊！”

柳苔青笑道：“傻孩子，我又不是要你拜我为师，实际上我也无法教你，要由你自己照着秘笈去练呀！”

杜小帅歪着头，想了半天，道：“这……我看……还是问过师父以后再说吧！”

醉眼惺松的老叫化，突然双目大睁，开骂道：“他奶奶的！你这小子还不快叩谢宫主，要是我老叫化有这么好的事，罚我三年不喝酒都干了！”

杜小帅想想确实是机会难得，笑得甚惹人：“不过我得声明，这只是叩谢伯母的盛情，可不是拜师哦！”

说完便跪下去，噔噔地连磕了三个响头。

柳苔青忙起他，欣慰地笑道：“那山洞中的两位前辈死而有知，绝世武功从从不至绝传，也会感到高兴了。咱们把剩的酒喝完，大家吃点东西，好好休息一夜，明日一早，我就带你们去‘飘花宫’练剑。”

杜小帅刚坐下，又喝了一杯，已不胜酒力，茫酥酥地伏在了桌上。

柳苔青见状笑了笑，继续跟老叫化对酌……

如今的“飘花宫”，只是穹窿山下的一处庄院而已。若从外表看，实在是不怎么样，看不出啥名堂，更不会想到它的主人，竟是当年江湖三大美人之一的芙蓉玉女柳苔青。庄内只有二三十个男女，装扮普普通通，房舍也跟一般庄院大同小异。但主人的居处，却建造布置得跟当年“飘花宫”内的寝宫一模一样。

柳苔青领着老少二人，来至庄内，把老叫化招呼在大厅里喝茶，只单独引杜小帅来到练功室。

这是女主人专用的，任何人不得擅闯，虽不致格杀勿论，却从来没人敢明知故犯过。

柳苔青打开门，笑道：“小帅，我要把你关在练功室里，饮食到时自有人送来，直到你练成‘玄天三剑’，才放你出来。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特殊事情，可以拉门后的铃绳。好了，你进去吧！”杜小帅点点头，走了进去。

柳苔青立即关上门，在外面下了锁。

你娘咧！这那象练功，分明是关犯人，关“禁闭”嘛！

杜小帅只能搔搔头发，苦笑三声，眼光向室内一扫，面前拉起一整片幔幕，将练功室间隔开来。一进门根本看不到幔幕后情景，好象有点儿在故弄玄虚。

他刚一走向前，幔幕竟自动分向两旁拉开，好象现代的“自动门”一样，实在是够新鲜的！

这还不稀奇，更新鲜的是八个光溜溜的年轻女子，竟然分立在两旁，把小伙子看得直了眼，干窘直笑：“对不起，对不起……”他一退，幔幕使自动拉起，恢复了原状。

门已反锁，杜小帅出不去，幔幕后又有八个一丝不挂的裸女，真教小伙子进退两难，莫名其妙起来。

瘥想：“玲儿的娘不是要我练‘玄天三剑’吗？却把我关进密室，跟这些不穿衣服的娘儿们在一起，这是搞什么飞机？”等了片刻，幔幕后毫不动

静，也听不到任何声息。

小伙子实在是太好奇了，再向前走近，幔幕又自动拉开，八个裸女仍然分立两旁，一动也不动，连原来的姿式都未变，就好象泥娃娃一样！

他急忙向后一退，幔幕又拉上了。

小伙子只好大声嚷嚷道：“里面的姑娘们，是宫主要我进来练剑的，请你们快穿好衣服，另这样开放啦！”

毫无声息，里面的“姑娘们”有听没有见，根本不用他！

小伙子干笑道：“喂！你们留在这里算什么嘛，快点出去！否则，否则……”
否则要怎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偏偏，“姑娘们”还是让他唱独角戏，任他自说自话。小伙子这下子可毛火得很，抽翘嘴角：“别以为你们不穿衣服，我就不敢进来。哼！谁怕谁？！”

一气之下，他大步上前，幔幕又自动拉开，八个赤裸裸的姑娘仍然原式不动。

他不再退出，睁大眼睛一瞄，八个姑娘原来是假人，只是制作极为精巧，栩栩如生，乍看之下跟真的一样！

小伙子不禁笑得肠子打结，好半天走近仔细一看啊，八个裸女的面貌一模一样，而且活生生的就是柳苔青本人！

杜小帅这下可不懂了，杜小帅把这塑雕的八个假人，放在练功室里干嘛？

再细看八个假人各自不同的姿式，他马上知道为什么了，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她们”摆出的是武功招式，用来帮助练功用的嘛。

储备个裸女栩栩如生，全身曲线玲珑，纤毫毕露，除了眼光略嫌迟滞，不会转动之外，简直就跟真人无异。尤其是肌肤的色泽，几可乱真，不知是啥玩意制成的。

小伙子童心未泯，一时好奇，忍不住伸手去解摸那“姑娘”。那知手刚触及，竟被“姑娘”顺手一耳光，掴得他踉跄跌了开去。

哇噻！“姑娘”居然会伸手打人？见鬼啦！

小伙子出其不意地捱了一耳光，而且“姑娘”手下毫不留情，出手极重，掴得他东倒西歪。

甩了甩脑袋瓜子，抬眼定神一看，“姑娘”已恢复原来姿式，仍然一动也不动，就象未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甭说啦，“姑娘们”身上一定装有机关，碰不得的哦！小伙子挺身跳起，不敢再去招惹“姑娘们”，眼光四下一扫，发现练功室内的光源，竟是来自顶上，悬吊着一枚鹅卵般大小的夜明珠。

就这一颗夜明珠，大概就价值连城吧？！

练功室约有三丈宽长，除了幔幕的一面，三面的壁上都画满“速写”的裸女图形，由至右，看似连贯的动作一气呵成。

室内只有靠最里面，置一张数尺长的矮榻，一旁放着张两尺见方的小几，没有其他任何家具。

小伙子走近一看，小几上端端正正放着两本羊皮小册，一本的封皮上是“兰花手”，另一本赫然正是“玄天三剑”！

他迫不及待拿起“玄天三剑”，翻开第一页。果见注明此功属刚阳剑术，属男子所练，女子不宜。

第二页的几行字，说明“玄天三剑”共有三招剑式，实乃天下剑法总成，招中有招，式中有式，如黄河之水源源不绝，似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倘能深得此剑法真髓，三式剑招必博大精深，天下无敌。惟有三忌：一为心邪不练，二为不静不练，三为不狠不练，慎之！慎之！

最后的署名是——剑狂。

剑狂是谁？小伙子可不认识他，也从没有听师父说过。但这破旧的羊皮小册子，连柳苔青如此重视，想必总有点名堂，绝不是乱吹一通吧！

他等不及地翻看内容，只见目录共分三章九节，每一章为一剑的总目，每一节再细分九小段，详述练剑的心法，口诀，以及招式的变化和玄机。薄薄的羊皮小册子，连封皮总共只有二十九页，但每页都是图文并茂，看似简单，其实深奥精妙无穷。

杜小帅从小由龙驼子亲授武功，兵器练的就是剑法，跟这“玄天三剑”一比，简直如同围棋初面的棋士，在跟十段大国手对奕。

所以，小伙子看了半天，竟然无法进入情况，甚至有些心法和口诀根本看不懂——乱丢脸一把的。

尤其这本小册子上的图文，几乎与龙驼子传授的剑法背道而弛，完全不一样。换句话说，若照“剑狂”的方法去练，等于要把以前所学的剑法完全推翻，从头再练过。

当然，由于他剑述已有基础，练起来不致全然陌生，只要能抓住要点和窍门，脱胎换骨也绝非办不到。

可是这样一来，帅父多年来传授的剑法，心血岂不等于是白费了？！

杜小帅几乎想放弃这“玄天三剑”了，但又经不起小册上的精奥图文的诱惑，使他想不看它都不行。

看着，看着，他已不知不觉地，如痴如迷起来……

半梦半醒之间，眼前似有幻影，幽灵般地出现个白衣书生，手持青锋舞动起来，那一举一动，竟与间皮小册上所绘的图式极为神似。

杜小帅心中默念道：“第一章，‘阴阳倒转’起手式……”

只见眼前一片剑影，如江河倒悬，与一般剑术的出手架式大异其趣，如同本末倒置，先有果而后有因。

也就是先有了答案，再来拟出问题。

换句话说，便是一剑先刺中敌人要害，才让敌人回想，方才是怎样被人家刺中的。

更明白的说法，就是一个“快”字，快得出乎意料之外，快得令人不可思议！

仅仅这一剑，杜小帅已看出其中千变万化，无穷玄机，足以使敌人眼花缭乱，心神散涣，根本不知对方的剑将从那个角度刺来，攻击那个部位。

白衣书生剑势一收，接着演练第二剑。

杜小帅见他手捻剑诀，又心中默念道：“第二章，‘扭转乾坤’，强敌当前，情势不利于我，须出奇制胜，攻敌强处而不攻弱，弱必有防……”

只见白衣书生剑势滞而不发，似乎强大压力所制，身形向后作败退状，突然一个倒翻，剑却反手由腋下刺出。这一着，几乎是超出人类体能的极限，绝不可能做到，但他却做到了。

杜小帅刚才走马看花地，看了小册子的图文一遍，对这“攻敌强处而不攻弱”就大惑不解。

因为通常双方交手，都是找出对方的弱点攻击，“扭转乾坤”却是反其道而行，载攻敌人的强处，实在教人搞不懂。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敌人的强处有恃无恐，容易疏于防范，而弱处却非防不可。

你娘咧！这就叫出奇制胜，简直像玩命，拼命三郎的打法嘛！不过看得出来，熟能生巧，只要勤加苦练，就如同玩特技的表演，无论再危险的动作，也能万无一失。

白衣书生又在开始演练第三剑了。

杜小帅默念出：“第三章，‘毁天灭地’……”

突见白衣书生剑影滚动，如同万马奔腾，排山倒海，挟雷霆万钧之势，直向他汹而来……

小伙子顿时措手不及，被剑影中一剑迎面刺到。

“啊！……”一声惊呼，全身向后一仰，来了个大翻身，从矮榻翻跌到后面的地下，摔了个倒栽葱！

霍地跳起，那有什么白衣书生。

猛一回过神来，才知刚才是看那小册子看出了神，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幻觉。

但那白衣书生的剑法，却历历在目，一点也假不了。他立即拔出佩剑，口中默念心法口诀，照着幻觉中白衣书生的剑式，依样葫芦地演练起来。

一遍又一遍……

不知练了多少遍，忽听门上连敲三下，他才停止，提着剑向门口走去，幔幕又自动拉起。

只见门下一个尺许的活动门拉开，送入饭菜，还有一壶茶水，响起个年轻女子的声音道：“杜公子，请用午饭了。”

杜小帅接过放在一旁道：“谢你啦。”

外存同又送进个小木桶，使他不禁弹着耳朵捉笑：“姑娘，我又不是饭桶，那用得着……”

那姑娘“呶嗤”一笑，娇声道：“这是尿桶啦！”

杜小帅“噢”了一声，糗得说不出话来，瘪想：“对呀，还是她想得周到，光吃喝，不拉屎拉尿成吗？！”

“笃”地一声轻响，活动拉门已关上，那姑娘笑着走了。

杜小帅分作两次，将饭菜和便桶，端进了里面去。

他这时已练得满身大汗，感到热得要死，那还吃得下饭，往矮榻上一躺，这才发现练功室四壁无窗，只有墙角上方两个小气孔，使空气流通。

这时已是炎夏，又值日正当中，室内原已够闷热的，加上练了半天的剑，那就更热得令人吃不消了。

小伙子连天寒地冻，在九华山绝峰上，都是打着赤膊练功，这会儿那能忍受酷热。

一面脱衣，一面调皮地向那八个“裸女”笑道：“姑娘们。抱歉啦，实在太热罗，我要失礼了，你们可别偷看啊！”

他把全身脱得只留下一条短内裤，席地而坐，运功一个周天，调息片刻，果然暑气大消。

饭也无心吃，猛灌了半壶茶水，便又继续练剑……

杜小帅废寝忘食地练了七天七夜，“玄天三剑”终于练成，可以“出关”了。

他这几天都是全身只穿短裤，这时才把衣服穿回，虽然那天衣襟被撕破了，尚在昏迷时已由柳苔青缝补好，但他这日不眠不休，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了，脸色可真难看得很。看来难免有些儿狼狈。

不过，小伙子依然风趣潇洒，调皮地向八个“裸女”一一拱手道：“姑娘们，多谢这几日陪我练剑，使我不觉一个人关在这里太寂寞。下回如果再来，我一定买几件漂亮衣服给你们穿上，免得天冷了会‘哈啾’着凉哦。各位姑娘，咱们后会有期了！哈哈……”

笑着走向门口，幔幕便自动拉上。

猛拉几下门后的铃绳，等了不到片刻，便听一阵脚步声来至门外，接着响起开关锁声，门便开了。

出现在门口的，正是柳苔青和李黑，他们象欢迎英雄归来似的，齐声欢呼道：“恭喜你大功告成！”

杜小帅故意把眉头一皱，装出副糗相道：“你们怎么知道我练成了，也许……”

李黑笑骂道：“他奶奶的！这几天你不吃不喝，也不拉不尿，整天关在练功房里干啥？莫不是憋不住了，自己打手……”

“冲”字刚要出口，一想身边还站着柳苔青，赶紧把那个字吞了回去，否则就太不象话啦。

柳苔青忙接口道：“小帅，当年我练‘兰花手’时，也跟你一样，一旦进入情况，就废寝忘食，足足关了自己一个多月。你七天就已练成，可见天赋资质高出我甚多。瞧你，人瘦成这样，身上都发臭了，快出来去清洗一下，

好好替你补一补。”

说完便挽了小伙子，好象母亲疼爱儿子似的，拥着他向外走去。

三人来到外面，柳苔青先要老叫化到大厅去等候，只带着杜小帅回到寝宫。

杜小帅穿上一身崭新的漂亮衣裳，简直跟那些纨绔……不，是王孙公子没什么两样，由四名侍婢前呼后拥，大摇大摆的来到大厅。

桌上早已摆满山珍海味，老叫化等得直流口水，很不耐烦一把的了。

杜小帅到来，李黑就嚷道：“哇噻！小兄弟，你这个澡洗了快一个时辰，皮都洗脱了几层吧？”

杜小帅瞥了李黑一眼，贼兮兮地谑道：“幸好我皮厚啊！”

柳苔青会意地捉笑：“小帅，来来坐下吧，欠这位老哥哥肚子里的酒虫已经造反了。”

不料李黑却反常地连连摇头道：“不不不，喝酒不急，老叫化要先见识‘玄天三剑’。小兄弟，你快露一手让咱们开开眼界呀！”

柳苔青笑道：“也好，小帅，你就演练一遍给咱们欣赏一下吧。”

杜小帅习惯性地弹了弹耳朵，道：“卡歹嘛要见大倌（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那我就献丑了。”随即拔剑出鞘。

这七日七夜，他忘了吃喝，也不睡觉，按照羊皮小册上的图文苦练，已深得“玄天三剑”的意义，尤其更能把握其中的“快”字诀，仅凭他的起手架式，就已看出与众不同，有一套啦！

小伙子口中疾喝：“阴阳倒转！”

剑向上一挑，顿时震起一片森森剑影，如江河倒悬，似迅雷奔电。眨眼间，电光石火地连连刺出二十七剑，随即收势抱剑而立。

只见柳苔青含笑微微点头，露出一脸欣慰嘉许之意。

李黑却神情茫然，一脸憨憨，似乎尚未看清是怎么回事。

杜小帅剑不归鞘，口中又喝道：“扭转乾坤！”只见他持剑凝而不发，随即向后连退两大步，突然一个倒声，剑却反手由胁下刺出。老叫化情不自禁地喝道：“好啊！”

好象看“秀”看到精彩处，不由地喝起采来。

小伙子一个挺身，又抱剑而立，运了口气，疾喝道：“毁天灭地！”

这回他身子一个大旋，只见一片剑影滚动，如同万马奔腾，排山倒海，挟雷霆万钧之势，向四周扩散开来。

几个侍婢早被这骇人的声势，没命逃开会，连柳苔青和李黑也感受到，一股杀气腾腾的强大压力，笼罩了整个大厅，仿佛天昏地暗，宇宙将在一瞬间毁灭！

杜小帅自己也象是丢猴绳（着了魔），已无法收势，手中剑如同装上了自动机关，一发不可收拾，疯狂地杀向四面八方啦！

柳苔青见状大惊，看出小伙子已不能自己，突然腾身而起，手中已拔下头上一枚玉钗，出手如电，疾射而出。

“当”地一声，玉钗击中剑身，顿时剑断钗碎。

杜小帅也应就在这一惊之下，猛然回过神来，吓出了一身冷汗。

柳苔青已掠身而至，扶住了杜小帅，急问道：“小帅，你没事吧？”

杜小帅脸色发青，神情可怖叹笑：“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突然无法控制自己了，在练功室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呀，好可怕哦！”

柳苔青扶他到桌前坐下，递了杯酒给他道：“你先喝杯酒，定定神，调息一下就没事了。”

杜小帅按过来，举杯一饮而尽，吁了口气，咂着嘴道：“哇噻！刚才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柳苔青微微点了下头，神色凝重道：“差一点！幸好我看出情况不对。当机立断，拔下头上的玉钗射出，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了。小帅，你仔细想想，这‘毁天灭地’的一剑，心法和剑诀上可有错误？”

杜小帅歪头沉思了片刻，一敲额头，露出窘脸痛苦：“小册子上有一句是‘不狠不练’，刚才我想只不过是表演一下而已嘛，用不着狠……”

柳苔青接道：“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不狠，剑势就一发不可收拾，非狠不可。等于黄河决堤，你想用土墙硬堵，那怎能堵得住。总算……唉！小帅，这一剑实在太霸道，以后千万记住，除非万不得已，而你又狠得下心，决心不给敌人留余地，否则绝不可轻易用它！”

杜小帅可不想走火入魔，半身不遂，当然干笑道：“知啦！记住啦！”

李黑这时才喘过一口大气来，惊声道：“他奶奶的，老叫化今天可真开了眼界！”

杜小帅吐吐舌头扮了个鬼脸，犹有余悸地问道：“阿姆，您可知道狂剑究竟是谁？”

柳苔青看看老叫化道：“你这位老哥哥年岁较长，且见多识广，我刚才正想向他请教呐，来，咱们边吃边聊吧！”

李黑忙道：“抹影啦（没有），是你不甘嫌。不过，“狂剑’和‘魔手’这两个人，老叫化倒是听说过……”

杜小帅接问道：“魔手又是谁？”

柳苔青道：“就是‘兰花手’秘笈的主人！”

李黑开始讲古了：“据说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吧，武林划分为南北两大派，南方出现个剑术高的人，自称剑狂，无人知道他的姓名和来历，连他剑法的路数也摸不清。但他的剑术实在高明，而且专找各大门派的碴，凡是接受他挑战的人，没有一个能在他剑下走出三招……”

杜小帅好奇地眨眼逗惹：“他用的就是‘玄天三剑’？”

李黑耸耸肩道：“谁知道！那时他根本不说出剑法的名称，半年之内，武林中已有近百名高手丧命在他剑下，他小子胃口愈来愈大，居然向各大门派掌门人下了战书，约定是年中秋之夜在华山一会。

当时整个武林为之震惊，唯恐各派掌门都不是他对手，所以一时人心惶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为了顾及身份，又不能跟他打群架。眼看中秋将近，

各派掌门会聚嵩山少林，大家都拿不出主意时，突然从北方来了个自称‘魔手’的蒙面女子，毛遂自荐，表示她有把握能制服剑狂。

大家那敢相信，认为她可能别有居心，有的甚至指她是北派的奸细，故意要使各派掌门爽约，在武林中留下笑柄。有几个沉不住气的，当场强迫她现出真面目。她一气之下，正要拂袖而去，被那批高手拦住。不料那女子一出手，他们就全躺下了，少林掌门人立即认出，那是失传已久的‘兰花手’！”

老叫化一口气说下来，口都说干了，喝了一大碗酒，润润喉咙，才继续说道：“大家一见那女子施展的是‘兰花手’，才心服口服，要求她出面赴中秋华山之约，他奶奶的！这娘们却拿起架来，说什么也不干了。经各派掌门低声下气向地陪罪，她才回心转意。但要求中秋之夜，华山方圆数十里之内，不许各派一个人闯入，由她单独对付剑狂。大家有求于她，只好一口答应了。中秋之夜过后，风平浪静，剑狂和魔手就从此没有再出现过了。”

杜小帅听得津津有味，当然要追问道：“他们究竟是谁胜了呢？”

李黑笑道：“我怎么知道，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

忽见柳苔青沉吟一下道：“据我看，他们可能是不分胜负，彼此惺惺相惜，因而化敌为友，甚至发生了感情。所以双双离开华山，决心从此不涉江湖，跑到雪山，在绝崖间找了个山洞隐居起来啦。”

杜小帅摇头晃脑地道：“这位‘魔手’可真了不起，就凭她一个人，消弥了一场武林浩劫。倒是那剑狂，实在是杀气太重，难怪他那招‘毁天灭地’……”

柳苔青正色道：“所以哪，小帅，以后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可轻易施展‘玄天三剑’啊！”

杜小帅点了点头，眼珠子一转惹声：“啧啧，如此说来，‘兰花手’可能比‘玄天三剑’更厉害喽！”

柳苔青不以为然道：“那倒不见得，据我判断，‘剑狂’之所以放过各大掌门，并非技不如‘魔手’，而因她是位绝世美女！”

杜小帅猛眨眼睛，一时还反应不过来，道：“哦？”

李黑已哈哈大笑道：“对对对！宫主说的对极了，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哪！”

杜小帅这才恍然大悟，笑嘻嘻地道：“老哥哥说的有道理！”

李黑更正道：“错哪！这不是老叫化说的，是宫主说的，是宫主说中啊！”

三人不禁齐声笑了起来。

柳苔青连干了两杯酒，问道：“小帅，听你老哥哥说，你这次下山，主要是为了‘钱塘江血龙’？”

杜小帅点了点头，笑道：“碰碰运气！”

柳苔青道：“你年纪太轻，吃亏的就是功力不足，如果真能得到‘钱塘江血龙’，对你有极大的帮助。不过，距离中秋尚早，这一两个月之内，你不许再乱跑了，好好把身体替我调养好，知道吗？”

杜小帅一听，心里可就不爽了，他最怕呆在一个地方了，苦着一张包子脸，道：“这……”

李黑笑骂道：“他奶奶的，你这小子真不知好歹，宫主是疼爱你，把你当儿子一样呵护……”

柳苔青忽道：“对了，小帅，我想收你为义子，你愿意吗？”

杜小帅那有不愿意之理嘛，想都别想地立即起身离座，上前恭恭敬敬地跪下道：“义母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说完就连连叩首，差点成了磕头虫。

柳苔青乐不可支道：“好了，好了，快起来吧。”

李黑双手一拱道：“恭喜宫主！”

杜小帅起身归座，不正经地嘻笑道：“哇噻！人走运连城墙都挡不住，想不到我突然有了这么漂亮的干娘！”

柳苔青脸上一红，笑斥道：“帅儿，不许胡说，我人都老了……”忽然起身道：“对了，我去我件见面礼给你。”

杜小帅心里也觉得这是应该的，嘴上却天鬼假遂里（爱吃假客气），忙道：“干娘，自己人，别客气哪……”

柳苔青笑道：“你别管，这是做干娘的一点心意。”

说着已迳自离去。

李黑趁柳苔青不在，捧起置于身旁的酒坛，一口气猛灌了半坛，才抹抹嘴道：“过瘾！过瘾！我说小兄弟哪，老叫化这可是沾了你的光，这一两个月，天天不愁吃喝啦！哈哈……”

杜小帅却苦着脸道：“老哥哥，咱们每天只顾吃喝，正事儿不去办了？”

李黑笑骂道：“他奶奶的！你还有什么正事儿？”

杜小帅嘟着嘴道：“我要去找那个女扒手啊！”

李黑这才想起来，愤声道：“对！我在‘如意赌坊’输了一千两银子，非赢它回来不可！”

老少二人正在窗商“绕跑”之计，柳苔青已回到大厅来，只见她手上拿着个剑匣，提了个小布包。

柳苔青归座后，笑盈盈地道：“帅儿，方才你的剑断了，这把‘断魂剑’，是我十年前以重金购得的，反正我也用不着它，就给你当作见面礼吧。”

杜小帅也不用假了，忙起身双手接过道：“多谢干娘！”迫不及待打开剑匣，见是一柄剑鞘上雕满花纹的古剑。

从剑匣内取出，“铮”地抽出剑身，便听得“嗡嗡”龙吟之声不绝，且剑上泛出一片蓝色寒光，森森逼人。

连老叫化看了，都忍不住赞道：“好剑！”

杜小帅可真高兴得都快跌倒了，归剑入鞘，又连声称谢，才坐了下来。

柳苔青这时已打开沉甸甸的小布包，顿时金光，竟是二十三个黄澄澄的金元宝。

杜小帅搔着头发，道：“干娘，这把剑给孩子儿作见面礼已足够了，您不必再给这么多……”

柳苔青笑道：“不是给你的，你急什么，要知道如今你是‘飘花宫’的公子，庄里的上上下下，你能不赏吗？况且，以后也不能寒酸，这是干娘为你准备的啊。”

杜小帅只好又谢了一声，接过布包，见四个侍候他洗“泰国浴”的侍婢，正笑盈盈地望着他，便取了四只金元宝道：“来，这些赏给你们。”

反正不是他的，再“阔”也不会心疼。

四名侍婢忙上前接过去，齐声道：“多谢公子！”

李黑把手一伸道：“小兄弟，老叫化也要赏，沾点喜气啊！”

杜小帅眼珠子一阵乱转，贼兮兮地憋笑道：“老哥哥不用这个，待会儿让你开个洋荤好啦。”

李黑茫然问道：“开什么洋荤？”

杜小帅睨眼斜笑道：“请你洗个‘泰国浴’吧？”

老叫化扣得一怔，满头雾水，四个侍婢早已笑得花枝乱颤起来。

老少二人只安份了三天，第四天就溜到了苏州城来。华灯初上，街上熙熙攘攘，可热闹得不得了。

经过一家蛇店，杜小帅突然灵机一动，有新点子啦！拖了老叫化进去，向掌柜的叫道：“喂！老板，我要买条活蛇。”

掌柜的一看他这身打扮，忙不迭过来招呼道：“公子爷，蛇笼里全是活的，有百步蛇、雨伞节、青竹丝、龟壳花、锦蛇……您请自己挑，现杀现烹，味道特别鲜美，蛇胆可以和酒……”

杜小帅翻个大白眼，截口讪笑：“你说那么一大堆罗哩叭索的废话干嘛？我只不过要买一条活蛇而已。”

掌柜的应道：“是是是，公子要比较有毒的，还是……”

杜小帅歪头想了想，道：“不要太大，也不要有毒，只要能吓唬人的就成了。”

掌柜的心想：“这些公子哥儿吃饱了没事干，尽想些歪点子恶作剧，不知谁又要倒邪霉啦！”

便会意地笑笑，逞自去蛇笼里抓蛇。

李黑忍不住问道：“小兄弟，你要吓谁？”

杜小帅憋笑而不答。

其实好用得着说吗？从他的神情上已可看出，八成是那女扒手要遭殃了！

掌柜的抓来一条两尺来长的菜长蛇，笑问道：“公子爷，这条行不行？只要二两银子。”

杜小帅点了下头，向老叫化借了条麻袋将蛇装起，付了银子，便提着出了蛇店。

“如意赌坊”依旧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形形色色的赌客川流不息。有赢了吃到甜头还想再赢的，有输了想捞本的，也有凑热闹的，更有探水摸鱼的……

老叫做那天虽未开洋荤，尝试一下“泰国浴”的滋味，但沾了小伙子的光，由柳苔青各给了个大红包，每人两只五十两重的金元宝。

有道是：财不露白。

他们却偏要“骚包”，一进去就冲向帐房，各取出两只五十两重的金元宝，换成银子和银票。

消息立时由帐传出，不迳而走，传遍了场子里，知道来了两只“肥羊”，非得痛宰他们一番不可。

老叫化是决心要报那晚“扛龟”之仇，好泻一泻。

小伙子则是要找那女扒手，要他吃瘪受窘。

杜小帅瘪想：“你娘咧！凭我杜小帅，让她给耍了，实在有损形象，太丢脸啦，简直‘帅哥’，都成了‘逊哥’罗！”

忽听老叫化轻声道：“小兄弟，我先去那边玩几把，你慢慢找你的‘小情人’吧。”

杜小帅弄笑一声，目送老叫化走向赌桌，将装蛇的麻袋藏在宽大的袖管里，便开始各处找寻目标了。

小伙子走马观花，各处东张西望，就在走近一张赌牌九大方桌时，突觉眼前一亮，目光被一个熟悉的背影所吸引。啊哈！这不正是那女扒手？！

嘿！这女扒手真是贼性难改，又挤在人堆里找寻目标下手呐，这下教她稳死！

杜小帅心中大喜，也不动声色，挤进人堆，捱近那姑娘的身旁。暗中斜眼观察，她的目标是个华服中年，正赌得来劲，身旁那姑娘的手已伸向他怀里，竟浑然不觉。

小伙子也悄悄伸出手，在那姑娘屁股上狠狠捏一把。

那姑娘出其不意地一惊，刚张口要呼叫，转脸一看认出是他，吓得一张嘴两张大，却不敢出声了。

杜小帅却潇洒地捉笑道：“真有缘，咱们又遇上了。”

那姑娘尴尬地笑笑，只好放弃了下手的目标，转身开溜。

忽见老叫化从人堆中挤出，急卓越明小伙子走来。

一看他垂头丧气，脸都发绿了，杜小帅忙迎上前问道：“怎么，又扛龟了？”

李黑唉声叹气地沮然道：“瘸子的屁眼——斜（邪）门唉……叫化子命，真是歹命罗。”

杜小帅猛弹耳朵，斥笑道：“他娘咧！老哥哥，我去替你翻本，看他们究竟有多高竿！”

李黑摇摇头，苦笑道：“算啦，老叫化认栽了，只有等你那位杨弟来了

再说吧。”

提起杨弟，杜小帅这才想起这位结拜不久就分手的小杨，心里倒真是怪想念他的。

可是，老叫化总是支支吾吾，小杨上那里去了呢？

十二

疾劲的强风，掀起了漫天的黄沙，好似一波接一波滚动的沙浪，构成一望无垠的沙漠奇观。

风沙掠向雄传壮观的玉门关，扫过关下冷清荒芜的街道。这儿，正是通往大漠的起点。

小杨仍是一身小叫化打扮，匆匆走过寂静的街道。

突然间，三条黑暗疾掠而至，以“品”字形围住她。

小杨微微一怔，停下脚步，眼光一扫，见是三个黑衣壮汉，不由地翻个大白眼道：“唉哎我的妈妈啊！你们要剪径打闷棍，也得照子放亮些，小爷我还正愁没盘缠呐！”

其中一人狞声道：“少来这套！小妞，好好一张脸，干嘛打扮成这副德性，想当‘嬉痞’么？”

小杨眨了眨眼，样子有点瘡：“你们认错人了吧？”

那壮汉狂笑道：“认错人？哈哈，别人可能认错，要是连你这小妞都认错了，那咱们在江湖上就白混啦！”

小杨眼珠子一转，道：“你知道我是谁？”

那壮汉振声道：“大名鼎鼎的杨小邪之女——杨心兰！我没认错吧？”

她果然就是杨心兰，瘪着嘴道：“好眼力！你们好象是户政事务所的，不但知道我的姓名，连我老爹是谁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有一套！说吧，你们拦住我想干嘛？”

壮汉神气十足道：“在下赖红斌，乃是‘一统帮’属下‘长堂’堂主，他们是我的哼、哈二将。咱们奉望主之命，接你到本帮，要好侍候侍候你！”

杨心兰扮个鬼脸，不屑地：“就凭你们三块料？嘿嘿，你们也不撒泡尿照照，看看自己那副德性配不配！”说完还吐了吐舌头。

这赖红斌不但在“一统帮”位居堂主，在江湖中也小有名气，外号叫青面书生。单看他左面，倒还算得上英俊潇洒，偏偏右面一个青色大胎记，足有巴掌大，几乎占了半边脸。所以平时最忌讳人家叫他外号，或是叫他照镜子，有伤他的自尊。

一听杨心兰叫他照自己，而且还是撒泡尿照，不由地怒从心起，喝令道：“哼哈二将，把这丫头的嘴给我缝上，免得她不会说话乱开口！”

哼哈二将齐声道：“是！是！”上面的嘴要缝，下面的憋住他，教她撒不出尿，就没了的可照了。”

别看这两家伙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外表傻呼呼的，功夫可不含糊，一点也不呆。

只见他们交换一下眼色，突然身形一掠，双双直向杨心兰疾扑而去。

杨心兰可没把这对活宝放在眼里，娇躯一闪，让他们扑了个空。。

那知他们突然一个倒栽，头顶着地，两腿一分，竟似陀螺般地快速施转

起来杨心兰看得莫名其妙，直眨眼睛，好奇问道：“哇噻！你们这叫什么功夫？”

哼哈二将无暇回答，由赖红斌代答道：“没见识，连最流行的‘霹雳舞功’都不知道，还敢跑到江湖上来丢人现眼！”

杨心兰吃了个瘪，嘟着嘴道：“哼！不知道谁没见识，这种‘舞功’早就不流行啦，还在那里臭美！”

哼哈二将一听，霍地挺身跳起，一个从鼻孔“哼”出一声，一个张口“哈”了一声，然后齐声问道：“那现在流行什么？”

杨心兰歪点子最多，信口打屁道：“现在……现在流行的是‘碰碰舞功’！”

哼哈二将面面相觑，彼此问道：“‘碰碰舞功’！你听过吗？”两人都摇了摇头。

杨心兰暗中笑得肠子打结，表面上却装出不屑地道：“差劲！这么简单的‘舞功’都不会，我来教你们，先面对面，相隔五步站好，弯腰低头，两个头对头向前一冲，那就‘碰’上啦！”

当她说时，哼哈二将已照着在做了。

她的“碰”字一出口，两个人正好向前一冲，头对头地猛撞在一起。

这一撞可不轻，直撞得两人眼前直冒金星，几乎昏了过去。

杨心兰见状，乐得捧腹大笑道：“唉哟我的妈啊！你们这两只驴，还真不是普通的驴啊！哈哈……”

笑声未落，只听赖红斌一声狂喝，人已扑到面前。

这家伙可不象那两个二楞子，出手既快又狠，好象一掌就要把人劈成肉酱似的。

杨心兰见他来势汹汹，那敢跟他玩真的，只有仗着身法矫捷，左闪右避。这样不但辛苦，吃力，而且险象环生，乱不安全一把的。

赖红斌得理不饶人，攻势一紧，真个是威风八面，逼得杨心兰几乎喘不过气来。

这时两个宝贝蛋也清醒了，想起刚才受杨心兰捉弄，不禁火冒三丈，双双狂喝一声，分站左右两处方位，正好又以“品”字形将她围住。

杨心兰应付一个赖红斌已非常吃力，又加上哼哈二将凑热闹，她就更没皮调了，不由地愤声道：“你娘咧！你们三个打一个，打赢了也没面子！”

赖红斌一张稳操胜算的臭屁嘴脸道：“咱们不要面子，只要里子！哈哈……”

哼哈二将齐声道：“咱们面子里子全要！”

赖红斌骂道：“奶奶的个熊！光会说，还不快加把劲，替我抓住这丫头！”

两人一个“哼！”，一个“哈”！，果然发起威来，双双连连向杨心兰疾扑，施展出他们最拿手的“饿虎十三扑”。

杨心兰想不到这两个家伙，虽然傻里傻气，一元……不，是二元捶捶（二人都呆呆的），倒还真有点名堂。尤其那股子憨劲儿，好象皮有三寸厚，根

本不怕摔跌。

原来他们这“饿虎十三扑”，是以饿虎扑羊之势，全身纵起，向目标疾扑。如果被任何一人扑住，一条大水牛也会被压刻扁，扑空了的话，就“叭”地一声，整个人重重扑在地上，跳起来再扑。

而他们是以交叉式，连续不断地你来我往，所以只听得“叭！”“叭！”之声不绝。

既是“叭叭”之声不绝，也就表示他们连连扑空。

杨心兰这下乐子可大啦！不但要连连闪躲两只“憨虎”的猛扑，还得提防赖红斌的抽冷子突袭。

这姑娘一向刁钻泼辣，天生是个古灵精怪的“怪胎”，从来只有她修理别人，整人冤枉的，谁还能治得了她。就连老顽童李黑，见了她也只好投降，最好是敬鬼神而远之。三十六计，“溜”为上策。

可是，这回她却成了虎落平阳，龙困浅滩，被这三人逼得狼狈不堪，连招架之功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还手之力，真是一点皮调都没有了。

实在是够瘁心的。

“叭！”“叭！”之声连响，外带“哼！”“哈！”之声不绝，哼哈二将已连扑了七八个空，扑得尘土飞扬，天昏地暗，声势好不骇人。

杨心兰一个失神，被赖红斌欺身而近，结结实实一掌击中背心。只听“哇！……”地一声，被击得喷了口鲜血，身子向前扑跌出一丈多远。

这姑娘强忍内伤疼痛，一个挺身跳起，拔腿就跑。

“跑”这家传独门功夫，可是大有其父——杨小邪之风，天下几乎无人能跑得过这对父女的。

赖红斌一见她已跑开数丈，急喝道：“他妈的！小贱人终于拿出看家本领了。哼哈二将，给我追！”

声落，他已一马当先，急起直追。

杨心兰虽然捱的这一掌不轻，但她一身“跑功”，纵使比不上老爹杨小邪，也有了七八成火候，再假以时日，必可青出于蓝胜于蓝，“绕跑”的功夫保证天下无敌！

这时她疾奔如飞，突然改变方向，朝乱石岗上奔去。紧追不舍的赖红斌在后喝道：“鬼丫头，你已中了我的‘摧心掌’，跑不远的，省省力气吧！”

杨心兰一听，心中可真是凉了半截，但她不敢停下，强提一口真气护住心脉，反而加足马力直向岗上狂奔。

眼看岗顶在望，心头才一宽，大声急叫道：“老爸！快来救我！爸爸……”

那知一开口，又喷出一大口鲜血，两脚一软，踉踉跄跄地冲跌几步，身子便摇摇欲坠起来。

赖红斌一个飞身追上，伸手一把抓住她后领，是拜（爱现）得不得了，狂笑道：“哈哈，我看你再跑，再跑啊！”

哼哈二将双双赶到，齐声喝采道：“赖堂主这一手‘神鹰抓兔’真不是

吹的！”

杨心兰已无力挣扎，被赖红斌用力一甩，甩给了哼哈二将按住，喝令道：“把她的脚筋挑了，免得途中逃跑，带回去交给帮主亲自发落！”

哼哈二将齐声恭应，抽出腰刀，正待春向她脚筋，突闻一声暴喝：“住手！”

随着喝声，岗顶上一人疾掠而至，只一眨眼，已来到了面前。哼哈二将定神一看，只见来人是个中年文士，神采奕奕，颇具中年男子的特有魅力。但眉宇之间，却有股说不出的邪气。

他是谁呢？嘿嘿，正是二十多年前，搞得江湖上乌烟瘴气，几乎是天下大乱，鸡飞狗跳的杨小邪！

杨心兰一见老爸及时现身，心知有救了，急叫道：“老爸！快救我……”

杨小邪充耳不闻，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糗相，迳身三人恳求道：“三位兄台，求求你们高抬贵手，放过小女吧。可怜我老人家年老体衰，乾纲不震，力不从心，后继无力，这辈就这么个女儿，再想加班‘增产’已无能为力了。求求三位兄台行个好，为我留下这条命根子吧……”

赖红斌狂笑道：“哈哈……杨小邪，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啊！”

哼哈二将一个“哼！”一个“哈！”，然后很有默契地齐声道：“大名鼎鼎的杨小邪，原来是这么个窝囊废，真差劲！”

杨小邪不以为忤，笑得甚弄人：“没法子，谁教我是她老子，偏偏她又如此不孝。唉！天下父母心啊……”

赖红斌太爱现了，无动于衷的向哼哈二将喝令道：“动手！我要当了她老子的面，挑了这丫头的脚筋！”

哼哈二将齐声恭应，举刀砍下……

蓦地，两把小飞刀疾射而至，无声，无息，没有一点征兆，已悄悄插入哼哈二将的喉间。

他们没有“哼！”，也没有“哈！”

几乎是同时，杨小邪的身形如箭般射到，快得令人不敢相信，一把提起了杨心兰。

赖红斌尚未回过神来，杨小邪已挟着女儿，站定在数丈外了。

直到这时，哼哈二将才一脸惊讶与不信，身子缓缓倒下，至死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到了阎王爷那儿，可真不好交待！

杨小邪摇着头，邪笑道：“他奶奶的，苦肉计不行，只好换一套了。两位兄弟真抱歉，你们好象很舍不得死啊？”

赖红斌已经傻了眼，他自从闯荡江湖以来，见过无数的武林高手，却未见过出手如此快的人。

尽管他已久闻杨小邪的大名，只道是传闻而已，想不到此刻已亲眼见到，这位传奇人物果然邪得出奇！

杨小邪憋笑着问道：“老兄，你别站在那里象插旗似的，总该告诉我老

人家，为何嗖小女过不去吧？”

赖红斌只得强自镇定道：“在下赖红斌，乃是‘一统帮’长堂堂主，奉帮主之命擒回此女，留作人质。使阁下投鼠忌器，不致重入江湖，破坏本帮大事。”

杨小邪黠笑道：“黑皮奶奶！我以为江湖中的朋友，早已忘了我这号人物，想不到居然还有人记性这么好，而且还把我当回事呐！”

顿了顿，又露出一脸邪气道：“其实嘛，我老人家早已厌倦江湖，要不是为了找这个跷家的宝贝女儿，根本不打算入关，再涉中土。不过……既然你们想挑断她的脚筋，这个主意确实赞，以后她就无法跷家了，我回去会考虑的。但我老人家也不能就这样放了你老兄，免得回家捱老婆的骂，怪我不该任人欺侮我女儿，做老爸的竟然不替她出气。唔……这样吧，咱们玩三招，只要你老兄能走得过三招，你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如何？”

赖红斌一听，不禁暗喜，心想：“你武功再厉害，我不信走不出三招，那不就是白混了！”

当即毫不犹豫道：“好！在下领教杨大侠高招！”

“招”字再出口，人已飞掠出手，直扑挟着女儿的杨小邪，一口气连攻三招。

这家伙倒很有心机，也够狡猾，攻完三招就一个暴退，拱手笑道：“承让！承让！我走人了，后会有……”

话犹未了，突然失声惊呼：“啊！……”

未及转身逃走，脚都软了，人就趴下啦。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刚才他第三招攻出时，杨小邪已用隔空点穴绝技，不知不觉中破了他的练功“罩门”。

赖红斌急待运功，才惊觉全身功力已失，不禁恨声道：“杨小邪！你，你好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却废了我的武功，让我形同废人？！”

杨小邪捉弄谑笑：“我老人家本来是要杀你的，但你替我找到了跷家的女儿，所以放你一条生路，失陪了，拜拜！”话声一落，他已挟着女儿疾掠而去。

通吃小筑。

这名称好怪！“通吃”两字，必定是位嗜赌如命的老兄想出，顾名思义，表示大小通吃。

它建在一处岗顶上，全部以巨大土壤混合白草连成，一道宽约丈许的土阶通道，由通吃小筑直达大湖的边缘。

通道的两壁土上，如同蜂窝似的，有着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方洞。这时，阵阵肉香，正从其中一个洞内飘出。

杨小邪挟着女儿才走近洞口，已是口水都快流到脚跟了，皱起鼻子嗅了嗅，邪笑道：“赞！赞！赞！”

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洞内，几乎跟一个中年美妇撞了个满怀，幸好杨小

邪及时来个紧急刹车，闪开一旁。

中年美妇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正是女人四十一枝花的模样。她瞪了杨小邪一眼，声如黄莺出谷，娇嗔地笑骂道：“你妈咧！我真衰，嫁给你杨小邪，没得吃好穿好，还得成天苦守‘寒窑’，都快成黄脸婆了。想当年，我小丁是堂堂丐帮小公主，要啥有啥，如今……唉！好女不提当年勇，只怪遇人不淑，嫁错了丈夫投错胎啊！”说完，为了加强效果，又深重地叹了口气。

杨小邪忙趋前弄笑：“小丁，你瞧，我替你带回礼物来啦！”随即将杨心兰丢在她面前。

小丁眨眼一看，意外地惊喜道：“啊！这不是咱们那跷家宝贝女儿小狗子吗？”

杨小邪搔头瘪笑道：“一点不错，正是咱们家的小狗子。她老爸我要是去迟一步，恐怕就下锅变成香肉啦！”

小丁忙蹲下去，抱住昏迷的女儿，抬头问道：“我的宝贝女儿怎么了？”

杨小邪轻描淡写道：“没事！只不过受了点小伤，被我点了穴道而已。”

小丁气呼呼道：“这还算小事！”真要让人抓去，下锅变成香肉才叫大事？”

杨小邪虽步入中年，仍改不了那吊儿郎当的德性：“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就没事了吗？叫化婆，我好象记得，家里不是还有一颗少林寺的‘大还丹’吗，去拿来给她服下就真的没事啦！”小丁又瞪了他一眼，轻轻放下女儿，赶紧去取药。

杨小邪趁机揭开锅盖，把鼻子凑近直嗅，口水猛吞道：“赞！赞！吃来吃去，还是老婆的肉……”

一想不对，这话有语病，不禁干瘪直笑：“黑皮奶奶！什么老婆的肉，象话吗？去他个球，先解解馋再说。”

他可一点也不客气，拿起锅旁挂的长构，就向锅里舀起一大块香肉，也不管烫不烫嘴，张口就吃。

小丁很快取了丹丸出来，见状半嗔半怒道：“你在干嘛？把女儿放在地上躺着不管，居然偷吃香肉！”

杨小邪寒满香肉，烫得说不出话，只有连连向外吐气，让小丁看了又好气，又好笑。

趁着小丁在喂女儿服药，杨小邪去找了根长绳，一解开穴道，就把她绑了起来。

小丁一副母老虎的凶样，怒问道：“你疯啦！把女儿绑起来干嘛？”

杨小邪置之不理，把女儿提起，吊在石壁的铁不上，才拍拍手，邪笑：“看你再跷家吧！”

杨心兰服下“大还丹”，穴道解开随即醒来，发现已被捆了吊起，急叫道：“妈妈，快救我，放我下来……”

小丁可毛了心，上前双手朝腰上一叉，武则天似地怒问道：“老邪！你想把我的宝贝女儿怎样？”

杨小邪道：“叫化婆，我这可是为了你啊，免得这鬼丫头再跷家，害你整天守在洞口外，望眼欲穿，唉声叹气地左一声：小狗子上哪里去了呢？右一声：我的小狗子怎么还不回来？那不多烦哪！”

小丁偏头想了想，微微点头道：“说的也是，吊在家里至少随时档以看到她。”

杨小邪得意道：“叫化婆，老公这主意不错吧？值得庆祝一下，快去搬一坛陈年绍兴来！”

杨心兰心想这下玩完了，又疼又苦：“妈妈，你见死不救，跟老爸一个鼻孔出气啊！”

小丁装作没听到，去里面取酒了。

杨小邪又用长构舀起块香肉，走去故意放近女儿鼻下，笑问道：“香不香？”

杨心兰吞口口水，一脸馋相道：“妈妈炖的香肉，怎么会不香！”

杨小邪邪笑道：“小狗子，你记不记得，有多久没有尝过你妈妈炖的香肉了？”

杨小邪有点不好意思，干笑道：“唔……大，大概快半年了吧……”

杨心兰冷哼一声，捉笑道：“那你现在想不想吃？”

杨心兰口水流满地，道：“想！想！快想疯啦！亲爱的老爸，快让我先尝一块……”

杨小邪用两个手指夹起香肉，放进女儿嘴边，等她张口要接，却缩回手，将香肉放入自己口中，惹笑：“赞！赞！”

杨心兰气得大叫道：“好！老爸，你记住了，地球是圆的，你总会有有求于我的时候，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小丁正好双手捧了一大坛酒出来，问道：“你们父女两个在吵什么？”

杨心兰表情一白，突然痛哭道：“妈妈，老爸说要把我卖到‘绿灯户’去，好拿银子去买酒……”

小丁信以为真，重重把酒坛放在木桌上，愤声道：“老邪！你还有没有出息了，居然想卖女儿换酒喝啦？！”

杨小邪瘪急：“天大的冤枉！地大的冤枉！叫化婆，你怎么听她黑白讲！我……小狗子，你怎么好的不学，把我这套全学会了！”

小丁不屑道：“哼！你还有什么好的让她学？”

杨心兰幸灾乐祸道：“有啊，老爸是‘十项全能’，女儿只学会了九项，还有一项……”

杨小邪忙阻止道：“好啦，好听，算我服了你们母女两，这总成了吧！”

杨心兰趁机道：“那就放我下来！”

杨小邪瞄眼：“你以后还跷不跷家了？”

杨心兰嘴上直道：“不敢，绝对不敢了？”

心里却在暗笑：“才怪！”

小丁一旁替女儿求情道：“兰儿已经认错了，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杨小邪犹豫了一下，才将女儿放下松了绑，一面嘟囔道：“小狗子，你的跷家纪录是愈来愈进步了，一次打破一次的幻录，以前的最高纪录是四个半月，这回居然半年！下回不知道……”

小丁忙把话岔开道：“好啦，好啦，坐下来等着吃吧！”

杨小邪一听，赶紧开了坛封，跑到桌边坐了下来。

杨心兰可不想捱训，忙去取碗筷酒杯，等小丁把整锅香肉端上桌，她才敢过来坐下。

于是，一家三口围桌大吃大喝起来，难得的一幅合家团圆的美景，只差音乐伴奏一曲：“我的家庭真可爱……”

连干了两碗喷喷的狗肉，外带几十大碗酒，杨小邪心头一爽，抹了抹嘴边汤汁，逗笑道：“小狗子，这回你疯到那里去了，遇上些什么新鲜事没有？”

杨心兰眼珠子滴溜溜一转，道：“有！多着哪，第一件大事，就是江湖中极为轰动的传闻，据说今年中秋，正是‘钱塘江血龙’，五百年出现一次的日子。”

杨小邪睨眼斜笑地问道：“打它主意的人一定不少喽？”

杨心兰信口胡诌道：“那可不！不但各门各派，还有天下武林人物，早已纷纷赶往江南。连皇帝老头子部派出不少大内高手，想喝龙血长生不老呐！”

杨小邪笑得甚逗人：“唔……那一定很热闹……”

小丁却浇他冷水道：“老邪，你答应过我的，不再涉足江湖，那就用不着靠喝龙血增加功力，更不须要长生不老，活太长了也乏味，又不是千年乌龟，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杨小邪只好耸耸肩，没趣地瘪嘴道：“还有别的呢？”

杨心兰一张苦脸：“别的嘛……对啦，近来来江湖中崛起了个‘一统帮’，其实是个庞大的秘密杀手组织，看样子野心很大，想‘一统’天下武林呐。我又没招惹他们，他们却见了我就杀，好象都‘抓狂’（发疯）了！”

杨小邪道：“那个姓赖的什么堂主已经说了，他们是怕我重出江湖，搅了他们的局，所以想抓你去作人质，使我投鼠忌器。小狗子，这下你可得放乖些，不敢再到处乱跑了吧！”

杨心兰耸耸肩，毫不在乎道：“那可艰难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啦。就算人在家中坐，也会祸从天上来哦！象老爸……对啦。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龙驼子的？”

杨小邪怔了怔道：“龙驼子？他是谁？”

杨心兰奇怪地道：“这就怪了，老爸好象不认识他，为什么他的弟子拼命要找您报仇呢？”

杨小邪又是一呆，憋着一张脸：“找我报什么仇？”

杨心兰正经八百地道：“听他的弟子说，十几年前，在亡魂谷，您跟小小君……”

杨小邪叫道：“那是神驼子啊！”

杨心兰双后一摊，道：“我不知道他是神驼子，还是龙驼子，只是听说你们两上人打一个，害他从此成了残废，在石床上躺了十几年。老爸，是不是有这回事？”

杨小邪露出苦脸窘笑：“有是有这么回事，但其中大有文章，可能我跟小小君都受了人家的算计，一口气一心想找神驼子搞清楚的，可是一直找不到他人……小狗子，你在那里遇见他们的？”

杨心兰一想到杜小帅便笑嘻嘻地道：“我没见到神驼子老前辈，是听帅哥说的……”

“帅哥？！”杨小邪跳起身来，手指女儿，向小丁大声吼道：“叫化婆，你听见没有，不知是个什么臭小子，她居然叫他帅哥，叫得这么亲热！”

杨心兰斥笑道：“哎呀！人家的名字叫小帅，比我大一岁，我当然该叫他帅哥。况且，咱们已经磕了头……”

杨小邪一听，更火冒三丈，一跳冲天，差点没将屋顶撞破，道：“叫化婆，这就是咱们的宝贝女儿，才十五六岁，连爹娘问都不问一声，就私下跟野小子磕头拜天地啦！”

小丁也不由惊问道：“兰儿，这是真的吗？”

杨心兰一时哭笑不得，大白眼一翻，斥笑道：“娘！帅哥根本不知道我是个女的，他跟我拜什么天地嘛！”

杨小邪怒斥道：“你还强辩！刚才不是你自己说……”

杨心兰嗔笑道：“人家话还没说完，您就不分青红皂白大发脾气。我说的磕头，只是结拜金兰，拜个鬼的天地！”

杨小邪一怔，顿时哑口无言了，只好糗糗地坐上来猛喝酒。

小丁眼皮朝他一翻道：“我说嘛，凭我生出来的女儿，那会做出这种糊涂事！”

杨小邪很糗，有点下不了台，瘪透了心道：“小狗子，人家要找你老爸算帐，替他师父报仇，你居然跟他结拜，这是什么意思？！”

杨心兰委屈地撅嘴道：“人家还不都是为了你老爸，这样一来，就算他决心为师父报仇，打狗看主人的面子……”

杨小邪气得哇哇大叫道：“黑皮奶奶！小狗子，你居然把老爸比作狗？”

杨心兰自知失言，谑笑不已：“我，我说溜了嘴，是不是看金面看佛面，看在交跟他结拜的份上，总得放你老人家一马啊。”

杨小邪不服地一搓鼻头，流里流气地道：“爱说笑！凭我杨小邪，放他小子一马还差不多！”

小丁皱着柳眉问道：“兰儿，他知道你爹就是杨小邪吗？”

杨心兰微翘嘴角：“我怎么能告诉他，帅哥要知道我爹就是他师父的仇人，那还会跟我结拜，不和我拼命就很不错啦！”

杨小邪捉笑道：“哼！真是女大不中留，帅哥帅哥的，叫得多亲热！他到底有多帅，把你迷成这样，难道比你老爸还帅吗？”

杨心兰故意大拍马屁，道：“他怎能跟您比，您是天下第一帅，要不然娘怎么嫁给您？”

杨小邪很得意地道：“这话倒一点不假，想当年……”

小丁接道：“想当年要不是被你死缠活缠，我情愿去当尼姑，也不会嫁给你这只癞蛤蟆！”

杨小邪一脸糗相道：“叫化婆，吹牛又不犯法，在女儿面前，替我留点面子嘛。”

小丁愤愤地道：“你要面子，我就连里子都没了！”

杨小邪惟恐老婆翻旧帐，忙把话岔开道：“小狗子，你跟那小子是怎么认识的？”

杨心兰便将自己受几名壮汉围攻，幸得杜小帅仗义相助，因而结识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只是把其中逛“留香院”，跟西门小郎发生冲突的情凶，将地点说成是酒楼罢了。

一个小姑娘，居然逛妓院，实在也太离谱啦！

杨小邪听毕，沉吟一下道：“以前不知道神驼子的下落，这个结始终无法解开。现在既已知道，我看得亲自走一趟中原，找小小君商量一下，必要时联袂去趟九华山。”

杨心兰大喜，兴奋地道：“我陪您一起去！”

不料杨小邪瞄眼道：“你呀，就好好给我留在家里，那儿也不许去！”

转向小丁道：“叫化婆，我明天一早就出发，小狗子交给你了，必要时把她捆住吊起来！”

小丁道：“鸡婆，这个不用你操心！”转向女儿笑问道：“兰儿最乖，最听娘的话了，对不对？”

杨心兰嘴上甜甜的应着：“对！”心里却在说：“才怪！”

仲秋时分，已是八月十三了，再过两天就是中秋佳节。一个不出名的小镇——赭山镇。一间破旧的客栈：望江客栈。

这是一小镇上唯一的客栈，一共只有十来张旧木桌，四周围着长条木凳，差不多挤得满满的，大家凑合着坐在一起。空间并不大，却塞满了百人以上，想必是热闹之外，还加上喧哗吵杂吧！

其实却刚好相反，整个客栈内一片沉闷，各自虽默默吃喝着，却隐约有股肃杀之气，似乎随时会一触即发，爆发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厮杀！但见在座的这些老兄，个个一脸杀气，眼露凶光，好象谁都看谁不顺眼似的。

这些江湖人物聚集在客栈里，似乎意味着将有重大事故发生，危机已愈

来愈近……

原来，这家“望江客栈”，距钱塘江口只不过半里。杜小帅和李黑这对老小，早几天就溜来住进了客栈，所以已算是熟客老主顾了。

他们这时坐在靠窗的一桌上，同桌尚有互不认识的其他人。大家都似乎知道，别人是来干什么的，但彼此心照不宣。老少二人在这种情形下，也懒得废话，象所有人一样，只是张开嘴巴，大口地吃喝着。

掌柜的和两三个伙计，早已觉出情形不对劲，吓得跟孙子一样，站得远远的，只有在听到要酒加菜时，才忙不迭应声而至。空气中散布着沉闷，紧张，疑惧……

蓦地……

突见一人走进来，所有人的眼光，顿时不约而同地看去。只见那人一身黑布长衫，身形瘦长，连那张脸都好象是配合身材订做的——一张又瘦又长的马脸。

但他臂长过膝，好象猩猩，露在袖外的双手有如鸟爪。顶着满头白发，脸上布满皱纹，更显得面目狰狞骇人。

看年纪，至少有七八十了，不好好留在家里等死了，跑到这里来凑啥热闹？

忽听同桌的人轻声惊呼道：“啊！是索命人！”

李黑急向杜小帅施个眼色，示意他不必多管闲事。

小伙子好笑地微微点了下头。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老头儿的来历，“索命人”这名号，对他毫无意义，脑海里更没有丝毫印象，管的屁闲事。

其他人可不同了，知道“索命人”生平杀人无数，出手狠毒无比，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煞星。

尤其他只凭喜憎杀人，不分善恶，令黑白两道都闻名丧胆，为之头痛。

这时，有些担心怕事的，都忙着结帐开溜了。

十三

索命人眼光一扫，分明已空出一两张桌子，偏要走向坐有两个华服青年的桌前，冷声喝道：“滚！”

这两个小伙子也不是省油灯，闻声神情一变，习惯性地手按剑柄，已蠢蠢欲动。

其中一人问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索命人似乎存心找碴，手一指道：“你们！”

另一个小伙子不甘示弱道：“耶，这又不是你家的客厅，可以随便下逐客令！”

索命人脸色一沉道：“小子，你的胆子倒不小，可惜胆大的人都比较早死，尤其是遇上我老人家！你们是什么人？”

两个小伙子昂然齐声道：“阴阳双剑！”

索命人冷森森道：“很好，很好，你们就一起死！”话声甫落，双臂一抬，已向两人迅疾抓去。

同桌的其他人，早已吓得纷纷起身离座。两小伙子却在霍地站起时，剑已出鞘，双双挺剑刺出。

眼看两把利剑就要刺中索命人，只见他双手向外一拨，竟将两个小伙子连人带剑荡了开去。

附近几桌的人急忙起身躲开，以免遭到池鱼之殃，但又舍不得离去，以免错过这场难得现一的精彩好戏。

阴阳双剑在江湖上也不是无名之辈，竟被人家徒手轻轻一拨，就双双冲跌开去。要不是伸手扶住桌边，非摔个元宝翻身不可，脸上实在有点……，根本就挂不住啦！

疾喝声中，双双回身抢攻，一口气连连刺出七八剑。出剑之快，看出身手不弱。

索命人连脚都未移动，也未用兵器，只凭一只鸟爬似的枯手，连封带拆，左拨右荡，竟使两把利剑近身不得，显然武功更高了一筹。

杜小帅看在眼里，心知阴阳双剑最多不出十招，就要遭殃了，眼珠子一转，向老叫代瞄眼邪笑：“老哥哥，这两边的人，那一边比较正派？”

李黑道：“两边都称不上正派，只是阴阳双剑比较没有什么不良纪录，索命人则是嗜杀成性。怎么，小兄弟，你又想当鸡婆了？”

杜小帅伸手弹了弹耳朵，笑而不答。眼见阴阳双剑又连攻七剑，果然不出所料，就在第八剑双双正待刺出时，只听索命人疾喝声中，双手倏地一分，两柄剑已被他震飞。

老家伙武功确实高出两个小伙子甚多，几乎是双手震飞两把利剑的同时，人已欺身而上，双手一翻，十指箕张，以“鹰爪功”分向阴阳双剑当胸抓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电光石火之际，一道寒芒刺来，逼使索命人撒手暴退。

定神一看，面前已站了个华服少年，正是那喜欢当鸡婆的杜小帅。

索命人不由地怒问道：“小子，你也想凑热闹？”

杜小帅揉了揉鼻头，一脸潇洒地捉笑：“没这个兴趣！只是你已经赢定了，还要置人于死地，太没水准了吧！”

索命人不屑道：“没水准？你算哪棵葱，快报上中来，让我老人家知道杀的是谁！”

小伙子昂然挺胸，很拽地道：“杜小帅便是在下！”

索命人轻蔑道：“杜小帅？没听过江湖上有这一号人物，别说你是小帅，就算是大帅，我老人家也照样送你上西天！”

狂喝声中，已揉身趋近，双手暴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小伙子抓来。

杜小帅不敢轻易施展“玄天三剑”，只以师父所传授的独门剑法，挺剑由下向上一挑，一招“拨云见日”，直取索命人心窝。

由于他这一剑是后发先至，去势实在太快，索命人虽先出手，也来不及封挡，只得又来一个向后暴退，不由地赞了声：“好剑法！”

杜小帅道：“你娘咧！两次都未刺中你，还好剑法，好你妈啦！如果你真想见识见识，什么才叫好剑法，我就换一套新鲜的，让你开个眼界吧！”

李黑怕他施展“玄天三剑”，急忙干咳两声，引起小伙子的注意，再暗以眼色阻止。

索命人根本不用会那老叫化，双目瞪着比阴阳双剑更年轻的小伙子，脸上不露丝毫表情，冷声道：“小子，你的剑法实在很高明，虽然火候差了些，倒是我很少遇见的好手，真教我老人家舍不得杀你，因为象你这么年轻的剑术高手，太不容易遇上了。”

杜小帅故意俏皮惹笑：“多谢老人家不杀之恩啦，可是，我倒很想杀你！你舍不得让我杀呢？”

索命人嘿然冷笑道：“好！好！很好！看样子咱们两人之间，总得有一个被杀，但绝不是我！”

杜小帅模仿他的说话腔调道：“我相信绝对是你！”

有几个沉不住气的老兄一听，刚笑出声，被索命人的凌厉目循声一扫，顿时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乱竄一把的。

索命人冷哼一声，从容不迫地，从怀中取出一双金色手套，戴上了两手，很是得意地翻来覆去欣赏着。

杜小帅笑嘻嘻地道：“对！戴上手套比较好，阁下那双‘富贵手’实在很不好看！”

索命人好象在故意向所有人炫耀，振声道：“小子，你也太没见识啦，这手套是用‘万年玉蚕’吐出的丝织成，你手中纵然是断金削玉的利剑，也损伤不了它分毫。我老人家一向很少用它，只因你小子手中所持的，很象那

柄‘断魂剑’，所以我才亮出来，你实在够面子，很拉风啊！”

杜小帅猛搔耳后，憋想：“这老家伙很不简单，居然一眼就看出，我手上是干娘送的‘断魂剑’，对他倒是不能大意，必要时……”

忽听阴阳双剑之一道：“这位兄，事由咱们而起，这老匹夫还是交给咱们来料理吧！”

杜小帅笑了笑道：“二位不必跟我抢生意啦，人说姜是老的辣，在下最爱吃辣了，正对我胃口嘛。”

双剑的另一人道：“如此咱们就替这位阿兄掠阵吧！”

说罢双双一抱拳，退开了一旁，各自将被震飞的剑拾起。

索命人走上一大步道：“小子，希望你能多支持一会儿，毕竟象你这样对我老人家胃口的对手很难遇上，三两下就清洁溜溜了，未免太可惜了。”

杜小帅黠笑道：“没问题，我会让你满意的！”

索命人又是一声冷哼，双手缓缓提起，只见金光闪闪，却平举在胸侧凝而不发。

杜小帅也抱剑而立，两眼凝视着对方。

他们如同两尊石象，一动也不动，使得众人都受了影响，个个凝神屏息，连大气都不敢出，仿佛已暂停止呼吸。

空气中布满杀气！

强大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笼罩了整个大厅，震慑住每一个人大家都看出，双方只要一发动，即将是立判生死的一击，也许根本没有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沉寂中，突见索命人欺身暴进，一道金光直射杜小帅的面门。小伙子微觉一凛，不闪不避，断魂剑一挺，迎向射来的金光刺去。

只听一片“叮叮当当”，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

杜小帅刺出的一招三式，全被索命人封住，同时左手趁势劈出。杜小帅急以“幽灵十八扭”，身形微晃，扭避了开去，使索命人一掌走空，劈中他身旁的木桌。

“哗啦”一声巨响，木桌已被劈成四分五裂，碎木片四下飞射。几个倒霉的家伙，逃命不及被击中，顿时血流如注，仿佛被流矢射中，鬼叫连天的。

哇噻！老家伙这一掌的威力，还真是在是有够猛的！杜小帅心中暗自一惊，惟恐其他人再遭鱼池之殃，突然身形暴退，一个飞施，将格窗撞破飞射出去。

索命人大喝一声：“那里逃！”也飞身射出。

一到外面，只见小伙子已回身站定，好整以暇地在等着他跟出来了。

索命人脚一落地，身形又倏地拔起，好象脚尖上装有弹簧似的，直向小伙子扑去。

老家伙已发了狠劲，凌空疾扑，随着口中发出的狂啸，两条长臂暴伸，势如饿虎扑羊。

杜小帅却以静制动……

迅速从客栈涌出的那些人，尚未看清楚，双方已一合即分。只小伙子肩上捱了一掌，踉跄连退两大步，却突然一个倒翻，剑从腋下反手刺出，正是“玄天三剑”中的第二式“扭转乾坤”。

索命人只觉小腹一凉，已被断魂剑刺中。

小伙子虽手下留，将剑刺偏了些，距离致命“气海穴”偏左两寸，但已使老家伙吓得呆住了，以为自己这下稳死了。

杜小帅强忍肩上剧痛，起痛道：“你娘咧！你还赖着不走，是不是还想捱上一剑？”

索命人这才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还活着，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掉头就飞奔而去。

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想到逃命，过去都是他以看人逃命为乐，追上去再取人命，那才过瘾，但这次他逃得却不比任何人慢，甚至可媲美杨小邪的“跑功”！

转眼之间，老家伙已没命逃开去啦！

李黑飞身掠至小伙子身旁，紧张地急问道：“小兄弟，你受伤了？”

杜小帅的脸色苍白，强忍着肩上的火辣辣剧痛，龇牙裂嘴地道：“没事，一掌换一剑，这买卖没亏本，很合算。”

阴阳双剑忙上前双手一拱，由其中一人发言道：“阿兄真了不起，居然连索命人都不敌吓跑了，实在令人敬佩！”

杜小帅苦笑一声，眨眼道：“吃瓜子赔唾沫，我也没白饶啊！”

双剑中另一人又抱拳道：“多谢阿兄解危救恩之恩，在下是阴剑韩森，他是阴剑雷行。以后若有用得着阴阳双剑之处，但凭阿兄吩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杜小帅笑得甚惹人：“不用这样客气啦，小事一桩，二位大哥不必放在心上。”

老叫化一向不拘小节，呵呵笑道：“好啦，好啦，别文诌诌的了。被那老王八一搅和，老叫化的酒兴都没了，还得重新培养，咱们进去吧！”

那些跟出来的江湖人物，见没戏可看了，也纷纷回进客栈里。一面继续吃喝，一面交头揭耳，窃窃私议起来。

索命人的来头极大，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而杜小帅是从那里冒出来的，大家连听都没听过，所以谈论的话道，不外是互相探听，想知道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路的？

这时已空出好几张桌子，大家不必太挤。杜小帅、李黑和阴阳双剑四，选了张空桌坐下，各据一方。

阴剑韩森召来伙计，重新点了酒菜，打算作个小东道，向杜小帅聊表谢意。

那知杜小帅已掏出张银票，递给伙计道：“刚才打烂的桌凳和碗盏，还有咱们吃的喝的，全算在我帐上。这一百两先拿去，不够回头再算。”

伙计恭声道：“够够够，太多了……”

杜小帅象个凯子一样地潇洒挥挥手道：“多下的就赏给你吧！”

伙计连声谢着退去，阳剑雷行过意不去道：“帅兄，事由咱们而起，要赔也得由咱们赔，怎么好意思……”

杜小帅瞄眼逗惹道：“小意思，下回算你们的好了。”

阴阳双剑交换了一下眼色，由韩森发言道：“帅兄，咱们可否交个朋友？”

杜小帅呵呵笑起：“咱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

雷行大喜，双手一找，豪笑道：“能交上帅兄这样的朋友，咱们真是三生有幸！”转向老叫化道：“尚未请教这位老前辈……”

李黑笑道：“老叫化上李下黑，李白八杠子捱不着边的亲戚，李黑是也！”

阴阳双剑齐齐一怔，忙抱拳道：“原来是‘醉龙丐’李老前辈，失敬！失敬！”

杜小帅大为捉狭道：“老哥哥，还是你罩得住，我就是雇了你打鼓，沿街高呼我的名字，恐怕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

李黑哈哈大笑道：“那可不见得，至少那位索命人，已经知道你是谁了，而且铁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杜小帅装出一副烦恼表情，瘪笑道：“那我的耳根就要天天烧了！”

老少几人齐声笑了起来，则好酒菜送上了桌。

雷行忙抢过酒壶，将各人面前的空杯一一斟满，举杯道：“咱们今晚能与老老前辈和帅兄同桌，而且交上了朋友，真是不虚此行，来，先敬二位一杯！”

四人一起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雷行又忙着斟酒。

老叫化这几天担心随时发生事故，尽量克制自己，不敢开怀畅饮，只是意思意思而已，忍到现在都快“抓狂”了。

酒一到面前，他谁也不敬，端起来，朝张开的大嘴一泼，问道：“二位此来，想必也是为了‘钱塘江血龙’吧？”

韩森低声道：“不瞒李老前辈和帅兄，在今晚之前，咱们自以为凭阴阳双剑，虽不是天下无敌，至少也没几个人能敌得过咱们。所以此来钱塘江，充满信心，认为志在必得，那条血龙非咱们莫属。可是，只跟索命人一交手，就试出根本差得太远了。再看了帅兄神乎其技的剑法，就更知道没戏可唱啦。刚才咱们充当帅兄手助手，充其量其只留看看热闹。”

雷行附和道：“对！如果师兄也是为此而来，咱们愿意充当帅兄的助手。虽然咱们的武功差劲，派不上用场……”

突然把上身倾向向前，轻声道：“咱们手头，有张五百年前，‘钱塘江血龙’入江出海行经的路线详图，可以判断出它这次出现的确实地点，不致到别处乱撞，至少可抢个先机！”

杜小帅弄笑地：“啊哈！好极了，只要能得手，在座的都有份，龙血大家喝，反正血很多嘛！”

老叫化和阴阳双剑也喜形于色，心花怒放，大家一高兴，便开怀畅饮起来。

一直喝到深夜，老叫化只有三分醉意，三个年轻小伙子却已醉倒啦。

钱塘江走于黄山，仙霞岭之间，由海宁经杭州湾出海。江口似一漏斗，海潮涌入时，巨浪翻腾，汹涌澎湃，声势极是骇人，是一处极壮观的天险，平时就常有人为看海潮而来。今夜，月色分外明亮，正是中秋佳节之夜。

海潮似比往年更见汹涌，如万马奔腾，排山倒海地一波波冲来。

奇怪的是，赏月观景的游客一个也不见。

难道大家都已听到风声，盛传“钱塘江血龙”今夜将出世，天下武林，以及江湖上的各路人马，将为争“龙”，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厮杀！

是人与人争？还是人与龙斗？

从天未黑开始，各路人马早已到达，各自据守在暗处，密切注意江面上的动静，也注意别人的一举一动。初更未到，钱塘江入口的海岸，已是人影幢幢，到处都是守伏的各路人马了。

杜小帅、李黑和阴阳双剑四人，却是与众不同，并不鬼鬼祟祟的行动，大摇大摆的到处晃着好象故意“明目张胆”似地，让大家都知道他们来啦！

更令人肚脐也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何选了那目标最明显，地势又最险峻之处。

杜小帅早已穿上一身黑色紫身衣，外面仍然罩上华服，来个“深藏不露”。腰间系妥“辟水珠”，手提断魂剑，怀藏“心匕”，作为了一切准备。

他将其他的东西，全部包成个小包，交给老叫化，万一有所不测，成为“壮士一去不复还”，就转交给干娘柳青苔青，再请她日后去九华山接女儿时，再交由师父神驼子处理。

虽然老叫化对小伙子满怀信心，但总得以防万一，使他觉得杜小帅好象在交待后事，心里不免有些“刺察”（不安）。

事实上，任谁都知道，“钱塘江血龙”不易得手。它活了一两千年，已通灵性，可以想象得出有多“九怪”（难对付）。

现在已是事在必行，而且杜小帅志在必得，谁也不想劝阻他，也阻止不了。

李黑唯有真诚地道：“小兄弟，千万小心，万一情况不对，就不要太勉强。反正你年纪轻轻，不一定要靠血龙，照样能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杜小帅耸了耸肩，不在意地道：“老哥哥，谢谢你的忠告啦。但我并不是为了自己，也并没有想成为天下第一高手的野心，只是……只是我曾答应一人，非为她取到龙血不可！”

李黑追问道：“那个人是谁？”

杜小帅想起唐云萍，俊脸上不由地一红，幸好天国黑不易察觉，否则可真是羞死人了。他只是笑了笑，嘴巴闭得紧紧的。

李黑见状，哈哈一笑道：“我猜一定是个女的！”

杜小帅被老叫化说中，只好微微点了下头。

李黑又道：“她很美，对吗？”

杜小帅仍然点了下头，贼兮兮的笑着。

李黑禁不住好奇地追问道：“她须要龙血干嘛？”

杜小帅他耸肩道，爱说不说地：“治病嘛。”

老叫化不便打破锅问到底，便从大竹篓里，取出带来的酒和菜，四个人围坐地上吃喝起来。

杜小帅四周望了望，问道：“老哥哥，东海那么大，那条龙为什么每隔五百年，要跑到钱塘江来？”

老叫化尚未开口，韩森已回答道：“据传说，钱塘江是它的老家啊！”

雷行补充道：“也有传说，它是一条千年巨蟒变的……”

于是，四人边吃边聊，述说着有关“钱塘江血龙”的各种传闻。

杜小帅从未涉足江湖，师父以前也未提及过，自是听得津津有味，好象在听人“讲古”。

不知不觉，已是二更时分了。

月到中秋时分外明，虽然带点心理作用，每个月的十五，月亮都比平时又圆又亮。但事实上，因为秋高气爽，夜空如洗，万里无云，看起来月亮自然特别明亮。

可是，今夜高悬在钱塘江上空的皎月，却又与往年不太一样。它给人的感觉，不似往年的皎洁柔和，看上去怪怪的，有种令人不安的凄凉和恐惧，仿佛它会突然自天空坠落，与地球相撞，同归于毁灭！

这大概又是心理作用吧？

一种无法解释的征兆，突然袭上每个人的心头，使大家都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凝神屏息，注视着江面。

静！静……

江面上风平浪静，静的无声无息，静如止水。

突然间，天空响起一声霹雳，雷电交加。刹时狂风大作，江中巨浪翻滚，势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

莫非是“龙”在作怪？

五百年前的景象，究竟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见过，谁也无法确定这是“龙”将出现的征兆。

但这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奇异景象，已使所有人忘了恐惧，纷纷从藏身的暗处走出，涌出了江边。

远远望去，整个江面如同锅里烧开的水在沸腾，翻滚，汹涌蓦地，江中出现个百万丈方圆的巨大漩涡，便在漩涡中心，先是升起一团雾气，接着喷射出一道水柱，冲起数十丈高，看去如同鲸鱼喷水，便喷得更高更势急。

这种奇异的景象，真令人叹为观止，足足持续了约一盏热茶时间，才逐渐消散。

终于，雾气弥漫中，江心缓缓有啥玩意升起……

哇噻！竟然是颗龙头！

仅是龙首就有足足十丈以上，它的身躯更可想而知，有够无法想象的巨大了。

两岸的人无不瞠目结舌，不敢惊动它，惟恐把它吓跑，那又得再等五百年，谁能活得那么长久，又不是千年乌龟？数百人凝神屏息，注视着巨龙。紧张，兴奋，掩盖了恐惧，掩盖了一切……

夜空高悬的皎月，似乎突然更明亮了。

只见巨龙张开大口，月光便凝聚成一道白芒，从天而降，直射入巨龙口中。

明月的光华，似被它全部吸入口中，顿时星月无光，天昏地暗。只见夜空雷电交加，风起云涌，巨浪澎湃……

突闻一声清啸，便见岸边一条人影暴起，如流光曳空般，疾射江中龙首。毕竟有人按捺不住，抢先发难了。

只见那人身剑合一，凌空飞掠，手中利剑光芒四绽，直刺庞然大物的巨目。

巨龙一摆头，张开血盆大口，仿佛有股强大吸力，将那位老兄吸入口中当作宵夜了。

接着又是两条人影暴起，结果是连声惨叫，跟前面那位老兄遭了同样命运。

嘿！天底下就有那么多不怕死，死不怕的，接二连三地又有人发动了……

那还用着一会儿啊，已争先恐后地，有一二十人赶上直达枉死城的“死亡列车”，去跟阎王爷共渡中秋佳节啦！

对巨龙来说，它这顿宵夜，只不过吃了一二十根“香肠”而已。突然——

“轰”地一声巨响，爆炸声惊天动地，居然有人在用炸药了！巨大水柱刚冲天而起，便见一艘快舟冲向巨龙，舟上共载五人，两人居中操桨飞划，船尾一人负责掌舵，船首两人则各持带索飞叉。一接近目标，就双双飞叉掷出。

这种飞叉是海上捕鲸用的，却拿来对付巨龙。主意是不错，可惜龙鳞坚如铁甲，飞叉根本刺不进，反而把它激怒了。

巨龙似被炸药炸伤，不再吸取月光精华，张口喷出一股强劲水柱，将投掷炸药的一叶扁舟喷得船翻人落水。而这边的快舟又攻到，虽然两柄飞叉伤不了它，却已使它凶性大发。

如果它会说话，一定破口大骂：“奶奶的个熊，我招谁惹谁了，你们这些无理取闹的人类，竟劳师动众来打扰我取月华。哼！惹毛了我，看看谁怕谁？！”

可惜它不能用言语表达，只有以行动表示愤怒啦。

只见巨龙一摇头，一摆尾，江中顿时巨浪滔天，五人共乘的快舟，正被水中翻起的龙尾扫中，连人带船一起冰向半空，“唏哩哗啦”地摔落岸上。

快舟摔得支离破碎，五个人则成了肉酱！

就这片刻这间，为“龙”丧生的已超过了三十人。

但是，仍有不怕死的，死不怕的在通往直前……

杜小帅尚按兵不动，屹立在削壁上，目睹这惨烈的人龙之斗，并没有影响他的豪气和壮志。

他脱去了外罩的华服，还是满不在乎的逗笑道：“是时候了，我也该上场啦！”

李黑突然拖住他，阻止道：“不！小兄弟，你不能去送死，放弃算了吧！”

杜小帅笑嘻嘻的拉开他的手，道：“别来这套了，咱们又不是在演三流的连续剧，还搞什么生离死别的场面！”

李黑情急道：“你没看到那么多人死了！难道你不怕？”

杜小帅一弹耳朵，突然正经八百地道：“我当然怕，除非是白痴，才不会知道怕为何物。我不是白痴，自然会怕——怕死。但我知道，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信’字。如果我做不到，至少我已尽力而为，人家不会怪我。假使我根本没有去做，即使人家原谅我，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李黑激动的道：“如果你为了守信，一去不回呢？”

杜小帅呵呵傻笑：“起码心安理得嘛！”

阴阳双剑齐声赞道：“好汉子！”

李黑动容道：“既然如此，要死老哥哥陪你死！”

杜小帅翻个白眼，摇手道：“爱说笑！你又没答应陪我死，为什么要陪我……”

李黑道：“但我答应了你那位杨弟，要照顾你的！”

韩森豪情万丈道：“杜兄，把咱们两个也算上！”

杜小帅虽然感到得快流……鼻血了，但坚决道：“不要啦！你们谁不要陪我，否则我就不当你们是朋友！”

雷行道：“那咱们就是‘死朋友’！”

杜小帅皱了皱鼻子道：“你们的心意我知道啦，但我也也不想死，如果由我单独去冒险，成功的希望或许更大些，难道你们要拖累我啊……”

正在这时，只听连声惨叫，又有几个人被龙尾扫向半空，并且不少人在呐喊：“它要出海啦……”

“快！不能让它跑掉啊！”

杜小帅心知事不宜迟，开始往下跑，只说了声：“各位保重！”身形已动，朝崖下疾掠而去。

老叫化和阴阳双剑欲阻不及，急忙追了下去，但追至江边，已不见杜小帅的踪影。

放眼江面上，只巨浪滚滚中，巨龙已出海而去。

三人大惊，急随两岸的人奔向江口，巨龙已潜入海中，失去它的踪影。

两岸一片失望，叹息和无奈……

片刻后，海上风平浪静，月光恢复了明亮和柔美，大地归趋平静，如同未曾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两岸的人，有的尚在望海兴叹，更多的人则已怅然若失，垂头丧气地纷纷离去。

直到天明，江口两岸的人早已走光，只剩下了老叫化和阴阳双剑，他们仍在痴痴地等，等待奇迹出现，等待杜小帅从江中跃上岸来。

但是，等了一天一夜，奇迹并未出现。

杜小帅的影踪杳然……

所谓“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是也，杜小帅这小子的命真大！

小伙子的水性极佳，象一条鱼似地滑入水中，手持断魂剑，紧随着巨龙游出了江口。

由于“辟水珠”入水即发生奇效，使江水分开，才能不受阻力，游行如飞，否则那能追得上巨龙。

巨龙一入海，似乎知道已脱险，速度便缓慢下来。

但随即被一个奇异的景象所吸引，使它好奇地停止游动，只见海水快速向两边分开，中间一条黑色“香肠”，正以惊人速度，如同凌空飞射而来。

当巨龙认出，这条“香肠”与被它吞食的二三十条是同一品牌——人类，便不把他当回事了。巨口一张，想再来一点宵夜。杜小帅运足真力，挺剑就对准巨龙劲部疾刺。这一剑凌厉无比，至少有千斤之力，正刺中目标。

那知“唰”地一声，足可断金削玉的断魂剑，竟然刺不穿护住龙劲的鳞甲，顺势一滑而开。

杜小帅笑得甚苦，想不到巨龙如此“厚皮”，连断魂剑都奈何它不得。

巨龙虽未受伤，却被这一剑激怒，来个“龙颜大怒”，庞大的“身体”猛一翻腾，刹时巨浪滔天，排山倒海般，向小伙子滚滚冲激而来。似要明人类还以颜色，表示它龙爷不是好惹的！

杜小帅虽有辟水珠，也抵挡不住海水强大的压力，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巨浪，冲得他东倒西歪，晕头转向。

一招“毁天灭地”刚刚刺出一半，已觉出血气翻涌，发出声闷哼，剑便无力刺出了。

口一张，一道血箭喷射而出，整个人却直往下沉。

巨龙一个大翻腾，张开血盆大口，一头钻入水中，要想把下沉的杜小帅吸入。

杜小帅虽奋起全力，想避开这股强大吸力，无奈吸力太强，仿佛身在巨大漩涡中，身不由己，随着水流被巨龙吸了过去。眼看距离巨龙那小山洞似的大口愈来愈近，杜小帅不禁摇头晃脑，唉声叹气，瘥想：“这下玩完了，

想不到我杜小帅，竟然当了巨龙的点心！”

小伙子临危不乱，急施“千斤坠”功夫，欲使身子急速坠沉下去，逃避被巨龙吞食的命运。

但巨龙比他更快，庞然大物的龙身一翻，正好张口迎向他下沉的身子。

杜小帅急欲上升已来不及了，心中惊呼一声：“妈妈咪哦！……”已收势不住，活生生被巨龙吸入了口中。

眼前一黑，身不由己，随着水势通过龙喉，滑入了龙腹，水势才逐渐减弱。

幸好小伙子神志还蛮清醒的，忙定了定神，首先证实自己还活着，至少还有戏可唱。

如果已经死翘翘，那只好准备向阎王爷办理报到手续了。这时突然发现，不知从何时发出一片迷蒙的青光。低头一看，竟是发自腰间那颗辟水珠。

藉着这片青光，向四周一打量，哇噻！这个“山洞”还真不小呐！

四壁好象是坚韧的肉质，长满毛茸茸的绿苔，伸手一摸，腻腻地有些粘手，还带着一股怪怪的腹臭味。

再睁大眼睛一看，附近竟有二三十具尸体，是被巨龙当“香肠”吞下的宵夜，尚未消化啊！

杜小帅心里往下一沉，凉了半截，心知己置身在龙腹中，逃生的希望只怕很渺茫了……渺茫还有希望，就怕连渺茫都没有……但这巨龙的“胃口”如此之大，实在出乎意料。在他的想象中，“钱塘江血龙”大概有个十丈八丈长吧，那知这个尺寸只估计对了龙首，庞大的身躯却不包括在内。

想到这里，他不禁为之咋舌不已，只有摇头苦笑，一脸瘪样道：“你娘咧！师父说我命犯桃花，我看是命犯血龙吧！”既然尚未死，心中又燃起了求生之火。

由于受强大水力的压迫，内伤不轻，血气又开始翻涌起来，使他大吃一惊，急忙运功疗伤。

一连三天，总算将翻涌的血气压下，元归丹田，气纳气海。小伙子嘘了口长气，这时突然想到，巨龙怎么没有动静了？心想：“你娘咧！是不是吃饱喝足了，沉到海底睡觉啦？”龙腹内没有空调设备，空气不流通，而且又闷又热，实在是够难受的。

小伙子闷得脑袋瓜昏沉沉的，猛然想到，现在是在龙腹中，时间一长，不被它消化掉才怪！

心中一惊，急忙取下腰间的辟水珠，想看看可有出路，能够逃出龙腹。

举起辟水珠一照，只见龙腹象一条深长的隧道，足有百丈之长。

小伙子伸手乱摸，发现断魂剑就在身旁，不禁大喜，急忙抓在手中。

那知刚一站起，脚下却被那滑腻腻的绿苔一滑，摔了个四脚朝天。手上的辟水珠，也脱手飞出。

撑身坐起一看，辟水珠已落在丈许外，仍在向前滚动。好似一团青光，

愈滚愈远。

小伙子赶紧爬起身，去追辟水珠，心想：“我万一能死里逃生，这玩意还得交还人家，可不能丢掉啊。况且，龙腹内伸手不见五指，必须靠它逃生呐！”

当下那敢怠慢，顾不得脚下又滑又腻，七手八脚的急起直追。哇噻！真有点邪门，辟水珠居然会自己逃跑！

杜小帅追的紧，它逃得急，愈滚愈快，如同一只皮球从斜坡上向下滚去。

小伙子谑笑：“你娘咧，看你往那里逃！”

突然一提真气，向前一个疾扑。

眼看伸手可及，就要抓到，突见辟水珠一弹一跳，如同一团疾射的青色光团，飞射而去。

小伙子抓了个空，只好又爬起来追去，只听“笃”地一声，珠已嵌在了绿壁上。

他不禁高兴一下，走上去刚一伸手，辟水珠竟被绿壁吸入，顿时四周陷入一片黑暗。

这一来，使他又惊又急，长剑不好使用，急忙归入鞘内，从怀中取出“心匕”，相准辟水珠被吸入处猛刺，要想将它挖出。“心匕”果然是通灵神器，一刀刺下，直入坚韧绿壁，随着刀槽喷出的绿血，射出一粒血珠似的玩意儿，足有鸽蛋般大小。黑暗中根本看不清，那还来得及闪避。更巧的是小伙子的口半张着，血珠和绿血一股脑射入他的口中，滑进了喉咙，想吐都吐不出。

几乎是同时，巨龙受了刺痛，突然狂猛地翻腾起来。杜小帅被震动得连翻带滚，但他为了挖出辟水珠，死命地扑去，用“心匕”连连砍刺。

每一刀刺进绿壁，就有一道血箭射出，象救火的火龙头似地，以强劲水势喷向小伙子满头满脸及全身。

小伙子被绿血从口中鼻孔不断喷入，一大口一大口吞入腹中，

那股怪怪的血腥味，使他难受极了，可是又吐不出。巨龙的翻腾愈来愈猛烈，仿佛天摇地动，小伙子又被喷得连翻带滚。一个不慎，被自己手中的“心匕”戳进胸膛，距离心脏只刺偏了一寸！

一阵剧痛，鲜血狂喷，终使他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小伙子从昏迷中缓缓醒来，无力地睁开双目，眼前是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

黑暗中，一切都静止了。

他的意识中，知道自己尚活着，但体内忽冷忽热，有够难受的了。

双手向身边一摸，尽是浓稠的液体，全身如同浸在盛满油的大盆里。如果“油”再高一两寸，就将他整个淹没，非活活淹死不可。小伙子一想到这里，霍地撑声坐卢，一眼就见数丈之外，“油”中浮现一点微弱绿光，仿佛是鬼火。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心非看看那是啥玩意儿不可。涉着滑腻腻的“油”，

举步走近，蹲下去捞在手中，绿光顿时变成了青光，恢复本来面目！

哇噻！竟是那颗辟水珠！

小伙子狠狠瞪了它一眼，借着青光一照，才发现如同水泽的一片绿“油”，居然是巨龙的绿血。

巨龙已经死了？

杜小帅忍不住脸上浮起笑意。

如果巨龙已死，必已沉入海底，那……

想到这里，他非但笑不出，连脸都绿了。

其实，这时要是有个镜子照一照，不但脸绿了，连全身都绿啦！杜小帅这下可一个头八个大了，急忙拿着辟水珠寻找出路，走近绿壁，发现“心匕”赫然浸在绿血中，忙拾了起来。猛然想起，自己不是被“心匕”刺中，昏了过去吗？但伸手一摸胸膛，却毫无伤痛的感觉。再撕开胸襟，低头一看，哇噻！连伤口都不见了，怎么这么玄？这是他娘的怎么回事？小伙子实在搞不懂，这时也无暇去细想，当务之急，是要从巨龙腹中逃出才是正经。

巨龙身体如此庞大，肉一定又坚又厚，要想破腹而出，实在不太容易。

他沉思了一阵，突然想到，如果运足功力，用这把“心匕”，以“毁天灭地”全力刺杀……

对！这法子值得一试。

他不再迟疑，左手拿着辟水珠，右手紧握“心匕”，口中狂喝一声：“毁天灭地！”同时挥力直扑绿壁。

短短一把匕首，这一击竟具有雷霆万钧之势，只听轰然巨响中，坚韧厚实的龙腹已剖开。小伙子那敢怠慢，身形急纵，从剖开的龙腹疾射而出。

大量的海水，也在同时冲入龙腹，形成一股强劲无比的水压，冲得刚射出龙腹的小伙子直沉海底，又昏了过去。

十四

一望无际的东海。

海天一色，风平浪静的静面上，这时现出一艘白色帆船，风帆已落下，任它载沉载浮着。

船头上，一个身穿绿色短袄裤，面带稚气的小女孩，看样子只有十三四岁。她光着脚，把两腿伸出船舷外，垂挂在船边一甩一荡地，显得十分自在。

她手中持着钓竿，正在垂钓，口中还轻哼着歌儿。

突然间，她发现海面上漂浮着什么，失声尖叫道：“小姐快来！小姐快来看哪……”

从船舱里传出个少女的声音，斥笑道：“死丫头，钓上了鱼有什么了不起，大惊小怪的！”

小姑娘急道：“不是哪，不是钓到了鱼，是个人啊！”

舱内探出张秀丽的脸，诧异道：“你钓到了人？”

小姑娘已跳起来，手指海面叫道：“不是哪，不是我钓到了，是他漂浮在海上……哇噻，小姐快来看，他好象是悬空浮在水面上，一定是海怪水鬼啊！”

那少女一听，急忙从舱内出来，只见她身穿淡蓝宫装，年约十六七岁，长的十分清秀脱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下凡。她一面赶来船头，一面笑骂道：“鬼丫头，你少乱盖了，那有这种事，骗我小心撕你的嘴……”

那知来到船头，朝小姑娘指的方向看去，果见距离两三丈外的海面上，当真有个人在水面上漂浮，看上去确实如同是悬空的，连四周的海水都不近身。

她不由地也失声惊异道：“哎哟我的妈啊！真有这种事！”

小姑娘笑问道：“小姐还要不要撕我的嘴了？”

少女白了她一眼，定神看了看道：“是个男的！好象还活着……”

小姑娘又问道：“小姐，要不要救他起来？”

少女想都没想道：“既然遇上了，怎能见死不救！”

小姑娘眉头一皱道：“小姐，万一他是海怪水鬼，或者在练什么奇特功夫……”

少女娇嗔声：“少罗嗦，快去救人！”

小姑娘应了一声，便将钓竿一提，再向前一甩，钓钩和钓线即向海上那人抛去，钩了个正着。

然后慢慢拖近船边，由主仆二人合力把他拖上了船。

这个怪胎是谁呢？原来他正是又一次大难不死的杜小帅，此刻他居然一手紧握“心匕”一手抓住辟水珠，死使都不肯放。

沉入海底到现在，他已不知昏迷了多久，满头满脸及全身的绿血，倒是冲洗的清不吉溜溜，恢复了那张带几分稚气的娃娃脸，只是青青白白的不太

健康。

少女似乎精通歧黄，与小姑娘合力将他摆平在甲板上，便蹲在一旁，为他把起脉来。

把了片刻，就见她皱起眉头，一脸疑惑地道：“怪！怪！实在很怪……”

小姑娘莫名其妙道：“小姐，你说什么怪？”

少女道：“说了你也不懂，快去舱里，把柜子最上一层的那只绿色瓷瓶拿来。”

小姑娘应了一声，赶快跑进舱去取药。

少女一面继续把脉，一面撑开小伙子眼皮看看瞳孔，又探探他的鼻息，喃喃自语道：“他的脉象怎会这样奇怪，似有似无，忽缓忽急，简直……”

念犹未了，小姑娘已取来只绿色瓷瓶，问道：“小姐，你要用‘还魂丹’救他？”

少女微微点头道：“算他走运，遇上了我。但能不能救活，那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人……枫儿，你先把‘还魂丹’给他服下再说。”

枫儿十分乖巧机灵，应了一声，便蹲在杜小帅身边，打开瓶盖，倒出一粒朱色丹丸托在掌上。

她很有一套，用大拇指和食指，在小伙子的两边用力一捏，他那咬紧牙关的嘴便张了开来。

小姑娘将丹丸投入他口中，将他下巴往上一托，使嘴合拢，大概是让丹丸在口中慢慢化开。

盖上瓶盖后，枫儿看看小伙子，笑道：“小姐，这个人实在有够死心眼儿的，你瞧他，人都快没命了，手上还紧抓住这珠子和小刀不放呐！”

少女道：“大概这两样东西，对他非常重要吧。”

枫儿又瞄了小伙子一眼道：“命都保不住了，再重要的东西，又有什么……”

不料她的话尚未说完，突见杜小帅一张口，竟将那入口即化的丹丸，连同一大口血喷了出来。

血！其实不能称它为血，因为它是墨绿色的！

人的血会是这种颜色？

少女自然不会想到他喷出的是血，只道是受了“还魂”药力的强烈刺激，使他胃中的污水吐了出来。

她不禁欣喜道：“看样子他有救啦！”

杜小帅果然缓缓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只见面前蹲着个小姑娘，正好奇地看着他。

小伙子一时尚不太清醒，也不知道她是谁，茫然问道：“我死了吗？”

枫儿笑斥道：“我看你脑筋有点问题，死了还能说话，那我也一定是鬼喽！”

杜小帅霍地挺身而起，不料这一用力，又喷出一大口绿血，惊瘪：“咦！

我吐出的血怎么会是……”

枫儿惊诧道：“你吐出的是血？爱说笑，没听说有人的血是绿色，除非你不是人哪！”

少女忙吩咐道：“枫儿，快给他再服一粒‘还魂丹’！”

枫儿应了一声，又打开瓶盖。

杜小帅却闻声转过头来，发现一旁尚站了个绝色宫装的少女，不由地心中怦然猛跳，莫名其妙地干笑：“你们，你们是……”

下面的话尚未出口，已被枫儿将一粒丹丸投入口中，叮咛道：“这药丸很珍贵的，得来不易哦。拜托，不要再吐出来了！”

小伙子心知她们不会害他，一口将丹丸吞了下去，顿觉一股热流向全身散发，使冰凉的身体暖了起来。

这时少女忽问道：“你说你刚才吐出的是血？”

杜小帅没有回答，看看喷吐在甲板上的绿色液体，回想着什么，突然以握在手中的“心匕”，朝自己手臂上刺了一刀。

枫儿来不及阻止，惊叫道：“你这个人神经真……”

突见他手臂上流出的血，竟然是墨绿色的！

三个人全都齐声惊呼，呆住了。尤其杜小帅叫得最大声！

片刻后，少女才回过神来，惊问道：“你究竟是人？还是……”

忽听枫儿惊叫道：“小姐，快看哪！”

少女急向小伙子手臂上看去，只见血已停止，伤口正逐渐自行愈合。片刻之间，已全部合拢，居然连伤痕都全无，就跟原来的肌肤一样！

杜小帅也见到了这奇异现象，猛弹耳朵，谑笑不已：“哇噻！我变成怪胎啦！”

少女惊诧道：“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杜小帅迟疑了一下，使毫不隐瞒地，说出了被巨龙吞吸腹中的经过。二少女听毕，更露出一脸惊异道：“那是‘钱塘江血龙’啊！”

杜小帅眨眼弄笑：“姑娘也知道它？”

少女微微点头道：“我只当是传说，想不到……对了，你刚才说，刺破坚韧的肉壁时，随着喷出的龙血，好象还有颗鸽蛋似的东西，射入你口中吞了下去？”

杜小帅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道：“没法子呀，我连吐出都来不及，就顺着喉咙吞下了肚去，也不知那是什么鬼东西。”

少女沉吟了一下道：“如果我没猜错，那一定是血龙的‘内丹’！”

杜小帅张大眼睛，笑得甚甜道：“真的会是血龙内丹？”

少女正色道：“如果你吞下的不是血龙内丹，你绝不可能还活着。所以我刚才一把你的脉，就觉得好奇怪，脉象似有似无，但却有一股极强的内力，维持着你的生命。那股内力至少须百年以上的修为，而你只不过……”

杜小帅微笑接道：“我十七岁。”

少女问道：“哦？我也十七岁，你几月生日？”

杜小帅歪头想了想道：“大概是六月吧。”

少女笑道：“我十二月生日，你比我大几个月。”

杜小帅眼球子一转，好奇道：“听姑娘刚才说，那血龙的内丹，能助长我百年功力？”

少女点点头道：“至少是百年！不信的话，你不妨自己试试看。”

杜小帅先将辟水珠藏好，把“心匕”归鞘，盘膝打坐，深深吸了口气，运气行起功来。

丹田缓缓升起一股热力，突然如同狂洪激流，流窜向奇经八脉，似已一发不可收拾。

小伙子大感惊奇，急欲将真力纳丹田，但已控制不住。情急之下，霍地跳起身来，冲至船舷，双掌凭空向海面上齐发。

只听“轰！轰！”两声巨响，宛如晴天霹雳，便见海面上被掌力击起两股水柱，高达数丈，可真乖乖隆里咚的不得了！

少女和枫儿看得目瞪口呆，杜小帅更不相信，自己能发出如此惊天动地的掌力。

足足有一两分钟，三个人才回过神来。

杜小帅猛弹耳朵逗笑道：“哇噻！我不是在做梦吧？”

少女道：“你是不是做梦，那就不太清楚了，但至少我自己知道不是做梦。”

枫儿也道：“我也不是啊！”

少女忽问道：“喂，你究竟是什么人？”

杜小帅笑嘻嘻道：“我叫杜小帅，你呢？”

少女含笑道：“我姓李，名叫圆圆。”

枫儿忙道：“还有我呢，我叫枫儿。”

杜小帅眨了眨眼故作蠢样道：“疯儿？这名字怪怪的，是不是你喜欢疯疯癫癫？”

枫儿笑斥道：“你才疯疯癫癫！人家是枫叶的枫，这名字是小姐取的，很多人都说有诗情画意。只有你……真没水准！”

杜小帅故意很糗地笑了一下，向李圆圆问道：“李姑娘，我们现在是在哪儿？”

李圆圆道：“在东海花鸟岛附近海面上。”

杜小帅搔了搔头发，道：“离钱塘江有多远？”

李圆圆偏头想了想道：“大概两百几十海里吧。”

杜小帅干笑道：“哇噻！那条龙还真能跑，跑了这么远……李姑娘，你们打算去哪里？”

李圆圆道：“目前只是在海上遨游，没有一定目标。但七日以后，一定要去象山，约好了有人在那里接我。”

杜小帅俏鼻子一皱，叹了口气道：“唉！老哥哥他们一定以为我完蛋了，也许去向我干娘……”

李圆圆好奇地问道：“老哥哥是谁？”

杜小帅敲着额头，颇为烦躁地道：“他是我一位忘年之交，另外还有两位新交的朋友，他们都很上路，陪我一起在钱塘江边守候血龙出现。当时他们曾要合力助我对付血龙，被我断然拒绝，趁他们来不及阻止，单独扑进了江中。现在……唉！他们一定眼泪都流干啦！”

枫儿一旁轻松道：“那还不简单，告诉他们你没死不就结了。”

杜小帅憋笑道：“爱说笑！这么远，谁去告诉他们？再说，就算你愿意载送我去钱塘江，他们早已走啦！”

李圆圆沉吟了一下道：“告诉我，你那些朋友的姓名和身份，我自有办法通知他们。”

杜小帅高兴得拍手道：“真的？”

等李圆圆点了点，弄笑：“我那老哥哥叫李黑，外号‘醉龙丐’，是丐帮的九袋长老。另外两位号称‘阴阳双剑’，一位叫韩森，一位叫雷行。他们三人在江湖上，好象很有点小名气哟。可是，你怎么通知他们呢？”

李圆圆笑而不答，从怀中摸出个小银哨，放在口中一吹，发出极悦耳动听的哨音。

连续吹了三长声，片刻之后，便见天空出现个小黑点，由远而近，小黑点由小变大，终于看出是只黑鸟。

鸟儿飞行的速度极快，转眼已飞临帆船一空，敛翼而下，枫儿一伸手，它便停落在小姑娘的手臂上。

杜小帅睁大眼睛，不由地赞道：“啊！这只乌鸦好可爱……”

不料鸟儿竟会张口说话，以不太清晰的发音道：“你才是乌鸦！”

杜小帅一呆，眨眼道：“哇噻！这只乌鸦居然会说话呐！”

鸟儿竟会生气，回骂一声：“乌鸦嘴！”

突然振翅向天空飞去。枫儿急得顿足道：“这下好了吧，你把它气走啦！”

杜小帅莫名其妙地摊了摊手，道：“我把它气走了？”

枫儿道：“它明明是九宫鸟，你却说它是乌鸦，它怎么不生气嘛！”

杜小帅这才恍然大悟，乱糗一把地道：“对不起，对不起，我对鸟类分不太清，看它样子好象……”

枫儿接道：“好啦！拜托，再叫错，它小姐脾气一发，比这位大小姐更难侍候！”

李圆圆道：“枫儿，你说话可得凭点良心，我什么时候难侍候来着？”

杜小帅见她们主仆要惹笑嘲谑，互相厮杀道：“好啦，好啦，都怪我这乌鸦嘴。有眼不识……不识九宫小姐，太没水准！”

随即双手一抱拳，向盘旋在上空的鸟儿道：“九宫小姐，在下向你陪礼了。”

主仆二人见状，忍不住“扑嗤”笑了出来。

那鸟儿居然极通人性，又敛翼而下，落在枫儿的手臂上，说了声：“没水准！”

李圆圆象哄小孩似地上前道：“小乖，这个人眼睛‘拖窗’了，别去理他哦。”

鸟儿这地和转嗔为喜，雀跃道：“小姐真好！小姐真好！”

李圆圆安抚了鸟儿的情绪，便交待道：“小乖，你快飞回老主人那里去，请他立刻派人去找三个人，一个李黑，外号叫‘醉龙丐’，是丐帮的九袋长老，另外两个号称‘阴阳双剑’……”

鸟儿叫道：“太麻烦了，太麻烦了，小乖记不了这么多，不要去！”

李圆圆哄它道：“小乖最听话了对不对？”

鸟儿似乎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叽叽喳喳可是地乱叫一阵。

李圆圆无奈，只好安抚道：“好啦，好啦，我去写个字条，你去带给老主人总可以了吧？”

鸟儿叫道：“可以！可以……”

李圆圆立即回进舱里去。

杜小帅见这鸟儿能通人语，十分可爱，不禁大感兴趣，上前逗它道：“九宫小姐，你长这么漂亮，有没有办朋友？”

“鸟儿回叫道：“不要你管！”

杜小帅眼珠子一转，打屁道：“我刚了认识一位九宫少爷，也长得非常英俊潇洒，几时替你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鸟儿一口回绝道：“不好！”

杜小帅童心大发，故意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下回我把他带来，你可不要后悔啊！”

鸟儿嘴硬道：“不后悔！”

就在杜小帅跟鸟儿乱盖时，李圆圆已写好个小字条，急急走出舱来，卷成个小纸团，用细绳缚鸟儿腿上，叮咛道：“小乖，你不要在途中担搁，赶快飞到老主人那里去，知道吗？”

鸟儿应声道：“知道了。”

李圆圆轻抚着它的头道：“快去吧！”

鸟儿却向杜小帅问道：“什么时候带他来？”

杜小帅眼中闪过一丝捉狭的光芒，惹笑道：“下回。”

鸟儿道：“不许黄牛啊！”随即振翅飞去。

李圆圆莫名其妙道：“你答应它带谁来？”

杜小帅捉笑：“我跟它乱吹的，说要介绍个男朋友给它，想不到它竟当了真。”

李圆圆正色道：“这下你可惹上麻烦了，下回你要是带不来一只会说话的九宫鸟，那就有你瞧的啦！”

杜小帅一听，摇头叹息道：“想不到一只鸟小姐，都这么难侍候……”

枫儿接道：“你才知道啊！”

李圆圆瞪了她一眼，向杜小帅打量一下，才发现他的衣衫已破破烂烂，一副狼狈落魄的糗相，便道：“杜公子，船上有我爹的衣服，你随枫儿去清洗一下，换上衣服到前舱来，我准备点酒菜为你压压惊吧。”

杜小帅一听洗澡，就联想到了“泰国浴”，吐了吐舌头，忙婉拒道：“不用啦，不用啦，我这样很好，很好……”

李圆圆不知其中玄机，莫名其妙道：“你怎么一听洗澡，就吓成这样，连脸色都变了？”

杜小帅耸了耸肩，道：“我，我……”

枫儿却不由分说，拖了他就走。

原来这艘船有前后两舱，中间有门可互通。

枫儿拖着杜小帅，由船尾进入后舱，只到门口就止步，并未跟进舱去。

枫儿叮咛道：“船上备的淡水很多，你可以尽量用，不过，小姐连冬天洗澡都习惯用冷水，所以没准备热水，很抱歉，如果你不习惯，我就去替你烧……”

杜小帅双手猛摇，道：“不用了，我习惯，习惯……”

枫儿又向舱内一指道：“衣服就在那柜子里，你自己挑吧。”说完便径自离去。

杜小帅这才如释重负，松了口气，瘪道：“你娘咧，我还以为她要替我洗呐，害我白暗爽一场！”

舱内虽谈不上豪华，倒是一应俱全，紧靠窗口下置有一张单人木床，被褥叠放的整整齐齐，大概是枫儿睡的地方吧。

另一边的窗口下，则有个铜制的水龙头，管口用木塞塞住，下面的木架上，放置个较大的铜盆。

海上行船，可比不得陆上，即使备的淡水充足，也得节省些用，不能象“飘花宫”的浴池那样浪费。

杜小帅上前拔开水龙头的木塞，水便源源充出，用铜盆接满，立即塞住。

他把身上的黑色衣服脱下，才发现已破烂不堪，难怪李圆圆要他换洗。想想就觉得乱糗一把的！

虽然在海水中浸泡了一昼夜，巨龙的绿血已冲褪，但仍留有一股怪怪的血腥味，实有不太好闻。

匆匆洗净，打开衣柜一看，里面的衣服真不少，琳琅满目，大部分是女装，只有几套男子的华服。

杜小帅随便取了身不太鲜明的，从里到外穿上，顿时焕然一新，居然非常合身，就象自己的一样。

他把辟水珠及“心匕”藏在身上，提了断魂剑，将脱下的破衣抓起，带着走出后舱，随手丢向海里，然后绕至前舱外，非常有礼貌却贼眼乱瞄：“李

姑娘，我可以进舱吗？”

舱内传来李圆圆的娇声道：“请进！”

杜小帅走下舱一看，只见这前舱的布置，可比后舱威风多了，看上去有如富家千金的香闺。

才一跨进舱门，就闻出阵阵幽香扑鼻。

固定在舱中央的精巧的八仙桌上，这时酒菜已摆好。

李圆圆已端坐桌前，枫儿站在一旁，见杜小帅进来便招呼道：“杜公子，请坐。”

杜小帅上前坐下一看，桌上所有餐具皆是银器，只有盛酒的玉杯。不禁啧啧连声道：“哇噻！李姑娘，你一定是位公主吧？”

李圆圆弄笑：“如果我爹是皇帝，我自然是公主了，可惜他老人家穿不惯龙袍，所以嘛……说实话，我爹要真当了皇帝，我早就跷家啦！”

杜小帅自我解嘲道：“我就是穿上龙袍，大概也不象皇帝！”

一旁的枫儿，忍不住“扑嗤”一笑。

李圆圆怕他尴尬，忙道：“杜公子，咱们边吃边聊吧。很抱歉，我的御厨罢工，只能拿些多存放些时日的卤味招待你，炒的、煮的、炖的、蒸的就全免了。”

杜小帅一揉鼻头讪嘲：“还能活过来吃喝就不错了，要不是被你们救起，说不定已经喂了大白鲨呐。”

李圆圆举杯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敬你！”

杜小帅举起玉杯，跟李圆圆彼此一饮而尽，一旁的枫儿忙趋前斟酒。

小伙子倒很有礼貌，双手捧道：“我借花献佛，敬两位姑娘！”

枫儿忙道：“不行，不行，我喝了会发酒疯的！”

杜小帅趁机捉狭道：“正好，那才是疯姑娘啊！”

枫儿小嘴可不饶人，反唇相讥道：“你才是个疯小子！”

李圆圆斥笑道：“枫儿！不许无礼！既然杜公子不拘小节，你就坐下来一起喝吧，免得看你站在一边怪别扭的。”

枫儿只好敬陪末座，取了只玉杯斟满。

三人举杯一饮而尽，枫儿负责斟酒，几杯下肚之后，便无拘无束地边喝边聊起来。

李圆圆忽道：“杜公子，照你所说，你在龙腹里受的伤不轻，可能大量失血，正好龙血喷射到你口中。而‘钱塘江血龙’的血，绝不是普通的血，它一定有种神奇的特性，一进入你体内，就来个喧宾夺主，把你全身的血都排挤出去，全部由龙血替代，所以你流出的血才会是墨绿色。”

杜小帅瘪苦道：“那我不是成了怪胎？”

李圆圆道：“只要你一切正常，我想龙血对你并无大碍，反而有意想不到的益处。况且，你无意中吞服下血龙的内丹，至少可抵百年以上的功力。如果能运行全身，吸为己用，天下恐怕就无人能及了。”

杜小帅登时快笑裂了嘴：“当真有那一天，我只要能胜过两个人，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就是当怪胎也没有关系！”

李圆圆好奇的问道：“你想打败哪两个人？”

杜小帅撇了撇嘴角道：“两个沽名钓誉的大混蛋，杨小邪和小小君！”

主仆二人不由地一怔，相顾愕然，神情为之一变。

李圆圆争施眼色，制止了正张口的枫儿，不动声色地问道：“杜公子跟这两个人有仇？”

杜小帅耸耸肩道：“我连他们是圆是扁，长得象猪还是猴子都不知道，怎么会有仇。只是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联手欺侮我师父，害得老人家在石床上躺了十几年，形同残废，所以我非找他们算帐不可！”

李圆圆仍然脸色正常地道：“你师父是谁？”

杜小帅对美女一向有一句话说一句话，瘪声道：“师父一直自称龙驼子，其实他老人家并不是天生驼背，只是十几年前腰部受了重伤，从此就直不起腰来。直到最近，我才听人说起，他老人家可能就是以前的神龙子。”

李圆圆沉吟一下道：“据我听人家说，这两个人虽然不太正派，但绝不是沽铭钓誉之辈，其中说不定另有文章……”

杜小帅瞄眼：“我相信师父绝不会乱吹！”

当即把龙驼子告诉他，有关断魂谷一战的情形，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强调道：“要是同有这回事，他老人家干嘛编出这番话来骗我？又不是吃太饱了。”

李圆圆若有所思，突然沉默下来。

杜小帅觉出气氛不太对劲，忙把话岔开道：“别谈这些扫兴的事了，咱们同喝酒吧。”

李圆圆虽装出若无其事，但无法完全掩饰一股莫名的烦乱，突然间心事重重起来。

已中中秋节后的第三夜。

月光依然明亮，照耀着风平浪静的海面。

枫儿把后舱让给了杜小帅，但他有了几分酒意，无法入睡，索性在床上盘打坐，运起功来。

自从服下龙血和内丹，陡增百年以上功力，一经运功，便觉一股发自丹田的强大内力，迅速源源涌出，流经全身奇经八脉，再重归丹田，如果周而复始，重复循环，行功至第九周天之时，不自觉地已有丝丝白雾冒起。

这正是武功中，所谓练精入神，朝元聚顶，内力已达至高境界的现象。

要练成这种深厚功力，至少得花上三五十年，而他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大孩子，实在是够厉害的！

当然，这完全是龙血和内丹的奇效，否则他真是怪胎了！行功完毕，他已满身大汗，决心到甲板上去吹吹海风，凉快凉快。

刚一出舱，便发现船头上有个人影。

皎洁的月光下，只见那婀娜的背影，长长的秀发随着微风飘动，构成一幅极美的画面。

甬说啦，她一定是李圆圆了。

这少女怎么还不睡，独自在船头，眺望海上的夜景？

杜小帅迟疑一下，走向船头，李圆圆尚浑然未觉，直到小伙子轻咳一声，她才转过身来。

她微微一怔，柔声问道：“杜公子，你还没睡？”

杜小帅趁机上前笑嘻嘻地道：“睡不着，你呢？”

李圆圆也笑了笑道：“我是不想睡。”

杜小帅觉得这少女的美哦，实在不似凡人，有时令人不敢正视，唯恐亵渎了她似的。

他目光望眺海上，轻嘘了一声道：“哇噻！海上的夜色真美，我从来都没有机会见到过。”

李圆圆没有答腔，也转过身子，默默凝神海上。

沉默……

两个并肩站在船头，彼此保持着沉默。

杜小帅终于沉不住气，打破沉默问道：“李姑娘，你好象有什么心事哦？”

李圆圆勉强抽动嘴角，真是笑了一下道：“我既不烦心国家大事，又不想生活，成天道遥自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还会有什么心事。”

杜小帅嘟着嘴道：“你别骗我了，我看得出来，自从我提起要找杨小邪和小小君算帐，你就突然沉默寡言起来，不大说话了。是不是你认识他们？”

李圆圆暗自一怔，否认道：“我怎会认识他们！”

杜小帅大大的松了口气，瘪声道：“那就好，我以为你可能认识他们，听我说要找他们算帐，所以听了不高兴呐。”

李圆圆道：“就算我认识，甚至跟他们有交情，如果他们不顾江湖道义，联手对付你师父，我也不能阻止你为师父报仇呀！你说对不对？”

杜小帅认真地道：“他们真是你的朋友，我自然要加以考虑……”

李圆圆转过身来，瞄着他问道：“为什么？”

杜小帅也转过身，很自然地道：“因为他们是你的朋友呀！”

李圆圆道：“我不问这个，是问你，为什么如果他们是我的朋友，你就考虑不找他们算帐了？”

杜小帅眨了眨眼，露出窘红的脸瘪笑：“因为，因为你救过我，我欠你一份情，所以……”

李圆圆追问道：“如果我没有救过你呢？”

杜小帅好象舌头突然打了结，脸热热地道：“这……我……我……”

李圆圆嫣然一笑道：“说不出就别说了吧，何必急成这样嘛，好象我是凶老师，答不出会捋板子打手心似的。”

杜小帅很糗，尴尬地笑了笑，两眼却凝神着她。

李圆圆被他看得很窘，嗔声道：“你这样子看着我干吗？”

杜小帅鼓足勇气道：“李姑娘，你真的好美！”

李圆圆娇羞万状道：“才不呐！你是自觉欠我一份情，才故意这么说，让我听了高兴吧。”

杜小帅急得差点就要发誓了，道：“不不不，我说的是真心话，这次下山以来，我先后遇见过不少女孩子，可是……可是没有一个比得上你美！”

李圆圆娇嗔道：“爱说笑！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那一点美……”

突然，一股莫名的冲动，使杜小帅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抱住她道：“李姑娘，我，我想……亲亲你……”

李圆圆惊愕地全身一震，但她没有挣扎，也没有抗拒，只是闭上了眼睛。

杜小帅憋想：这下赚死了！低下头去吻了她。

顿时，四片热唇紧蜜地吻合在一起。

这少女从未接触过异性，连手都未曾被男人碰过，显得极为紧张和冲动，以致全身不住地发抖，心脏怦怦猛跳不已，仿佛要从口蹦出来似的。

小伙子虽已有过好几次经验，但只有这一次是自己出于主动，以前都是被强赶鸭子上架。

几秒钟之前，他还把这少女视同神圣不可侵犯的仙女，这时却干犯“天条”，为了一亲芳泽，即使被打下十八层地狱，也在所不惜，豁上啦！

皎洁的月色下，一对少男少女拥吻着。

枫儿把后舵让给了杜小帅，只好在前舱打地铺。由于多喝了几杯，倒下就睡着了。这时口干渴醒了，爬起来准备取水喝，一看李圆圆不在床上，不由地暗自一惊。

深更半夜，人上那里去了？

她急忙披衣打算出舱找寻，那知刚一探头，一眼就瞥见他们在船头上拥吻，惊得忙不迭退了回去。

一对少男少女正来电，根本浑然不觉。

小姑娘看在眼里，有些搞不懂，他们抱在一起，嘴咬嘴的干什么嘛？

为了好奇，她便掩身在舱门旁，探出半个头来一看究竟，研究他们在搞啥飞机。

枫儿毕竟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自幼在李圆圆身边作伴，既未耳濡目染，更没有见识的机会，哪会见过这种列为“限制级”的场面。

月光皎洁，夜色正浓，海上微风轻波，白色的帆船随波逐流，任凭载沉载浮……

船头上一对少男少女，相拥热吻，沉醉在若痴若迷的意境中，构成一副多么令人陶醉的画面啊！

枫儿这小姑娘，那曾见过这等精彩好戏，她充满了好奇与紧张，更有一种莫名的亢奋。

她实在搞不懂，一男一女抱得这么紧，彼此嘴咬嘴，究竟是什么滋味？小姑娘看得出了神，心里怦怦猛跳。

杜小帅愈来愈冲动，他紧紧拥抱着这少女狂吻，吻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

李圆圆却是愈来愈紧张，双手紧紧勾攀着小伙子的两肩，不住地用力抓着。

就在他们若痴若醉时，迷茫的海上似乎有了动静。夜色苍茫下，三艘轻舟无声无息地，正向帆船逐渐接近，接近……

热吻的少男少女浑然未觉，连躲在舱门里偷看好戏的小姑娘，也看得出了神，不知危机将至。

每艘轻舟上均载有四五名黑衣壮汉，他们早已见到了船头的情景，正是偷袭的大要机会。

但他们根据情报，这艘泊在花鸟岛附近海上的白色帆船，船上只有年轻的主仆二人，怎会多出了个小伙子？

仗着人多势众，且个个水陆功夫都不弱，根本不把多出来的小伙子放在心上。心想三两下就把他干掉了，没什么好顾忌的！

三艘轻舟一告近帆船，舟上的十几名黑衣壮汉，立即施展轻功纵身而上，出其不意地向船头扑去。

舱内的枫儿一眼瞥见，失声惊呼道：“小姐……”

李圆圆正沉醉在初吻的奇妙滋味中，猛听枫儿惊呼，刚一回过神来，只几名黑衣壮汉已扑到。

情势已急，来不及警告杜小帅，猛向他向旁一推，娇躯已拔起，凌空双脚齐踢，将扑来的两名壮汉，踢得仰面倒栽，还真不赖呐！

杜小帅已转身，不由地惊怒交加，破口大骂道：“你娘咧！那里跑出来这批龟孙子？”

后面的几个已扑近，其中一人喝令道：“捉活的！”

几名壮汉向两旁一分，以免撞作跌作一堆的几个家伙，迅速朝一对少男少女包抄过来。

小伙子正在享受热吻的滋味，被这批不识时务的浑球跑来搅局，那能不火冒三丈。瘪想：“你娘咧！你们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捡在这个节骨眼跑来，存心跟我过不去？看你少爷一家伙打死你们这些王八蛋！”

大喝一声，人已迎面扑去。

他心知自己体内陡增了百年功力，不敢全力攻出，以免船身承受不起剧烈震动用了，只力发三成。

杜小帅那会想到，他的三成功力，已等于是一般武林高手的全力而发啊！

八名黑衣壮汉，分从左右船舷包抄过来，左舷扑来的四个家伙，突觉一股强劲掌力迎面而至，情知不妙，他们倒也相当机警，立即全身向下一伏。

“轰”地一声巨响，掌力击向船舷，使得船身猛然一个大震，轻轻摇晃起来。

哇噻！小伙子的掌力，可实在是够吓人的啦！

幸好船身坚固，并未偷工减料，否则船舷非破个大缺口不可。

杜小帅想不到自己的掌力，会有这等威力，不禁暗自一怔。四个壮汉竟已挺身跳起，直扑面前。

他们身手果然不弱，就在挺身跳起的瞬，已各将斜插腰间的两柄匕首拔出。

这批黑衣壮汉奉命捉活的，那是对李圆圆主仆而言，对这身份来历不明，跑到船上来“偷香”的小伙子，自然不必客气，扑上来挥刀就杀。

八柄锋利匕首，在月光下挥动，发出闪闪蓝光，一看就知刀上有毒。

杜小帅自从服下龙血和内丹，知道自己已异于常人，已变成了怪胎。即使被刀剑刺破，不消片刻就止血愈合，连伤痕都不留。

心里瘆想：“这些王八龟孙子，跑来搅我的局，我非得吓唬他们一下不可！”

打定主意，居然不闪不避，任由八柄匕首刺中身上，刺出八个伤口。

刀上喂有剧毒，任何人捱上一刀，也绝对没命了。那知小伙子一运真力，四名黑衣壮汉竟被震得全身发麻，弹了开去。

由于这种淬毒匕首没有刀槽，被它刺中，若不拔出就不见血。这种设计，正是要让剧毒全部留在体内，血一喷出毒性就减轻了。

可见这批家伙心狠手辣，一向都是出手一刀毙命，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四名黑衣壮汉被发现小伙子体内的强大真力，震得弹了开去，刀却未及拔出，仍留在他身上。

十五

小伙子身上插了八柄喂毒匕首，竟然若无其事地讪笑道：“你们只有这几把破玩意，没有了吗？”

一名黑衣汉子狞声笑道：“小子，你已经死定啦！”

小伙子捉押地黠笑道：“是吗？”

只见他从容不迫地，将八柄匕首一一从身上拔出，伤口仅只流出少许绿血。

但他很失望，那四人虽露出一脸惊异，却未见到他流出的是绿血，也看不到伤口迅速愈合的奇异景象。

小伙子心里一不爽，冷冷地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几把破玩意，还给你们……”

一正待将匕首一一掷出，突闻枫儿失声惊呼，转头一看，原来小姑娘已被人发现，两个壮汉正向舱内扑去。

小伙子手一扬，两柄匕首疾射而出。

只听得两声凄厉惨叫，两名壮汉背上已各插一把匕首，扑倒在舱门前。

攻击杜小帅的四人，见机不可失，突然齐声暴喝，猛向他扑来。杜小帅那容他们近身，双手齐扬，四柄匕首疾射而出。连声惨叫中，四名壮汉均胸前各中一刀，双手捂胸作西子捧心状，扑倒甲板上了。

杜小帅这才放心，闲闲地问道：“李姑娘，要不要人帮忙哪？”

李圆圆虽在力敌围攻的几名壮汉，已瞥见小伙子一出手，就解决了对方六人，颇有不甘示弱的味道，边战边应道：“谢啦，这几块料我能对付得了。”

杜小帅笑道：“好，我就看热闹吧。”

这七八名壮汉，眼见自己的人已被撂倒六个，不禁大怒，更有些心虚胆怯，以致阵脚大乱。

他们的任务，是奉命劫持这年轻主仆二人，用他们的估计，三艘轻舟来了十五人，只留一人负责控制轻舟，以免漂走，其他十四人上船突袭，应是绰绰有余了。

哪知估计错误，非但一上手就被小伙子打发了六人，连他们七八人对付一个少女都久战不下，实在大出意料之外。

情急之下，个个奋不顾身，玩起命来。

其实李圆圆的武功，对付他们一两个，那是毫无问题。被七八个围攻，实在很难招架。主要是仗恃有杜小帅在一旁做靠山，有恃无恐，胆子气也壮了，万一罩不住了，还怕小伙子不及时出手？

更何况，这批家伙奉命，要捉活的回去交差，不敢亮出喂了毒的匕首，唯恐伤了这少女，以致出手多少有些顾忌，不能放手一搏，攻击力自然大打折扣。

这时他们既要围攻李圆圆，又要防杜小帅随时出手，可就更处处受制了。

李圆圆却是得理不饶人，愈战愈勇，仗着身法灵活，拳打脚踢，打来头头是道。

一名壮汉抽冷子欺身而上，从背后伸手一把向她肩上抓去，就听躲在舱门口的枫儿惊叫道：“小姐，当心！”

李圆圆香肩向下一榻，旋身飞起一脚，踹得那壮汉踉跄跌开，一头冲出船舷，“扑通”跌进了海里。

杜小帅一旁看“秀”，看得大声喝采：“好啊，安可，再来一个！”

赶到船舷一看，只见那壮汉正游近轻舟，由舟上的人伸手一把拖上船，两个家伙竟然不管其他几人，急将船头一掉转，就想逃之夭夭。

杜小帅大声叫道：“喂！你们这就走了，太不够意思了吧？”

轻舟上的两人充耳不闻，逃命要紧，飞桨疾驶而去。

杜小帅实在是不爽到了极点，瘴骂：“你娘咧！”

双手齐扬，两柄匕首疾射而出。

就听连声惨叫，两个家伙身子向前一倾，已伏在坐舱里不动了，船却仍在向前滑行。

小伙子手上的八柄匕首，解决了八名黑衣壮汉，已两手空空，很轻松地拍了拍手，回转身来，只见那几人已情急拼命，纷纷抽出了腰间斜插的短匕。

他惟恐李圆圆不知厉害，忙出声警告道：“李姑娘，小心他们刀上有毒，还是让我来跟他们玩玩吧。”

李圆圆一见刀上蓝光，心知淬有剧毒，不敢逞强道：“好吧……”

但那几个家伙却连连抢攻，根本不容她抽身。

少女身手虽不弱，但毕竟是手无寸铁，那怪轻樱其锋，只有靠灵活的身法左闪右避，形势上已居了下风。

杜小帅一见火了，断魂剑留在后舱，只得急从怀中取出“心匕”振喝一声，人已扑了上去。

心念方动，一道剑气已电射而出。

只听得惨哪所连起，几名黑衣壮汉已纷纷倒地不起，全部去枉死城观光了。

突然间，仿佛宇宙静止，船上全无声息。

倏而，忽听李圆圆打破沉寂道：“他们全死了！”

杜小帅耸了耸肩，微微点头道：“全死啦！”

李圆圆叹道：“应该留个活口的。”

杜小帅一脸无奈瘴笑：“我无法控制……”

李圆圆走近道：“帅哥，让我瞧瞧你手上这把刀。”

哇噻！经过一场热吻，杜公子已变成了帅哥！

杜小帅听得很陶醉，记得“小杨”也称他帅哥，感受上却完全不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他笑憋着嘴，晕淘淘地把“心匕”递了过去。

李圆圆接在手中端详一阵，也看不出个所以然，不禁诧异道：“帅哥，

刚才我见你好象是以剑气杀人，你练成剑气了？”

杜小帅摇摇头道：“没有……”

正待说出“心匕”的来历，枫儿已出了前舱，鬼喊鬼叫道：“吓死我啦！吓死我啦……小姐，船上都是死人，怎么办呀？”

李圆圆轻斥道：“怎么办，还不快丢进海里去！”

枫儿噘着嘴道：“又不是我杀的……”

杜小帅正从李圆圆手上接过“心匕”，归入鞘中，体贴地道：“我来，我来，你们先进船舱里去，喝杯酒压压惊。”

等主仆二人进了舱，小伙子便独自忙活起来，将十几具尸体，一一抛进海里。

这时李圆圆和枫儿，已将瓶瓶罐罐的各种医药，拿出来放在八仙桌上，坐在一旁准备着。

李圆圆一见杜小帅进舱，就起身上前道：“帅哥，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势。”

杜小帅搔搔耳后，道：“我几时受了伤？”

李圆圆道：“我不是看见你，被他们刺中好几刀吗？”

杜小帅这才想起当时的情形，瞄眼道：“噢，噢，我好象一点也没事嘛。”

李圆圆一脸关怀道：“爱说笑！怎么会没事，他们的刀上有毒，快把衣服脱掉，让我瞧瞧。”

杜小帅很不好意思地扭捏道：“这，这……”

枫儿毕竟是个小姑娘，毫无顾忌道：“你又不是大姑娘，还怕人看不成？”

杜小帅很糗地笑了笑，只好把衣服脱开，露出赤膊的上身，果见有几处绿色血迹，但伤口已愈合，连一点刀伤的痕迹都不见，完好如初，跟新的一样！

连他自己都啧啧称奇道：“奇哉！怪哉……”

李圆圆惊讶道：“帅哥，你真变成了……”

杜小帅接口笑道：“怪胎！”

李圆圆嫣然一笑道：“真是不可思议！帅哥，你快穿回衣服吧，免得着了凉。”

多体贴的少女啊！

杜小帅心里好爽，好温暖，好甜蜜，七手八脚地穿回衣服。

枫儿却叹口气，抱怨道：“早知道就不必搬出来了，又得一样样放回去，真是的！”

趁着小姑娘在收拾桌上药物，杜小帅与李圆圆互望一眼，彼此都不觉脸上一红。大概是回想起，方才在船头上的热吻吧。两人含情脉脉地坐了下来。

杜小帅捉笑：“圆圆，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小伙子的称呼也改了。

李圆圆心里一阵甜蜜，微微摇了摇头。

杜小帅又问道：“那他们上船来干嘛？”

李圆圆掩饰道：“大概是海盗，已经注意了这艘船好久，发现船上只有我和枫儿，想打歪主意吧。”

杜小帅双眉一挑，不以为然道：“不太可能吧，海盗为的是劫财，那会兵器上喂毒……”

李圆圆忙道：“帅哥，天时不早，你也该去休息了，咱们明天再谈吧。”

杜小帅虽察觉出这少女神色有异，似在隐瞒什么，但不便追问，只好起身道了晚安，走了出去。

回到后舱，躺上床，却辗转无法入睡。

想起船头上的热吻，小伙子仍回味无穷，心里好爽，感到无比的甜蜜……

一连三天，白色帆船停泊在原地。

三天中，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故，杜小帅、李圆圆和枫儿三人，生活得无忧无虑，把那夜十几名黑衣壮汉突袭的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海阔天空，天地间仿佛只有他们三个人。

这时，杜小帅和李圆圆，正并肩坐在船头垂钓，有说有笑，快乐似神仙呢！

突见天空出现一个小黑点，正由远而近，朝向帆船飞来。

李圆圆不禁振奋道：“是小乖……”

不料话犹未了，又见后面出现个较大黑点，似在追逐前面的小黑点，距离愈来愈近。

这少女的眼睛真尖，一眼就辨出后面追的是头巨鹰，失声惊叫道：“不好了，有头巨鹰在追小乖！”

情急这下，急忙从怀中取出银哨，连声猛吹。

枫儿闻声从船舱里赶出来，抬头一看，见那鸟儿情势危急，急得大声叫道：“小乖！快！快加油啊……”

那鸟儿似乎经过长途飞翔，体力已不支，转眼已被巨鹰追上，由上方张翅疾扑而下。

李圆圆和枫儿见状，齐声惊叫道：“小乖！快……”

鸟儿奋力向前一冲，随即掉头振翅冲起，使巨鹰扑了个空。

杜小帅不由地大拇指一竖，风凉笑道：“好一式‘脱袍换位’！”

巨鹰扑空，也振翅冲起，回头猛追。

枫儿急得大叫道：“小乖，快回头呀！”

李圆圆急向杜小帅问道：“帅哥！怎么办？怎么办呀……”

杜小帅一时也没法度啊，他再是怪胎，纵有一身武功，以及惊世骇俗的功力，也不能飞上天去跟巨鹰搏斗嘛。

突然灵机一动道：“能让你的鸟儿飞到船的上空，我就能对付那头巨鹰了。”

李圆圆点了点头，立即连连吹起银。

杜小帅抓着钓竿，跳起身来，身形一拔而起，跃上了桅杆顶端。鸟儿听

得哨音，连连躲开巨鹰两次疾扑，果然又掉头朝帆船飞回来。

巨鹰也掉头紧追不舍，似乎很有个性，非抓到这只鸟儿不可，否则绝不甘休。

鸟儿已看见桅杆上的杜小帅，奋起全力，振翅向他加速飞来。一逃一追，逐渐飞临帆船上空，近了，近了……

李圆圆和枫和好象啦啦队，齐声大叫：“小乖加油！小乖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就在这时，巨鹰突然敛翼俯冲，张开两只铁钩似的利爪，向下方的鸟儿抓去。

眼看鸟儿已难逃利爪，主仆二人惊声大叫，杜小帅情急之下，站在桅杆顶端双脚一蹬，身形冲天而起。

桅杆约三丈来高，小伙子这一冲也有三丈，但仍然距离不够，急将手钩竿一挥，钩钩连着线直朝巨鹰抛去，正好缠住那家伙的一只利爪。

哇噻！好险，鸟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下，脱出巨鹰利爪的威胁，敛翼而下。

可是杜小帅却仍然紧握钓竿，拖着那脚被钓线缠住，急得“呱呱”怪叫的巨鹰，直向海面坠落。

“扑通”“扑通”人鹰双双跌落进里了。

巨鹰真倒了邪霉，被小伙子“拖下水”啦！

那么巨鹰力大无穷，一落进海，立即展翅猛拍，巨大的身体双飞了起来。

杜小帅也发了狠劲，双手交替连连拉了几把，钓线只剩下不足五尺。硬将巨鹰又拖下水。

小伙子的水性极好，一个大翻身，头下脚上，硬将巨鹰拖着沉向海底。

巨鹰在天空神气十足，落进海中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不消片刻已经被淹死啦！

小伙子一式“鲤鱼打挺”，翻身冲上海面，游向船边，只见李圆圆和枫儿，还有站在小姑娘肩上的鸟儿正向他齐声欢呼：“万岁！万岁……”

李圆圆忙从船舷放下绳梯，并且伸出手来接他。

杜小帅游至船边，单手抓住绳梯，将另一只手上仍然抓着的钓竿递给李圆圆，邪笑：“圆圆，咱们可以加菜，来一顿火鸡大餐啦！”

李圆圆接住钓竿，向上一提，哇噻！好重啊，原来钓线上还拖着那头巨鹰！

杜小帅上了船，帮着将巨鹰拖上去，才发现这家伙至少有好几十斤。

枫儿赶过来，狠狠踢了巨鹰的尸体两脚，骂道：“不要脸，这么大欺侮小乖！”

鸟儿也飞下去，狠狠用嘴啄它几口，学枫儿的口气骂道：“不要脸！不要脸！”

杜小帅瞧它的模样，不由笑道：“小乖，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待会

儿尝尝我做的火鸡大餐吧。”

鸟儿极通人性，似乎知道小伙子救了它，振翅飞上他伸出的手臂，叫道：“谢谢！谢谢！”

杜小帅轻抚着它道：“小意思，免客气……”

鸟儿又叫道：“带来了没有？”

杜小帅一怔，眨眼茫然道：“什么带来了没有？”

枫儿代答道：“你不是答应替她介绍男朋友吗，所以它问你带来了没有呀。”

杜小帅“噢”了一声，眼珠子一转，惹笑：“我说下回，现在还没有离开过这条船，怎能……”

鸟儿失望叫道：“黄牛！黄牛！我不理你了！”

双翅一振，飞到李圆圆手臂上。

啧啧！鸟儿居然也会生气，发小姐脾气呐！

李圆圆轻抚着它，安抚道：“小乖，咱们一回去，他就去把那只漂亮的九宫带来。先告诉我，你见到老主人没有？”

鸟儿叫道：“见到了，见到了，主人要小姐准时到达象山港，他会找到那几个人的。”

李圆圆大喜道：“帅哥，你瞧小乖多能干！”

杜小帅讨好地逗笑：“小乖，谢谢你啊……”

鸟儿叫道：“不理你！”

杜小帅弹了弹耳朵，道：“小乖，别生气嘛，下回我一定……来，咱们先做火鸡大餐，慰劳慰劳你。”

李圆圆笑道：“老鹰肉又老又粗，做了你一个人吃吧，咱们可不敢领教！”

杜小帅一搓鼻头，道：“谁说的，我以前在九华山就吃过，味道真棒，绝不比北平烤鸭差，不信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李圆圆见小伙子兴致勃勃，不忍扫他的兴，勉为其难地斥笑：“好吧，咱们只好忍受了。”

枫儿叹笑道：“唉！真是强迫中奖啊！”

杜小帅笑了笑，迳自解开鹰爪的钓线，提起巨鹰便去做他的火鸡大餐了。

李圆圆含笑微微摇了摇头，即道：“枫儿，起帆吧！”

枫儿应了一声，便去解帆拉起。

于是，当帆吃满了风，船便乘风破浪前进了……

三日后，陆地已遥遥在望。

枫儿在船屋掌舵，杜小帅和李圆圆则并肩站在船头，默默眺望逐渐接近的陆地，被一股离情别绪袭上心头，使他们彼此都有些依依不舍。

李圆圆忽从怀中取出那只银哨，递给他道：“帅哥，你把这个带着，如果想念我时，可以站在高峰处吹它，只要小乖在数里之内，它就能听到。有什么话，你可以对它说，它就能转告我。”

杜小帅接过银哨，不放心地问道：“如果它不在附近，听不到这哨音呢？”

李圆圆道：“我会让它每天到处飞的，万一它在较远的地方，只要你隔段时间连续再吹，它一定能听到。”

杜小帅猛弹耳朵，鼓声勇气，道：“圆圆，你不能跟我一起走，到处去见识见识吗？”

李圆圆沮然摇头道：“不能！”

杜小帅苦着一张脸瘪笑着：“为什么？”

李圆圆似有难言之隐，讷讷地道：“因为……我……”

忽见盘施在上空的鸟儿飞下，向着她振声叫道：“主人！主人！主人的马车，看见主人的马车了……”

李圆圆并不觉得兴奋，反而有些黯然，泪光闪动道：“帅哥，你要多保重！”

杜小帅也无可奈何的感伤道：“你也一样，我一办完事，就会去找你……”

这时枫儿已将舵把固定，跑到桅杆下叫道：“杜公子，帮我来收一下帆好吗？”

杜小帅应了一声，赶过去协助她将巨帆落下，两头固定捆好。一阵滑行，船渐渐缓行靠近了码头。

只见岸上早有人在迎候，距离尚有一丈多，就飞身掠上四个壮汉，恭然向李圆圆施礼，齐声道：“小姐！”

随即忙着去操舵，解开绳索，抛向岸边的人接住，纯熟地做着一切泊岸工作。

杜小帅向岸上看去，大出他意料之外，想不到老叫化和阴阳双剑三人，早在那里向他挥手招呼啦！

一见他们，小伙子可真是乐透了，迫不及待地纵身上岸，振奋地大叫道：“我回来啦！”

李黑上前将他一把抱住，笑骂道：“他奶奶的，老哥哥就知道你小子死不了，怎么看也不象个短命鬼！可是……他奶奶的，老叫化被你吓的，这条老命差点去了大半条呐！”

阴阳双剑也赶过来，齐声道：“恭喜驸马爷！”

杜小帅可听得傻眼啦，憋笑道：“驸马爷？！”

韩森正经八百地道：“是啊，那天有个人找到咱们，说是杜兄弟在海上已获救，要咱们今天来这里迎接。问他是谁，他自称是龙宫的虾兵蟹将，奉龙王爷这命通知咱们的。那杜兄一定是被龙王爷收作女婿了，不就是龙宫的驸马爷了吗！”

忽听老叫化叫道：“你们快看哪，龙宫的公主好漂亮啊！”

阴阳双剑齐向船上看去，只见身穿宫装的李圆圆正走下跳板，禁不住齐声赞道：“哇噻！公主好美……”

李圆圆被他们看得不好意思，跟着下船的枫儿一见，抢步上前斥道：“你

们干吗盯着我家小姐，哪有看人象你们这样看法的？‘触目’！”

杜小帅揉着鼻头，趋前道：“圆圆，枫儿，他们就是我那几位朋友，让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

就在这时，一辆华丽的双辔马车刚好驶来，停在他们身边，便见那衣着鲜明的赶车壮汉，跳下车拉开车门，向李圆圆恭然施礼道：“小姐，请上车！”

李圆圆微微点点头，无限依依地瞥了杜小帅一眼，一言不发地登上马车。

杜小帅急向车厢内看去，见车内坐着个华服中年，可惜无法看清他的面貌。

小伙子刚叫了一声：“圆圆……”

壮汉已关上车门，跳一赶车的座位，枫儿也跟着跳上去坐在一旁。

长鞭一扬，抽在马背上，那辆双辔马车便飞驰而去。

杜小帅“憨神憨神”（呆呆）的，望着逐渐远去的马车。

忽听老叫化问道：“小兄弟，那小妞儿究竟是什么人？”

杜小帅这才回过神来，捉弄谑笑道：“你们不是早已知道了吗，问不烦啊？”

阴阳双剑齐声道：“她真是龙王爷的女儿？”

老叫化斥道：“他奶奶的！少在那里乱吹，那有什么龙王……”

杜小帅笑声不断：“谁说没有，你们都亲眼见过了那条龙呀！”

老叫化一怔，惊诧道：“是‘钱塘江血龙’……”

杜小帅嗤嗤笑着：“咱们找个地方，喝上几杯，说给你们听。”

这主意老叫化绝对举双手赞成，四人便向码头走去。在他们前面不远处，有一家小酒铺。

掌柜的召集了所有的店小二，在训话。

“今儿个，你们要穿带整齐些，面露微笑，拿出你们早佳的服务态度来呀，对任何客人都得当做二百五……二大爷款待，知不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贵客要上门啊，这么麻烦？”

一个小二哥问。“不是哪……”

掌柜笑得很瘁：“因为今天的酒……水渗太多了！”

“哇噻！这下死定了，不被客官骂得臭头才怪。”另一个小二苦笑不已。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掌柜的这么‘苛’……”第二个小二咕哝着。

“你说什么？！”

掌柜的指着发声的小二。

小二看掌柜的要“发飙”了，忙陪笑着：“没……没什么，小的是说，要保持微笑、保持微笑哪！”

掌柜的斜眼睨众小二：“没事了，赶快干活去，记得啊，要面对微笑！”

“……”众小二面带“瘁笑”地忙去了。

四人理所当然的进了这家酒铺，发现每个小二都面带“谗笑”，不禁都提高了防备之心。

叫了酒菜，还得杜小帅都尝过一遍，确实没问题后，才让另三人吃。

一直出了酒铺，四人都没搞懂，为什么这些小二都笑得那般“诡异”？真是搞什么飞机嘛！

在酒菜送上桌时，老叫化捉笑：“小兄弟，咱们天一亮就赶来了，一直等到现在，老叫化要先喂喂肚子里的酒虫，才有精神啊！”说完也不敬谁的酒，自顾自先连干了三海碗，打个酒嗝，才觉得有点爽。

阴阳双剑没有他那样恶形恶象，见了酒好象见到了性命，双双举杯：“杜兄，欢迎你重返人间！”

杜小帅和他们干三杯，接着便将“龙腹历险记”及海上遇救的经过，给说得活灵活现，比“讲古”还精彩，把另三人给唬得一愣一愣的。

杜小帅眼珠子一转，瘪笑：“三位见多识广，不知想不想得出，那位姑娘是什么来头？”

李黑呵呵大笑：“小兄弟，你真爱说笑，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她的来头，咱们局外人怎会知道啊！”

韩森却道：“不过，照杜兄刚才所说，在海上曾遭那批黑衣人突袭的情形看来。如果不出我所料，那批家伙可能是‘一统帮’的人，那么李姑娘必是他们的对头了。”

雷行道：“对！只要抓个‘一统帮’的人来问，定能知道那姑娘的身份。”

杜小帅瞄眼道：“老哥哥，关于‘一统帮’，这几天你可探了什么名堂没有？”

李黑上大白眼道：“自从中秋节那夜你失踪后，咱们在江边守候了两天两夜，不见你踪影，心想没什么指望了，才不得不离开。回到‘望江客栈’，咱们只好借酒浇愁，每天醉得象龟孙子似的。直到那天，突然有人找到咱们，听说你已在海上获救，要咱们两天后赶到象山港等你。咱们马上就赶了来，那还有时间管别的事呀。”

杜小帅感动得要死，道：“三位对我的关怀，真教我要流鼻血了……老哥哥，今天我一定陪你喝个痛快！”

李黑谑笑：“他奶奶的！害咱们心都快碎了，还能饶得了你，非教你醉得象龟孙子，满地乱爬不可！”

阴阳双剑齐声道：“对！大家喝，喝个痛快！”

大家一起哄，那可热闹，吩咐伙计把酒整坛整坛地抬来，你一碗我一碗地猛灌，好象酒不花钱似的，不喝白不喝。

一直喝到天黑，阴阳双剑早已趴下了，老叫化也有了七分醉意，小伙子居然一点感觉也没有！

原来，他自服下龙血和内丹，不但能千杯不醉，即使毒酒也毒不死他。

就在这时，突见一个小叫化，在门口鬼鬼祟祟地探头探脑，被李黑一眼瞥见，喝问道：“他奶奶的！你这小鬼想干嘛？”

小叫化只好走了进来，上前恭应施礼道：“拜见长老……”瞥了杜小帅

一眼，要说不说的。

李黑脸色一沉，厉声道：“什么事？快说！”

小叫化又看看小伙子，才走向老叫化身旁，向他咬耳朵说了几句什么。

只见李黑神情微微一变，随即起身道：“小兄弟，失陪一下，我出去有点事，很快就回来。”

杜小帅一比手势：“老哥哥请便。”

李黑忙不迭跟着小叫化，匆匆出了酒店。

杜小帅看看阴阳双剑，见他们伏在桌上，打的鼾几乎比雷还响，不禁干笑，瘡想：“我是服了龙血和内丹，否则还不是跟他们一样。早就醉得象龟孙子啦！”

喝酒，就是要醉才有意思，喝不醉喝它干嘛！

杜小帅觉得很无聊，便起身离座，走出店内去透透气。刚走不远，突闻店后十余丈外，一片竹林前传来一阵喝叱声。

循声看去，遥见两个人影一追一逃，而逃的那人体形极象是老叫化。

杜小帅谑笑不已，立即掠身赶去。

掠至林前一看，绕着一根根巨竹奔逃，狼狈不堪地可不正老叫化！

在后面猛追的，却是个娇艳无比的红衣少女。

红衣少女边追边斥笑：“老酒鬼，我看你往那里逃，今天非把你全身的毛拔光不可！”

老叫化一个“憨神”，被突出地面的竹根绊了个狗吃屎，一跤扑跌了个四脚朝天。

红衣少女谑笑不已，飞步赶上，正待下毒手——拔毛！不料人影一晃，被一个华服少年挡住，两人几乎对面相撞。

华服少年就是杜小帅，他急忙向后退了一步，张开双臂拦住那少女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红衣少女毛火得很，正待出手，那知瞄眼一看，认出面前的会服少年是杜小帅，可让她呆了。

杜小帅见她举掌不发，邪想：长得帅真不错，还能让女人看傻啦！双手一拱道：“我那位老哥哥多喝了几杯，如果冒犯姑娘，他年纪太大，要打就打我啦。”

红衣少女“咦”了一声，捉狭谑笑：“如果我要把他全身的毛拔光，你也愿意替他代拔？”

杜小帅睨眼斜笑问道：“姑娘要怎样个拔法？”

红衣少女脸上一红，益增娇艳，笑得有点瘡：“我……”突然向老叫化嗔笑：“老酒鬼，你别装死了，过来我有话问你！”

老叫化那是装死，这一跤当真摔得不轻，差点没摔昏过去，闻声忙不迭跳起身道：“小祖宗、小公主、小姑奶奶，你就高抬贵手，饶了老叫化吧……”

红衣少女斥笑：“干嘛吓成那样，我不拔就是了。”

老叫化不太放心道：“真的不拔？”

红衣少女撇嘴：“说不拔就不拔！”随即一施眼色，向一旁走了开去。

老叫化无可奈何，提心吊胆地跟过去，好象老鼠见了猫似的，不敢站得太近。

红衣少女上前一步，吓得老叫化赶紧后退，使她不禁又好笑又好气道：“老酒鬼，你再这个鬼样子，我可要改变主意喽！”老叫化大惊，不敢再退了。

红衣少女再上前一步，跟老叫化轻声嘀嘀咕咕起来，不知一老一少在说些什么。

杜小帅看在眼里，猜想：“老哥哥见了这姑娘，怎象见到杨弟想到那位多日不见的结拜兄弟，小伙子猛然觉出，这红衣少女怎会跟杨弟如此相象？爱说笑！这红衣少女本来就是小杨——杨心兰嘛！”

一老一少嘀咕了一阵，似已取得协议，走了过来。

老叫化已不再害怕，呵呵笑起：“小兄弟，这位姑娘你是否觉得面熟？”

杜小帅搔搔头发，弄笑：“唔……很象杨弟。”

老叫化哈哈大笑道：“那还用说，他们是孪生姐弟，这位杨姑娘，只比你那位杨弟大一个时辰啊！”

杜小帅呆呆地信以为真，忙抱拳道：“原来是杨姑娘！”

杨心兰微微一笑，故作淑女状道：“刚才听老酒鬼说，我那兄弟跟你已结拜，他叫你帅哥，那我也应该……”

杜小帅逼惹：“不敢，不敢啦，我叫杜小帅，杨姑娘叫我名字就好了。”

杨心兰干瘪道：“那怎么可以……帅哥，真不好意思，我一来打扰了你们的酒兴，咱们再回酒店去喝个痛快吧！”

杜小帅爽然道：“好哇！”

老少三人回到酒店里，只见阴阳双剑各据一方，伏在桌上早已呼呼大睡。

他们干脆抱张桌子，重新叫了几个下酒的菜，再来两大坛酒，准备痛饮一番。

杨心兰既以本来真面目出现，就不能象装扮小叫化时那样“豪和”，百无禁忌了。

她坐定以后，斯斯文文，跟真的一样道：“帅哥，恭喜你啦。”

杜小帅笑瞥着嘴，以为老叫化把海龙王招驸马的事，告诉了这少女，又苦又窘：“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杨姑娘，你别听老哥哥乱盖……”

老叫化瞄道：“我乱吹？不是你自己告诉咱们，服了龙血和内丹……”

杜小帅这才知道会错了意，很糗地道：“噢，原来杨姑娘说的是这码事啊。”

杨心兰好奇道：“你以为我说的是那码事？”

杜小帅笑得甚瘪：“我……呃……没有啦，我以为老哥哥替我乱盖……”

杨心兰瞄着他，正经八百道：“帅哥，从今以后你可得小心了，只怕天

下武林之中，想吃你肉，喝你血的大有人在啊！”

杜小帅笑得甚苦：“那我不成了唐三藏？”

杨心兰谑笑：“比他更威风啦！”

老叫化从麻袋内取出个小布包，递向小伙子面前，笑道：“小兄弟，你交给我的这包东西，现在可以交还给你了，请当面点一点。否则，事后要是短少了什么，老叫化可不认帐啊！”说罢，端起面前的海碗，把酒一饮而尽。

杜小帅哈哈一笑，将小布包揣进怀里。

杨心兰美目眨了眨，问道：“帅哥，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杜小帅歪头想了想，道：“我这次奉师命下山，主要的几件事，师妹的身世已查明，并且见到了她娘。‘钱塘江血龙’嘛，也侥幸得到了它的血和内丹。现在只剩下我自己的身世，还有找那杨小……”

老叫化突然干咳两声，打断了他的话，故意七扯八扯：“小兄弟，老哥哥的事你就不放在心上，未免太不上路了吧！”

杜小帅捉笑：“老哥哥的什么事？”

老叫化道：“嘿嘿，小兄弟有够健忘的！忘了老哥哥在苏州城，‘如意赌坊’里扛了两次龟吗？”

杜小帅道：“那得等杨弟来啊……对了，杨姑娘，杨弟怎么没跟你同来？”

杨心兰眼珠子滴溜溜一转，黠笑道：“他跷家被抓回去，一时之间想怕出不来啦！”

杜小帅瞄眼：“那老哥哥的一箭之仇，暂时也报不成了。”

老叫化憋笑道：“谁说报不成？小兄弟，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赌国女暴君就在咱们眼前！”

杜小帅张大嘴巴，很惊讶地道：“杨姑娘也会赌？”

老叫化趁机巴结这位小姑娘奶奶，以免遭到拔毛之殃，奉承道：“也会赌？小兄弟，你真是爱说笑！教你的是杨弟，杨弟那两手就是跟杨大姐学的，你说她会不会赌？”

杜小帅斜瞄着少女道：“那……在赌的方面，我应该称杨姑娘师祖喽！”

杨心兰瞪了老叫化一眼，斥笑：“你少听老酒鬼乱盖！我弟弟哪是我教的，咱们都是受了天才老爹的遗传，吃、喝……赌全会！”这会儿是少女姿态出现，说话不能太豪放，所以她把“嫖”字跳了过去。

杜小帅忽然想起，曾答应唐云萍母女，去钱塘江必尽全力得到龙血，中秋节以后就赶回桃花宫。

由于桃花教属于邪教，他没在李黑面前提。

如今龙血已得，中秋了也过了好几天，那对母女恐怕早已望眼欲穿，脖子等得比长颈鹿长了吧！

小伙子这一想，弄笑道：“杨姑娘既然来了，咱们今晚就动身去苏州！”

李黑大喜，猴急道：“他奶奶的，老叫化宁可酒都不喝了，说走就走！”

杜小帅看看邻桌，伏在盯上呼呼大睡的阴阳双剑，瞄眼：“可是，他们

二位……”

李黑弄笑：“让他们好好睡个饱，留张字条，等醒来再赶来苏州不就结了。”

杜小帅见杨心兰没有异议，当即去柜台结了帐，向掌柜的要了纸笔，留了张字条，并且交待一番，便偕同杨心兰和老叫化，走出了酒店。

一老二少，立即取道直奔苏州。

苏州城的“如意赌坊”夜夜通宵达旦，赌得天昏地暗，不管人家输的东倒西歪，家破人亡也活该，反正开赌坊的是稳赢，日进斗金，财福天天增加。

每晚华灯初上以后，赌场就开始“抢抢滚”（热闹起来）啦！这时，老叫化偕同一对少年男女进入赌坊，立时引起小小的骚动。

因为老叫化两次扛龟，输掉了上万两银子。赌场里的人已认识他，把他看成了老“凯子”。

柳苔青赠给他们各人两只金元宝，那夜来赌场就换成了银子和银票，老叫化当晚就输得清洁溜溜，干干净净的，小伙子未赌，除了在“望江客栈”，跟索命人大打出手，事后拿了一百两赠偿客栈的损失，以及花用了少许之外，等于是原卦未动，全部当作了今晚的赌本。

这回他们不必去帐房兑换，直接来到了赌“单”“双”的大桌前。嘿！庄家仍然是那家伙！

一见老叫化又来了，自有人赶快去通知当“枪手”的瘦高中年。

李黑今晚老神在在，身边一左一右，有一对金童玉女护驾，还怕他奶奶个熊！

他骚得可以，排众挤到桌前，冲那庄家咪咪笑着：“相好的，输不怕的又来啦！言下之意，大有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庄家陪笑道：“好多日子不见了，老人家今晚红光满面，一定财星高照，大发利市！”心里加了一句尾巴——才怪！

李黑出手真“海”，掏出一叠银票，随手抽了张百两的递在庄家道：“好口采，一点小意思，拿去喝酒！”

庄家哪里敢收，忙赔笑脸婉拒道：“多谢，多谢，在下心领了，老人家留着下注吧！”

李黑乐得回收，呵呵弄笑：“不要白不要！”将银票随手一丢，押在了“单”上。

庄家捧着“宝缸”上下摇动，一面叱喝道：“下啦，下啦，打铁趁热，要赢钱的快下啦……”

众赌客纷纷下注，其中有的曾见过老叫化两次豪赌，两次都扛龟的瘪相，见他押了“单”，仿佛怕沾上霉气似的，全都押了“双”。

做庄的必胜之道，便是要能吃大注赌小注。而押大注的偶而参赢，其实是他们自己人，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做给赌客们看看罢了。

表示你们瞧，摠在注也照样能押中哪！

“押宝”一百两已算大注，其他赌客不过是三五两，上十两的已不太多。但押“双”的人数不少，积少成多，合起来足有二三百两以上。

庄家似乎故意放水，要让老叫化赢这一把，先让他尝尝甜头，等赌注加大了再痛宰他。

“各位请离手……”

就在庄家放下“宝缸”，伸手要揭盖杯时，老叫化被身旁的杨心兰猛一推撞，身子向前一倾，手上抓的一叠银票全丢在了桌上，正好跟他下的注混在一起。

几乎是同时，庄家已揭开盖杯，果两粒骰子一个“红四”，一个“么屁股”，“五点”——“单”！

庄家根本来不及废话，说明那叠银票不能算押注，“宝”已揭开，顿时傻了眼啦！

押“双”的众赌客失望声中，却听老叫化欢呼道：“哇噻！押中啦！”

庄家脸都绿了，瘪样道：“老人家，你失手掉下的那叠银票，不能算下注！”转眼向桌旁负责吃赔的助手一施眼色，吩咐着：“赔这位老人家一百两！”

老叫化瞪眼：“爱说笑！我老人家赢了不算，输了算不算呢？”

庄家咧了硬着头皮：“当然也不算……”

老叫化截口讪笑道：“哼！被我押中了，你自然会说现成话，如果我没押中，你就不是这么说啦。请大家评理，说句公道话，庄家该不该赔？”

众赌客起哄道：“该赔！该赔！”

“那有不赔的道理！”

“便宜都让你们开赌场的占尽啦！”

就在这时，瘦高中年闻报赶至，一看这个场面，头都大了，即向已成众矢之地的庄家问道：“怎么回事？”

庄家人脸也红，脖子也粗了，气愤道：“三爷，事情是这样的，刚才一‘宝’，大家下注已下好，我放下‘宝缸’正要开，这位老人家被人一推撞，手上抓着的一叠银票全掉在桌面上，又不是下注。开出来他押中了‘单’，居然连掉下的那叠银票也算上，您说，那有这个道理哪？”

瘦高中年沉声问道：“当时你为什么不问清楚？”

庄家瘪苦：“来不及啊！”

瘦高中年眼光向众人一扫，似乎看出众怒难犯，当机立断道：“照赔！”

庄家惊诧道：“照赔？三爷……”

瘦高中年人脸色一沉道：“当时你既来不及问明，又未及时拒绝，错在你，当然应该照赔！”

老叫化可真是爽呆了，哈哈大笑道：“老兄，这才上路啊！”

瘦高中年置之一笑，一施眼色，负责赔吃的忙清点那叠银票。

哇噻！总共竟达九千七百两！

既然“三爷”已示意，只好如数照赔。

瘦高中年又一施眼色，庄家灰头土人地让开一旁。

老叫化两次扛龟，都是栽在瘦高中年手下，今晚就是冲着这家伙来的，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瘦高中年双手捧起了“宝缸”，不怀好意地笑道：“老人家，怎么好多天不来了？今晚你手气不错，一来就见财，在下陪你老人家玩玩，请下注吧！”

老叫化靠山在后，神情自若：“没问题，连本带利，原注不动！”

哇噻！一万九千四百两，居然孤注一掷，全押在了“单”上！

众赌客无不瞠目结舌，个个都不敢下注，就看老叫化与庄家对赌了。

杨心兰轻咳一声，似在发出暗号，示意杜小帅准备。从象山港来苏州的途中，在杨心兰教导下，杜小帅已练习过数日，充满信心，万无一失。

他不动声色，双手轻按在桌边上，暗自运足真力，蓄势待发。

瘦高中年根本未注意小伙子的举动，笑憋在心：“我尚摇‘宝缸’，你这老叫化就先押了‘单’，好象吃定了我摇不出个‘双’？他奶奶的，找死！”

只见他双手举起“宝缸”，用力上下摇动三下，放在了桌面上，笑问道：“老人家要不要改？”

老叫化龇牙裂嘴道：“不改！就押‘单’！”

瘦高听嘴都乐歪了，从容不迫地，伸出左手将右手袖口向上一提，右手伸出三指夹着盖杯，口中吆喝道：“开啦！”

那知盖杯竟揭不开，连同下面的托碟，居然象连在桌面上！瘦高中年暗自一惊，再用力一揭，硬是揭不开。

老叫化讪笑道：“老兄，怎么哪，快开呀！是不是知道被我老人家又押中了，不好意思啦？”

邪门！瘦高中年暗运真力，想把盖杯揭开，竟被杯上一股强劲真力震得弹了开去。

这一来，瘦高中年已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了，眼光一扫，果见有好几个人的双手，都按在桌边上，尤其是老叫化身旁的小伙子大有问题。

他不愧是老江湖，笑得甚苦：“在下真看走了眼，原来老人家是大行家啊！”随即放开手，向桌旁负责赔吃的助手一施眼色道：“赔！”

那助手一怔，但不敢违命，只好如数照赔。

老叫化得了便宜还卖乖，惹笑：“怎么？宝不开就赔，你老兄是存心放水？”

瘦高中年气得想一头撞死，但是还是忍下了，拱手道：“老人家既是大行家，在这儿赌不过瘾，可愿到里面去赌一赌？”

老叫化想都没想地道：“行！”

当即收起桌上的银票。

当这一老二少，随着瘦高中年离开赌桌后，那庄家忙不迭上前，好奇地伸出手，轻而易举地就揭开了盖杯。

哇噻！托碟的两粒骰子，赫然是一对“红四”的“双”！

这房间布置得真特别，四面无窗，墙壁全漆作黑色，壁上嵌着三十二张巨型牌九，每面八张作为装饰，倒很有创意，别出心裁，让人一进来就想到了赌。

中央置一张光亮可鉴人的白色方桌，四周各有一把乳白色太师椅，别无其他任何摆设，顶上吊着的“气死风灯”，倒是挺亮的。

瘦高中年领老少三人进入，作个手势道：“三位请坐！”

老叫化呵呵笑道：“不用客气，咱们开始吧！”

瘦高中年说了声：“请稍候！”便迳自从另一道门走了出去。

老少三人毫不客气，各自坐了下来。

杨心兰忍不住捉笑：“帅哥，你好棒啊！”

杜小帅搔搔耳后，撇嘴道：“这不是凭赌技，是在比功力，好象有点不太正大光明……”

杨心兰道：“放心，待会儿就要凭赌技了。”

李黑眉头一皱道：“他奶奶的！这地方鬼里鬼气的，好象不太对劲……”

话音未落，那扇门已开了，瘦高中年一进来，便退在一旁，一副必恭必敬的模样，似乎在恭迎什么大人物。

随后，走进个身披黑色披风的大光头，分不出是男是女的“怪人”，身后跟着四名白衫少女，手上各捧一只黑色长方木盒。

瘦高中年对“怪人”有礼貌得很，抢前一步道：“老板，就是他们三位！”

“怪人”先打量老少三人一眼，才从容地走上前。

老少三人仔细看去，嘿，只见“怪人”连眉毛都剃得清洁溜溜，但脸上却是浓妆艳抹，看起来就象人妖！

他们三人已各据一方，只空着一方，瘦高中年忙上前拉开坐椅，让“怪人”坐了焉。

“怪人”自我介绍道：“我叫金玉姬！”

老叫化眨眼大叫道：“赌国艳后！”

金玉姬笑得甚瘁：“你们看我象艳后吗？只怕象个艳尼吧！”

老少三人面面相觑，都笑拂了肠，表面还得一付正经样。

金玉姬又道：“我一生最守信用，九年多前，以赌国艳后自居，以为天下无人能赢得了我。偏偏遇上一个不服我的人，向我挑战。但赌的不是金银，而是无论谁输了，必须剃光头发，十年内不得留长。”

老叫化道：“结果你输了？”

金玉姬微微点了下头，沮然道：“第二回合我又剃掉了眉毛，第三次是十五之内，无论春夏秋冬，我都不得穿衣服。不过，我投了个机，披上披风不算穿衣服啊！”

老叫化好奇道：“久闻赌国艳后的赌技，已是出神入化，天下无人能敌。而你居然连输三回合，不知这位老兄是谁？”

金玉姬想到就气得嘴巴都歪了：“天下能赢我，而且想出这种赌注的，恐怕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杨小邪！”

一听杨小邪三字，老少三人都呆了一呆。

但三人的反应都不尽相同，李黑和杨心兰是面面相觑，笑憋着嘴。

杜小帅却是马上板脸，瞪眼道：“他在哪里？”

金玉姬道：“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不过，再过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蓄发留眉啦，那时是我自会去找他的！”

顿了顿，忽问道：“这位小兄弟，你认识杨小邪？”

杜小帅一弹耳朵道：“不认识，但我也要找他算帐！”

李黑忙转移他的注意力，道：“请问，你为什么告诉咱们这些不相干的事？”

金玉姬斥道：“谁说不相干！我之所以要说出这些，你们才不会把看作‘怪物’。同时让你们知道，我一生最重守信，你们对我也得做到这一点！”

李黑捉笑：“咱们只是来赌钱，输光了拍拍屁股走人，还要对你守什么信不信用？”

金玉姬正色道：“自从败给杨小邪后，我虽然开了这个赌坊，自己却从来不再赌过。曾经立下重誓，如果谁跟我赌，就得赌命！”

老少三人可又呆啦，赌命可有点犯不着，尤其对手是闻名天下的赌国艳后！

金玉姬接着又道：“听说你们赌的很‘神’，连胡老三都罩不住，所以我想亲自见识见识，现在就开始吧！”

一打手势，身后的两名少女便上前，将手上捧的木盒置于桌上，里面不知装的是啥玩意儿。

杜小帅弹了弹耳朵，弄笑道：“等一下！咱们得把话说清楚，既然是赌命，如果你输了呢？”

金玉姬笑道：“我说是赌命，并未指明是用我的命来赌，如果我输了，当场就给你们一条命，你们也一样！”

杜小帅干笑道：“这不太公平吧，咱们三人是用自己的命跟你赌，你却赌别人的命！”

金玉姬道：“我这里一共是六个人，只要你们赢去五条命，最后自然是我自己的命了。”

杜小帅望望老叫化，又看看杨心兰，一脸苦瓜相，道：“这……咱们又没有深仇大恨，干嘛拿命来赌，我看算了吧！”

金玉姬问道：“你认输了？”

杜小帅耸了耸肩，无所谓地道：“我情愿认输……”

金玉姬冷声道：“那就交出你的小命来！”

杜小帅眨眨眼道：“这……”

杨心兰笑得甚瘗，忘了自己是故作淑女状，顿时原形毕露，霍地跳起身，

用手一拍桌面，开骂道：“黑皮奶奶！赌就赌，谁怕谁？我先来跟你赌！”

杜小帅声惹：“不！既然非赌不可，那就让我先来……”

杨心兰惹笑：“杀鸡何用牛刀，对付杨小邪的手下败将，我就绰绰有余了。”

金玉姬冷冷一哼道：“好大的口气！”

随手打开了面前两只木盒。

十六

老少三人睁大眼睛一看，只见盒内装着一只玉碗，碗中装满翠绿色的玉骰。另一只木盒内，赫然是把泛着蓝光的匕首，一看就知淬有剧毒。

金玉姬将玉碗取出，放在桌中央，又取出匕首道：“这玩意儿见血封喉，不会有丝毫痛苦的。这位姑娘，你喜欢玩六粒、四粒、还是三粒？”

杨心兰毫不在乎，瞄眼：“都一样，客随主便！”

金玉姬笑道：“好！姑娘很痛快，请挑出六粒吧。”

杨心兰那有功夫一粒粒挑，随手抓起六粒，金玉姬便将其余的倒回本盒。空出玉碗来。

赌命跟赌钱的不同，赌钱扛龟了还有机会翻本，命输掉就没得玩啦！

老叫化虽对杨心兰充满信心，也不免紧张起来。

杨心兰神色自若，老神在在，将六粒骰子放入碗内，比个手势道：“主人先请！”

金玉姬也不客气，笑道：“那我就找个先了。”

只见她那粉藕似的玉臂，从披风内伸出，果然身上光溜溜地啥也没穿。

尤其她欠起身来，伸手去抓碗中的骰子，正好坦露出胸前一对肉峰。

哇噻！这女人真够丰满，足足比一般成熟的妇女大上一倍，简直称得上是特大号的巨乳！

老叫化坐她对面，更看得一清二楚眼都直了，忙东瞄西瞥，以免“古井生波”，想入非非。

金玉姬却若无其事，一副“令你看不要紧”的模样，抓起骰子随手一掷，便听得一阵“叮叮当当”清脆悦耳声响起，六粒骰子在碗中跳动，碰撞，旋转……

最后相继停止，赫然是“么二三四五六”的大顺子！

金玉姬微微一笑，甚是得意，她已稳赢不输了。

老叫化和小伙子心都凉了半截，杨心兰已没有赢的希望了，除非掷出同样的“大顺”或“暴子”，也只不过是和局而已，否则就输掉了一条命！

杨心兰却自在得很，抓起六粒骰子，握在掌心摇了两摇，口中疾喝一声：“走！”撒手投向碗中。

六粒骰子在骰内只跳动几下，便一一停止，果然是六只“么”的“暴子”！

老叫化和小伙子互望一眼，笑得甚甜。

金玉姬颇觉意外，不由地赞道：“姑娘果然不简单！”

杨心兰一弹耳朵，颇有杜小帅的架势，惹笑：“见笑了，请！”

金玉姬又抓起六粒骰子，迟疑一下始掷出。

骰子在碗也只跳动几下，便停止了，居然也是六只“六点”的“暴子”，好象把杨心兰刚掷的翻转过来。

老叫化和小伙子又开始紧张兮兮。

杨心兰可不是盖的，也掷出个“么二三四五六”的大顺子！

老叫化又松了口气，小伙子大笑，“赞！你娘咧，有一套！”

金玉姬冷冷一笑道：“不要言之过早，很快就会分出胜负的！”

于是，两人你来我往，连掷了七八手，不是“大顺”就是“暴子”，仍然未分出胜负！

这真是棋逢对手！

金玉姬已有些沉不住气了，霍地站起，解开披风向后一抛。

哇噻！她真够大胆，够新潮。真的是全身一丝不挂。

她的身材并不胖，只能算是比较丰满而已，却天生一对特大的巨乳，实在够瞧的，加上她的头发和眉毛，都剃的光溜溜，那模样活象外太空来的“异形人”！

杨心兰这下不服气都不行，即使她不甘示弱，也脱个精光赤裸，可惜“本钱”不够”，胸前那对小馒头，跟这女人一比，简直成了小巫见大巫。

既然没的比，献丑不如藏拙，这方面她甘拜下风，专心在赌技手法上较高低了。

两人继续大显身手，你来我往……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紧张又刺激的双雌大对决！

她们是棋逢对手，互不示弱，你来我往，连掷了五十余手，仍然是半斤八两。

当然，她们谁也不敢失手，一输就是一条命哪！

金玉姬“本钱”够，至少得先输掉五条命，最后才输到她自己。杨心兰没有那么多垫底的，万一失手输了，他们老少三人，究竟先输谁的命呢？

谁的命也不能送啊！

杜小帅看得脸成苦瓜，眼看杨心兰神情凝重，额头上已见冷汗，他更苦出汁来。

小伙子唯恐这样耗下去，杨心兰万一心力不支，一个失手就玩完啦！

他心里一急，不自觉地双手按扶在桌边，丹田升起一股强劲真力，已在蠢蠢欲动……

这时又轮到金玉姬掷了，只见她抓起六粒骰子，握在拳中高高举起，在空中猛摇几下。胸前一对巨乳，也跟着上下左右地摇呀摇，晃啊晃地，构成一副诱人而有趣的画面。

“走！”疾喝声中，玉手向碗伸去，五指箕张，六粒骰子撒向玉碗内。

一阵“叮叮当当”清脆悦耳声响起，六粒骰子便在碗内跳动，碰撞，旋转起来……

当旋转的速度逐渐缓慢时，杜小帅不自觉地发出了强劲真力，由桌面传至碗底。

六粒骰子翻动两下，突然全部停止。

只见碗内的六粒骰子，三粒是“么”，两粒“六”，带一粒“五”，十

七点。

金玉姬一愣，马上面有菜色。

胡老三和四名少女，则是脸都绿啦。

杨心兰瞥了杜小帅一眼，眼神中闪动着欣喜与感激，微微一笑，伸手抓起了碗内六粒骰子。

她已胜券在握，故意握拳在空中摇晃着，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土地公公来显灵……走！”

疾喝声中，六粒骰子掷入碗内。

骰子“叮叮当当”，象“巴西跳豆”似的，在碗内跳动，碰撞，旋转杜小帅猛然一惊，憋想：“杨姑娘这回如果赢了，对方不是就要输掉一条命？姓胡的不是个好玩意，死了算啦，可是那四个少女年纪轻轻，模样儿又长的不赖，死了实在可惜。况且，她们是无辜的，我跟她们又无冤无仇……”

但他毫无把握，能以真力暗中搅局，使杨心兰跟那女人不分胜负，万一搞不好，弄巧成拙，让杨心兰输了，那……

他还在东想西想，无法决定之时，六粒骰子已停止，就听老叫化振奋地大叫道：“哇噻！咱们赢啦！”

小伙子急忙向碗内看去，六粒骰子一个德性，“六点”“暴子”！

杨心兰噓了口气，惹笑：“承让了！”

金玉姬冷冷一哼，毫无表情道：“小梅！”

身旁那少女可真吓得没命了，双膝一屈，跪了下去，泣道：“主人饶命，婢女……”

杜小帅正待劝阻，不料金玉姬已抓起桌上匕首，顺手一刀刺向那少女。

小伙子架势还没摆出，只听一声惨叫，那少女已倒地不起，果然是见血封喉。

胡老三和其他三名少女，见状惊得魂飞天外，差点没有裤底上包！

金玉姬却若无其事，将匕首放回桌上，冷声道：“这位姑娘果然不简单，咱们继续吧！”

杜小帅双眉一皱，拂翘着嘴角：“我看就到此为止，算了吧……”

金玉姬断然道：“我的命还没有输掉，怎么可以算了！姑娘，现在该你先掷了，请！”

杜小帅陪笑：“等一下啦……”

金玉姬脸色一沉，怒问道：“你还有什么屁要放？”

杜小帅一运气，当真连放了两个响屁，捉笑道：“屁放完了，我还有话要说。你不是输给了杨小邪，同意十年之内，不蓄发留眉，也不穿衣服吗？”

金玉姬怔了怔道：“那又怎样……”

杜小帅一弹耳朵，截截讪笑：“如果你今晚把命输掉，十年还不到，不是等于对杨小邪失信吗？”

金玉姬又是一呆，讷讷道：“这个嘛……”

杜小帅扇动着：“我看这样好了，咱们今晚的赌局，暂时到此为止，等你跟杨小邪的十年之约满了，咱们再一决胜负，你看如何？”

金玉姬犹豫了一下，道：“好吧，我接受这个建议。不过，在这一年之内，你们三人得留在这里，否则到时候我没地方去找你们！”

杜小帅翻个白眼，糗笑：“这是什么话！我是一番好意……”

不料话犹未了，突见金玉姬向后一个暴退。

就在同时，太师椅的两边椅把扶手，突然伸出三道半圆钢匝，将他们紧紧匝住。

老少三人吃了一惊，突然整块四方的地板，连同桌椅带人，一齐迅速陷落下去，洞口随即又合拢。

下面一片漆黑，而且弥漫着一股浓臭气味。

只听老叫化惊叫一声：“小心毒气……”便没有声音了。

杜小帅急问道：“老哥哥，杨姑娘，你们没事吧？”

一老一少都“掂掂”（没有回应），大概已中毒昏了过去。小伙子服过龙血和内丹，已成怪胎，百毒不侵。

他毛了心，运足真力，奋力一挣，三道钢匝和椅把顿时齐齐断开。

这下面伸手不见五指，杜小帅急从怀中取出辟水珠，借着珠上发出的青光，始看甬老叫化被三道钢匝，紧紧地匝住，早已昏迷不醒。

杨心兰由于刚才是站着掷骰子，三道钢匝只匝住了她的下半身，大概一落下就中毒昏了过去。

杜小帅再向四周一看，发现四面都是石壁，且壁上有着无数洞孔，正不断喷出烟雾。

抬头一看，距离足有三丈多高。

小伙子一搓鼻头，急忙取出“心匕”，将匝住老少二人的钢匝斩断，使他们脱身出来。

但他们已中毒昏迷，一时无法救醒。

小伙子露出瘁透的神情，忙向四下找寻出路，只见四壁都是两尺见方的石砖砌成，看不出有门或通路。

显然机括均设在上面，要等证实他们三人都已中毒昏迷，才由上面吊下人来，把他们一一捆了吊上去。

杜小帅本来可以佯装昏迷，等他们吊下人来，把三人吊了上去，再出其不意地发难，攻他们个措手不及，让她们死个鸟蛋精光。

可是他没这个耐心等，一气这下，运足十成真力，猛喝一声：“毁天灭地！”双掌轰向石壁。

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接着“隆隆”之声不绝，石壁被击成个大洞，露出后面一条深邃地道。

这惊天动地的巨声，上面的人一定以为是地震呐！

小伙子心里一爽，也不管地道通往何处，一手挟一个，挟起老少二人就

从击破的洞口出去。

他是怕留在地下室太久，中毒太深无法救治，所以不得不出去了再说。

这条地道还真长，大约走了数十丈才到尽头，发现是在一个古井下方，上面井口好象还盖了块石板。

杜小帅只得先放下了老少二人，施展“壁虎功，攀上井口，运足真力，单手将石板托起推开，然后纵身而出。

出了井口，向四下一看，发现是在一片荒芜的后院中，可能是个久无人居住的废宅吧。

他没有时间仔细研究，赶紧下了古井，将老少二人分两次带上来，再一手挟一个，从院墙纵身而出。

外面是条僻静的长巷，奔出巷口，已可见到街道。

你娘咧！这条地道还真长，居然已距离“如意赌坊”两条大街了。

小伙子这时也没心情去找那光头无眉的娘们算帐，只想赶快找个地方把一老一少救醒。

这时，他想起了桃花教的唐云萍。对！她一定能救醒他们！

但桃花救在城外三十里的山谷中，小伙子功力再高，挟着两个人一路奔去，不累死也喘死。

他想到了马车，于是找个隐蔽的地方，先把他们留在那里。否则挟了两个人去街上找车，人家还以为他练功呢！

一口气跑到街上，运气还真不错，正好见到一座酒楼附近，大要下停着一辆无人看守的双轡会丽马车。跟在象山港码头上，华服中年乘看去接李圆圆的那辆蛮象的。

小伙子这时急着救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摸到车旁，见四下无人，急忙解下拴在树上的缰绳，跳上前车座。抓起长鞭一抽，两匹马儿就向前飞奔。

刚奔出不远，就听后面有人大叫：“强盗！强盗……”小伙子好像没听到，长鞭连扬，风骋电驰而去。

来到老少二人处，将缰索一勒，马车停住。跳下来把他们抱上车内，关妥车门，再跳上前座挥鞭一抽，直奔城西。苏州并非京都重地，城开不夜，小伙子出了西城，便快马加鞭，急如星火地赶往桃花教。

三十里路，不到半个时辰，山谷已遥遥在望。

但到了谷口，只见谷内遍布乱石，马车已无法通行。好在离那山洞已不远，小伙子干脆一手挟一个，往桃花教飞奔而去。

将近洞口，突见黑暗中窜出七八个手执钢刀的壮汉，拦住了去路。

幸好为首的正是申良，一眼认出小伙子，忙上前抱拳道：“原来是杜小侠！这两位……”

杜小帅笑得甚瘁：“他们是我的朋友，中了毒，带来想请教主救他们。”

申良沮然道：“教主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快保不住了……”

杜小帅一听眨了眨眼，惊问：“教主怎么了？”

申良道：“教主快不行了……唉，快进洞去再说吧。”便吩咐两名壮汉，上前接下了一老一少。

其他几人仍退回暗处，由申良领着杜小帅等人，急步直奔出洞。

杜小帅注意到，一路上都有人暗中戒备，如临大敌，不禁好奇地憋笑：“这里是怎么啦？”

申良垂头丧气道：“说来话长，教主不知能不能见杜小侠最后一面，快去先看看她……”

杜小帅心里可急了，不等他说完，已直向山洞奔去。

洞口内外，均是那批少女在严阵以待，见了杜小帅，立即由其中一人，领了他往洞内走。

来到唐云萍的门口，那少女说声：“杜小侠请进！”便恭身而退。

杜小帅推门进去一看，但见房内静悄悄地，只有唐云萍一个躺在床上。

她似已听见有人进来，睁开眼睛问道：“是诗诗吗？”

杜小帅三步并作二步上前应道：“大姐，是我来了。”

走近床前一看，唐云萍形容憔悴，脸色苍白，一副快死翘翘的样子。

唐云萍激动道：“小兄弟，大姐舍不得断气，就等着见你最后一面，总算让我等到……”

想要撑起身来，却已力不从心。

杜小帅急忙扶住她，自己在床边侧身坐下，心酸酸地：“大姐，你怎么病成这样了？”

唐云萍强作笑容道：“小兄弟，我是不是很难看？快把镜子梳子给我……”

杜小帅揪着脸道：“大姐，别管那些了，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保重的吗，为什么……”

唐云萍沮丧道：“唉！小兄弟，大姐已答应你，不再阴补阳，干那伤天害理的事了。可是，我练的‘阴阳功’已达八层以上，多日不采补，我的内元便不因，功逐渐散失……”

杜小帅接道：“大姐免担心，我已经得到‘钱塘江血龙’的血啦！”

唐云萍惊喜道：“真的？那太好了，小兄弟，恭喜你啦！”笑容随即消失，黯然道：“可惜对我来说，已经为时太晚了。”

杜小帅脸色发青：“大姐，你不是说，只要有了‘铁江血龙’的血，就可以得救了吗？”

唐云萍叹了口气道：“那是两三个月前，我还能挺得住，现在……就算能把命保住，恐怕也将成为苟延残喘的废人啦？”

杜小帅猛搔头发道：“难道没有其他补救之道？”

唐云萍苦笑道：“唯一的方法，我也不敢说一定有救……”说了一半，却欲言双止起来。

杜小帅追问道：“大姐，你快说呀，是什么方法啦？”

唐云萍摇摇头道：“算了；算了，大姐能见到你最后一面，已经心满意足，死可瞑目了。”

杜小帅激动地猛弹耳朵道：“不！大姐，你一定要说，一定要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可以救你，就算救不了，也要试一试啊！”唐云萍连连摇头，泪水不住地夺眶涌出。

杜小帅可聪明得很，立即想到了：当初他快翘毛时，唐云萍曾不惜耗去本身十年以上功力，以“阴阳合功”救了他一命。看来只有用“阴阳合功”，才能救得了她？

没错，她为了女儿诗诗，不便作此要求，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说出这个唯一的方法！

杜小帅心中暗爽，当机立断，勇于牺牲道：“大姐，原谅我吧！”当即站起身来，脱去了衣服。

唐云萍惊问道：“小兄弟，你，你要干嘛？”

杜小帅上了床，也不理她，将被一掀开，就强行脱她的衣服。唐云萍大惊道：“小兄弟，你不可以，不可以……”

就在双方渐入高潮，若痴若狂，欲生欲死的时刻，唐诗诗一头闯了进来。

唐诗诗突然间全身一个大震，震得她心都碎了，转身就掩面痛泣着夺门而出。

唐云萍虽浑然忘我之境，间声一睁眼，正好瞥见女儿冲出房的背影，这一惊，欲念顿消，惊道：“好险……”

杜小帅笑道：“大姐，我做的不对？”

唐云萍郝然道：“不！你没错，小兄弟，谢谢你救我的这番心意。怪我自己，刚才差一点情不自禁，那我就没命了，幸亏诗诗闯进来……”

杜小帅根本浑然未觉，一拍额头干笑道：“诗诗刚才进来过？”

唐云萍微微点了下头，又搔头道：“你虽救了我一命，可是，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

杜小帅自告奋勇揉了揉鼻头道：“我去对她说吧！”

唐云萍苦笑道：“没有用的，以后再说吧。”

杜小帅干窘直笑，脸上红红地问道：“大姐，我刚者这样做的对不对？”

唐云萍苍白的脸上，居然泛起了红晕，点点头道：“这是唯一能救我的方法，但我为了诗诗，不能要求……唉！事已至此，一切都是天意。小兄弟，你真得到‘钱塘江血龙’的血了？”

杜小帅点了点头，便将钱塘江搏龙，及龙腹逃生遇救的经过，简单扼要地述说一遍。

唐云萍听毕，惊叹道：“你现在体内全是龙血了？”

杜小帅“嗯”了一声，取了“心匕”坐回床边，抽出刀在前臂一割，果然流出的血是墨绿色。

唐云萍若获至宝，急忙翻过身来，把嘴凑在他伤口上，连连猛吸一阵。片刻后，她停止吸吮，翻回身去，仰面闭目躺着，似在运功调息。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时间，唐云萍苍白的脸上，已逐渐有了血色，恢复了往日的娇艳，霍地双目一睁，撑身坐了起来，欣然笑道：“我重生了！”

杜小帅可真高兴死了，惹笑：“恭喜大姐！”

唐云萍急忙执起他的手道：“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那知撩起衣袖一看，伤口早已愈合，连伤痕都不见，不禁惊诧道：“小兄弟，你刚才不是用刀……”

杜小帅耸了耸肩，弄笑：“大姐，我现在已经变成怪胎了，不但伤口一会儿就自行复元，而且百毒不侵哦……”

突然想起一老一少，急道：“对了，大姐，我带来两个朋友，他们中了毒气昏迷不醒，你有没有法子救他们？”

唐云萍斥笑：“傻兄弟，你自己身上的龙血，就是解毒神药，怎么反而要我救啊！”

杜小帅敲了敲自己的脑袋，糗笑：“我怎么没想到？真‘逊’！大姐，咱们快去救醒他们吧！”

唐云萍起身匆匆穿上衣服，便偕同杜小帅出房。

众男女见教主前后不到半个时辰，竟已不药而愈，无不大为惊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杜小帅见老少二人，躺在地上的毛毯上，仍然昏迷不醒，忙不迭上前蹲下，取出“心匕”将左手中指豁破，使绿色的血滴进杨心兰口中，再过去滴入李黑口中。

站在近处的几名少女，见小伙子滴出的血竟是墨绿色的，更是看得目瞪口呆。

不用一会儿，老少二人已缓缓醒过来。

杨心兰眼睛一睁，就霍地跳起，指着唐云萍破口大骂，“他妈的，你这鬼女人……”

杜小帅忙拦住她道：“杨姑娘，你弄错啦，她不是那鬼女人，是……唐大姐！”

杨心兰定了定神，才认出唐云萍不是光头眉的女人，很糗地道：“噢，对不起，是我‘触目’……”

唐云萍置之一笑，很有风度地道：“姑娘刚清醒，难免的。”

杜小帅刚替双方作了介绍，突见申良气急败坏地奔人。

乍见唐云萍，申良不由地一怔，惊诧道：“教主，你，你怎么起来啦？”

唐云萍道：“我没事了。申良，你慌慌张张的干嘛，是不是外边有动静了？”

申良恭然答道：“还没有动静，可是，陈雄和丘维仁两个王八蛋，以为教主挺不住了，带着几个兄弟绕跑啦！”

唐云萍叹道：“算了，反正过了今夜，我也正打算解散桃花教，让他们去自谋出路吧！”

忽听老叫化夸张大叫：“什么？这里是桃花教？”

唐云萍笑问道：“老人家常在江湖走动，大概听到不少传闻，对桃花教的风评不太好吧？”

老叫化一生嫉恶如仇，也不理她，迳向小伙子道：“小兄弟，老叫化还有事，要先走一步……”

不料杨心兰冒出杜小帅的口头禅，怒道：“你娘咧！老酒鬼，你那几根老骨头，送给桃花教喂狗都不要，你怕什么呢？臭美！”她这番话是骂的老叫化，却似在指桑骂槐，听在唐云萍耳里，颇觉不是滋味，脸色不由地一沉，正想发作。

杜小帅忙打圆场道：“是啊，老哥哥，你没听见吗，唐大姐已决心要解散桃花教了。”

老叫化面有难色道：“这……”

唐云萍可是眼睛里不揉沙子的，冷声道：“老人家要走就趁早，我不敢强留。否则，敌人随时会大举来犯，想走也走不成了！”

杜小帅眼珠子一转，瞄眼：“大姐，你说什么敌人？”

唐云萍正色道：“‘一统帮’！”

一听“一统帮”，老少三人全部一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唐云萍接着愤声道：“前几天他们派人摸到这里来，逼我归顺‘一统帮’，被我拒绝了，临去撂下狠话，限我在三日之内给他们答复，否则鸡犬不留，今晚正好是最后的期限！”

李黑一听，这可来劲儿了，振声道：“他奶奶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撞上了，老叫化赖在这里不走啦！”

唐云萍颇觉意外道：“老人家不怕受连累？”

李黑豪气大发道：“爱说笑！谁怕谁？你去江湖上打听打听，‘醉龙丐’李黑怕过谁来着？！”

杨心兰存心糗他道：“这么说，连我也不怕喽？”

李黑笑得甚瘗：“不不不，我除了大小姐和老太爷，老叫化谁都不怕。”

杨心兰微微点头，谑笑不已：“这还差不多！”

唐云萍也转嗔为喜道：“既然老人家和杨姑娘赏脸留下，我得尽地主之谊，准备水酒粗菜，为各位压压惊吧。”

李黑喜出望外，大笑道：“有酒，老叫化就更不走不动啦！哈哈唐云萍当即吩咐准备酒菜，又交待申良一番，瞩他出外去继续守望，严加戒备。

少女们早已在洞厅内摆开桌椅，宾主便坐下来。

杜小帅等唐云萍一坐定，即弹着耳朵问道：“大姐，‘一统帮’的人，今夜一定会来？”

唐云萍神色凝重道：“‘一统帮’的口号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在苏

州境内，‘桃花教’是个大目标，也是他们的眼中钉，除非我答应归顺，他们是绝不会放手的。不过，我这地方相当隐蔽，他们不知怎么会‘摸’到的……”

杜小帅一听不对，瘪苦道：“大姨，我可没走漏风声，不信你问老哥哥和杨姑娘，连在他们面前，我都没有提过‘桃花教’三个字！”

唐云萍笑道：“小兄弟，你想到哪儿去了，大姐怎会怀疑你出卖我啊！”

这时酒菜已送上，唐云萍以主人身份，先敬了大家一杯。老叫化就不再客气，抱着酒坛猛灌起来。

连于了十几大碗，他才放下酒坛，抹抹嘴道：“唐教主，说良心话，老叫化刚才一听这里是桃花教，恨不得赶快走人。可是听你不为‘一统帮’所屈，却又打心眼里敬佩不已，所以……不过，在江湖上，对桃花教的传闻实在不敢恭维，你是怎么当了教主的？”

唐云萍瞥了杨心兰一眼，很有顾忌地道：“有杨姑娘在座，恕我不便……”

不料杨心兰却毫不在乎，讪邪道：“唐教主请只管说，我是百无禁忌的啦！”

唐云萍叹了口气道：“说来这也是天意，桃花教原本是‘阴阳教’……”

老叫化果然见多识广，惊诧道：“那不是两百多年前，清元道士所创的邪教？”

唐云萍微微点头道：“清元道士创教的本意，原不是为非作歹，他所创的‘阴阳合功’，也并非损人利己，采取他人的内元，增长自己的功办。而是要藉男女交合，达成天地阴阳互融的最高境界，使第个人都能享受真正的人生。可惜，传了几代，整个都变了质。”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我是冥传，阴阳教十三代弟子。因为阴阳教主沈阴，在百年前是个淫恶的大魔头。当时闹得天下大乱，结果引起武林公愤，被九大门派高手合力围剿，身负重伤逃到一处悬岩下的石洞里，临死前用鲜血写成一本武功秘笈……”

说到这里，她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起来，举杯一饮而尽，放下酒杯始接下去道：“我那时才十几岁，年幼无知，被一个负心汉始乱终弃，一时想不开，决心找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去了结生命。无意间跑进那山洞里，发现了那本秘笈。因为我曾学过武功，知道那秘笈上所记载的，是一种绝世武功。于是心念一动，决心把秘笈上的武功练成，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那负心汉报复。而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已有身孕，所以不能死。几个月后，我和生下了一个女儿，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心想，那负心汉虽遗弃了我，总会念到父女之情吧。那知等我两年后找到他时，他居然逼我交出秘笈，对我母女不闻不问。我当时万念俱灰，本想带着女儿走了算了。偏偏他不放我走，还夺去我的女儿，威胁我交出秘笈，我只说出秘笈早已毁掉，武功全部记在我脑子里。他竟逼我背诵出来，并且逼我示范演练，那知我被迫跟他一交合，竟无法控制，将他元阳吸尽，使他衰竭而死！”

杨心兰毕竟是个少女，虽然听得惟懂非懂，却忍不住脸部热热的。话说，是她自己要听的嘛！

杜小帅和李黑已听得入神，连酒都忘了喝。

唐云萍又深深叹了口气，干笑着：“我那里知道，练了‘阴阳合功’，就愈陷愈深，终至不可自拔。后来听到江湖中，对‘阴阳教’的种种传说，我担心树大招风，所以组教之后改称为‘桃花教’。可是，沈阴好象阴魂不散，一直附在我身上，使我……唉！”

杜小帅笑憋着嘴：“大姐，现在你不用担心，鬼魂已在你身上被驱逐了。”

唐云萍露出感激的眼光道：“谢谢你……”但随即又忧形于色道：“无形的鬼魂驱逐了，有形的鬼魂却又不放过我呐！”

杜小帅骚包得很：“你娘咧！今夜他们只要敢来，管教他们一个也回不去！”

李黑附和道：“对！最好是他们倾巢来犯，咱们正好来个一网打尽！”

杨心兰逮住机会就糗他，不怀好意地捉诮：“老酒鬼，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

老叫化只有猛打哈哈，干脆喝酒，掩饰他的窘态。

正在这时，忽见一名少女慌慌张张奔来，在唐云萍身旁，附耳轻声说了几句。

庸云萍神情倏地一变，起身道：“各位请慢用，我失陪一下。”

杜小帅察言观色，心知必有重大事故发生，如果是敌人大举来犯，她不会不宣布，那么……

小伙子心念一动，想到了唐诗诗，忍不住瞄眼：“大姐，是不是诗诗？”

唐云萍沮然点了下头，匆匆向里走去。

杜小帅急忙起身离座，追上去问道：“诗诗怎么了？”

唐云萍无奈道：“她出走了！”

杜小帅瘪得很，急道：“从那里走的，我去追她回来。”

唐云萍心急如焚道：“从后山走的，已经走了有一会儿，不知追不追得上……”

话尚未说完，突闻洞外传来连声急促哨音。

这是敌人来犯的信号！

十七

月黑风高，山谷内人影幢幢。

近百名黑衣蒙面人，兵分三路，逐渐向桃花教的山洞逼近……

由于唐云萍卧病多日，毫无起色，整个桃花教里的人，已是人心惶惶，早就有人私下计议过，万一“一统帮”大举来犯，到时候就是日赤火炎，只有随便人顾性命了。

陈雄和丘维仁两位堂主，各带了几名心腹手下临阵脱逃，虽然走的人数不多，却使军心大乱，大部分人已丧失了斗志。尽管申良极力安抚，告诉大家教主已康复，而且来了武功高强的援兵，仍然无法使士气振作起来。

主要的是，他们不相信这老少三人有什么屁用。

杜小帅他们都见过，上回单枪匹马来赴约，结果栽在那十几名少女肉阵里。虽然他们并不太清楚，小伙子怎么会被教主网开一面，总之他不够瞧就是啦！

而今夜小伙子带来的两人，一个老叫化，一个花不溜秋的大姑娘，两个都是昏迷不醒，被打进洞去的，这种“高手”能撑得住场面？真是爱说笑！

这时守伏在暗处戒备的人，似乎已打好主意，如果敌人大举来犯，一看情形不对，就赶紧随人顾性命，要不就弃械投降，真要卖命一拼的，不是白痴就是傻瓜！

未战就已先败，这种仗还能打吗？

如今，整个桃花教里，除了由唐云萍亲自调教出来的那批少女，对教主忠心耿耿，誓死坚守山洞，剩下的只有一个申良了。

三路兵马正逼近……

申良眼看敌人已近，一声令下：“发射！”

真是伤透了心！箭是射出了，射的却不是敌人，而是申良！申良哪曾想到，自己的手下突然倒戈相向，顿时被攻了个措手不及，虽以钢刀拨开了不少支箭，左肩和右腰仍被射中。

变生时腋，这位堂主不禁惊怒交加道：“他妈的！你们……”近处的几名壮汉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挥刀就向申良砍杀过去。

申良心知这批家伙已临阵叛变，只得负伤奋力拼杀，同时取出铜哨，欲向山洞吹去告急讯号。

那知铜哨尚未吹响，右肩上又捱了一刀，随着刀锋过处，洒起一片血雨。

申良一发狠，旋身挥刀飞斩，只听那突袭的壮汉一声惨叫，被拦腰一刀砍成两截，肠子破腹而出，死状惨不忍睹。

其他人大惊，但并未被吓退，反而发动猛烈围攻，决心干上啦！申良边战边骂道：“他妈的！你们这些龟孙子，不说教主了，就连老子平日也待你们不薄，你们竟然……”

其中一名壮汉喝道：“姓申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桃花教大势已去，那

淫婆娘眼看就快断气了，你还替她卖命，你真是个驴！”申良大怒，冲上去就是狠狠一刀。

但那壮汉身手不弱，闪身避开，反手回敬一刀，砍向申良右臂。只听一声惨叫，申良的整条右臂，已跟身体脱离关系手上仍然紧握钢刀，掉落在地上。

后面另一壮汉趁机欺上，飞起一脚，将摇摇欲坠的申良踹倒，赶上去正举刀砍下，二三十名黑衣蒙面人已掩至面前。砍中申良的壮汉急忙弃刀在地，朗声道：“咱们自愿归顺贵帮，誓死效忠！”

其他人纷纷丢下了刀，齐声道：“咱们自愿归顺‘一统帮’，誓死效忠！”

为首的黑衣蒙面人挺身上前，阴森森道：“好一个誓死效忠！各位投效桃花教时，大概也这样说过吧？”

众壮汉面面相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为首的黑衣蒙面人嘿嘿冷笑：“如果收容了你们，有一天遇上了比‘一统帮’更强大的敌人，相信你们也会象现在一样，誓死效忠吧？杀！”

“杀”字一出口，就见那二三十名黑衣蒙面人一拥而上，出手毫不留情，见人就杀。

众壮汉全已弃刀投降，手无寸铁，那能抵挡得住这批如狼似虎的杀手。

只听惨叫声连起，一个人人都毙命在刀剑下，去向阎王爷高呼“誓死效忠”了。

这条直通山洞的小径，只不过三五十丈距离，一路上都有戒备，申良带的这批手下，是负责把守第一道关卡。

第一道关卡轻而易举突破，黑衣蒙面人便长驱直入，直向山洞冲去。

小径两旁，守伏在树上，石后的暗哨，已知第一道关卡降敌的结果，不敢再重蹈覆辙，只好来个大车拼啦！

一声令下，只见箭如飞蝗般射来，暂时封住了黑衣蒙面人的冲势。

但黑衣蒙面人兵发三路，正面的这一股人马受阻，左右两翼却包抄过来，暗中已摸清了弓箭手的位置。

他们无声无息地“摸”了上来，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使那些暗桩猝不及防，被攻了个措手不及。

一时之间，惨叫声此落彼此，就见藏身树上的人纷纷坠地，藏在石后的死命乱逃，可惜逃不出几步，就一个个倒地不起。黑衣蒙面人三路兵马会合，即向山洞挺进。

不料冲至距离三丈外，只见山洞外无声无息，毫无防范，黑乎乎地连一个人影也不见。

难道唐云萍眼看大势已去，率众从别的出路逃之夭夭了？为首的黑衣蒙面人唯恐有诈，双臂一分，示意众人散开，随即振声道：“唐教主，快出来投降吧，归顺了咱们‘一统帮’，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多的是，包你夜夜春宵，用不着再到处去找男人啦！”

众人哄然大笑，似乎早已风闻桃花教主的“嗜好”，专找年轻力壮的男子采阳补阴。

山洞内静悄悄的，没有丝毫动静。

为首的黑衣蒙面人等了片刻，未见回音，不由地怒道：“我数到十，你们再不出来投降，就别怪咱们要杀进来了……一……二……山洞内仍然毫无声息。

为首的黑衣蒙面人继续数道：“四……五……六……”山洞人还是“掂掂”的，散布洞外的黑衣蒙面人，已开始渐渐向洞口掩近。

为首的黑衣蒙面人又继续数下去：“七……八……九……十……”停了三秒钟，突然振喝道：“冲！”

一声令下，便听众黑衣蒙面人，齐声呐喊，象潮水般向山洞冲去。

突然间，从洞口内传了一声暴喝：“毁天灭地！”

一道剑光如夜空中闪电，挟雷霆万钧之势，仿佛排山倒海，又似万马奔腾般，由黑乎乎的内洞冲杀而出。

凄厉惨叫声连声，就见首当其冲的十几名黑衣蒙面人，不是身首异处，就是肚破肠流，纷向四下跌了开去，死状惨不忍睹！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竟使十几个江湖高手，在眨眼之间丧命剑下，出手之人究竟是神？还是魔？实在教人害怕！

其他人被这惊天动地的一击所震慑，个个吓得屁滚尿流，全部傻了眼。

他们终于看清，出手的既不是神，也不是魔，而是个清秀邪气的年轻小伙子。

小伙子右手持剑，左手握着短匕，屹立在洞口外，以那冷峻的目光一扫，使那些黑衣蒙面人不寒而栗，心里机伶伶打了个冷颤，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

为首的黑衣蒙面人猛然回过神来，鼓足勇气喝问道：“呔！你这小子是什么人！”

小伙子拽得跟什么似的，讪邪：“杜小帅！”

黑衣蒙面人微微一怔道：“唔……这名字好象在什么地方听过……”

杜小帅撇了撇嘴角，嘲惹：“就算以前没听过，现在你们已经听见。知道小爷是谁了！”

黑衣蒙面人狐假虎威道：“你可知道咱们是什么人？”

杜小帅黠笑道：“我不必知道，你们到了阎王爷那里，不妨自我介绍吧！”

黑衣蒙面人悻然大怒道：“好小子！口气倒不小，淫婆娘那里弄来这童子鸡……”

杜小帅狂喝一声：“找死！”人已趋身而上。

黑衣蒙面人暗自一惊，他用的也是剑，挺剑就迎上来。

只听“当”地一声金铁交鸣，他的剑已被震得飞向天空，不住地飞旋打转。

这家伙功力虽不及小伙子浑厚，身手倒很利落，心中一凛，已及时暴退两丈，喝令道：“一齐上！”

其他人那敢怠慢，立即一拥而上。

杜小帅冷冷一笑，突然身形暴起，又一招“毁天灭地”攻出。“玄天三剑”中，以这“毁天灭地”最具威力。

尤其小伙子服了龙血和内丹，功力已相当百年修为，一剑攻出的声势何等厉害，真是吓死人了！、惨叫声如同“大合唱”，随着剑气飞斩的寒芒过处，以弧行的半圆，又倒了十几个人。他们既未身首异处，死后灵魂还得满地找脑袋。也未肚破肠流，挂了一大堆。但个个都是被利剑断喉，血箭迸射！就在黑衣蒙面人一片惊乱时，山洞内喊杀震天，冲出了以唐云萍为首的大批娘子军，尚有两个“佣军”，杨心兰和李黑。黑衣蒙面人被杜小帅的两次出手，干掉了近三十人，早就惊得裤底一包，阵脚大乱。

一见山洞内又冲杀出大批人马，更是屁滚尿流，没命逃开会了。

唐云萍那容他们逃命，赶上去向杜小帅招呼道：“小兄弟，一个都别放他们走！”

杜小帅应了一声，即与唐云萍双双追杀上去。

杨心兰也不甘寂寞，向老叫化叫道：“老酒鬼，咱们可不是来看表演的！”

李黑应道：“当然，我们可是来表演的，喝了人家西坛酒，总得出点力啊！”

这一老一少赶上去，配合前面追杀的一男一女，更是势如新竹，锐不可当，直杀得黑衣蒙面人没头没脑，惨叫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啧啧！好一场修烈的厮杀！

“一统帮”今夜派出近两百人，声势浩大，且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决心要一举消灭“桃花教”。没想到会遇上杜小帅这小煞星，以那不可思议的惊人武功，使他们大出意料之外。

那用得着一会儿，黑衣蒙面人几乎死了了（死光），只剩下不到十个跑得快的，逃出了山谷。

杜小帅杀性已起，仍想追杀，被唐云萍拦住，劝阻道：“算了，留他们几个活口回去，好让‘一统帮’的头儿知道，想一统天下武林，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老叫化也上前道：“对！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敢痴心妄想做白日梦啦！”

杜小帅歪着头，笑得甚惹人：“咱们快看看，有没有没死的，问明他们的‘窝’在那里，干脆杀上门去！”

但一路我回去，横七竖八的黑衣豪面人尸体中，竟没有一个命大的，实在有够惨！

忽听一个衰弱的声音在呻吟，循声赶去一看，竟是断了右臂，全身象个血人似的申良。

唐云萍忙上前蹲下，只见他已奄奄一息，急道：“申良，你挺着点，我

救你回洞去。”

申良气若游丝道：“教，教主……属下该死……平日没能好好约束那批龟孙子……想不到……”

杜小帅赶过来，蹲下用剑割破左手中指，对着申良的口，让墨绿色的血，一滴滴向口中滴去。

不到片刻，申良果然精神一振，说话也有力气了，惊说道：“杜小侠，你的血……”

杜小帅捉笑：“我的血是万灵露！”

老叫化打趣道：“小兄弟，你可以到‘捐血中心’去登记，做一个‘快乐的捐血人’，保证每天有人排长龙等你的血啊。”

杜小帅嘟着嘴道：“我干嘛呀？日行一善，那我不成了童子军！”

忽听申良又惊诧地叫道：“怪事啊！我的伤口血已止住不流啦！”

唐云萍安抚他道：“那就好，你的命可以保住了。申良，难得你对我忠心耿耿，不过你放心，我虽已决心解散桃花教，但我会给你一笔生活费，让你下半辈子不愁的。”

申良激动道：“不！属下愿永远效忠教主，虽然断了条胳膊，还有一条可以用啊！”

唐云萍摇头笑道：“你要再叫我教主了，桃花教都不存在了，我还当什么教主。唉！你一个人的问题好解决，倒是那些姑娘们……”

杜小帅灵机一动：“我倒想起一个地方，可以安排她们去。”

唐云萍问道：“哦？是什么地方？”

杜小帅弄笑：“我干娘的‘飘花宫’啊！”

唐云萍为之一怔道：“‘飘花宫’？”

老叫化挤眉：“对对对，姑娘们去那里，再也合适不过了，而且一定肯收容她们！”随即说出杜小帅与柳苔青之间的关系。

唐云萍听了自是十分高兴，当下决定把手下那批少女，送往“飘花宫”，了却一桩心事，以便去寻找她的女儿诗诗。

夜已深，人却未静。

距离“如意赌坊”两条街，长巷尽头，一座看似久已无人居住的荒废的巨宅里，大厅内这时却是人影一堆，聚集了好几十人。全厅没有一盏灯，黑抹抹的，而且所有人都黑一律穿黑衣，脸上蒙着黑布面罩，根本不知谁是谁。

但有一个人很特别，也最醒目，因为她虽披的是黑色披风，却散发着五百烛光——是个大光头，连眉毛都没有。

啊哈！这不是赌国艳后金玉姬那娘们吗？

这女人似乎待罪的心情，正在负荆请罪呐。

端坐在堂上方太师椅上的，也是个黑衣蒙面人，两旁分立着八名黑衣壮汉，看来这家伙来头不小哦。

只见他放在太师椅扶手上的左手，不住地轻敲着，好象故意要引起别人

注意，看到他中指戴着一只骷髅形戒指，其实，他是正在思考着。

他既然沉思不语，就没一个人敢出声，整个大厅鸦雀无声，连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可听见。

静！静……

他老人家终于轻咳两声，打破了沉寂，开口道：“金玉姬，你明知我最近要来苏州，需要这地方落脚，为什么这样不小心。让人发现了从赌场通到这里的地道？嗯！”

金玉姬仿佛老鼠见了猫似的，吓得全身发抖，恭恭敬敬道：“妾身原是为了安全起见，想等帮主大驾到了之后，才把地下密室那堵石砖墙壁打通，改作地道这端出口的。谁知今晚突然来了那老少三人，连胡老三都罩不住了，我只好亲自出马。不料那年轻姑娘十分了得，我也赢不了她……”

帮主作了个手势道：“好了，不必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我要知道他们怎么发现那地道的？”

金玉姬道：“当时他们三人被椅把上的机关匝住，落下密室，我以为他们一定会中毒昏迷，那知还没来得及打开活动地板查看，就听下面一声轰然巨响，好象天崩地裂。大概他们身上带有炸药，炸开了石壁，发现外面地道逃出去的。只是妾身到现在还不明白，他们怎能不中毒迷，而且弄断了钢匝……”

帮主沉声问道：“你可知道他们三人是什么来头？”

金玉姬瘪苦道：“不，不清楚，那老叫化最近去赌过两次，两次都扛龟，输掉一万多两银子。另一个小伙子只有十六七岁，还有个年轻姑娘……”

帮主怒斥道：“糊涂！你真是只驴！母猪！既然看出他们大有来头。为什么不摸清他们的底细？”

金玉姬吓得魂不附体道：“妾身当时……”

突见一名黑衣蒙面人上前，执礼甚恭道：“启禀帮主，依属下判断，那老叫化定是‘醉龙丐’李黑，那小子就是自称叫杜小帅的，年轻姑娘则可能是杨小邪的女儿！”

金玉姬一听，差点没气昏：“那丫头是杨小邪的女儿？”想起光头无眉，外带终年不穿衣服，不禁火冒三丈，可惜大好报仇的机会，却失之交臂。

帮主看都懒得着她一眼，向恭立面前的那人问道：“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他们？”

黑衣蒙面人道：“据属下的手下所报，两三个月前，杨小邪的女儿扮成个小叫化，而且落了单，被咱们的人缀上，原可把她抓住的，偏偏被那自称叫杜小帅的小子搅了局。后来承一处山下，又发现咱们的人死了二三十个，可能也是那小子干的。”

突见另一人走出道：“那可他跟他无关，属下派出的那批人，是跟踪‘血轿’的！”

帮主把手一挥道：“你先退下，我知道了。”

那人恭应一声，退了回去。

帮主又向面前那人道：“你继续说下去。”

黑衣蒙面人道：“后来咱们的人围攻老叫化，也是那小子搅的局。由此看来，一个老叫化，一个小子和一个年轻姑娘走在一起，那一定是他们三人了！”

又见一人走出，上前双后一抱拳道：“启禀帮主，据属下得到的消息，归顺咱们的西门小郎，两三个月前在太平县城里的一家妓家，栽了一个小子手里，被废了武功，那小子自称杜小帅，当时跟他在一起的，就有老叫化和一个小叫化。”

帮主沉吟一下，阴森森道：“这么看来，一定是他们三个人了。哼！杜小帅！杜小帅！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顿了顿，向金玉姬喝问道：“你知罪吗？”

金玉姬可真是吓坏了，瘪样道：“我，我……”

帮主沉声道：“本帮对失职和办事不力的人处罚，只有一个字——死。”

金玉姬两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哀求道：“帮主饶命！帮主开恩……”

帮主管她生死，无动于衷，喝道：“刑堂堂主何在”

一名黑衣蒙面人应声而出，双手抱拳道：“属下在”

金玉姬已是全身发抖，伏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泣声道：“帮主饶命，帮主开恩，妾身愿带罪立功……”

帮主迟疑一下，问道：“刑堂堂主，你看如何？”

刑堂堂主恭声道：“启禀帮主，金玉姬这次实是无心之失，且过去她对本帮的经费供应，到时候都能如期交付，从不拖欠。而且，本帮如今正值用人之际，金玉姬的武功和赌技，今后都派得上用场。望帮主破例开恩，给她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帮主沉吟一下道：“唔……既是刑堂堂主代为求情，我就破一次例吧！”

金玉姬喜极而泣道：“多谢帮主大恩大德，……”

帮主接道：“慢着！死罪难免，总得给你一点处罚，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认为我赏罚公平。”

金玉姬忙道：“妾身愿罚，请帮主裁示！”

帮主道：“第一，三天之内，罚你交出十万两，充作本帮招兵买马的经费！”

金玉姬一听，面有菜色道：“十万两！这……”

帮主不悦道：“嗯？心痛吗？”

金玉姬连声道：“不不不，不敢心痛，三天之内，妾身一定如数奉上。”

帮主笑了笑：“很好。第二嘛，也是限你三天之内，要在苏州城里，替我另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金玉姬恭应：“是！妾身一定办到，只是要象这里，有地道直通赌坊，一时恐怕……”

帮主道：“我这个人是最讲道理的，三天之内，要你打通一条地道，那是不可能的，我绝不强人所难！”

只听众人大拍马屁，齐声歌颂道：“帮主洪福齐天！”

就在这时，突见几条人影掠身越墙而入，落在院中。众人齐齐一惊，立即各自亮出兵刃，一时如临大敌。由于闯入的这几人，均是黑衣、蒙面，敌友难辨。

便听排队中的一人喝问：“口令？”

落定院中的人答道：“一山不容二虎，我是‘地堂’王强！”众人一听是自己人，这才如释重负。

王强一个箭步直射大厅里，见了金玉姬，只微微一怔，立即上前双膝一屈，跪在帮主面前，垂头丧气道：“帮主，属下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帮主沉声喝问道：“桃花教的人全逃光了？”

王强的声音几乎象哭，连声道：“不不不，不是他们逃光了，是咱们几乎全军覆没，逃回来的不足十人……”

帮主惊怒交加，霍地一跳三丈、怒不可遏道：“什么？去了将近百人，只剩不到十个人回来，其他的人呢？”

王强全身发抖道：“全……全被杀了！”

帮主不能再跳了，再跳就要破瓦而出，只得忍下，喝问道：“快说！怎么回事？”

王强只得硬着头皮，把攻打桃花教的情况，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帮主听毕，颓然跌坐回太师椅上，喃喃自语道：“难道又是那小子？……”

王强接道：“对了，那小子自称叫杜小帅！”

“杜小帅”三字如雷贯耳，震得全厅的人都为之一愕，每人又惊又怒。

帮主恨得咬牙切齿，双手一用力，坚实的太师椅把手，顿时断裂，散落一地。

他已怒极，又霍地站起身，喝令道：“召集苏州城内咱们所有的人，我要亲自去会会这小子！”

于是……

在不到半个时辰内，潜伏在苏州城内及附近的“一统帮”帮众，已召集了近两百人。

虽已时值深夜，他们仍不敢明目张胆，招摇过市，化整为零地出了城西，在数里外会合，再浩浩荡荡地直奔桃花教。大批人马进入山谷，就贯续发现黑衣蒙面人的尸体，尤其到了通山洞的小径上，更是尸体遍地，有身首异处的，也有肚破肠流，更有断手怕脚，令人惨不忍睹。

不料奔近桃花教的山洞，却见洞口已被一块块巨石堆砌封死，一个人也没留下。

白搭了！

穹窿山下这座不太起眼的山庄，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它的主人就是当年

江湖三大美人，雪山飘花宫的宫主柳苔青。

自从深夜来了一大批不速之客，庄内可就热闹也。

柳苔青得知于儿子已获得龙血和内丹，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啦！当下命自己的侍婢，带了桃花教的那批少女们安顿下来，并交待所有庄丁严加戒备，以防“一统帮”摸来。

一切安排妥当，宾主在厅内坐了下来。

柳苔青和唐云萍彼此心仪已久，一见如故。尤其知道这位当年江湖中的三大美人之一，就是杜小帅的干娘，又是他师妹的母亲，唐云萍就对她更加亲切了。

当杜小帅“重播”了一番今夜的精彩实兑后，柳苔青又惊又喜道：“小帅，想不到才两个多月，你的武功已经这么厉害啦！实在难得啊！”

小伙子捉笑：“还不都是拜干娘所赐，那‘玄天三剑’，实在好吓人哦，连孩儿都不敢相信，会有那么大的本事！”

柳苔青正色道：“这也是你的造化，能获得龙血和内丹，否则也不可能具有如此惊人的威力。不过，那一招‘毁天灭地’，实在太霸道，尤其以你现在的功力，可不能随使用它呐。”

杜小帅眨了眨眼，惹笑：“孩儿知道啦！”

柳苔青展颜笑道：“当然，对付‘一统帮’的那帮人，那是另当别论了。”

老叫化附和道：“柳宫主说的对极了，对付‘一统帮’，一点都不用客气！”

忽听唐云萍道：“柳宫主，‘一统帮’吃了这个大亏，一定不会轻易甘休，万一找到这里来，岂不……”

柳苔青笑道：“唐教主不用担心，我这山庄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只当是退休的官眷在此定居。况且，如今有小帅在，还怕‘一统帮’敢摸上门来吗？”

唐云萍过意不去道：“柳宫主这里一向相安无事，我一来就替你带来麻烦，实在心中不安。”

柳苔青道：“唐教主这么说见外了，谁都有遭遇困难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那要朋友干嘛？况且，不瞒唐教主说，我一直在怀疑，当年毁我雪山飘花宫的那人，纵然不是‘一统帮’帮主，也极可能跟他有关！”

很难得一直保持淑女状的杨心兰，终于忍不住道：“那还不简单，现在帅哥本事大的很，干脆去把他抓来，我有七十二种酷刑，保证他受不了，非乖乖招出来不可！”

柳苔青笑了笑：“杨姑娘，这些年来，我也暗中调查过，那帮主是个非常狡黠的厉害人物，从来行踪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到了别处，至今连他最亲信的手下，都未见过他的真面目，更不清楚他究竟是谁，上哪里去抓他呢？”

杨心兰美目一转，讪言：“那他们自己的人，怎么知道他是帮主呢？如

果有人冒充……”

柳苔青道：“这就不大清楚了，不过，我想他们一定有口令，或是特殊的识别方法吧。”

这时杜小帅察言观色，看出唐云萍忧心忡忡，但却极力隐而不发，不禁叹笑：“大姐，你是不是在担心诗诗？”

唐云萍不动声色道：“我想她不会有事的，明天我就去找她……”

杜小帅弹了弹耳朵，问：“大姐知道她可能去那里吗？”

唐云萍摇摇头道：“她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离开过山谷，以前我只带她去太湖玩过、其他地方可能路都不知道该从那里走。”

杜小帅兴奋地道：“这儿离大湖很近，咱们明天就去找！”

这时已将近五更，柳苔青便提议道：“天都快亮了，大家也累了一夜，我看不如好好睡一觉，明天大家再从长计议吧。”被她一提，大家顿时感到有了睡意。

好在庄内备有不少间客房，柳苔青亲自为客人一一安排了房间，自己才回寝宫去休息。

杜小帅虽然体力充沛，但一场激战，消耗不少真力，倒真有些疲倦。可是关上房门，脱去外衣上床，却两眼瞪着帐顶，怎么也睡不着。

诗诗是撞见他们那场“床戏”，愤而跳家的，这小女孩一见小伙子便爱上了他，纯洁痴情的小心灵，如何能承受得了这种刺激嘛！况且，她从未离开过山谷，跑出去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年纪又那么小，那多危险啊！

小伙子忽然想到，在这短短数月中，他所遇见和接触的大小女人中，只有唐云萍真正让他尝到了“爽”的滋味，而使他念念不忘，充满怀念的却是李圆圆。

那夜在船头的拥吻，至今仍回味无穷……

正在胡思乱想，忽听房门有人轻叩两下。

小伙子立即翻身而起，懒懒地道：“谁？”

房门外娇声应道：“杜公子，是我啦。”

小伙子一听是替他洗过“泰国浴”的侍婢，可真是暗自心惊，不敢随便开门，以免胡乱“失身”，弄笑：“什么事？”

房外侍婢道：“宫主有请杜公子。”

一听干娘有召，小伙子可不敢胡恩乱想了，忙穿上衣服，提起解下了断魂剑，开门出房，随同侍婢迳往寝宫。

柳苔青已换了一身湖色软缎便服，长发披散在肩后，站在窗前眺望灰色的天空。

就看她这苗条动人的背影，真不愧是江湖三大美人之一了！杜小帅上前恭敬叫了声：“干娘！”

柳苔青回过身，示意侍婢退出，拉了杜小帅的手，走至床边坐下，笑问道：“小帅，你已经睡了吧？”

杜小帅搔了搔耳后，捉笑：“睡了，可是还没睡着。干娘叫孩儿来，有什么事啊？”

柳苔青亲切地笑了笑：“没什么要紧的事，我只是想问问你，那位杨姑娘是什么来历？”

杜小帅毫不隐瞒，便将结识“小杨”结拜的经过，以及杨心兰在象山港追打老叫化的情形，大略说了一遍，最后瞄眼：“干娘，你突然问起这个干嘛？”

柳苔青道：“我从杨姑娘的眼神中，看出她很关心你，也很喜欢你哦。”

杜小帅茫然地耸了耸肩，糗笑：“这我可知道了……”

柳苔青笑问道：“小帅，你觉得这位杨姑娘和玲儿，那一个比较美？”

杜小帅歪头想了想：“都长得不赖，各有各的味道嘛。”

柳苔青又问道：“那你喜欢她们那一个呢？”

杜小帅有点不好意思地红了红脸，干笑道：“这，这叫我怎么说呢，师妹跟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象亲兄妹一样，榜姑娘啊……我们才认识没几天呢。”

柳苔青好象法官问案似的，毫不放松道：“那我再问你，你可得说实话。如果将来你要结婚，你希望娶她们那一个做妻子？”

杜小帅脸部热热地，窘迫道：“干娘，那还早呐！”

柳苔青道：“我又不是要你马上结婚，只不过问问而已，干嘛吓成这样呀。”

杜小帅糗笑：“不瞒干娘说。孩儿下山时，曾向师妹说，如果能把师父交待的几件事都完成、回去向师父讨赏，就要师父答应把她嫁给我。可是，师妹说，她才不要嫁给我呐！”

柳苔青欣慰地笑道：“傻孩子，女孩子比较怕羞，玲儿嘴上说不，心里早已答应了啊！”

杜小帅左眉一挑，说：“真的？”

柳苔青含笑微微点头道：“好了，没别的事，天都快亮啦，你快回心去睡吧。”

杜小帅应了一声。起身向房门口。忽然回身呆问道：“干娘，如果将来我娶了师妹，该叫你什么呢？”

柳苔青慈祥的笑道：“傻孩子，跟着玲儿叫不就行了！”

杜小帅俏皮地点点头，这才转身出房。

柳苔青目送小伙子的背影出房，心里似乎放下了一块石头，露出一脸欣慰的笑意。

杜小帅回到客房，躺上床就呼呼大睡。

睡梦中，九华山上到处张灯结彩，贺客中全是他近两三个月来，所结识的男男女女，连那光头无眉的女人也在内，场面有够热闹的。

行礼如仪，拜完天地，小伙子一身新郎官打扮，人模人样的，手牵彩带

推着身穿凤冠霞帔的新娘入洞房。

新房设在山洞内，名符其实的“洞房”啊！

小伙子迫不急待，揭开新娘的头盖，红烛高烧的照映下，玲儿显得无比娇妩，仿佛一朵含苞待放的蔷薇。

洞房花烛夜，春宵一刻值千金。

小伙子把新娘抱上床，为她宽衣解带……

正在这时，突闻一阵急促敲门声响起。

小伙子蓦地惊醒，才知道：“洞房花烛夜”原来是在做梦。但敲门声仍在连续响着，同时听出是老叫化的声音在叫：“小兄弟，小兄弟，快开门哪……”

杜小帅一骨碌坐起，想穿衣服时，发现自己连衣服都未脱就上床睡了，起身下床，心不甘心不愿地开了房门。

老叫化一脚跨进门，就气急败坏嚷道：“唐教主走啦！”

杜小帅睁大眼睛，瘪急：“她上那里去了”

老叫化耸耸肩，道：“大概是去找她女儿去了吧！”

杜小帅没时间多问，拉了老叫化就走，急促道：“往那里走的？咱们快追她回来……”

老叫化被他象死狗一样拖着，出了后院，直奔庄前，向守门的几名庄丁打了个招呼，一路向山区追去。

杜小帅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出了后山，不过十几里就是太湖了。

一老一少奔上一处山坡，居高临下，已可遥见太湖，却不见唐云萍的踪影。

杜小帅跺脚暴怒：“老哥哥，你为什么不拦住她？”

老叫化一脸瘪样：“怎么拦？我是口渴起来拿水喝，正好从窗口见到唐教主匆匆出房，当时我也没想到她会不辞而别，就未加理会，喝了水就回床去睡。一躺下就觉得不大对，赶快出了房，她已不在庄院，在庄院里别处找了一遍，也不见人影儿，我赶快去问守在大门的人，才知道她已出庄，直朝山区奔去，所以我赶紧奔回去叫醒你啊。”

杜小帅歪头想了想：“老哥哥，昨夜她不是说，她女儿很可能去太湖吗。我想她一定是去太湖找女儿了，咱们干脆一路追下去吧。”

老叫化瘪着笑意：“爱说笑！小兄弟，你知道太湖有多大吗？万一这一路追下去追不上她，到了太湖边，咱们就抓瞎啦！”

杜小帅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怀中的银哨，摸出来就放在嘴里连连猛吹。

老叫化莫名其妙，等他停止吹了，诧异道：“小兄弟，你这是干嘛？”

杜小帅黠笑：“我在请求空中支援啊！”

老叫化茫然道：“空中支援？”

杜小帅把手上的银哨摇晃着道：“这是那位海龙王的女儿交给我的，她有只会说话的九宫鸟，很能通人性。如果它在数里之内，一听到这哨声就会

飞来。请它在空中帮我寻找唐大姐，那就比咱们在地上我方便多了。”

老叫化斥笑：“他奶奶的！这倒新鲜……可是，那鸟儿万一不在数里之内，听不到哨声呢？”

杜小帅耸耸，两手一摊道：“那我也没辙了，但总得试一试啊。”说完，拿着银哨又猛吹起来。

过了不久，果一条红影循声疾掠而至。

但哨声引来的既不是那九宫鸟，也不是它的主人李圆圆，却是杨心兰。

她倒妙，人一到，呆了呆，劈头就问：“咦！怎么是你们啊？”

杜小帅也很绝，问道：“怎么是你？”

杨心兰以诧异的眼光，盯着他手上的银哨，又问道：“帅哥，你这只银哨哪里来的？”

杜小帅晃了晃银哨，弄笑：“人家送给我的呀……杨姑娘，你好象认识它的主人？”

杨心兰迟疑了一下，忙道：“不！我不认识……”

杜小帅瞄眼：“那你怎么听到哨声，就急急赶了来呢？”

杨心兰讪言：“我，我只是好奇，赶来看看是什么人在吹出这哨声，想不到是你……”

老叫化哈哈大笑道：“小兄弟，你这一吹真管用，引来一只这么美丽的红色九宫鸟啊！”

杨心兰狠狠瞪他一眼，突然见了鬼似的，惊叫一声：“啊！……”躲向了小伙子的怀里。

杜小帅虽然暗爽，也知道出了问题了，转头一看，连他也不禁失声大叫：“妈妈咪哦！这，这是啥玩意……”

老叫化也看见了，一丈之外，直挺挺地站了个人，其实根本不象人。

只见他脸色惨白，好象扑满了面粉，瞪着一对死鱼眼，身上却是死人人殓穿的大红“寿衣”！

哇噻！大白天突然冒出这么个玩意，吓人也不是这样嘛！老少三人异口同声喝问道：“你是人是鬼？”

那玩意儿阴阳怪气道：“我老人家不是鬼，也不是人，是‘活死人’！”

老叫化不愧是老江湖，果然见多识广，猛然想起了一个人，失声惊叫道：“阁下是当年古墓派掌门霍斯仁！”

他果然正是霍斯仁，杰杰怪笑道：“不错！霍斯仁这名字文诌诌的，酸气太重，而且没有活死人好记！”

杜小帅不屑地撇嘴：“哼！你老兄叫活死人，倒真是名符其实，如假包换！可是，你跑到这里来故意吓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着啦？”

活死人的一双死鱼眼，隐隐发出绿色的光芒，盯着小伙子手上的银哨问道：“刚才是你在吹？”

杜小帅翻个白眼，拽道：“是不是我吹的，关你个屁事！”

活死人又问道：“那你就是杜小帅喽？”

杜小帅睨眼看他，道：“是又怎样？”

活死人阴森森道：“那我老人家就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老叫化打趣道：“小兄弟，‘捐血中心’生意上门啦，你就做个‘快乐的捐血人’吧！哈哈……”

杜小帅捉弄谑笑：“没问题，只要不怕我的血感染‘爱死病毒’，我尽量免费供应。不过……”

斜瞄着他：“活死人！你得先告诉我，怎会知道我的名字，又为什么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活死人道：“我老人家已有三十多年未出江湖，为的是养精蓄锐，等待‘钱塘江血龙’五百年始出现一次的日子来到。可惜中秋节那夜，我把它出现的位置算错，等我赶到时，已被那批不知死活的家伙，把血龙给惊走了……”

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当时万念俱灰，想找个地方静静等死算了。那知无意中听到一对父女谈话，那姑娘说她在海上救起个杜小帅的人，那小子不但得了龙血，还服下血龙的内丹。那父亲听了就责怪女儿，为什么不早说明，追问如何能找到那小子。姑娘告诉父亲，说是交了只银哨给那小子，如果想见她时，会吹银哨召一只鸟儿传递消息，这几天，我老人家各处乱找，始终听不到哨声。昨夜睡在这山顶，刚才突然听见哨声连响，我就循声赶来，果然见到了你，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啊！”

杜小帅可真是哭笑不得，想不到李圆圆留给他这只银哨，竟会惹上这个大“草包”（麻烦）。

但他并没有把这活死人看在眼里，故意问尚拥在怀里的杨心兰讪笑道：“杨姑娘，你看我要不要做个‘快乐捐血人’？”

杨心兰好象吃错了药，突然从他怀中挣开，赌气道：“血是你的，肉也是你的，问我干嘛？我又没有从海里把你救起了！”

杜小帅碰了她个大钉子，伤透了心：“那……老哥哥，你说呢？”

老叫化何等老练，察言观色，已看出杨心兰是听说，李圆圆在悔上救了小伙子，小妮子在吃飞醋啦！

李圆圆是谁，老叫化尚不知道，但对这位小姑奶奶杨心兰，他可惹不起，不得不顺着她道：“连杨姑娘都不过问，我算哪棵葱，哪棵蒜，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回马屁可拍对了，杨心兰很难得地冲他甜甜一笑，表示谢意。

摸了摸鼻子，杜小帅只好把气出在活死人头上，毛火地道：“你娘咧！你有本事，尽管来吃肉喝血吧！”

活死人居然龇牙裂嘴笑道：“谢啦，那我就不客气了！”说完把两只宽大衣袖向上一撩，露出一双又枯又干的手，好象真准备大吃大喝一顿了。

老叫化暗自一惊，不得不向小伙子发现警告道：“当心这家伙的‘尸毒

功’！”

杜小帅呵呵傻笑：“小场面！我是吸毒长大的，吃‘红中’‘白板’象嗑瓜子一样，还怕什么‘尸毒’……”

不料话声尚未落，活死人已疾扑而来。

尽管天色已大亮，旭日东升，活死人的这副德性和一身打扮，让人看了仍不免心里发毛，身体发抖。

尤其是他直挺挺地扑来，简直就象具僵尸！

杨心兰吓得惊叫一声，一个倒纵，暴退出两丈。

杜小帅却是不闪不避，迎面一掌轰出。

小伙子这一掌虽只发出七成真力，成力气已相当惊人，就连功力深厚的老叫化，如果捱上一掌，几根老骨头也非被震碎不可。

那知活死人的身形只顿了一下，扑势毫无受阻，仍向小伙子直挺挺地扑来。同时双臂直伸，十指箕张，如同两把钢叉，迎面刺到。

杜小帅急使“幽灵十八扭”身法，及时飘忽地扭了开去，使活死人扑了个空。

老叫化的位置刚好可以突袭，但他未及出手，已被一股中人欲呕的尸臭，薰得他昏头转向，急忙屏息暴退，以免吸入那比“香港脚”还难闻的臭味。

杜小帅的剑已出鞘，但他听从柳苔青的忠告，不敢再轻易施展“玄天三剑”诀以师父所授剑法迎敌。

“幽灵十八扭”实为身法剑法合二而为一，如果用以闪避敌人的攻击，可称得上是奇妙无比的轻功身法。如果用以攻敌，则又成了极为诡异的剑路。

要不是练成了“玄天三剑”在小伙子的心目中，根本认为师父所传授的“幽灵十八扭”，已是天下无敌了。

如今他才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哦！

说不定还有比“玄天三剑”更高一层的剑法，不过要遇到了才知道。

这时活死人一扑落空，已回转身来。

据说僵尸只能跳着直行，他的身法却矫健灵活无比。

双方又成了面对面，各自蓄势待发。

活死人翻着一对死鱼眼，冷森森笑道：“小子，你好象还舍不得死？”

杜小帅黠笑道：“那当然，我连老婆都还没娶呐！”

活死人道：“哦？我身后那穿红衣的姑娘，不是你老婆吗？”

杨心兰一听，顿时又羞又气，骂了一声：“放你妈的狗臭屁！”霍地抽出一把小剑，就朝活死人背后刺去。

老叫化大惊，急叫道：“使不得！……情急这下，奋不顾身扑向杨心兰。

杨心兰的剑已刺出，收势不及，一剑刺进了扑来的老叫化胸膛。

只听老少二人同时发出惊呼：“啊……”

而活死人却已再度扑向小伙子。

杜小帅眼见老叫化被杨心兰误伤，简直瘥透啦，但强敌当前，无法抽身

过去抢救，只好挺剑迎敌。

双方都想速战速决，最好一下就把对方干掉，所以各自全力以赴，出手快猛绝伦。

只见两人一合即分，迎面交错，彼此擦肩而过。

他们又同时回转身，又成了面对面。

但活死人的大红“寿衣”上，已破了七八个洞，那是断魂剑刺出的。而流出的不似血，倒象是尸水，发现带着轻烟一股恶臭。

杜小帅的肩头也被撕开一片，肩上似被利爪抓出五条伤痕，流出墨绿色的血。

我的妈啊，真是一对怪胎！

活死人的死鱼眼睛朝上一翻，已见不到黑眼瞳，全成了白色，只听他沉声道：“好小子！你居然能在一眨眼间，连刺中我七八剑，用的是什么剑法？”

杜小帅昂然回道：“幽灵十八扭！”

活死人轻蔑道：“没听过！但普通的剑，是破不了我这‘僵尸功’的，你手中又是什么剑？”

杜小帅把剑一举，讪笑道：“断魂剑！”

活死人微微一怔，道：“哦？是断魂剑，那就难怪了，不过，这也没收什么了不起，我老人家死不了，最多消耗十年功力，仍然是个活死人。而你小子却活不成，一个时辰之内，就会化作一滩脓血！嘿嘿嘿……”

阴森森的狞笑中，突见他身形一拔而起，凌空一个翻身，直挺挺地向山顶上射去，如同一只冲天炮。

杜小帅无暇去追杀，急忙回身赶去察看老叫化，只见杨心兰蹲在一旁扶着他，急得直流眼泪道：“老酒鬼，我不是有意的，真的不是……”

老叫化强自振作道：“我知道……”

杜小帅逗惹：“不用担心，‘快乐捐血人’来啦！”说着人已蹲下，用剑割破手指，将墨绿色的血滴向老叫化的嘴中。

龙血具有起死回生的神效，老叫化顿时精神一振，呵笑道：“老叫化又死不了，可以多喝几年酒啦！”

不料杨心兰突然放开他，霍地站起，娇嗔地怒哼一声，转身就飞奔而去。

杜小帅莫名其妙，搔了搔头发道：“她怎么啦？”

老叫化耸耸肩道：“谁知道，大概吃错了药吧。”

杜小帅一时不能会意过来，还呆呆地傻问：“她有什么毛病？”

老叫化道：“心病！”

杜小帅一怔，猛弹耳朵，更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

十八

金陵，自从明洪武元年建都在这里，它便成了京都重城，繁华热闹冠天下。

燕子矶附近的一家酒楼上，靠近临街窗口的一桌，正有个中年文士在自斟自酌，很无聊地喝头闷酒。

这时打烊时间早过罗，所有客人都已酒足饭饱，走得清洁溜溜，只有他老兄一个人还赖着不走。

掌柜的早已直打呵欠，示意伙计不时送上热茶、热毛巾，暗示他该走啦。

这已是第八次了，伙计奉上热茶，恭恭敬敬递上热毛巾，还得装出一副笑脸道：“客官，您喝口热茶，用热毛巾擦把脸，提提神，慢慢喝没关系，反正还早嘛！”

中年文士明知他说的是反话，存心逗他：“好，好，你们这儿服务非常周到，我非常满意，以后一定常来。”

伙计心想：“您就饶了咱们吧，以后还是少来为妙！”但表面上还得连声称谢道：“多谢夸奖，多谢捧场，请常来光顾，小店感到无上光荣，嘿嘿，荣幸之至！”

中年文士狡黠地一笑，道：“再替我来十斤！”

伙计忍不住呻吟一声，差点没哭出来，这十斤要喝到什么时候？

正在这时，忽听楼梯响起一阵急促脚步声，匆匆走来一位华服中年，身后随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及一个十分机伶的小姑娘。

华服中年眼光一扫，瞄到窗口这一桌，双手一拱道：“抱歉，抱歉，小弟来迟了。”

中年文士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冷哼一声道：“反正还早嘛，我教人带的口信约是今晚，现在天还没亮呐！”

少女忙上前敛衽为礼：“杨伯伯，您好。”

中年文士只漫应了一声：“嗯！”看来为他们的迟到很生气哦！

华服中年一施眼色，示意少女和小姑娘随同他坐下，吩咐还站在一旁的伙计道：“把这些撤下去，先来二十斤花雕，把你们这儿最拿手的好菜尽管上。”

伙计一看这位大爷的衣着和气派，心知来头不小，说不定是当今皇帝那位宠妃的哥哥，那就是皇帝的大勇子。

忙不迭声恭应着，召来另一伙计，赶快撤去桌上碗盏。

中年文才这才眼皮一翻道：“编个象样的理由，说说你们为什么迟到吧！”

华服中年见他眼皮一翻，不由更是翻了个白眼，瘪笑不已：“那晚我在苏州城一家酒楼上，接到你的口信，立刻就准备赶来京陵。那么我的马车，竟被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家伙盗走，你说气不气人！”

见鬼了！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杜小帅为了抢救中毒昏迷的老少二人，

夺走的那华丽双辮马车，果然就是这位老兄的！”

这么说来，那千娇百媚的少女，不就是李圆圆？

答对啦！

中年文士瞄眼：“那你们是跑路来的喽？”

华服中年苦着一张脸：“那倒不是，为了找回马车，担搁了不少时间。可惜找遍苏州城，也找不到，真衰啊！”

中年文士鼓掌道：“精彩！精彩！要编这么烂的故事还真不容易，可以得最佳勇气奖！”

李圆圆嗔笑：“杨伯伯，爹没有骗你，是真的！”

中年文士正要说什么，刚好伙计来把桌上抹净，重新摆上碗筷酒杯，打断他的话头。

等伙计一退去，他仍忍不住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急于见你？”

华服中年惹笑：“大概不会是想念我吧！”

中年文士截口讪笑：“黑皮奶奶！我又不跟你同性恋，想你干嘛？我还怕得‘爱滋病’呐！”

华服中年正色道：“小邪！有晚辈在，你说话能不能正经些！”

哇噻！原来他就是鼎鼎大名，大名鼎鼎的杨小邪喔！

杨小邪瞥了李圆圆一眼，嗤嗤笑道：“好！咱们就来点正经的吧，你还记不记得，十几年亡魂谷的那码子事了？”

华服中年道：“早忘啦，不过，最近又害我记了起来，有个叫杜小帅的小子……”

杨小邪拂翘嘴角：“你也知道那小子？”

华服中年正色道：“我是听小女说的，那小子要为他师父神龙子报仇，找你我算当年的旧帐呐！”

啊哈，他就是小小君。

杨小邪呵呵弄笑：“有够绝的，我也是听小女回大漠去说了，才知道这回事啊！”

李圆圆急问道“杨伯伯，心兰姐姐也认识帅哥？”

杨小邪讪邪：“鲜！鲜！真新鲜，你怎么跟我那小狗子一样，也叫那小子‘帅哥’，他真有那么帅？”

李圆圆脸上一红，娇羞道：“不是哪，因为他字叫小帅，又比我大，我自然该叫他帅哥嘛。”

杨小邪耸耸肩，眨了眨眼：“黑皮奶奶帅不帅不去管他了，那是他家的事，小小君，你说这事该怎么办，是不是找那小子跟他当面搞清楚？”

小小君道：“小邪；本来嘛，象这种芝麻大的小事，根本不用放在心上。那小子敢乱来，大不了抓他来脱下裤子打顿屁股，好好教训一顿……”

杨小邪道：“对！这个主意不错，我好久没打人屁股了，还真有点手痒呐！”

小小君苦着脸道：“现在只有他打咱们的老屁股了，咱们能跑给他追，就已经很厉害啦！”

杨小邪嘲讽：“小小君，我看你真是未老先衰了，怎么说出这种泄气的话。连神驼子都不够瞧的，那小子有多大能耐？”

小小君瘪笑问道：“你知不知道‘钱塘江血龙’的事？”

杨小邪斜看了小小君一眼，道：“听说它真的出世了，可是被人惊走回了大海里去，你问这个干嘛？”

小小君笑得甚瘪：“因为那小子不但得到龙血，还服下了它的内丹！”

杨小邪整张脸都皱了起来：“真的？！黑皮奶奶，你怎会知道的？”

小小君望望女儿，很得意地道：“你忘我了是干什么吃的？消息要不比别人灵通，那真是白混了。”

杨小邪大叫道：“小小君，你敢在我面前卖关子，咱们说法从此断绝邦交。在我的黑名单上，把你列为拒绝往来户！”

小小君故意双手一合，面露感激之色地仰天道：“感谢主！我终于得救了……”

杨小邪用力一拍桌面，手差一点指到他鼻头，喝道：“你说不说？”

小小君看他真要翻脸了，才不得不把女儿海上，救起杜小帅的经过，述说了一遍。最后瞥了圆圆一眼，又叹口气道：“我这丫头要那鸟儿通知我，要我替那小子找老叫化和阴阳双剑，字条上又没说清楚，只说找到那三个人，主要是告诉他们那小子没死获救了。我就干脆通知他们以时候去象山港等着接那小子。等我亲自接走了小女，快到天台山，在山边停下休息时，她才说出那小子的来历，以及已经得到龙血和内丹。我一听，赶快回头去找他那小子，可惜啊！可惜……”

杨小邪瞄眼：“可惜什么？”

小小君一副捶胸顿足地模样，瘪道：“可惜大好机会，失之交臂啊！”

杨小邪嘲惹：“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小君半真半地笑道：“象这样可遇而不可求，天下难得的怪胎，不能抓他回来当个‘半子’，还不可惜吗？”

李圆圆心中暗爽，却又得装害羞，嗔声叫道：“爹！……”早已脸烧热地。

杨小邪讪嘲：“黑皮奶奶！你的脑筋倒动得真快，我还以为你赶回去找那小子，是要打他屁股呐！”

小小君笑道：“别傻啦！小女曾眼见到，那小子亦手空拳，干掉‘一统帮’的十几名高手，而且剧毒都毒不死他，你我两个加起来，只握也不是他的对手吧？”

杨小邪贼样：“唔……把他抓来做女婿，这主意倒不错……”

小小君警告道：“小邪！这主意是我想到的，已经申请专利，你少动歪脑筋。要想跟我抢生意，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杨小邪黠笑道：“你别一厢情愿，在那里剃头担子一头热，那小子愿不愿当你女婿，恐怕还大有问题呐！”

小小君自负道：“爱说笑！凭我小小君的女儿，不知道有多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李圆圆已窘羞万状，嗔笑道：“爹！……”

刚好伙计们送上酒菜，小小君哈哈一笑，算是把尴尬场面带过杨小邪不再用酒杯，先干了三大碗，才把碗重重放下，很生气地道：“小小君，咱们可得把话说清楚，你知不知道，那小子跟小女是什么关系？”

此言一出，不但是小小君父女，连枫儿也紧张起来。

小小君急问道：“有什么关系？”

杨小邪呵呵惹笑：“他们已经拜了……”

只见小小君脸都绿了，李圆圆是差点哭了出来，枫儿却是气得直喘大气。

小小君怒形于色道：“杨小邪！你实在有够狠的，居然先下手为强，让他们拜了天地！”

杨小邪捉狭：“黑皮奶奶！谁跟谁拜天地，他们是拜了兄弟！”

小小君怔了怔，斥道：“你少乱吹！一男一女拜什么兄弟？”

杨小邪只得把女儿回大漠告诉他，有关结识杜小帅的经过说了一遍。

其他三人这才释怀，小小君的脸色还原正常脸色，李圆圆的眼泪收了回去，枫儿也恢复了正常呼吸。

只听小小君呵呵笑起来：“原来如此啊！这么说，那小子非但不知道心兰是女的，更不知道她老子就是你杨小邪！”

杨小邪瞄眼：“他知道圆圆的老子是谁吗？”

小小君摇了摇头道：“小女没有告诉他。”

杨小邪几乎有点幸灾乐祸地笑：“好啦，小小君，咱们谁也不必抢谁的生意了，等那小子知道心兰和圆圆的老子，就是他师父的仇人杨小邪和小小君，那怕咱们的女儿是国色天香，九天仙女下凡，他也绝不会要！”

小小君的脸又绿了，外加深深一叹。

李圆圆眼圈红红的，凄然欲泣。

枫儿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酒就一饮而尽，似乎也想借酒烧愁。

气氛突然变得沉闷起来，杨小邪和小小君一言不发，只顾一碗接一碗地猛灌。

小小君忽道：“小邪，那小子的事暂且搁在一边，不去管他了，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另外一件事倒有点邪门，咱们已经多年不问江湖中事，‘一统帮’为什么几次三番，想绑架心兰和圆圆，难道存心跟咱们过不去？”

杨小邪摇头晃脑地道：“见到你这前，我尚不知道圆圆也几乎出事，以为‘一统帮’只是冲着我一个人来的。现在看来，好象对咱们哥俩，不好意思厚彼薄此，只怕其中大有文章，大有文章啊！”

小小君弄笑：“会不会是想劫持咱们的宝贝女儿，要逼咱们加入‘一统

帮’？”

杨小邪微微点头道：“很有可能！”

小小君沉吟一下道：“日前我在苏州城内，各处找寻失窃的马车时，曾发现不少行迹可疑的人物。而且据我得到的消息，‘一统帮’最近常在苏州一带活动，咱们要不要去撞撞看？”

杨小邪想也没想：“吃饱了喝足了就走！”

于是，他们开怀畅饮，大吃大喝起来……

太湖的傍晚，湖上一片烟波浩渺，真是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诗人墨客真不简单，短短的十四个字，就有把晚秋的湖上景色，描述得淋漓尽致，而且十分传神！

一叶扁舟，荡漾在湖上。

船舱中坐着个少妇，虽然脸上洗尽铅华，未施脂粉，仍掩饰不了她那天生的丽质。只是娇艳这中，流露出一股团久练邪功所留下的淫媚邪气。

她，正是昔日桃花教教主唐云萍！

一连数日，她已寻遍沿湖八县，始终未能发现爱女的踪迹，只剩下西洞庭山尚未找过，这是她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款乃”声中，船夫忽然停止前进，问道：“夫人，我们该回转了吧？”

唐云萍向前一指道：“我要到那岛上去看看。”

船夫吃惊道：“不行，不行，那岛上去不得啊！”

唐云萍不悦道：“我花了二十两银子一天包下你的船游湖，爱去那里就去那里为什么那个岛去不得？”

船夫怯生生道：“因，因为……因为传说那岛上常有鬼怪出现，从来没有游客敢去啊！”

唐云萍“哦”了一声，计上心头，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船夫茫然摇头道：“不知道……”

唐云萍表面上一本正经，其实暗地里笑抽了肠：“我是张天师的十八代孙女，专捉妖魔鬼怪的！”

船夫意外道：“噢，噢，看不出……”

唐云萍谑笑：“所以你不用怕，尽管把船摇去岛上就是了。”

船夫连连摇头道：“不行，不行，我不敢……”

唐云萍从怀中取出个银元宝道：“这里是五十两，除了船姿二十两之外，多下的赏给你呢？”

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处，必有勇夫，船夫立刻一口答应道：“干了！”表示他情愿为额外的三十两银子当“勇夫”，甚至做推磨的“鬼”。

唐云萍惟恐这家伙说了不算，又把银元宝揣回怀里，要回程上了岸才付，这叫这见兔子不撒鹰。老江湖啦，想跟她要花枪，把她“放鸽子”，门儿都没有！

“款乃”声中，扁舟缓缓向前进行……

太湖位于江、浙省交界处，面积达三五六千公顷，沿湖一带邻接八县。湖中大小岛屿沙州甚多，其中尤其东洞庭山与西洞庭山最著名。

东洞庭山与前山相连，通过吴江县可直达苏州。而西湖洞庭山则孤悬湖中，与东洞庭山相对峙。

本来西洞庭山亦是游客的好去处，近年来盛传岛上时有鬼怪出没，没有游客愿意送一死，谁敢去啊！

船夫为了多赚三十两外快，只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摇着橹，愈接近小岛，心里愈紧张。

这时已是薄暮时分，岛上烟雾弥漫，更增添了阴森恐怖的气氛。

唐云萍虽已将近“女人四十一枝花”的年龄，但她这些年来以“阴阳合功”，不断采阳补阴，使得青春常驻，看上去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少妇。

加上她丽质天生，更有一股冶艳妩媚，纵然不施脂粉，也会让人看了心痒痒的。

尤其她穿的是一身紧身劲装，窈窕的身材曲线毕露，实在有够养眼，有够让人看得流口水的！”

船夫才地二十七八，正值年轻力壮，看得胡思乱想，不禁憋想：“这娘们身怀巨金，而且年轻貌美，不知是那家富豪的小老婆。身边还佩着剑，好象会武功似的，八成是装装样子，以免好色之徒动她歪脑筋吧？可是，这太湖可游的地方多的是，她那儿不好去，为什么偏要去西湖洞庭山！唔……啊哈！该不会她不甘寂寞，相中了我，故意要往那没人敢去的岛上，找机会吊我膀子？”

想到这里，他便觉心花怒放起来，顿时精神一振，手上加了把劲儿，加快速度向小岛摇去。

他奶奶的！这真是人要走运，墙城都挡不住啊！

小岛四周没有码头，扁舟虽是平底小船，距离岸边还有丈许，那尺许深的浅水里尽是沙石，已无法再靠近了。

唐云萍已站起身，走至船头，回身交待道：“船家，你就停在这儿等着，最多半个时辰我就回来。”

船夫色迷迷地巴结道：“船靠不了岸，你怎么过去，让我背你……”

他的话还未说完，唐云萍已回身轻轻一纵，人已上了岸。

哇噻！看不出，这娘们居然会轻功呐！

船夫看得一呆，傻了眼，心也凉了半截。

唐云萍落足岸上，又回头叮嘱道：“一定要在这儿等我哦！”

船夫呆应了一声，目送她向岛上走去。

唐云萍举目四望，小岛周围均是沙滩，山势由岛中的央部分突起，一片烟雾弥漫中，见不到一处房舍，看似根本无人住在岛上。

她不禁感到很失望，心想：“诗诗绝不可能一个人跑到这岛上一，除

非……”

所谓的“除非”，就象她当年被人始乱终弃一样，万念俱灰，一心想找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静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虽然，这少女与杜小帅之间，并未发生深厚的感情，只不过是暗恋小伙子而已。但她突然撞见自己心爱的人，竟跟她母亲演出“床戏”，这种深重的打击和刺激，想来不是她受得了的！一时想不开，真有可能走上这条绝路啊！

唐云萍真忧心如焚，忽听那船夫叫道：“夫人，不能再往里走了啊……”回身一看，这家伙居然卷起裤脚管，涉水跟上岸啦！

船夫奔到她身边，气急败坏道：“天色就要黑了，夫人，我情愿不要三十两银子，赶快离开这里吧！”

唐云萍断然道：“哼！你已经答应了，就休想反悔！”

船夫愁眉苦脸道：“唉！夫人，我可是一番好意呐，这岛上早已没有人居住，也没啥好游览的，而且天就要黑了，你……你究竟来这里要干吗？”

唐云萍反问道：“一定要干嘛才能来？”

船夫呐呐地道：“这……不是哪，近年来，人传说岛上出现……出现‘那玩意儿’，连大白天都没有人敢来，夫人是个妇道人家，又这么……这么年轻貌美……”

唐云萍心里暗笑，瞥想：“我至少比你大十岁，你居然还认为我年轻！”

没有人不喜欢被戴高帽子，尤其是女人，再加上她已徐娘半老，竟被称为“年轻貌美”！

她不由笑问：“来这岛上，跟年纪轻不轻，貌美不美有关吗？”

船夫道：“夫人是遇上了我，万一遇上个色胆包大的家伙，就算岛上没有‘那玩意儿’……”

唐云萍手按剑柄，冷笑道：“那他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

船夫瞄眼道：“那可不一定……”

唐云萍两眼逼着他，问道：“你敢吗？”

船夫蠢蠢欲动道：“我，我……”

正在这时，忽听“啾啾”鬼声响起，就见烟雾弥漫中闪出条白影，向他疾扑而来。

船夫吓得魂不附体，大叫一声：“妈妈咪哦！……”转头撒腿就逃。

但他才逃出一丈，已被一条白影赶上，从头顶上飞掠而过，猛一回身，挡住了去路。

船夫一见挡在面前的，竟是个身穿白色宽袍的骷髅，吓得连叫都叫不出声，昏啦！

几乎是同时，唐云萍已拔出佩剑，连连刺向扑来的几个白袍骷髅。

不料这些骷髅身法极为诡异，飘飘所忽，真像是鬼一般，竟使她的几剑全部刺空。

骷髅不断发出“啾啾”鬼声，围住唐云萍飞扑疾掠，既像走马灯，又似穿花蝴蝶，令人眼花撩乱。

唐云萍暗自一惊，想不到岛上真有这些鬼玩意，当下剑法一紧，全力采取守势不使几个骷髅近身。

白袍骷髅的身法愈来愈快，刹时间，只见一片白影晃动，包围圈也逐渐缩小。

以唐云萍的功力，及得自阴阳教主以鲜血写成的武功秘笈上，那鲜为世人所知的“九阴九阳功”和剑法，无论这些是人是鬼，根本就不看在她眼里。

但她已答应杜小帅，决心放弃以往的一切，连桃花教都毅然解散了，甚至那夜“一统帮”大举来犯，她都不愿再施展“九阴九阳功”，此刻又怎会为了几个“骷髅”，用这种邪门武功对付他们。

要知这些日子，为了遵守对杜小帅的诺言，宁愿忍受散功的苦楚，也不再采阳补阴，甚至几乎把命送掉，也在所不惜，可见她已痛下决心。

这正如嗜酒如命的酒鬼，要戒掉杯中物，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一旦戒绝，突然再来上几杯，酒隐复发了的话，那就一发不可收拾。

“九阴九阳功”在邪门功夫中，是极厉害的一种，戒之不易，唐云萍那敢再犯。

所以她此刻所用的剑路，只是当年父亲所传授的“六合剑法”，为了那负心汉，使老父亲得病不起，结果她不听老人言，终被始乱终弃。

要不是万念俱灰，一心去寻死，也不会跑到那种鸟不生蛋，兔子不拉屎的山洞去，发现沈阴留下的武功秘笈。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桃花教，以及种种的种种，一切的一切……总之，任何事好像冥冥中早安排，也就是所谓的“定数”。

她既不敢施展“九阴九阳功”和剑法，几个白袍骷髅可就占了便宜，而且得理不饶人，一个个极尽卖弄之能事，各尽其能，连连向唐云萍逼近，将包围圈已缩小至不足一丈方圆。

唐云萍惊怒交加，实在气不过，叱喝道：“你们少在那里装神弄鬼，把老娘逼火了，管教你们一个个……”

不等她说完，“啾啾”鬼叫声已大起，七个白袍骷髅已双掌齐发，掌风中发出阵阵白茫茫轻烟，不但带有阴寒之气，且有一股恶臭。

唐云萍大吃一惊，头晕目眩，摇摇欲坠，随即昏迷了过去……

当唐云萍意识逐渐清醒时，双目急睁，发现躺在一个山洞里。而且全身冷飕飕的……哎呀！衣服已被剥光啦！

洞壁上插着好几支松油火把，火光产生七个白袍骷髅的影子，影射在石壁，仿佛一个个鬼魅。

唐云萍急欲起身，才知穴道受制，根本无法动弹。

骷髅也会点穴？

爱说笑，分明他们是装神弄鬼嘛！

唐云萍简直快气炸了，毛火叫道：“你们想把老娘怎样？”

七个白袍骷髅在一旁围着火堆，猛吃猛喝着，闻言一齐转过头来。

其中一个道：“这娘们醒来好快，比我们估计的快了半个时辰。

另一个接道：“不是咱们的功力退步了，就是‘七里漂香散’过期了吧！”

又一个笑道：“还是我有先见之明，点了她的穴道，否则，咱们只顾吃喝，被她溜掉了都不知道呐！”

先说话的那个又道：“那就让你拔头筹吧！”

其他几个起哄地大笑起来，同时一个个懒散地站起，并向躺在地上的唐云萍走近。

藉着火光，唐云萍终于看清，他们果然是装神弄鬼，脸上只不过是戴着骷髅面具罢了。

她是何等人物，哪能听不出“拔头筹”的意思。既是将她全身扒光，那还用主产，自然是没安好心啦！

果然那家伙在她身旁蹲了下来，骷髅面具两上凹入的眼洞后，射出两道冷森森的眼光。

唐云萍穴道受制，动弹不得，不禁羞愤交加，怒问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站着的一个白袍骷髅，收敛了笑声：“让你知道也无妨，你大概听说过‘骷髅七友’吧？”

唐云萍心想这下完蛋了，想不到自己会落在这七个大魔头手里！

“骷髅七友”当年成名时，她恐怕还在穿开档裤。但这几个大魔头的武功之高，却是在江湖中流传很久，直到三十年前，他们突然销声匿迹后，大家才逐渐淡忘。

据传闻，邙山“古墓派”，当年与“骷髅七友”齐名，而且都是练的歪门邪道武功，又喜欢装神弄鬼吓人。”

一山难容二虎，“骷髅七友”前往邙山，一举歼灭了“古墓派”，却被掌门人“活死人”负伤逃走。

据说“活一错人”后来练成一门奇功，立志要向“骷髅七友”寻仇，他们却从此不知去向。

唐云萍真是衰到了姥姥家，做梦也想不到，这几个几乎已成“历史人物”的大魔头，竟会躲在西洞庭山里装神弄鬼，而她却落在了他们的手中！

突然间，一个恶毒而可怕的念头，震撼了这女人！

唐云萍霍地把心一横，暗自运起功力，施展出了“阴阳合功”。

偏偏这些家伙不知死活，竟然没有一个察觉异状，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被唐云萍以“阴阳合功”，吸尽了元阳，几十年的功力全部泡汤。

唐云萍在不到半个时辰之内，吸尽了七个邪派高手的毕生功力，但她是被“销魂指”独门点穴手法，制住了她的穴道，除了“骷髅七友”，天下无人能解得开。

唐云萍试图以本身的功力，将受制的穴道冲开，但无论她费了多大的功夫，结果仍是徒劳无功，最后只得颓然放弃。

时间象蜗牛爬行似的，一分一秒缓慢地爬过去……

洞内的火把已熄灭，顿陷一片黑暗。

黑暗中，七男一女的呼吸，交织成一片混浊声……

洞口透入了晨曦，但洞内仍然毫无动静。

直到天色大亮，唐云萍才发觉四肢已能活动。经过几个时辰，受制的穴道已自行解开啦！

唐云萍大喜，用力一把将伏在身上的那家伙推开，霍地挺身跳起。

那家伙从半昏迷中惊醒，要待起身，却已力不从心，不由地惊道：“你，你……”

唐云萍冷森森问道：“昨夜很爽吧？”

那家伙这时才知不妙，后知后觉地惊问道：“你，你用的是什么邪门功夫？把咱们……”

唐云萍杀机已起，两眼凶光毕露，面罩寒霜道：“彼此！彼此！你们既是邪派人物，大概听过‘阴阳合功’吧？”

那家伙骇然道：“什么？‘阴阳合功’……那，那你是‘阴阳教’……”

唐云萍接道：“十三代冥传弟子，如今的桃花教唐云萍！”那家伙一听，才知道踢到铁板啦！

其他几人整夜都在运功调息，无奈真元尽泄，功力荡然无存，但始终尚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时一扣唐云萍报出名号，不禁齐声惊呼：“啊！……”

唐云萍冷哼一声，眼光一扫，发现自己被脱下的衣服和剑，丢在不远的地上，走去就将剑拾起，“铮”地一声拔剑出鞘。

“骷髅七友”大惊，齐声救饶道：“教主剑下留情啊！”

唐云萍冷酷道：“嘿嘿，看在昨夜咱们总算有过肌肤之亲的份上，我可以不杀你们。但你们却使我又犯了戒，从此将陷入万劫不复……”

唐云萍无视于群魔的哀求，手起剑落，只听惨叫声连连，无一幸免，全受了她的“宫刑”。

就在这时，忽然听到远远传来个熟悉的声音：“呼叫声是从那边来的！快去看看……”

唐云萍一听这声音，可真是吓了一跳，想不到杜小帅会找到这个岛上来！

她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上，急忙抓起衣服，冲出洞外，就向山峰上疾掠而去。

眨眼功夫已不见人影。

十九

太湖沿岸的船家，一听要去西洞庭山，谁都不敢去，给再多船资也不干。

你娘咧，杜小帅毛了心，干脆花五百两银子，买下了一艘小船，自己划船去总行吧！

老叫化是当仁不让，也义木容辞，非得陪杜小帅同往不可，偏偏杨心兰也要做跟屁虫。

一老二少划看小船，刚接近矗立湖中的小岛，就遥见岸边有一艘扁舟。

杜小帅不禁振奋道：“你娘！谁说没人敢来这里，那儿不是有和要小船吗！”当即加了把劲儿，双桨齐飞，加快速度向岸边划去。

老叫化在船尾掌舵，杨心兰却闲散地站在船头，船一近岸，距离尚有两三丈，她就纵身而起。

由于距离没想准，她的轻功还不能一跃三丈，以致差了四五尺，“扑通”落在水中，好糗啊！

船上的老少二人再不相识也不敢笑出声，以免她受窘，来个恼羞成怒。

杜小帅不让她“专糗于前”，也故意身形一纵，落在她身旁，笑道：“你娘咧！这岛上大概是有些鬼门道，先给咱们来个‘下船威’啊！”

杨心兰冷冷一哼，也不理他，屁股一扭，涉水上了岸边。杜小帅只好耸耸肩，向划船过来的老叫化瘪笑一声，也跟上岸去。

这时天色已大亮，弥漫的烟雾正逐渐消散。

老少三人上了岸，没走多远，就发现昨晚被吓得灵魂出窍，到现在尚未还魂清醒过来的船夫。

李黑是老江湖，上前蹲下一探鼻息和脉搏，又见船夫两眼大睁，露出惊恐这情，便判断道：“这个船家是被吓昏的！”

杨心兰惊道：“这么说，岛上真闹鬼喽？”

李黑干笑道：“我可没说是鬼，人也照样可以吓死人啊？”

杜小帅一弹耳朵，弄笑：“咱们把他救醒一问，是人是鬼，就不知道了吗？”

正待施救，忽听远处传来一声惨叫，使老少三人不由地一惊，急忙举目四望，辨别叫声的方向。

接着又听惨叫声连声，杜小帅急向山峰一指道：“呼叫声是从那边来的！快去看看……”

老少三人顾不得救醒那船夫了，马上赶了过去。

奔近山边，只见乱石遍布，已不再听到那怪叫声。

三人仗着艺高胆大，又是大白天，那怕妖魔鬼怪，进入山里不远，便发现几个山洞。

杜小帅歪头想了想，瞄眼：“刚才的惨叫有回声，很象是从山洞里发出的……”

老叫化已明白他的意思，接道：“那就进去看看！”

杜小帅点了点头，向杨心兰道：“杨姑娘，我和老哥哥进去瞧瞧，你就在外面好了。”

杨心兰毫不领情，跺脚道：“干嘛呀，当我是胆小鬼！爱说笑！”冷哼一声，人已向山洞奔去。

杜小帅那能让她一个人去冒险啊，忙追了过去，紧随着她来到洞口外。

刚叫了声：“杨姑娘小心……”

杨心兰已闯进洞去，但这洞里只有数尺深，里面啥也没有，连只老鼠或蝙蝠都不见。

杜小帅急忙跟进去，杨心兰却已转身退出，两个人正好撞作一堆。

这少女不知生那门子的气，一把推开小伙子，娇嗔道：“讨厌！”

杜小帅心里乱瘥一把的，但也只好陪礼道：“失礼啦！我不是故意的……”

杨心兰又冷哼一声，迳自闯进另一个山洞。

杜小帅真是瘥透了心，但唯恐她有失，仍然紧随在后。

那知才到洞口，杨心兰在洞内发出一声惊叫：“啊……”

小伙子怕发生什么事，急忙冲了进去，不料又跟杨心兰撞成一团。

但她这回非但没有把他推开，更没骂“讨厌！”，反躲进小伙子怀里，紧紧抱住他叫道：“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杜小帅睁大眼睛，哇噻！地上竟然躺着七个赤裸裸的骷髅！别说是她被吓得半死，连小伙子也大吃一惊。

老叫化冲进洞来一看，也哇哇大叫：“见鬼啦！这是是啥玩意儿？”

杜小帅猛眨眼，道：“这几个骷髅，好象是死了……”

老叫化讪嘲：“小兄弟，你真爱说笑，骷髅还会有活的？没听说过！”

杜小帅嘟着嘴反驳道：“那可说不定，前两天咱们不是遇见个‘活死人’吗，让我来看看……”

杨心兰情急叫道：“不要看了，快出去，骷髅有什么好看的！”

杜小帅轻拍她的肩，惹笑：“别怕……”突然觉得有什么异样的感受，使他欲言又止起来。

原来两个人都成了落汤鸡，身上湿漉漉的，这时上身又紧贴在一起。

老叫已上前察看，只听他鸡猫子鬼叫：“怪事！怪事！他们的‘老鸟’，怎么全被人割了？”

杜小帅仍然舍不得放开杨心兰，拥着她问道：“哦？有这么鲜的怪事？”

杨心兰听得莫名其妙，好奇道：“什么‘老鸟’？”

杜小帅一时可不知怎么解释，笑憋着嘴：“就是，就是……就是太监没有的‘那玩意’嘛。”

杨心兰茫然地呆问道：“太监没有什么？”

杜小帅这下子可呆了，不知道这少女是故意装蒜，还是真的“孤陋寡闻”到这种地步，居然连太监少啥玩意都不知道！

正感到不知该笑好，还是该哭，又听老叫化骂道：“他奶奶的！这几个家伙是装神弄鬼，脸上戴着骷髅面具啊！”

杜小帅眼珠子一转，急问道：“是死的还是活的？”

老叫化道：“这回不是活死人，是死活人！”

杜小帅一时搞不懂，笑得有些瘪：“老哥哥，究竟是死的还是活的呀？”

老叫化哈哈大笑道：“老哥哥自然是活的！”

杨心兰大翻白眼，讪言：“你问这么清楚干嘛，是不是又想做一个‘快乐的捐血人’？”

老叫化逗惹：“捐血也白吸，因为他们已经到阴曹地府去做太监啦！”

杜小帅似乎故意要让杨心兰害怕，怕了才会躲进他的怀里，趁机享受这种投怀人抱的滋味，瞄眼：“老哥哥，看出他们是怎么死的吗？”

老叫化道：“照说嘛，‘命根子’被切断，也不致送命，不过，这几个老小子既未被捆住，穴道好象也未受制，干嘛脱得精光，任凭别人宰割，这倒新鲜！……”

沉吟一下，又数了数几具尸体，突然若有所思的叫道：“哇噻！他们该不是久已未出现江湖的‘骷髅七友’？”

杜小帅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干笑道：“‘骷髅七友’？”

老叫化卖弄他的见多识广道：“小兄弟，不是老哥哥吹牛，这几个人的来历，江湖上知道的人可能不多，连我老叫化这么大把年纪，在他们面前都得算是后生晚辈了。实际上，他们的年龄跟我差不多，但出道极早，才十几岁，也就是一甲子之前，‘骷髅七友’就在江湖上很有名气了。只因他们练的是邪门功夫，而且嗜杀成性，不分敌友，看不顺眼就杀。所以武林中黑白两道，都对他们敬鬼神而远之。

前两日咱们遇见的‘活死人’，‘古墓派’就是被他们七人所灭，仅‘活死人’一人侥幸负伤逃生，可见他们武功有多高了！”

杜小帅搓了搓鼻头，叹笑：“那么杀他们的人，武功更高得不可思议喽？”

老叫化点了点头道：“唔……看情形……”

杨心兰已不耐烦道：“好啦，好啦，别说了行不行？咱们来这里找唐教主母女，管他七友八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嘛！”

老叫化可惹不起她，连声应道：“是是是，这洞里鬼气森森的，咱们快出去吧。”

杜小帅心里憋笑，故意问道：“你还怕不怕了？”

杨心兰嘴硬道：“谁说我怕啦？”

杜小帅贼兮兮地谑笑：“不怕我就可以放开手了。”

杨心兰这才想到，还躲在他怀里，顿时糗得面红耳赤，冷冷一哼，推开他就冲出洞去了。

老叫化趁机抢步走到小伙子身旁，轻声道：“小兄弟，这丫头心情不好，咱们最好少惹她。”

杜小帅呆头呆脑地问道：“她为什么心情不好？”

老叫化瞄眼道：“小兄弟，你是装糊涂，还是真不明白？”

杜小帅糗笑：“我干嘛要装糊涂呀！”

老叫化这才正色道：“小兄弟，你还看不出来吗，自从那天她知道那个银哨，是李姑娘给你的……”

话还没有说完，已听杨心兰在洞外大声问道：“你们是不是打算在山洞里住下不走了？”

老少二人心照不宣地相视瘪笑，赶快出洞，只见杨心兰把小嘴撅得老高，足可挂个秤锤。

杜小帅居然不会看脸色，还在喋喋不休地呆道：“那艘小船一定是载送什么人来这个小岛上，‘骷髅七友’很可能就是被那人所杀。小船还在，表示那人尚未离去……”

老叫化突然若有所思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那人很可能就是‘活死人’啊！”

杜小帅弹了弹耳朵，道：“哦？那家伙这么‘神’？”

老叫化道：“据传闻，三十年前‘骷髅七友’突然销声匿迹，就是为了‘古墓派’被灭后，‘活死人’矢志报仇，练成了一门奇功，专门克制那七人，他们才不得不躲起来啊！”

杨心兰撇嘴道：“你们两个真驴！如果是那‘活死人’，凭他那鬼模鬼样的德性，谁敢用船载他？”

杜小帅憋笑：“说的也是，难道会是唐大姐？这，这不太可能吧……”

杨兰美目一转道：“那还不简单，把船家救醒，一问不就知道他载送来的是什么人了。”

老少二人齐声道：“对！你娘咧，咱们真是两只驴！”

杨心兰一听，忍不住“扑嗤”笑了出来，乱得意一把的。

其实这一老一少，是很有默契，故意逗她一笑，否则再无聊也不会骂自己是驴啊！

三人立即出山，直奔湖边。

那知刚一出山，距离尚在二三十丈外，就遥见一叶扁舟，正飞快地向湖中摇去，从那摇橹的人背影看出，竟然正是唐云萍。

杜小帅大声急叫道：“大姐！大姐……”同时向湖边飞奔而去。

唐云萍故意装作没听见，将橹连连左右摇动，扁舟已离小岛愈来愈远。

杜小帅奔至湖边一看，他们那艘小船正沉向湖中，大概是船底已被筑了个大洞。

唐云萍为什么这样做，难道是怕他们追上她？！

杜小帅一时想不出原因，仍在拉嗓门大叫：“大姐！快回来，是我们啊……”

一老一少已赶到，见状更是莫名其妙，跳脚不已！

老叫化望着远去的背影，哭笑不得：“这是怎么回事，唐教主为什么不愿见咱们？”

杜小帅瘪苦：“就算‘骷髅七友’是大姐杀的，这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她为什么……”

杨心兰毛火得很：“哼！真没见过这种人，咱们好心好意来找她们母女，她就算不领情，也不该放咱们鸽子，把咱们困在这岛上呀。这下可好了，没船可回去，咱们就学‘鲁宾逊’吧！”

杜小帅虽对唐云萍有种特殊的感情，但事实摆在眼前，使他无法为她争辩。只得到那船夫身旁蹲下，取出“心匕”，将手指割破，滴了几滴墨绿血液在他口中。

龙血果然具有神效，船夫很快就清醒过来，眼还未睁就惊声大叫：“鬼！鬼……”

杜小帅瘪得掴他两耳光，截口讪笑：“你娘咧，活见你的大头鬼！睁开眼睛看看，咱们是鬼吗？”

船夫那敢把眼睛睁开，鬼喊鬼叫：“饶命啊！我跟你们无冤无仇，饶了我一条狗命吧……”

杜小帅这下可毛了心，当胸一把将他提起，始喝道：“要命就把你的狗眼睁开！”

船夫吓得魂不附体，一面连声求饶，一面硬着头皮缓缓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已不是昨晚见到的白袍骷髅，而是有张娃娃脸的小伙子。

他不禁惊问道：“你，你不是鬼？”

杜小帅又好气，又好笑，斥笑：“你娘咧，你才是鬼啦！”

船夫定了定神，见面前尚站了个老叫化，及一个红衣少女，这才吁了口大气道：“我的妈呀，真把我吓死了……那位夫人呢？”

杜小帅心知他指的“夫人”，就是雇船的唐云萍，憋应道：“她没事，快告诉我，你们遇上了什么？”

船夫想起昨晚的遭遇，还吓得浑身发抖，强自定了下神，才把当时的情形述说一遍。

老少三人听完，顿时面面相觑。

他们几乎已可确定，“骷髅七友”是被唐云萍所杀。

但她为何用这种别开生面的杀法，又为什么发现他们来到岛上，就忙着逃走，甚至将他们的小船筑沉，以防乘船追去？老少三人实在想不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想不出个所以然，也就不必去伤脑筋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设法离开这个小岛，谁也不愿留在岛上做“鲁宾逊”。这可一点也难不倒他们，尤其是杜小帅，有的是“点子”，马上想到了以木筏渡湖。

好在岛上树木甚多，可以就地取材。不到半个时辰，他们已合力做好一个木筏，带着那船夫一齐离开了小岛。

木筏在前山靠岸，船夫一眼就发现，他的那艘扁舟早已泊在岸边。甭说啦，唐云萍也是由此登岸的。

杜小帅原想替唐云萍，代为赔船夫几百两银子的，现在不用啦，赏他五十两银子，早已乐得他若不是有耳朵挡着，嘴都咧到脑后啦！千谢万谢，尤其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使他捡回了一条命！近几日，江湖中不知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到处人心惶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似的。

这是溧水县城，正午时分。

最热闹的东大街上，只见最著名的“春风得意楼”酒楼门前，有十几个黄发碧眼高鼻子的外国传教士，身穿白色罩衫，前面用红色写着“世界末日近了”，背后是“信主始得永生”，在那里向来往行人分发传单。

路人对这种洋玩意，似乎不太感兴趣。倒是围了不少儿童在看热闹，觉得挺新鲜的，而且可以分到糖果呢！

这时，突见走来七八个黑衣壮汉，他们似乎不觉得外来的“洋和尚”会念经，也不认为外国月亮比较圆，反而看不顺眼这些洋传教士，连声招呼都不打，上前就拳打脚踢。

洋传教士涵养极深，秉承“耶稣精神”，壮汉打在他左脸，他还把右脸送上去捱打。踢他一脚，就把屁股跷起半天高摆了姿势，好让壮汉把他一脚踹个狗吃屎。

黑衣壮汉一个个穷凶极恶，又打又骂，一点也没有被他们感动。行人围观下，强行扒下洋传教士的白色罩衫，把他们全都撵走，然后将罩衫穿在自己身上，一齐狂笑起来，有够嚣张的。

一个江湖人物打扮的中年从酒楼走出，脸红红的，酒气薰天，大概灌了不少。

他见这些黑衣壮汉目中无人，气焰万丈，也有些看不顺眼。仗着几分酒意，上前喝问道：“喂！你们信的是什么‘主’？”

一名黑衣壮汉道：“咱们信的是‘帮主’！老小子，世界末日近了，信‘主’始得永生啊！”

中年不屑道：“你们是什么帮？”

黑衣壮汉拽样道：“‘一统帮’！”

中年猛然一惊，酒意顿时全消，连屁都不敢再放一个，就拔脚狂奔而去。

黑衣壮汉们齐声狂笑，相偕走进了酒楼。

酒楼上的一隅，这一桌坐了个老叫化，及一个小伙子和红衣少女。他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偷……

不，是不小心听着邻桌几个江湖人物轻声交主谈。

其中一人神色凝重道：“听说九大门派都接到了‘生死帖’，十一月十三日在蒙蒙谷以武相会，看情形‘一统帮’这回是要大干了。”

另一人愤声道：“他奶奶的！我只听说武林帖，还没听什么‘生死帖’，

搞什么名堂！”

另一个道：“这就表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啊！”

一个年轻气盛的怒道：“妈的！他们也太狂了，连武林九大门派都不放在眼里。如果是我，就不理他们，看他‘一统帮’又能怎样？不信他们能咬了我的鸟去！”

除了最先发言的那人之外，其他人均附和道：“对！根本不必用他们！”

那人比较老成持重，忧心忡忡道：“他们既然公然向九大门派挑衅，想必是有恃无恐，除非……”

正说之间，楼梯响起一阵沉重脚步声，“咚咚咚”地走上七八个黑衣壮汉，身上仍然穿着前后写有红字的白色罩衫。

楼上已有七八座，酒客中包括那老少三人在内，大部分在进来时，便见过那些当街传教的洋人，已是见怪不怪。只是大家都奇怪了，这几个黑衣壮汉也传起教来啦？

黑衣壮汉们走上楼来，眼光一扫，突然发现坐在一隅的那一老二少。

为首的暗自一怔，急向随在身后的壮汉一施眼色，待那家伙转身匆匆下楼而去，他们才若无其事地，迳自选了张空桌坐下，召来伙计，点了些酒菜。

那一桌的老少三人看在眼里，彼此互瞄一眼，心中暗笑，似已看出这批黑衣壮汉的来路。

小伙子故意提高嗓门，模仿邻桌那人方才的语气道：“听说九大门派都接到了‘生死帖’，十一月十三日在蒙蒙谷以武相会，看情形‘一统帮’这回是要大干了！”

老叫化很有默契，也学另一人愤声道：“他奶奶的！我听听说武林帖，还没听过什么‘生死帖’，搞什么名堂！”

小伙子捉笑：“这就表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啊！”

老叫化又学那年轻气盛的怒道：“妈的！他们也太狂了，连武林九大门派都不放在眼里。如果是我，就不用他们，看他们‘一统帮’又能怎样？不信他们能咬了我的鸟……”话还没说完，突然“哎哟”叫了起来。

小伙子不知桌下另有文章，原来红衣少女嫌老叫化说话太粗，用力在他脚背上狠狠踩了一脚，痛得他失声叫了起来，还以为他表演逼真，唱做俱佳呐。

他不由地弄笑：“老哥哥，你真的被咬了？”

老叫化瞥了红衣少女一眼，只得报以苦笑，不敢搭腔，以免再祸从口出，痛在脚上。

邻桌的那几人，听出这一老一少的“对口相声”，分明是把他们刚才说的那番话“重播”一次。

更看出刚来的几个黑衣壮汉，与传说中的“一统帮”人物装束一模一样，显然老少二人的对话，是故意冲着他们说的。

这些江湖人物一看苗头不对，赶紧起身离座，结了帐匆匆离去。其他一

些胆小怕事的酒客，也纷纷溜之大吉，片刻间，酒楼上的人已走了大半。

但那几个黑衣壮汉，居然若无其事，酒菜一上桌，就自顾自大吃大喝起来。

小伙子存心要找碴儿，睨眼黠笑：“老哥哥，怎么回事？好象来了瘟神似的，把客人吓得都开溜啦！”

老叫化一面大碗喝酒，一面笑道：“小兄弟，你真没学问，咱们刚才进来时，酒楼外那些洋鬼子，不是高呼‘神爱世人’吗？瘟神也是神，神自然爱咱们这些‘世人’，怎么可能把人吓跑。我看啦，八成是见了倒霉鬼，怕沾上霉气，所以才赶快溜之大吉啊。”

小伙子一搭一唱，惹笑：“咱们就不怕沾上霉气吗？”

老叫化道：“爱说笑！咱们是专找倒霉鬼的，遇上了咱们，那就霉上加霉，衰上加衰了！”

尽管老少二人嘻笑怒骂，指着和尚骂秃驴，几个黑衣壮汉还真能沉得住气，硬是有听没有到，只当耳边风，始终无动于衷。小伙子眼看挑不起火来：正准备硬干算了，忽听一阵急促脚步声响雨起，奔上来个家仆打扮的汉子。

几个黑衣壮汉一见这汉子到来，立即起身离座，匆匆结帐而去。

这汉子眼光一扫，便走到老少三人桌前，向小伙子很有礼貌地双手抱拳问道：“请问可是杜少爷？”

小伙子眼皮一翻，撇嘴道：“不错，我姓杜，但不是少爷！”

这汉子忙从怀中取出一份黄色名帖，双手恭恭敬敬递向前道：“杜少爷请过目！”

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小伙子只好勉为其难的接过名帖，瞟了一眼，念道：“西门飞凤……”

老叫化惊问道：“是‘黄花闺女’西门飞凤？”

这汉子恭应道：“正是敝主人！”

小伙子茫然问道：“老哥哥，你认识这个人？”

老叫化笑道：“我不认识，但她是你那位老相好的姐姐。”

小伙子搔了搔头发，干笑道：“别闹了，我那来的什么老相好！西门……难道他是西门小郎？”

老叫化连连点头道：“对对对，就是那小子！”

小伙子想起数月前，那夜在太平县城的“留香院”里为了“杨弟”跟西门小郎争酒女起冲突，出手废了那小子的武功。

不禁向那汉子问道：“我又不认识你家主人，送这名贴来给我干嘛，打知名度啊？”

这汉子陪着笑脸道：“敝主人久仰杜少爷侠名，听说杜少爷在江南一带邀游，曾派出不少人各处打听，希望能邀杜少爷光临‘黄花岛’一游，可惜始终不知杜少爷的侠踪，方才得到消息……”

小伙子谑笑：“哦？你拉消息还真快！”其实他怎会不知道，必是刚才

一名黑衣壮汉，赶去通风报信的。

不料这汉子上前一步，轻声道：“杜少爷不要误会，敝主人跟‘一统帮’毫无瓜葛。”

小伙子睨眼斜笑，憋想：“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这汉子倒是会察言观色，又弯下腰道：“刚才那几个穿黑衣的家伙，都是‘一统帮’的爪牙，见了小的就赶快溜走，可见他们对敝主人还是有些顾忌的啊！”

小伙子嘲惹：“那是他们家的事，干我屁事！你家主人邀我去什么黄花岛白花岛，还得看我高不高兴去呐！”

这汉子连连点头道：“是是是，赏不赏脸，全看杜少爷了。不过，如果杜少爷不去，恐怕有两位杜少爷的朋友会很失望……”

小伙子眯着眼睛问道：“我的朋友？”

这汉子道：“也许他们是乱盖，但他们说是杜少爷的好友，交情还很深呐。”

小伙子突然想到了唐云萍母女，急问道：“你说的他们是谁？”

这汉子卖关子道：“抱歉，恕小的不便奉告，因为他们说要给杜少侠一个意外的惊喜……”

小伙子与老叫化交换了一下眼色，又瞄了红衣少女一眼，见她并未阻止，便道：“好吧，你先下去等着，咱们喝完酒就走！”

这汉子喜出望外，恭应一声，便先行下楼。

小伙子并不是真想喝酒，只是把这汉子支开，好向老叫化请教。弄笑道：“老哥哥，西门小郎的姐姐，怎么起了个‘黄花闺女’的名号？真鲜？”

老叫化捉笑：“本来她的外号叫‘七嫁夫人’，因为黄山西门世家这位‘老处女’，据说美艳绝伦，犹在昔日江湖三大美女之上，可惜命薄如纸，从小算命的说她命犯七煞，注定了要嫁七次。果然长大后，第一嫁嫁在四川，刚拜完天进洞房，新郎就好端端地突然暴毙。后来又连嫁了五嫁，都是还未行周公之礼，新郎就翘了，第七嫁嫁到江南，结果新郎还是难逃一死，所以至今西门飞凤还是‘原封货’。江湖中人称她‘七嫁夫人’的，都被她杀了，这才改称‘黄花闺女’，表示她至今还是‘老处女’啊。”

小伙子嘻皮笑脸道：“那她不是成了扫把星投胎，天生的克夫命哪，真叫我听了小生怕怕哦！”

老叫化笑了笑，正色道：“不过，江湖上也有人传说，那七个新郎，都是死在她老子九天飞狐西门彩华的手里！”

始终保护沉默，一副淑女状的红衣少女瞄眼：“既然那女人是个扫把星，咱们何必去她那里！”

小伙子笑眯眯地道：“她命中注定七嫁，已经克死了七个丈夫，霉远也该走完了。况且，咱们三人之中，也没人想做她的第八任丈夫啊！”

红衣少女道：“那你是决心要去见她喽？”

小伙子点头道：“刚才那人说的两个朋友，也许就唐云萍大姐和她女儿呀。”

红衣少女心想：“你废了西门小郎的武功，这个梁子已经结大了。除非这个什么‘黄花闺女’的还不知道，否则，咱们三个真是送上门去，又有得乐子玩啦！”

虽然老叫化也想到了这一点，但他却支持小伙子，认为刚才那汉子不可能乱盖，因为西门飞凤绝不会知道，他们三人正在找寻唐云萍母女。

他们很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小伙子和老叫化都赞成去，红衣少女只好舍命陪“呆子”了。”

三人已去心去吃喝，召来伙计结帐，才知那汉子下楼时已经付过帐啦！——很上道！

下得楼来，走出酒楼外，只见门口已经停了辆四匹健马拖的华丽马车，可见“黄花闺女”很够气派。尤其车前插着一面黄旗，正面绣着一只展翅飞翔的金凤，更是威风！

那汉子已在车旁恭候，一见老少三人走出，忙不迭拉开车门，恭恭敬敬请他们登车，才跳上前面车主坐，跟赶车的黄衣壮汉坐在一起，扬鞭飞驰而去。

一出城南，便朝西南方向风驰电掣疾行。

车内的老少三人，这一辈子别说是乘坐，就连见都未见过这样豪华的马车。在他们的心目中，皇帝的銮车，大概也不过如此吧？最难得的是，在如此快速的奔驰中，坐在车内竟一点也觉颠簸和震动。

车的构造也与众不同，通常车门是在后面，正面和两边是座位，成为一个“凹”字形。而这辆车的门却开在西侧，座位设在车厢内的前后，乘客可以面对面。

杜小帅和李黑坐在后面，前面的座位让给杨心兰独坐。三个人心里各想各的，车在沉默中飞驰……

憋了老半天，杜小帅呵呵惹笑：“我看你们好象很无聊的样子，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好不好？”

杨心兰和老叫化，面无表情的盯着他。

“很好，没有反对就表示赞成。”

杜小帅干笑着：“有一回，我下河里去抓鱼，发现两个大姑娘正在河里洗澡，她们脱得光溜溜的……”

他正说得眉飞色舞，嘴角全是口水时，杨心兰开口啦！“拜托，帅哥，你确定你在讲笑话吗？不是催眠曲吧！”

说着，她还有意无意的瞟着老叫化。

杜小帅笑得有点瘪，顺着她的眼光看向老叫化，这不看还好，看了之后，就不只是笑得有点瘪，而是大瘪特瘪啦！

老叫化真有够“捧场”的，竟然已经开始打瞌睡，还说梦话呢。“怎么

这样吵，难道马车上竟然有蚊子叫？”

杜小帅几乎一个响头敲过去，手伸到一半，想到终究他是老哥，就让他一点，这么一犹豫，手在半空中晃着，真够滑稽的。

杨心兰瞄眼：“帅哥，你的手怎么了，抽筋啦？”

杜小帅窘苦道：“没有啦……我，我在练拳，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开始比手划脚，装模作样。憋想：“你娘咧，真是衰中之衰，讲笑话还给人当傻瓜！”

瘪得他有够不爽的。

又驰出十里路程，马车突然一个紧急刹车，使杨心兰身不由己，整个身了向前一冲，正好冲进杜小帅怀里，被他一把抱了个正着。

好死不死的，她的嘴唇撞上了小伙子的嘴唇。

不过，这种亲嘴可“刺激”哪，两人都撞出了牙血，而小伙子的血却是墨绿色的，实在没什么情调可言。

老叫化向车窗外一探头，已见到了二三十名黑衣壮汉，骑跨在马上挡住了去路。

就听赶车的怒喝道：“他奶奶的！瞎了你们的狗眼，同看见这面黄花岛的飞凤黄旗吗？”

为首的黑衣壮汉振声道：“咱们无意为难你们，只要留下车上那三个人！？”

车把式身旁那汉子，霍地站起道：“他们是黄花岛的客人，休得无礼！”

为首的黑衣汉子仗着人多势众，有恃无恐道：“咱们是各为其主，弓总管既然不讲交情，那就怪不得咱们了！”

车内的杜小帅刚想把杨心兰扶起，就听弓总管一声疾中“冲！”马车立即又向前冲去。

杨心兰刚羞红了脸转过身，尚未衣回座，便身不由己地向后一倒，又倒进了小伙子的怀里。

杜小帅倒不是存心吃豆腐，而是出于自然反应，双臂一张将她抱住。但刚才杨心兰是面对面扑来，那一抱是两手抱住她背后，这回是整个娇躯倒进他怀里，两手正好按在她的双峰上哪！

杨心兰又瘪又窘，来不及挣脱，已听得惨叫声连起。

老叫化从车窗看得清清楚楚，只见挡住去路的那批黑衣壮汉，已有多人翻身落马。

原来这辆豪华马车的车顶和两侧，均装有机括，弓总管一扳机括。无数特制小箭，便如飞蝗般疾射而出。

黑衣壮汉们仗人多势众，原想以武力将车拦截下来，不料车上会射出飞箭，顿时被攻了个措手不及。

惨叫声中，黑衣壮汉们一片惊乱，被马车冲散，风驰电掣而去。

就这一阵乱箭，黑衣壮汉已伤忘过半，其他的仍不罢休，拨转马头就急起直追。

眼看已追近，那知车后又射出一蓬小箭，为首的壮汉首当其冲，被射中的翻身落马。

其他的人惊怒交加，但已群龙无首，不敢再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马车去远。

老叫化只顾看车外的“表演”，忽听“啪”地一声脆响，好象谁捱了一耳光。等他回转头来，只见杜小帅一脸糗相，杨心兰已满脸瘪瘪地坐回座位，一时也看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事内又陷入了沉默。

长鞭飞扬，在空中发出“啪哒、啪哒”之声，马车在飞驰……

当车速逐渐慢下来，已可望见石臼湖了。

这个湖不大，又称作丹阳湖，与固城湖相通。跟太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马车到了湖边停下，从车窗看去，只见湖边泊着一艘装饰成彩凤的黄色华丽画舫，真称得上美轮美奂。

弓总管跳下车，一面恭恭敬敬打开车门，一面歉然道：“三位受惊了。”

老少三人下了车，弓总管又作了个手势道：“请！”

杜小帅也懒得多问，偕同老叫化和杨心兰由跳板上画舫，发现船上早有八名黄衣壮汉在候。

弓总管一上船，恭恭敬敬请三人入舱，两名壮汉抽回跳板，船便向湖心缓缓驶去。

这时老少三人已可见到，湖心的一片沙洲上，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庄院。

老叫化虽见多识广，但记忆或印象中，似乎从未听过“黄花岛”这么个地方。

可能整个湖是私产，西门飞凤的第七任丈夫死后，由她继承夫家产业，自行命名的吧。

她既被称为“黄花闺女”，湖中的沙洲，自然可命名为“黄花岛”了。

庄院远看只觉它雄伟壮观，占地极广，距离近了才能看出，比起皇宫也毫不逊色！

西门飞凤这娘们真能摆谱，岸边早已命数十名男女在恭迎，他们一律穿黄色衣衫，啊哈！还真象是“摆队迎天霸”。从湖边的浮台，直达汪院大门前，是一座九曲回桥，每一根矮柱和栏杆，均漆得金碧辉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概皇帝也比不上她这样“骚包”哦！

老少三人一上岸，便由数十名黄衣男女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走上九曲桥，直趋庄院。

庄院大门口，又分列着二十名黄衣壮汉，连腰间挂的刀鞘都漆成黄色。

显然，这娘们不但在炫耀她的财富更要展示“黄花岛”的实力！进了庄院大门，通过大院，再经过一道高达一丈七八的宫庭门，又穿过一个内院，

才到达富丽堂皇的大厅。

厅内又走出十六名黄色宫装少女恭迎，前呼后拥的男女便到此止，留在院内，不敢擅自入厅，只由弓总管抢步上前，恭请老少三人进内。

弓总管刚招呼他们坐定，便从里面的拱门走出两人。

杜小帅和老叫化张大眼睛一看，不禁大感意外，想不到他们竟是阴阳双剑！

韩森和雷行二人：合称阴阳双剑，在江湖中也不算小有名气的人物。看他们这身打扮，看来是玩完了，竟然投靠了黄花岛。他们怎会如此没志气，居然当了人家的奴才？

杜小帅和老叫化乍见之下，猛揉眼睛，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两个年轻人，就是他们在钱塘江畔结识的阴阳双剑！

他们倒是神色自若，觉得这是烧款代志（小事一件），双双上前一抱拳，齐声招呼：“杜兄、李老前辈，想不到会在这儿见到咱们吧？”

杜小帅捉笑：“确实想不到！”

老叫化却倚老卖老，毫不保留地糗道：“你们这两个小子搞什么？怎么愈混愈回去，跑到这儿来混啦！”

阴阳双剑干窘直笑，似有难言之隐，瞄了在旁的弓总管一眼，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只好轻叹了一口气。

杜小帅转向弓总管问道：“你说的两位朋友，就是他们两个？”

弓总管奸笑：“小的没有乱盖吧！”

杜小帅不禁瘪笑不已，弓总管是没骗他，这两个人确实是他的朋友，但他以为是唐云萍母女，想不到是他们，心里的那份失望，够呛的了！

正在这时，忽听一阵环佩叮咚，从左边的拱门，走出一位身穿黄色宫装，头戴凤冠，面罩黄纱的少妇，身后随着七名身着黄色劲装的佩剑少女。

这少妇一走出，真有一代女皇武则天临朝的架势，不仅是弓总管和阴阳双剑，好象老鼠见了猫似的，摆出一副卑躬屈膝的可怜相。连一向自傲倔强的杨心兰，也不自觉地起身相迎。

甬说啦，少妇就是“黄花闺女”西门飞凤了！

她对老叫化和杨心兰，连看都不看一眼，直接走到杜小帅面前站定，问道：“你就是杜小帅？”

杜小帅把头一点，懒洋洋地应道：“嗯！”

西门飞凤作个手势道：“坐！”便回身走向正中她的那张宝座，大刺刺地坐了下来。

老少三人对瞄一眼，耸了耸肩，各自坐下。

阴阳双剑却恭应一旁，在这娘们面前，下属的姿态。

西门飞凤笑问道：“大概我的面子，还不够把你请来吧？”

杜小帅瞥了阴阳双剑一眼，见他们那富窝囊相，心里实在有够瘪，捉笑：“那倒不见得，听说黄花岛比皇宫还气派，有机会一为开开眼界也不错啊。”

西门飞凤淡淡一笑，又问道：“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邀你来？”她始终只针对杜小帅一人，根本不提老叫化和杨心兰，好象他们是透明的。

杜小帅耸他肩，黠笑道：“我怎么知道。总不会是阴阳在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吧！”

西门飞凤仍然带笑道：“那就让你的两位好友告诉你吧！”随即向阴阳双剑命令道：“韩森、雷行，告诉他我要干嘛。”

阴阳双剑齐声恭应，上前两步，由雷行发言道：“主人要废掉你的武功！”

杜小帅对西门飞凤要废他武功，可一点也不吃惊，更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废掉西门小郎的武功在先，做姐姐的替弟弟讨回公道，也是应该的。

至于能不能做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罗。

但雷行居然称这娘们“主人”，使这小伙子听了很刺耳，不屑地撇嘴道：“哦？两位可找到了个好‘主人’！”

雷行一张苦脸，瘪苦地重复一句：“主人要废掉你的武功！”

杜小帅嗤嗤笑着，潇洒地耸了耸肩，道：“好话不说第二遍，雷兄连说两遍，就表示不是好话哦。而且，如果要我自行废了武功，我又不是白痴，自然不会‘自告奋勇’喽。不知是两位代劳呢，还是你们的‘主人’亲自动手？”

雷行只说了声：“这……”便满脸愧色地低下头去，不敢正视小伙子。

杜小帅瘪想：“那晚在象山港码头，阴阳双剑喝得酩酊大醉，老哥哥和杨姑娘急着要去苏州，向‘如意赌坊’讨回公道，等不及这两个家伙酒巨，结了帐留张字条给他们，就匆匆走。照理说，他们酒一醒见到字条，便坐赶往苏州，怎么反而跑到这里来，干起了……”

还没想完呢，忽听西门飞凤怒道：“雷行，你为什么吞吞吐吐的！不敢说吗？”

雷行只得硬着头皮道：“咱们明知不是杜兄的对手，但主人的命令不敢

违，纵然死在杜兄手下……”

杜小帅听得实在有够火的，瞪眼骂道：“你娘咧！你们就这么听话！没出息！”

西门飞凤娇笑道：“你不相信吗？好！我让你看看，他们是多么的听话。”便向阴阳双剑喝令道：“跪下！”

阴阳双剑还真是“乖宝宝”，当真毫不迟疑，双双跪了下去。

西门飞凤又命令道：“爬到我面前来！”

韩森和雷行出道不久，就在江湖上闯出了“阴阳双剑”的名号，也算得上是“青年才俊”了。

那知在这娘们面前，竟成了摇尾乞怜，讨主人欢心的哈巴狗！众目睽睽之下，他们还真的是手足并用，爬了过去。

杜小帅看得差点没气昏，恨不得上去狠狠踹他们两脚。但眼珠子一转，这两个人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否则绝不会甘心当众出糗，他们又不想学韩信，受胯下之辱哪！

西门飞凤这娘们既可恨又可恶，竟然意犹未尽，得意地笑道：“乖，学两声狗叫，给你们的好友听听。”

阴阳双剑当真转过身来，冲着小伙子齐声大叫：“汪汪！汪汪……”

杜小帅毛了心，冷笑：“你娘！西门飞凤，你不必折辱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说吧！”

西门飞凤也冷笑道：“他们刚才已经告诉你了，我要象你对付我弟弟一样，废了你的武功！”

嘿！果然不出所料，这娘们是要为西门小郎报复！

杜小帅弹了下耳朵，似笑非笑地问道：“你当我也那么听话？”

西门飞凤从容不迫道：“杜小帅，你要放明白些，我只不过是要废了你的武功。如果你落在‘一统帮’的手里，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哪！”

杜小帅眨了眨眼，揶揄道：“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西门飞凤置之一笑，很大方地道：“这倒不必，不过，为了跟‘一统帮’争你这小子，恐怕……”

忽向弓总管问道：“弓弼，你去溧水城里接人，遇上了他们吗？”

弓弼这才上前，恭恭敬敬道：“回禀主人，小的赶到时，他们已有几个人在酒楼上，一见小的就开溜了，在半路上集合了二三十个人拦截，被小的用‘流星箭’打发，活命的不过几个人而已。”

西门飞凤轻啣一声道：“这下‘一统帮’更要恨我入骨了……杜小帅，你看我为了你这小子，不惜跟‘一统帮’为敌，这个代价可不小吧？”

始终一言不发的老叫化，突然忍不住道：“西门飞凤，你不必装腔作势，其实西门小郎那小子，早就投靠了‘一统帮’！”

西门飞凤这才瞥了老叫化一眼，不屑地问道：“你这臭要饭的又是谁？这里轮到你说说话吗？”

老叫化正要发作，突见左边那道拱门里，走出七八个人。除了最里面的一个还有点人样，其他几人都奇形怪状，三分不象人，七分倒象鬼。

而最前面的这年轻人，谁也不是，赫然正是西门小郎！

他一见杜小帅，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狠狠瞪了小伙子一眼，指着老叫化道：“姐姐，这个臭要饭的，那晚就跟那姓杜的小子在一起，还有一个小叫化！”显然他并未认出杨心兰。

老叫化定神一看西门小郎身后的七人，顿时心中一凛，失声惊道：“哇噻！‘祁门八怪’来了七个，差一个‘血怪’就到齐啦！”

原来“祁门八怪”是同门师兄弟，以“血怪”尹风为首，依次是“醉怪”崔不醉，“丑人多作怪”花平，“黑白双怪”丘昆、丘化两兄弟，“高怪”包通天，“矮怪”贾大仁，“小妖怪”袁化。

这八人虽艺出同门，但各有一身独特看家本领，个个武功均十分了得，只是很少出现江湖。

想不到“八怪”之中，同时在黄花岛上出现七人，真是破天荒、好怪！

其实，老叫化从未见过他们任何一人，只是一见他们异于常人的怪模怪样，直觉地主不想到“祁门八怪”。

西门飞凤不禁笑问道：“杜小帅，你看还需我亲自动手吗？”言下之意，表示凭这七怪，对付你小子就绰绰有余，还嫌太多了呐！

杜小帅并未注意在听她说什么，倒是被七个奇形怪状的人吸引住了，对他们的长相觉得有趣得很，而且充满了好奇，如同小孩子在看马戏团的小丑。

老叫化的心里可猛叫着，照他暗自估计，黄花岛上至少有好几百人，其中必有不少不常在江湖上露面的人物，就象眼前的“祁门八怪”。

而且，从那马车上的“流星箭”可以想象出，这座雄伟壮观的庄院中，定然到处都没有机关消息。

更值得担心的是，“黄花闺女”西门飞凤不知有啥独特本领，竟然公然不理“一统帮”，否则那能使年轻气盛的阴阳双剑，在她面前变成了哈成狗？！

对付一个杜小帅，居然需要摆出如此场面，也实在太看得起他了吧！

老叫化突然想到，阴阳双剑知道杜小帅服下了龙血和内庆，如今已投靠黄花岛，会不会是他们向西门飞凤泄露了这个秘密”

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今日老少三人要想全身而退，离开黄花岛，恐怕……唉，有够惨的！

忽听西门小郎道：“姐，我师父可能有事，赶不回来了，咱们动手吧！”

西门飞凤惹笑：“急什么，人已经来了这里，煮熟的鸭子还怕他飞了吗？”

突见一个其丑无比，脸上象月球表面，长得凹一块凸一块的，獐头鼠目，大阔嘴，还配了一对招风耳，外加一个鼻孔朝天的大鼻子。却穿了一身鲜明华服，手中轻摇折扇，故作潇洒的中年，上前问道：“小郎，废了你的武功的就是这小子吗？”说时将折扇一合，指向杜小帅。

西门小郎把头一点，恨声道：“不错！三师叔，这小子就是杜小帅！”

难怪啊，原来此人就是“丑人多作怪”花平！

他翻了翻那对鼠目，又“谱”地一声展开折扇，轻缓着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嘛！”

杜小帅根本不用他，迳向那自以为是“武则天”，大刺刺坐在宝座的那娘们，颐指气使，比她更大牌地道：“喂！西门飞凤，不管要打架也好，拼命也罢，咱们刚才才是正在吃午饭，被你派人‘请’了来的。况且，咱们来到这里就是客，总得先招待咱们吃饱喝足了再说吧？”

西门飞凤笑问道：“这会儿你还有胃口吃喝得下？”

杜小帅一搓鼻头，流里流气的道：“那是咱们的事，你舍不得就说一声，不必找借口。”

西门小郎愤声道：“姐，别理这小子，他是想拖延时间！”

西门飞凤未加理会，转脸向恭立待命的弓弼吩咐道：“摆酒！”

弓弼恭应而退，西门小郎是敢怒而不敢言，气得只好退开一旁，跟那七怪交头接耳，窃窃私议起来。

阴阳双剑还趴在地上，没有西门飞凤的命令，他们那敢站起来，那副瘠相，教人看了看真是快“破病”了！

老叫化和杨心兰，虽见过杜小帅那“毁天灭地”的惊人威力，但此时此地，置身在黄花岛上，就未必能稳操胜券了。

是故，老少二人见小伙子在这节骨眼上，竟开口向人要吃喝，实在搞不懂他搞什么飞机，都觉得他实在有点不知死活的。

只是他们三位一体，既然小伙子一脸毫不在乎，若无其事的神气，他们自然也得充充场面，心里直叫苦，表面上还装作一派潇洒耶！

不用一会儿，弓弼已指挥几名黄衣壮汉，在大厅中央摆好桌椅，铺上黄色桌布。

随即走来四名黄衣侍婢，只摆下三付杯筷碗碟，酒杯倒多备了九只置于一旁。

哇噻！飘花宫已够气派，餐具全是银器，这儿更拉风，用的竟是纯金打造，而且雕有飞凤图案，好象金子他们自己产生出的！

嘿嘿，这里好象开的是“速食店”，动作还真快呐！

接着由四名黄衣壮汉，抬来两只大酒坛，每坛足足一百斤，老少三人洗澡都够罗。

弓弼当场先开了一坛的封口，顿时酒香扑鼻，使老叫化差点口水都流到脚跟了。

这位总管用长把金杓，舀出酒来注入金壶中，再执壶为三人面前的金杯斟满，然后退开一旁，礼数周到得可以。

忽听韩森鼓足勇气恳求道：“主人，属下跟杜小帅相交一场，总算是朋友。请主人恩准，让属下二人敬他一杯……”

西门飞凤微微点头道：“好，你们就代表我，陪他们多喝几杯吧！”

阴阳双剑暗喜，如奉懿旨，忙不迭连连叩谢，双双起身来到大圆桌前，但不敢坐下。

韩森执起酒壶，在取了两只空杯倒酒时，故意背向恭立一旁的弓弼，而把手不同着杜小帅张开。

杜小帅仔细一看，只见他掌心用指甲划彼，划出个血淋淋的“毒”字，同时眼光盯着酒壶，示意酒中有毒！

小伙子已服了龙血和内丹，百毒不侵，那在乎毒酒。但阴阳双剑却冒死来警告，他们不是自寻死路？

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心里猛然想到：“是了，这毒酒一定毒不死人，却能散去功力。他们大概是着了这娘们的道儿，误饮毒酒，武功全失，才不得不跟龟孙子一样的听话。反正武功已失，现在再喝也不过……”

想到这里，韩森已双手捧杯道：“杜兄，咱们虽曾相交一场，但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杯就算是绝交酒，敬杜兄！”

不料杜小帅霍地站起，不屑地怒斥道：“你们不配啦！”一挥手，将韩森手上的酒杯挥落在地上。

七个怪物正待发作，西门飞凤已喝令道：“韩森、雷行，既然人家瞧不起你们，还不快退下！”

阴阳双剑警告的目的已达到，其他的就无能为力了，只好齐声恭应，双双满脸愧色地退了开去。

杜小帅暗向老叫化一施眼色，弄笑：“老哥哥，你是海量也，酒杯喝起来不过瘾，斟酒也麻烦，咱们干脆用腕吧！”

老叫化是老江湖，心知酒菜中都可能有问题，不禁讷讷道：“这……”

杜小帅却毫不在乎，迳自拿了碗去坛内舀酒，暗将中指掐破，使血流入酒中混和。

好在这坛江南著名的“绍兴酒”，本身是深茶色，混入少量墨绿色血液不易察觉出来的。

当然，老叫化和杨心兰也看不出他暗中做了手脚，眼见小伙子坐下，端起来就喝，心里可真有苦觉不出，瘥想：“你小子服了龙血和内丹，百毒不侵。咱们可是正常人，不象你是‘怪胎’呀，喝了不就‘去了了’（完蛋）！”

杨心兰见老叫化面有“菜色”，便故作生气道：“人家还没请我来，我才不吃呢！”

杜小帅也不勉强她，干脆一个人把这三碗全喝了，又转身去舀酒。

众人见他一口气饮进三碗，除了阴阳双剑暗自叹气，西门飞凤脸上罩着黄纱，看不出她的神情，其他个人喜形于色。

小伙子故意勾动两下手指，引起老叫化和杨心兰的注意，使他们见到中指的掐破伤口，然后若无其事地笑道：“老哥哥，这酒真不赖，不喝实在可惜哦！”

老叫化心里已有数，酒瘾那还能忍得住，伸手端起金碗道：“他奶奶的，

不喝白不喝，就算是毒酒，老叫化也认啦！”举起碗就一饮而尽。

杨心兰也不甘示弱道：“喝就喝，谁怕谁！”

她亦端起碗就喝，管他娘的什么淑女不淑女，不装啦！整个大厅邪雀无声，一个人凝神屏息，看着这老少三人，一碗接一碗地猛喝，如同在看他们“作秀”。

但他们光喝酒，对满桌的山珍海味却不屑一顾，连筷子都没动一下。

这就够了，只要他们喝了麝有“黄花消功散”的酒，再深的功力也将化为乌有。

可是，“钱塘江血龙”非凡物，能解天下奇毒，这却是他们不知道的。

眼看老少三人各饮了好几碗，居然若无其事，连一个也没有被摆平，西门飞凤不禁大感意外，难道弓弼忙中有错，先开了那坛没有毒的酒，摆了这道乌龙？

正在这时，“酒怪”崔不醉已沉不住气了，昂然大步走向桌前，振声道：“他妈的！看你们喝得这样痛快，害得我酒瘾也犯啦！”

说着这迳自在杜小帅对面坐了下来。

弓弼急看西门飞凤，见这娘们微微点头示意，立即上前开了另一坛酒，双手捧至崔不醉身旁放下。

老叫化忽问道：“阁下可是‘酒怪’崔老二？”

崔不醉哈哈一笑道：“你倒很有眼力！如果崔某滑看走眼，你就是人称‘醉龙丐’的李黑吧？”

老叫化也呵呵笑道：“咱们都是出名的酒鬼，今天能在这里相遇，倒真是有缘啊！”

崔不醉嘿嘿笑着，便从腰间取出支铁管，看似短笛却没有孔，随手插入身旁的酒坛中，低下头就对着铁管另一端猛吸。

这种喝酒倒真新鲜，只见他不停地猛吸，腹部逐渐隆起，如同身怀六甲的孕妇才停止。

哇噻！他这一口气，竟将整坛酒吸去了一半，“肚量”可真大！老叫化看在眼里，瘪在心里，感慨自己竟不如他：“‘酒怪’果然名不虚传，佩服！佩服！”

崔不醉不动声色，诡异地笑道：“见笑了……”

突然一张口，运足真力将腹中酒逼出，化作一道酒箭，出其不意地向对面疾射而去。

坐在对面的杜小帅，急将身子向旁一偏，正好人到进了杨心兰怀里，嘿不但美女入怀……不，是入美女怀中，还保持完整，不受到伤害！

但站在小伙子身后，距离将近两丈的一名黄衣壮汉，却在猝不及防之下，被酒箭射个正着。

只听一声惨叫：“啊！……”胸前已鲜血迸射，仰面倒地不起。

哎哟我的妈呀！一道口中射出的酒箭，竟能伤人于两丈，这份功力，真

不得了！

杜小帅真是毛了心，怕杨心兰以为他又存心吃豆腐，当众赏他两个“锅贴”，忙站起身来，正待发作，一个身材矮小玲珑的人已掠至身边，一把拉住他，娇声劝阻道：“崔二哥不过跟你开个玩笑，别生气嘛。”

小伙子以为是那个黄衣侍婢，不料一转脸，发现竟是七怪中的一个，看上去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

这家伙不但身法快，出手更快，就在一把拉住杜小帅时，已扣住了小伙子的腕脉。

崔不醉突袭未得逞，但腹中尚有存酒，本可继续射出酒箭，一见这家伙挺身而出，惟恐误伤了他，即道：“小妖怪，不关你的事，走开！”

原来这不男不女的家伙，便是“祁门八怪”中的老么，“小妖怪”袁化。

他嗙声嗙气道：“崔老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西门岛主只要废这小子武功，你怎么可以伤他呢？”

他倒有趣，忘了自己一出手，就扣住了人家的腕脉。如果是“正常人”，纵然武功再高，腕脉一旦受制，那就没得玩了。偏偏杜小帅不是“正常人”，而是一个“怪胎”。

老叫化和杨心兰眼看崔不醉暗算杜小帅，真是毛火得很，霍地起身离座，正待双双扑向“酒怪”，突见小伙子手腕被袁化扣住，不由地怔住了。

那知杜小帅一声暴喝，将全身功力运聚，冲向被袁化扣住腕穴，同时挥臂猛一甩。

只听袁化惊呼一声：“哎哟……”虎口已被一股强劲内力震开，人已随小伙子的一甩之势，身不由己地摔飞而去。

就见七怪按兵未动的几人中，突有一人身形暴长，双臂一伸，在半空中将袁化接了个正着。

原来这家伙就是“高怪”包通天，平时穿一身宽大衣袍，屈着两条腿走路，以免被人看出他那“卖高”的身材，特别引人注目。这时两腿一伸张，没有一丈，也有九尺九，活象一根矗立的旗杆！

他将袁化接住往怀里一抱，在众目睽睽之下，竟开始“作秀”，放浪形骸地大笑：“小妖怪，这回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让我好好亲一亲吧！”说完，当真在袁化脸上一阵猛亲，看了真令人恶心。

偏偏袁化还装模作样，一副娘娘腔叫道：“不要嘛！不要嘛……”

杜小帅正在欣赏这场肉麻当有趣的闹剧，忽听杨心兰惊呼道：“帅哥！当心……”

冷不防一团“肉球”，已滚到了面前。

幸好小伙子往上一跳，“肉球”从他脚下滚过，但却收势不及，撞上了大圆桌。

“唏哩哗啦”一阵乱响，大圆桌被撞垮了，满桌山珍海味翻落一地，杯筷碗碟一片狼藉，谁也没的吃喝啦！

老少三人瞄眼一着，跳起来的这家伙身高不及三尺，大概一天生只有身体没有腿，头却特别大，两条手臂也特别短，所以看起来象团肉球。

不必介绍，他一定主不是“矮怪”贾大仁！

西门飞凤眼看这几个怪物胡闹，居然并不阻止，反而好整以暇地在看热闹，大概是在等这老少三人药性发作吧。

这时又一个家伙不甘寂寞了，身形一掠而出拉开破锣似的嗓门喝道：“奶奶的个熊！你们都替我闪开一边，让我来收拾这个小子！”

杨心兰乍见这人的长相，简直是丑得不象话，不由脱口而出：“哎呀我的妈啊，这个人的脸，怎么比屁股还丑！”

丑八怪还没有来得及翻脸。杜小帅已经笑声不绝地接口：“咦，你怎么这样清楚，难道说……呵呵！”

接下来的……以呵呵代替，意思很暧昧哦。

杨心兰知道杜小帅在糗她，憋笑：“帅哥，你别闹了，就凭这个人的‘花容月貌’，兄弟实在无法消受，我看还是你‘挟去配’（吃了）啦！”

杜小帅故作惊恐状：“这怎么可以，你看上的‘东西’，大哥岂可抢夺，你来嘛。”

杨心兰瞄眼：“古人有‘孔融让梨’，传为美谈，今天我就来个‘小杨让人’，看能不能流传千古，万世流芳。”

杜小帅还想掰下去，丑八怪已经忍不住了，这算什么嘛，把他当成“礼物”让来让去！

就是他一把折扇急速的摇了两下——这是他的习惯动作，表示他很潇洒，这次因时间急迫，只好快速随便的摇两下带过。指着杨心兰：“你嫌我丑？”

杨心兰一副纯真的眨着美目：“没有哇，我只是觉得你长得好……好……难看啊！”

“丑人多作怪”花平听到“好……好……”时，蛤蟆嘴一掀，觉得很满意，心想接下来不是好英俊就是好帅，谁知杨心兰竟敢当众漏他的气！

花平气得两只招风耳连连扇动，嘴里哇哇怪叫道：“鬼丫头，你敢瞧不起我花三爷，看我不把你当众剥得精光，再把你撕成两片！”狂喝声中，他已合拢折扇，欺身直逼杨心兰。左手疾探，朝她当胸一把抓去。

老叫化可不能看着杨心兰吃亏，身形一晃，已挡在了她前面，刚好被花平抓个正着。故意大叫道：“花三爷，老叫化又不欠你该你的，抓我干嘛呀？”

花平怒斥道：“找死！”

右手折扇一指，直点老叫化“眉心穴”。

老叫化头一偏，同时施展“沾衣十八跌”，人虽避了开去，胸前衣襟却被撕破一大片了。

杨心兰竟不知天高地厚，上前一个飞旋腿，将花平手上的折扇踢掉。

花平手上一翻，正好一把抓住杨心兰足颈，向上一提，顿时使她单足站

立不稳，被悬空提了起来。

杜小帅大惊，急欲扑去抢救，却被掠身而出的“黑白双怪”，丘昆、丘仑两兄弟阻挡住。

这两怪也是天生异相，一个白的象粉墙，一个黑如锅底，活象黑无常与白无常，同是一个娘生出来的，不知她娘怎会怀了这两个怪胎？

不过，他们有一点很相象，那就是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双双挡住杜小帅，出手就向他致命要害攻去。

杜小帅急施“幽灵十八扭”，虽扭过了他们的猛攻，但要突破防线去救杨心兰，可就有得拼啦！

小伙子一急，就想拔剑施展“玄天三剑”，一眼瞥见杨心兰的双足已被花平捉住，把她头下脚上地倒提起来转大圈。杨心兰双手乱转，不但抓不到花平，连佩剑的剑柄都无法抓到。

老叫化奋不顾身想冲上前，无奈被杨心兰的身子荡开，根本近不了身。

杨心兰又瘪又急，破口大骂，全然忘记了自己是“淑女”：“丑八怪！猪八戒！放下我……”

花平狂笑道：“鬼丫头，你尽量骂吧，等我让你玩够了‘空中飞人’，就把你撕成两片！哈哈……”

杜小帅一看这情形，心知抢救不下杨心兰，突然灵机一动，故意一个失神，硬生生捱了“黑怪”丘昆一掌，倒跌出两丈。只见他一倒下地，就双手捧住腹部，好象得了急性盲肠炎似的，痛得满地乱滚，口中不住地大声呻吟，表演的十分逼真，就跟真的一样。

“白怪”丘仑冲上前，飞起一脚，狠狠踹向杜小帅小腹，却被他就地一滚，避了开去。

丘昆索性整个人扑去，来了个饿虎扑羊，不料又被小帅往回一躲，使他扑了个空。

“酒怪”崔不醉一张口，一连射出两道酒箭，也被杜小帅左翻右滚，连连避开。

老叫化既救不下杨心兰，一看小伙子情势危急，那敢迟疑，急忙扑向黑白双怪。

那知冷不防一团肉球滚来，使老叫化闪避不及，被撞得踉踉跄跄跌了开去。

“小妖怪”袁化从包通天手中挣脱，脚才落地，就跟老叫化撞了个满怀，俩个跌作一堆。

别看袁化一副女人样，出手还真快，只见他巧手一翻，已点中老叫化“华盖穴”，老叫化沉哼一声，便瘫在地上被摆平啦！杜小帅大惊，这一分神，被黑白双怪趁机扑来按住。

西门小郎武功虽失，那股狠劲仍不稍减，顺手抽出一名黄衣少

